
武俠世界
第36年
32
$18.00

編者話

馬騰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英雄樓」刊於本期。武林中有一句：「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英雄樓乃是武林中的狀元樓，多少練武之人夢寐以求能一登龍門——榮膺英雄樓樓主，坐上樓主寶座。第十二任樓主楊準，綽號「金槍無敵」，在他任樓主的二年之中，接受了十一次的挑戰，然而高處不勝寒，他苦練了二十多年的槍法，甚至拋棄至愛，他得到的是甚麼？欲知第十二個挑戰者戴天舒與樓主之戰引發出的連場殺戮，幾許陰謀詳情，請閱本文，足讓你驚心動魄。

* * *

今選刊歐陽雲飛先生撰著的一部新作品「鬼谷」。歐陽雲飛先生的作品向以流暢，明快稱著，多年來頗受廣大讀友擁戴，新故事由本期起連續刊載。短篇的「鷹飛龍騰」、「老驥伏櫪」均精選之作，引人入勝的小品文獻給讀友欣賞。

* * *

下期將刊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青龍白虎」，請拭目以待。

* * *

83.12.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32期
(總號184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英雄樓

武林擂台比武恩怨故事／馬　騰‧文

可　飛‧圖



擂台奪魁　飲譽武林

鰲頭山下，聳立着一座英雄樓。

英雄樓樓高四層，佔地約六畝，前面是個佔地約兩畝的大前院，院中有一座以磚土建成的大擂台，後面是院舍花樹，三樓正面的橫匾上大書英雄樓三個金漆大字，鐵劃銀鈎，像是刻劃上去般，乃是出於當年有武林第一書法聖手的余慕書之手筆。

英雄樓聳立在鰲頭山下已有七十八年，乃是當年武林各大門派公議創建，能夠榮膺樓主的武林人，儼如武林盟主，公認為武林第一高手，跟朝廷所設的武狀元相似，是武林公認的武狀元，唯一的分別是奪得朝廷所設的武狀元殊榮之人，可憑此晉身仕途，平步青雲，效力朝廷，而英雄樓主只能夠飲譽武林。

英雄樓內除了樓主外，下設四大執事，一名總管，歷來的四大執事跟總管皆由各大門派公議推選，掌管英雄樓內一切業務，當然，四大執事跟總管皆要聽命於英雄樓主這個主人。

翻查英雄樓收藏的史冊，便知道第一位樓主乃是當年有虎眼金猊之稱的洪冠武。

第一任樓主洪冠武連續在英雄樓那張英雄椅上坐了十一年，便給第二任樓主天龍刀許察刀所敗，取而代之，成為新任英雄樓樓主，但他在那張英雄椅上只坐了三年，便死在第三任樓主神鵰高翔的鷹爪之下……七十八年下來，數到當今那位英雄樓樓主為止，只有十二位樓主。

當今那位樓主乃是金槍無敵楊準，於兩年前才擊敗上一任樓主齊國慶——將他刺殺於槍下，當上現任樓主。

算一算，十二任樓主中，除了現任樓主楊準外，只有一位樓主被下一任樓主擊敗後，仍能活下去，那是第一任樓主洪冠武，其餘十位樓主皆死於非命——死在取而代之的接任樓主手上，說起來，幾乎每一位樓主皆不得善終。

原來英雄樓採取的是能者居之的辦法來選出樓主，換言之，只要你能夠有本領擊敗當時那位樓主，便可取而代之。若能夠擊敗那些挑戰者，便可以穩居英雄樓樓主之位，直至被取代。

而每一位挑戰樓主的人皆要接受四大執事的考驗，若通過了，才有資格挑戰現任樓主。

而四大執事皆是得到武林各大門派一致推崇武功德望俱是一時之選的人物，方能充任。

當上英雄樓主後，便有如考上了朝廷的武狀元，在江湖武林中備極榮寵，其地位尤在各大門派掌門之上，受到各門派的供奉。

因此之故，覬覦樓主「寶座」的武林人物，有如過江之鯽，飲恨於英雄樓前那座擂台上的武林人物不知凡幾，眞是一將功成萬骨枯。

＊　＊　＊

現任英雄樓主楊準年方四十出頭，乃孤家寡人一個。

據說，他由於潛心武學，因而不娶，苦練了二十多年槍法，終於練成了「幻映飛星」槍法，通過了英雄樓四大執事的考驗，於英雄樓前的擂台上，在數百武林人士的圍觀下，與上一任樓主惡戰了三百七十一招，終將齊國慶刺殺於槍下，取而代之，當上現任英雄樓樓主。

那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

兩年來，楊準先後接受了十一個通過四大執事考驗的武林人物的挑戰，力戰之下，一一將挑戰者擊敗，保住那張英雄椅。

而那十一個挑戰者有七個戰死在他的槍下，餘下四人雖倖逃一死，皆傷重致殘。因此，每一次的挑戰，皆充滿了血腥，非要血濺擂台方罷休。

兩年前擊敗上任樓主，坐上那把鏤花漆金的英雄交椅，受到台下羣豪歡呼，楊準好不興奮，那種感覺無以名之飄飄然如在雲端，那種無以尙之的英雄感，好不受用，教他忘卻了倒在台上，死於他槍下的齊國慶的慘狀。

在英雄樓內的錦衣肉食，受到各門派及一衆武林人物的推崇禮遇，以及在擂台上每一次將挑戰者擊敗所獲得的狂烈歡呼聲，都令到他——興奮受用好些日子。可是，日子一久，那份榮耀感以及興奮便漸漸淡下來。所謂英雄慣見亦平常，到了後來，他開始對那些前仆後繼的挑戰感到有點討厭，再沒有那份興奮感與榮耀感。

慢慢地，他明白到，榮耀光輝的背後，原來是要付出代價的。

——那份代價就是厭倦與孤寂。

而一旦當上了樓主，便終日不免要接受挑戰，除非生老病死，或是給挑戰者擊敗——若僥倖不死，才能免任。那是通過四大執事的考驗後，每個挑戰者都要簽下的「賣身契」。

總之，任何人一旦當上了英雄樓樓主之後，除死方休，絕不能自動免任。

每當夜闌人靜，無法入寐的時候，他便會想起一個人，一個令他悔不當初的人。

特別是皓月當空之夜，憑欄對月，每每長嗟短嘆，低吟：倩何人，喚紅巾翠袖，揾英雄淚。

漸漸的，他喝酒多了。幾乎每

喝必醉，醉倒後不時呼叫一聲，一醉解千愁。

慢慢地，他時時外出，數日不歸，害得四大執事經常要派人四出找他回來，有一次他甚至醉得無法下床，不能接受挑戰，直至他酒醒後，在擂台上面對挑戰者時，便又精神奕奕，結果，那個挑戰者敗在他的槍下。

練武者在面對對手的時候，務須全力以赴。若力戰而敗，雖敗猶榮。未盡全力而敗，乃奇恥大辱，令師門蒙羞。凡我門中人，與敵人交手，須全力以赴，否則，便是我門中敗類，自逐於我門之外。

師門訓誡，深印在他腦中，不敢或忘。故此，他雖則厭倦了那前仆後繼的挑戰，但在面對挑戰者時，便省起師門訓誡，不敢不抖擻精神，全力以赴！

他曾想過詐敗在挑戰者的手上，脫離英雄樓，回復往昔自由自在的生涯。可是，當想起師門訓誡，便不敢不全力以赴。

他決不能辜負師門的養育栽培，令到師門蒙羞，殺了他也不能如此做法。

所以，他只好繼續當他的英雄樓樓主，過那種表面風光的日子。

* * *

這一日，楊準又喝得酩酊大醉，躺臥在二樓南面簷廊那張敞椅上。

一個執役登上二樓，在簷廊內找到醉臥不起的楊準，猶豫着是否要喚醒他。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楊準忽然睜開惺忪醉眼，口裏不清不楚地道：「你……爲甚麼……站……」

那執役見楊準睜眼說話，驚喜地道：「稟樓主，四大執事着小的來稟告，有一位名叫戴天舒的已通過四大執事的考驗，日內便會向你挑戰，請樓主早作準備！」

「挑戰？」楊準勉强睜開的醉眼慢慢合上。「誰……挑戰……」忽然發出鼾聲，似乎睡得很沉。

那執役看着醉臥酣睡的楊準，眼裏露出同情之色，搖搖頭，無奈嘆息一聲，回身走入樓內，急急下樓，去跟四大執事回覆了。

四大執事聽聞楊準醉臥酣睡，都皺起了眉頭，臉露不悅之色。

首席執事寇錦州首先開口道：「樓主太不知自愛了，時常酗酒醉臥，這樣下去，豈不有損本樓聲譽？若傳揚出去，咱們如何面對各大門派的責問？」

一個年紀與寇錦州年紀相若——約五十出頭的執事洗力士接道：「爲了本樓聲譽，亦爲了樓主，打從這日起，本樓滴酒不存，不讓樓主再喝酒。」

第三個執事唐九回道：「這個……恐怕使不得吧？他是樓主，乃是一樓之主。咱們亦要聽命於他，他要酒喝，怎能不給他？」

「不讓樓主喝酒，確實使不得。」第四個執事徐立道：「萬一樓主吵將起來，縱使在各大門派掌門之前，咱們也說不過去。這樣吧，咱們來個折衷辦法，每日只供給三斤酒給樓主，絕不多給一口，未知三位以爲然否？」

首席執事寇錦州 第一個贊成：「徐兄所言正合吾 意。」

洗、唐兩人亦相繼點頭表示贊成：「徐兄之言 未嘗不是個好辦法。」

寇錦州輕吁口氣：「樓主酗酒一事，總算有了解決的辦法。咱們如今說說那位戴天舒向樓主挑戰一事吧。」

「爲了公平起見，必須在樓主清醒後，才能接受戴天舒的挑戰。」徐立道。

「以樓主的酒量，三斤絕對醉不了。」洗力士道，「三天後，樓主會完全清醒過來！」

「嗯。」寇錦州點一下頭：「那就決定三日後，樓主接受戴天舒的挑戰，三位意下如何？」

洗、唐、徐三人均點頭，以示無異議。

徐立輕輕捋捋頷下鬍鬚，看着寇錦州道：「寇兄，依你看，那位戴天舒勝過樓主否？」

寇錦州稍爲想一下，正要回答徐立，卻被洗力士搶先道：「戴天舒雖然本領高强，通過了咱們的考驗，但仍不是樓主的敵手。」

唐九回接上道：「洗兄，那倒未必。若樓主不是沉迷醉鄉，唐某亦認爲戴天舒不是樓主敵手，但如今……唐某可不敢……那樣說。」

寇錦州道：「二位所言皆有道理，寇某卻不敢苟同，寇某敢斷言，樓主定能擊敗戴天舒，除非戴天舒藏了一手，那又當別論。」

「樓主到底出了甚麼紕漏，近這半年來酒越喝越多，似乎有甚麼大不了的心事。那樣下去，終有一天會給酒淹沒了他。」徐立又舊話重提。

「依洗某之見，樓主似乎厭倦了當英雄樓樓主之位。」洗力士道：「他大可以不盡全力，敗在那一個挑戰者的手上，不就如願以償了嗎？眞不明白他爲何每戰必全力以赴。」

寇錦丹撫掌道：「寇某亦是百思不解，若說樓主厭倦了受武林同道尊崇歡呼的無上榮耀的日子，大可以敗求去，令人奇怪的是，無論在任何情形下，縱使大醉初醒，面對挑戰者的時候，樓主都精神抖擻，龍精虎猛，一一將挑戰者擊敗，眞教人不明白。」

「但願戴天舒能夠擊敗樓主，取而代之。」唐九回道：「唐某實在不欲他繼續坐在樓主那把英雄椅上。本樓的聲譽已因樓主的酗酒而大大受損，外面已流傳着不少有損本樓聲譽的流言，相信三位亦有所聞吧？」

寇、洗、徐三人先後點點頭。

「聾子才聽不到。」徐立道：「可是，咱們雖則不滿樓主之所爲，又能怎樣？總不能趕他走啊！本樓在創樓之時已立下規例，每一位樓主除非給挑戰者擊敗，取而代之，否則，無論怎樣，亦不能將之逐走，搶奪其樓主之位，直至生老病死，方能另選一人繼任之。」

「各大門派當年立下的規例當然不能違。」寇錦州道：「否則，擅改之人便成爲武林公敵。誰敢背上這個大不韙的罪名？」

洗、唐、徐三個執事聽寇錦州那樣說，皆面面相覷，不敢再說甚麼。

* * *

鰲頭山下英雄樓所在的地方本是一片野地，自從建起了英雄樓後，由於前來瞻仰和觀戰的人日多，漸漸地，有了第一家賣酒的茶寮，跟着是第二家，第三家。連客棧也有了，終於形成一個墟集。在那裏流連的，幾乎全是武林中人。

數一數，那裏一共有十四家酒館飯店，客棧亦不下十家，幾乎日日客滿，遇上英雄樓與挑戰者展開擂台戰的前後日子，比趕集還要熱鬧，不少武林人晚上只好睡客棧食肆的店堂，因每家客棧皆人滿爲患。

近日，江湖上的武林人士因聽聞有一個名叫戴天舒的人物已通過英雄樓四大執事的考驗，不日便要跟樓主楊準在擂台上一決勝負，連日來不少武林人士紛紛趕來等着看熱鬧，小市集上又充斥着那些武林人，每家酒館飯店皆坐無虛席，每家客棧亦已客滿，遲來者肯定向隅。

聚英樓是那裏最高最大的一家飯店，少說也有五六十張枱子，全坐滿了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江湖客、武林人。

大碗酒大塊肉之餘，談論的話題都離不開戴天舒與楊準之戰。

戴天舒雖說年紀不太大，但卻是近年來聲名赫赫的人物。

在聚英樓店堂中央幾張枱的食客，正在談論楊、戴之戰到底誰勝誰負，擁楊派與擁戴派兀自爭持不下，堅持己見，擁楊的說戴天舒根本不是楊準的敵手，不出五十招必定落敗。擁戴的當然不忿對方那樣說，反擊擁楊派，說甚麼戴天舒絕對勝過楊準。

有一個滿臉絡腮鬍子的壯漢更大言不慚道：「楊準在戴天舒的刀下捱不過三十招。」

這句話惹怒了擁楊派的一個壯年人，霍然站起來，戟指對面那張枱子的絡腮鬍漢子道：「信口雌黃，滿口屁話！你說楊樓主在姓戴的的刀下捱不過三十招？俺說姓戴的絕對接不下楊樓主十招！」

絡腮鬍漢子拍枱而起，回敬道：「屁話！戴天舒若是接不下楊樓主十招，如何通過四大執事那一關？他奶奶的狗屁不通！」

擁戴的登時發出一陣哄笑聲。

擁楊派不甘示弱，七嘴八舌出言回哄，兩下裏互相哄罵起來，場面好不火爆。

其他的好事之徒紛紛起哄吶喊，唯恐沒熱鬧可看。

雙方爭持不下，無法下台，絡腮鬍漢子惱得性起，戟指那壯漢道：「咱不跟你逞口舌之利，奶奶的，有種的跟咱到外面憑本領分個高下，以作定論！」

好事者馬上起哄：「好哇！妙啊！不敢的是兎崽子！」

壯漢怎肯在衆多同道之前示弱，哼了一聲：「正合俺意，來吧！」移步往外走。

他那一派的人喝一聲彩，紛紛起身跟隨往外走。

絡腮鬍漢子那一派人亦吆喝助威，簇擁着絡腮鬍漢子往外走。

驀地，店堂前面有人發話道：「各位且慢，毋需爲了口舌之爭而動手啊！且聽某家一言如何？」

以壯漢及絡腮鬍漢子爲首的兩人，還有那些想看熱鬧的人聞聲停步，一齊看着那個突然發話的人。

發話之人是個中年人，身材精瘦，臉無四兩肉，上唇留了兩撇鼠鬚，兩眼精光閃爍，兀自皮笑肉不笑，站在一張枱子前。

有人認出那精瘦中年人是誰，道：「翻雲覆雨手皮秋！」

店堂內大部份武林人士都認出精瘦中年人乃是皮秋。

皮秋在江湖上亦是大有名堂之人，以嗜賭見稱。

不少人不耐煩皮秋阻止一場好戲上演，向他發出噓聲。

皮秋卻不以爲意，依舊皮笑肉不笑。「兩位爲了意氣之爭而動手，值得嗎？」

有人不滿地叫罵：「皮裏陽秋，關你屁事，沒的掃了咱們的興緻！」

不少人跟着起哄。

絡腮鬍漢子瞪着雙眼道：「皮大俠有何指教？」

壯漢沒好氣地道：「關你屁事！」

皮秋哈地笑了一聲：「兩位比拚之事，當然不關某家之事。可是，兩位可曾想到，那值得嗎？」

回應他的，是一陣噓哄聲。

皮秋卻充耳不聞，自顧自說下去：「依某家之見，大大不值！那不但傷了和氣，甚或結下仇怨，何苦來哉？不論兩位勝負如何，亦不可能因此而斷言楊樓主與戴天舒那一戰的輸贏。何不改用一個平和的辦法以判別自己的眼光對或錯？」

「皮裏陽秋，你大概又是以賭來定輸贏吧？」人羣中有人高聲說。

皮秋連連點頭：「不錯！以賭定輸贏乃是最佳的辦法，兩位既毋需動手，亦不致因此傷了和氣，何樂不爲？」

絡腮鬍漢子道：「咱從來不賭，對賭之道，一竅不通，咱若跟他賭（指那個壯漢），豈不輸定了？」

皮秋忙道：「閣下且聽某家道來，某家並不是要閣下跟牛大俠對賭……」

「你剛才明明說以賭定輸贏的啊，爲何又那樣說，眞是狗屁不通，俺倒願意跟他賭一賭！」壯漢對賭道頗精，因此不怕與絡腮鬍漢子賭一賭。

壯漢原來姓牛，名適，外號九牛二虎，力大無窮，在江湖上頗有名頭。

皮秋急急道：「牛大俠誤會了，某家的意思是兩位可以所擁護之人下注賭楊樓主贏還是戴天舒贏啊，那一個買中了所下注的勝了，那便贏了，輸了便歸贏的所有，這不好麼？既不用大動肝火，亦不致傷了和氣，是不是？」

人羣中有人高聲道：「皮裏陽秋所言，確是個好辦法。」

有人接口道：「區區也想賭一賭，不知皮大俠可接受區區的賭法？」

皮秋忙高聲道：「無任歡迎，有意思的大可下注，某家一概接受！」

跟着對牛適和那絡腮鬍漢子道：「兩位意下如何？」

牛適猶豫道：「將下注的銀兩交到你手上……俺憑甚麼……相信你？」

絡腮鬍漢子亦用思疑的目光看着皮秋。

不少武林人物跟着起哄：「對啊，萬一你賠不起，又或是你挾款潛逃，咱們豈不是做了大傻瓜？」

皮秋振聲道：「各位大可放心下注。某家自知在江湖上雖薄有名聲，但仍不夠資格令各位同道信服，故此，某家找了個大後台合伙做莊，還請了英雄樓的四大執事作保，這足夠讓各位放心了吧？」

一頓，不等衆人發話，又自說下去：「各位靜一靜！某家的合伙人乃是在江湖上有財神爺之稱的錢萬貫錢兄，再加上英雄樓的四大執事作保，大可放心了吧？」

「口說無憑，咱們怎知你所言是否屬實？」不少人七嘴八舌叫嚷起來。

「各位稍安毋躁，錢某如今當面向各位言明，錢某確與皮兄合伙作莊，接受各位對楊樓主和戴大俠日內擂台決戰誰勝誰敗的下注，下注多少賠多少！」發話之人乃是一個從樓上慢慢走下來，身穿錦緞長袍，略微肥胖的中年人。

在場的武林人士大都一眼認出，那微胖的中年人就是在江湖上武林中有財神爺之稱的錢萬貫。

錢萬貫的家財何止萬貫。據說，他擁有的錢財少說也逾百萬，乃是江湖上武林中公認的第一鉅富。

隨着錢萬貫從樓上走下來的，還有四個標悍漢子。

那四個標悍漢子乃是錢萬貫的從衞。無論他到那裏，身旁都跟隨着那四個從衞。任何人若想動他，先要過得了那四個從衞那一關。至於四個從衞身手有多高，可從錢萬貫未遭遇過不測這一點顯示出來。

二年前，錢萬貫在山西道上，曾經遭遇一伙以黑道中赫赫有名的煞星鬼哭神嚎郝猛爲首的盜匪截劫，結果，錢萬貫在四大從衞及八個跟隨的保護下，殺退了以郝猛爲首的那伙悍匪，毫髮無損到達太原府。

那戰哄動了江湖武林，雖則八個跟隨四死兩傷，但四大從衞卻安然無恙。從此之後，江湖武林中人對那四大從衞刮目相看，不敢小覷他們。

眼見財神爺錢萬貫出面發話，在場的武林人疑慮盡消。

有財神爺錢萬貫做莊，還有誰不放心！

皮秋待錢萬貫把話說完，馬上從懷中取出一張摺疊起來的紙箋，抖開來高奉過頭：「各位大可仔細看清楚，這就是四大執事寫下的擔保書，上面有四大執事的簽押。」說話間，他慢慢由右至左移動拿着紙箋的手臂，好讓在場的人都能夠看個清楚。

衆人看得很仔細，果然是英雄樓四大執事寫下的擔保字據。至此，沒有人再懷疑皮秋了。

「怎麼樣？」皮秋掃了在場武林人士一匝，揚聲道：「各位該相信了吧？」

沒有人發出質疑聲。

現場一片靜默。

突然有人高聲道：「有財神爺做莊，又有四大執事作保，若還不信，豈非白痴？」

哄地，在場的武林人士都三三兩兩在低聲交談起來。

——交談要不要下注，下注多少銀兩。

牛適突然大聲道：「俺下注五百兩，買楊樓主勝！」兩眼示威地看着絡腮鬍漢子，同時從懷中拿出一疊銀票，數了五張，遞給皮秋。

皮秋含笑接過牛適五百兩銀票，轉眼看着那絡腮鬍漢子：「閣下……」

「鍾老弟，咱們下注一千兩，買戴天舒勝！」絡腮鬍漢子那幫人中有人不甘示弱地說。

「好！」絡腮鬍漢子昂起頭，從身上拿出銀票：「姓牛的，下注五百兩，未免小家子氣啊！」

牛適哼了一聲，正要發話，他那一伙中有一人冷笑一聲：「狗眼看人低！」跟着大聲道：「牛兄，咱們下注二千兩！」牛適那一伙的其他人紛紛拿出銀票。

「咱們下注三千兩！」姓鍾的絡腮鬍示威地高聲說。

牛適與他的伙伴互相交換了一瞥目光，隨即吭聲道：「四千兩。」

「五千兩。」姓鍾的那伙有人馬上揚聲高叫。

「咱們也下注五千兩！」牛適說甚麼也不讓對方壓下去。

結果兩伙人各自下注五千兩在楊準與戴天舒身上。

在場的武林人士都被牛、鍾兩伙人挑起了興緻，紛紛爭着下注：「買楊樓主勝，三百兩。」

「戴天舒勝，五百兩。」

錢、皮兩人眼見衆人踴躍下注，笑容滿臉。由於太多人下注，應接不暇。錢萬貫高聲道：「各位同道毋須爭先恐後，一個個來，錢某保証接受每一位的下注，直至楊樓主與戴天舒決戰之前一刻！」

跟着他吩咐一個跟隨的管事拿出一大疊正面印有萬貫錢莊印記的紙箋，跟店家借了筆墨，在一張枱子上逐一寫下各人下注的銀兩數目及戴、楊那一個贏（買楊準贏的便寫上楊準的姓名），發還給每一個下注的人作憑據。一時間，店堂內排了一條長長的人龍。

牛適跟姓鍾的兩伙人最先拿回憑據，各自返回座位繼續喝酒。

別的食肆內的武林人風聞錢、皮兩人在聚英樓內接受賭注。賭楊、戴那一個勝敗，紛紛趕去聚英樓趁熱鬧下注，令到聚英樓門檻爲穿，水洩不通。

* * *

楊準與戴天舒擂台之戰，四大執事已定了在四日後舉行，並且發出通告。

眨眼間，已過了兩日，距決戰之期只有兩日。

楊準這兩日已減少了喝酒，準備應付兩日後那一戰。

這日楊準午飯剛罷，一個執役進去對他面告：「稟告樓主，外面有一自稱姓柳的人說，有事面告樓主。」

楊準起先不以爲意地道：「姓柳的？本樓主根本不認識姓柳的人。去對那人說，本樓主不想見他，有甚麼事，着他跟你說，你再跟本樓主說。」

那執役道：「樓主，那人說事關緊急，只能夠親自對樓主說，否則也不需小的通傳。」

「那人可有報上名字？」楊準仍然不想見那姓柳的人。

「有。」那執役馬上答。「那人說，若樓主推卻不見，便着小的報上其名字。」一頓，說下去：「姓柳的自稱名金井。」

「金井？」楊準雙眉倏揚，吸一口氣，緩緩道：「着他進來。」

待那執役退出去後，楊準馬上站起來，握起雙拳，深深吸口氣，眼中射出興奮但又不安的目光，腳下來回走動，口裏喃喃道：「金井……是她，爲何着人來找我……而姓柳的是她甚麼人？她嫁的男人並不姓柳啊！」

那個執役很快便帶了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人進去見楊準，不等楊準示意，已識趣地退出去。

楊準上下打量那人一眼，不等那人開口，已自開口說道：「閣下大名該不是金井吧？」

那人（姓柳）向楊準欠身行了一禮，說道：「楊樓主果然沒有忘記金井那個地方，金井確實不是區區的名字。」

楊準兩眼頓時迷濛一片，口裏喃喃道：「金井水寒春日暖，彩蝶飛來花吐艷……怎教人忘得了，如今想來……仍歷歷在目……」

「楊樓主果然是個情深之人。」姓柳的看着楊準：「我家少夫人也一直沒有忘記。」

「你家少夫人是誰？」楊準明知故問。

「我家少夫人娘家姓葉，閨名雙湘。」姓柳的答。

楊準轉身望向樓外，極目遠天，喃喃道：「晃眼已逾十年……她已嫁人，爲何……突然派人來找我？唉，何苦來哉？」接着霍地轉身對姓柳的道：「你家少夫人着你來找本樓主，有何貴幹？」

姓柳的忙道：「我家少夫人……禍不單行，我家少主人旬日之前惹上了惡狠淩峯，慘遭毒手身亡。那惡賊卻不罷休，找上門來，垂涎我家少夫人的……姿色，擄走了小少爺，要我家少夫人於十日之內到青松林換回小少爺，否則要我家少主人絕後。少夫人既擔心小少爺的死活，又不甘心受那惡賊凌辱，但又拚不過那惡賊，無計可施之下，只好着區區來找楊樓主，望

楊樓主仗義施援。」

從懷中拿出一封信函遞給楊準：「楊樓主，這是少夫人寫給你的親筆信函，請楊樓主過目。」

楊準忙伸手接過，那樣子如接珍寶，卻沒有馬上看，而是珍重地放在貼身的地方，然後才對姓柳的道：「請問距十日之期還有多少天？」

姓柳的道：「還有四天。」

「府上在那裏？」

「懷寧鎮，快馬大半日可到。」

「你家主人貴姓？閣下身份……」

「我家主人姓華。」姓柳的道：「區區乃是華家一名護院。」

「閣下在那裏落腳？」

「區區兼程趕來，水也沒喝一口，便來求見楊樓主。」

楊準沉吟道：「閣下一定又渴又餓了，這樣吧，閣下先到附近的那家大旗小酒家吃點東西，本樓主隨後便來。」

姓柳的忙向楊準抱拳一禮：「謝楊樓主慨允相助。區區先行告辭。」

楊準送姓柳的出樓外，吩咐一個守在樓外的執役帶姓柳的出去。

返回樓中，楊準急急回房關上房門，才小心翼翼地從貼身的地方拿出那封信函，反複看了兩遍，再凝視了一遍封面上那行娟秀的幾個字，才極之小心地將封口拆開來，細細抽出那張紙箋，然後將信箋小心地摺起來，但隨即又展開來，再逐個字看了兩遍，臉上因激動而顫動起來，輕抬着信箋的手亦微微抖動，口裏發出呢喃之聲：「雙湘……十年了，想不到能看到你的書信……幾疑身在夢中……我還以為你會恨我，忘記了我……原來妳還記着我……不知妳的模樣還像以前否，唉，十年人事幾番新……恐怕朱顏改……雙湘，但願妳朱顏不改，明媚如昔。」

驀地雙眼一睜，從縈迴沉迷中悚然回過神來，急忙小心地收起信箋，納回封套中貼身收藏好，然後帶上金槍匆匆下樓，到馬廄牽了一匹健馬，趕去大旗小酒家。

* * *

華家大宅座落在懷寧鎮西面，佔地約八畝，是全鎮最大的一座宅院。

而華家亦是懷寧鎮上的首富。

華家一脈單傳，傳到華世遠（也就是柳姓護院口中的少主人）這一代，亦是單傳——華世遠與葉雙湘只生一子華宗揚。如今夫死兒被擄，怎不教華家少夫人葉雙湘惶恐焦急，不得不找昔日的情人楊準，找他幫忙救回獨子華宗揚。

葉雙湘其實一直忘不了楊準，若不是楊準昔年醉心武學，誓要在江湖上武林中揚名立萬，替師門增光，對他倆的婚事一再推搪，她也不會在氣惱傷心下離開楊準，邂逅了華世遠，在失意之餘，懷着一份報復的心理投入華世遠的懷中，交往不到半年，便成了華家莊的少夫人。

說眞話，華世遠不但家世不俗，人亦長得儀表不凡，與秀麗脫俗的葉雙湘可謂天生一對，多少大戶人家的小姐盼入華家之門不可得，華世遠獨對葉雙湘一見鍾情，可謂前世姻緣今生續。

婚後，一雙新人曾有一段甜蜜歡愉的日子，葉雙湘完全忘記了楊準，而華世遠對嬌妻確是愛護有加。若不是無法上天摘下月亮，否則，他眞會不惜一切摘下天上的明月討嬌妻歡心。

婚後約兩年左右，葉雙湘漸漸落落寡歡起來，華世遠看在眼內，焦憂不安，更加細心呵護，百般討好，但葉雙湘依舊愁多歡少。華世遠以為愛妻得了甚麼病，延醫診治，看過的大夫都說葉雙湘根本無病，幸得一個高明的大夫道破：少夫人患的是心病。自古有云：心病還需心藥醫。

華世遠一再追問愛妻有何解不了的心事？

葉雙湘聲稱沒有。原來她漸漸將忘記了的舊事——楊準——記起來了。她曾嘗試不去想，但不能，而且思念之情越來越厲害，而且深覺對不起楊準，不該一走了之。

直到翌年生下愛兒華宗揚，才將一腔愛意傾注在兒子身上，才又淡忘了教她刻骨銘心的楊準，臉上重現歡笑，看着兒子一天天長大，她亦一天天淡忘了與楊準那段情。

想不到，晴天霹靂，先是丈夫慘遭惡狠毒手，繼之愛子遭擄走。

這些年來，她已將全部心血傾注在愛子身上，她不能沒兒子，但亦不甘受辱，又無法鬥得過惡狠郝猛，無計可施之下，不得不找上楊準相助。

原來在她婚後兩年，正是楊準當上英雄樓樓主之時。如此大事，當然傳遍江湖武林。華家雖然甚少涉足江湖，仍算是武林一份子，對於江湖武林中的大小事情全都知曉，她就是在聽聞楊準當上英雄樓樓主後，勾起了那一段刻骨銘心之情，因而落落寡歡。

如今，淡忘了的往事舊情，又因為逼不得已要向楊準求助而被喚起來，本來平靜的心湖又給掀動起來。

獨站窗前，葉雙湘心湖波生，惴惴不寧，楞楞地遙望天際的雙眼中，慢慢幻現出一張端朗的臉容來。這張臉容，恐怕至死仍忘不了。

剎那間，百般滋味湧上心頭，說不出是愛是恨，是嗔是喜，是惴惴不安，還是絲絲甜蜜，她已分不清。

「唉！」葉雙湘幽幽長嘆一聲：「情耶，債耶，教我怎生應付……心緒亂如麻……」

輕吁一口氣，口裏又呢喃道：「不知他仍念舊情否？也該在日內趕到來啊。十年非短，不知他是否鬢髮添霜，唉，相見之時，不知如何自處呢……難啊。」

一個丫鬟就在此時匆匆走入房，向葉雙湘施禮道：「少夫人，柳護院回來了。」

葉雙湘聽着，恍似給一塊大石投入早就不平靜的心湖，大大地震動了一下，霍然轉身，疾聲道：「香蘭，柳護院可有帶了人回來？」由於緊張的關係，語聲有點發抖。

丫鬟香蘭答道：「回少夫人，柳護院帶同一個姓楊的……俠士回來，着小婢來告知少夫人，他正在前廳等着……」

葉雙湘微吸一口氣，道：「快去對柳護院說，教他陪着那位……楊……大俠，我隨後便到。」

丫鬟香蘭答應一聲，轉身往前廳走去。

待丫鬟走後，葉雙湘癱軟般倚靠在窗旁，吁出一口氣，雙眼微閉，口裏呢喃道：「他來了，他仍記着我……天啊，教我如何面對他，我怕……怎麼心裏慌得……發虛……」

靠在牆上好一會，心跳才慢慢平復下來，緩緩吸了口氣，氣力漸復，慢慢走到粧台前，對着銅鏡梳梳鬢髮，將鳳簪拔出來，重新插過，滿意了，才往房外走去。

每一步，腳下恍似有千斤重。

越近前廳，葉雙湘腳下越沉重，移動得更慢，一顆心恍似要跳出來，來到廳前，她幾乎走不動，甚至想轉身往回走。

這一次見面，好艱難。

停住腳步，葉雙湘用力握起雙手，然後吸口氣，握起的雙手隨着呼出的那口氣慢慢鬆展開來，挺挺腰肢，鼓起勇氣往廳內走去。

一步踏入廳內，一眼便瞧到坐在廳內左首一張椅子上那熟悉的身形，剎那間，葉雙湘心頭「咚」地劇跳一下，陡覺一陣暈眩，身子微微搖晃了一下，急忙吸口氣鎮定心神，耳聽柳護院道：「楊樓主，我家少夫人來了。」壓抑着的心情隨之又起了波濤，幾乎無法移動腳步往裏走。

「少夫人，在下幸不辱命。」柳護院於站起身向楊準說了那句話後，馬上轉身向葉雙湘抱拳行禮。

葉雙湘含糊地應了一聲，腦袋一片空白，眼見那坐着的熟悉身形一下子站起來，轉過身面向廳外，剎那與之打個照面，頓時心神俱震，禁不住在心裏呼叫一聲：「準哥！」眼前的楊準亦恍似猝然給電殛了一下，神情震動，呆在那裏。

「雙湘！終於又見到妳了！」心神震動的楊準兩眼發直看着葉雙湘，心裏狂叫起來。「十年了，我以為今生今世再見不到妳，如今妳就在眼前，不是在夢中吧？」

一旁的柳護院看到葉、楊兩人那失神的樣子，一時間不知所措，幸好他馬上知道怎樣做，輕咳一聲，抱拳對葉雙湘提高聲音道：「少夫人，在下告退。」

兩人同時給柳護院那句話從失神中驚醒過來，好不尷尬，葉雙湘陡覺臉上微熱，忙定定神，對柳護院道：「去着人端上香茗。」以遮掩窘態。

柳護院答應一聲，馬上離開前廳。

待柳護院離去後，葉、楊兩人互相看了一眼，慌忙各自移開目光，一時間只覺靜得落針可聞，似乎聽到對方的心跳聲，嘴巴卻像給粘了起來，說不出話。

「……你……楊……樓主……一向……安好？」葉雙湘幾經艱難才從口中吐出那幾個字。

「……雙……華少夫人……楊某托賴。」楊準向葉雙湘抱拳一禮。

兩人一說話，都感到輕鬆了一點。

葉雙湘飛快地瞥了楊準一眼，語聲比剛才暢順了：「楊……樓主，請坐。」

楊準亦有禮地道：「請。」心裏卻道：「歲月不饒人，她比昔年清減了一些，憔悴了。」

各自落座後，楊準瞥一眼葉雙湘鬢上的白絨花，開口道：「華少夫人，府上遭遇之事，楊某已從府上護院口中知悉，對於尊夫之慘死，楊某深感哀悼，還望華少夫人節哀順變。」

葉雙湘口唇噏動幾下，說道：「謝謝……」臉上現出哀痛之色。

恰在這時，一個丫鬟捧了兩盅香茗進來，分別放在楊、葉兩人身旁的几子上，向兩人欠欠身，退出去。

葉雙湘抬抬眼（始終不敢與楊準正面相視），道：「楊樓主請用茶。」

楊準回應一聲「請」。端起茶盅，揭開蓋子，連喝幾口——他實在口渴。放下茶盅，第一次正視葉雙湘，「至於令郎被擄一事，楊某深感憤慨！請問華少夫人，如何才能救出令郎？」

一頓，慨然道：「承華少夫人

看得起楊某，縱使赴湯蹈火，楊某亦在所不辭！」

聽着楊準那一番慷慨之話，葉雙湘心裏好不激動，亦感到慚愧。打從見到楊準那一刻開始，她心裏便湧起一股幾乎不能自制的衝動，想直呼楊準的名字，亦想楊準以以前那樣稱呼她——雙湘。但碍於禮教，她始終不敢衝破。所以，她一直不敢直呼其名，她的身份教她鼓不起勇氣衝破禮教的藩籬。

「楊樓主俠義過人，令妾身感佩。妾身若非無路可走，絕不敢貿然請求楊樓主援手。華家數代單傳，若犬兒有甚麼不測，妾身如何對得起慘死的亡夫……」悲從中來，更泣不能成語，慘然淚下。

看到葉雙湘那樣悲痛，楊準幾乎按捺不住，欲起身走前去，像以前那樣輕擁着她細語安慰，屁股一抬的刹那，驀然驚覺如今身份有別，頓時頹然落回椅上，心裏一陣刺痛，澀聲道：「華少夫人請抑悲傷，眼下救回令郎要緊，還請將令郎被擄之事，從長細說一遍，以謀求解救之法。」

葉雙湘視愛子如命根，馬上强抑悲痛，急急抹去淚水，先從亡夫慘死於郝猛刀下說起，直至愛子於六日前在莊中天亮前遭郝猛潛入擄走，聲言若要得回兒子，便要拿她來交換，期限十天，逾期不以她換兒，那麼，她會永遠失去兒子……說到末了，再也無法壓抑心頭那股滿溢的悲痛，悲哭起來。

看到葉雙湘哀哀悲哭，楊準一陣心痛，再也無法自持，站起來急急走到她跟前，伸手欲摟，刹那心神微震——驚覺那樣做有違禮教，登時像給人點了穴道般一下子停頓下來，那模樣惹人發笑，幸好葉雙湘一直低頭悲哭，雖則瞥到他走過來，卻瞧不到他陡然停頓的可笑樣子，否則，將會破涕爲笑。

其實，葉雙湘於瞥到楊準的腳步時，心裏立時突突急跳，不知怎好，極之渴望楊準像以前那樣摟着她呵護安慰，所以，她一直低頭悲哭，詐作看不到楊準向她走來，及至楊準在她面前停下，連摟抱的動作也停頓，心裏一陣失望，同時亦悚然驚覺到今非昔比，如今她是華少夫人，眼前的情形若給下人看到，會惹來流言，忙收攝心神，抬頭瞥了呆站着的楊準一眼，帶泣道：「楊樓主……妾身一時悲從中來，不能自已……請楊樓主回座……」

楊準被葉雙湘一說，頓覺自己失態，慌忙退開兩步，尷尬地道：「華少夫人請放開懷抱，莫傷了身子，楊某一定替你救回令郎！」

跟着，楊準退回椅前坐下來，摒除心中那股强烈的愛意，正色道：「華少夫人，事不宜遲，明天妳便去找郝猛交換令郎，待令郎脫離魔掌後，楊某自會現身解救少夫人你。」

「楊樓主高義，妾身銘感於中，粉身難報，請受妾身一禮。」葉雙湘站起身，深深地向楊準施禮。

楊準怎好受她大禮拜謝，急忙跳起身閃開去：「華少夫人快請起來……此乃楊某份所應爲，義不容辭之事。」爲怕舊情舊熾，無法抑壓得了，他不敢再與葉雙湘繼續相對，「華少夫人，楊某想去歇息一會。」

葉雙湘心裏像給割了一刀般，一陣神傷，口裏道：「妾身已着人準備了一間客房供楊樓主歇睡之用，妾身着人帶楊樓主去歇息。」馬上將候在廳外的一個莊丁喚入，吩咐他帶楊準到客房去。

楊準向華少夫人抱拳一禮：「打擾了。」跟隨那個莊丁往客房走去。

葉雙湘看着走出廳外的楊準背影，發了一會呆，方才返回內宅。

躺在客房床上，楊準根本不能入寐，兀自心潮起伏，往事一幕幕在腦海中如走馬燈般映現。

他憶起了昔年與葉雙湘在一起的那段相親相愛的日子，何等歡樂。

這些年來，他本已後悔不已，如今見到葉雙湘，教他悔意更深。

若非自己當年一念之差，只顧出人頭地而忽略了葉雙湘對他的愛，那會以至終身抱憾，追悔莫及！

返回房中的葉雙湘同樣坐立不安，對當年一時負氣離他——楊準，如今深感後悔，也爲這一次的再見神傷。如今身份有別，相見爭如不見。

「唉，看他憔悴的模樣，他的日子過得並不開心……爲了甚麼？難道爲了我離他而去？」葉雙湘心裏一陣難過。「看他剛才的模樣，似乎對我仍未忘情。唉，何苦呢？當初你若不是只顧練武，冷落了我，怎會如此，唉，眞是悔不當初。」

葉雙湘對着窗外一彎新月，不時發出輕聲幽嘆：月有陰暗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可惜我與他無法像月亮般有團圓的一日，唉，眞是造物弄人。

葉雙湘不禁悲從中來，眼中淚光盈盈。

「準哥，我多想當面再那樣呼喚你，無奈世俗、禮教皆不容許……」葉雙湘在心裏呼叫。

＊　＊　＊

翌日午後，葉雙湘與兩個護院來到鎭外七里遠的龍珠崗下。

龍珠崗遠看像一顆小半埋在土裏的珠子，崗形渾圓，崗上長滿了松樹，像披上了一層綠衣，由於松樹繁密，人在崗下亦很難看到崗上是否有人，因爲除了看到松樹外，根本看不到甚麼。

葉雙湘來到一棵樹身彎曲，斜斜向外伸展的老松下，示意兩個隨來的護院退開去，然後張嘴向崗上呼叫：「郝猛，妾身來了！妾身願拿自己交換小兒，快下來吧！」

叫喚聲傳上龍珠崗上，好一會，聽不到郝猛的回應。

想到愛子的生死安危，葉雙湘心焦如焚，恨不得放一把火燒山，將郝猛燒成灰燼。但愛子在他手上，她不得不忍氣吞聲。

憑她的本領，當然鬥不過郝猛，否則，何須委曲求全，最後還要請楊準加以援手。

「郝猛，再不現身，妾身可要走了！」葉雙湘叫聲尖厲，顯示出她快要抑制不住了。

這一次終於有了回應，崗上松林中陡地響起一陣嘎嘎笑聲。「華少夫人稍安毋躁，郝某跟妳玩玩吧了！瞧妳急成那個樣子，不由郝某不嫉妒那小子！」笑語聲中，崗腳上一棵松樹下，突然現出一個三十許四十不到的漢子，頷下留着一絡約半寸長，粗硬如針的鬍楂子，尖削鼻，一雙兇眼，觀其貌已知非善類。

想到殺夫擄子之仇，葉雙湘怒火中燒，銀牙緊咬，格格有聲，恨不得撕其皮，啖其肉：「郝猛，我兒呢？」看不到兒子，葉雙湘大急。

「嘖嘖嘖，瞧妳那着急的樣子，果然舐犢情深，妳放心吧！妳的心肝寶貝毫髮無損，只要妳乖乖跟着郝某，擔保他平安無事，長命百歲。嘎嘎嘎……這叫甚麼？對了，愛屋及鳥！」

換了是別人，聽到郝猛將「烏」字讀「鳥」字，不失笑才怪。可是，此時的葉雙湘卻笑不出來。

她根本沒有那份心情。

「妾身如今來了，還不放了我兒？」葉雙湘只想讓愛子快快脫離魔掌。

「嘎嘎嘎……喪夫不久，這麼快便熬不住，急不及待了！」郝猛口吐猥褻的話，驀地往樹後一閃，眨眼間又閃現出來，雙手抱着一個似是睡熟了的孩童。

樹下的葉雙湘跟崗腳上距離約二十多丈，仍能一眼便認出郝猛抱着的小孩是愛子華宗揚，隨即張口發出撕心裂肺的一聲尖叫：「宗揚！」

郝猛懷中的孩子一點反應也沒有。

「宗揚！」葉雙湘以爲愛子遭了毒手，發狂般往崗上衝去：「郝猛，我兒子怎麼樣？」

「站住！」郝猛暴喝一聲：「郝某不過點了他的甜睡穴，免得他哭叫不休，妳發甚麼瘋？」

「我要看看我兒！」葉雙湘哀叫道：「否則怎知你所言眞假？」

郝猛嘎嘎笑道：「華夫人，郝某剛才不是說過了麼，郝某愛屋及『鳥』，怎會傷害你兒，既然妳不放心，郝某讓妳瞧個清楚。」話落，向崗腳下縱下。

葉雙湘緊緊盯着掠下來的郝猛，一副只恐他霎時間會在她眼前消失般的神態。

郝猛掠到葉雙湘身前停下來，色迷迷地瞧着葉雙湘，見三十上下的葉雙湘散發出一種成熟婦人的風韻，比少女還要迷人，齜牙邪笑道：「華夫人，每次看到妳，郝某都心癢難搔，血往上湧，嘻嘻，大概是前生欠下的孽債吧。快看清楚妳的寶貝兒子，然後馬上交換，郝猛已等不及了。」

葉雙湘岔然罵道：「下流！」急忙趨前一步察看愛子情形，看到愛子氣息平穩，臉色雖然有點蒼白污髒，但睡得很沉，心痛之餘，亦放下心來。「郝猛，將我兒放下，妾身跟你走！」

郝猛嘻嘻一笑，「骨」地咽了口口水。「唉，若妳早點答應，妳的心肝寶貝便不用跟着郝某擔驚受怕吃苦，爲何女人總是那樣？欲拒還迎！嘎嘎嘎……得意地大笑起來。

葉雙湘一直强抑着心中的恨意怒火：「快放下我兒，否則我會改變主意！」

郝猛止住笑聲，緊張地道：「就放在地上？」他看出葉雙湘來眞的。

「放在樹下地上，我跟你走。站在遠處與我一起來的我家護院自會抱我兒回去。」葉雙湘回身指一下身後那棵「迎客松」。

郝猛似乎急不及待，馬上將手上的華宗揚放在樹下地上：「華夫人，過來！」

葉雙湘咬着嘴唇，一步步走到郝猛跟前，郝猛飛快地出手一把扣住她的右手腕脈，淫笑道：「好軟滑的皮肉，嘎嘎……郝某發夢也想不到，癩蝦蟆吃到天鵝肉！」拉着葉雙湘往崗上急走。

站在十丈外的兩個護院馬上急撲到樹下，其中一人抱起地上的華宗揚，另一人則掩護着，急急往家跑。

拉着葉雙湘往崗上急走的郝猛一直偏首回望，留意那兩個護院的舉動，此時才放心地咧嘴笑笑，轉回頭加快腳步往崗上奔去。

葉雙湘腕脈被扣，無法反抗，不得不跟着郝猛往崗上奔。

奔上崗腳上，郝猛扭頭回望，那兩個護院已跑得差點不見人影，他才完全放下心來，忍不住放聲大笑。

葉雙湘憤怒地道：「惡賊，笑甚麼？」

郝猛止住笑，在葉雙湘的臉上擰了一把，淫笑道：「開心啊！想到跟妳眞箇銷魂，樂比神仙，怎不開心大笑！」

葉雙湘切齒道：「惡賊，妾身寧死不從！」

郝猛齜牙笑道：「落在郝某手上，怎到妳不從。嘿嘿嘿，只怕到時妳欲仙欲死，還會求郝某加把勁呢！」說着下流地伸手往葉雙湘胸脯摸去。

葉雙湘怒罵一聲，往地上撲下去，以避過郝猛那「祿山之爪」。

「颯」一下疾響，一枚暗器疾射向郝猛的頸背部份。

郝猛驟然驚覺，怪叫一聲，急忙往下矮身，險險避過那枚暗器。那枚暗器原來是顆石子。

颼一聲，緊接在那顆石子之後，一道銳光飛刺向郝猛，令到郝猛不得不放開扣着的葉雙湘，斜竄開去，銳光擦着他的背側刺過，劃破了他的背衣。

若不放開手上的葉雙湘斜竄開去，郝猛肯定避不過那一「刺」。

葉雙湘手腕一鬆，慌忙順勢往下急滾。

「湘……妳沒事吧？」一條人影隨着那一刺閃掠而至，手上槍疾追着斜竄開去的郝猛追刺，口裏關切地向葉雙湘詢問一句。

郝猛怒吼一聲，竄到一棵樹後，拔出佩刀急封擋，叮一聲，險險擋接下貼着樹幹刺向他肩膀的凌厲一槍。

「楊樓主，殺了那惡賊！替妾身殺了他！」葉雙湘滾下丈許，跳起身來，恨切怒深地厲叫。

突襲郝猛，救了葉雙湘的人，當然是金槍無敵，英雄樓樓主楊準。

就在葉雙湘厲叫聲中，楊準已將郝猛從樹後逼出來，刀來槍往，交手六招，將郝猛逼到另一棵樹下。

郝猛怒發如狂，恨不得一刀將楊準劈成兩爿，口裏吼道：「好一個英雄樓楊準，壞了郝某的好事，郝某要活劈了你！」手上的刀狂舞亂劈，那棵樹上的松針葉給斬劈得如花雨紛飛。

楊準長嘯一聲，手上金槍急抖，槍纓化作磨盤大的纓花，將紛飛瞥目的松針葉「抖」落，一槍刺向閃沒在樹幹後的郝猛！

金槍疾刺向那棵比海碗還粗的樹幹上，奪一聲刺入樹幹內，鋒銳的槍尖透樹而過，刺入樹後的郝猛左脅側。

好凌厲猛勁的一槍，居然刺穿樹幹，不愧金槍無敵之稱。

郝猛作夢也料不到楊準那一槍能透樹穿過，因而吃了一槍，厲吼聲中，從另一邊的樹側撲出來，一刀斬向欲拔出金槍的楊準。

楊準絕不可能那麼快拔出金槍，因此，他無法招架郝猛那一刀，而閃避亦來不及，因郝猛那一刀凌厲迅猛異常。

一直咬牙看着的葉雙湘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可是，楊準不愧是金槍無敵，不可能發生的事居然發生了，「鏗」一聲，插入樹幹內的金槍居然一分爲二，楊準雙手執槍，擋下郝猛那一刀！

刀槍交擊，濺起一蓬火星。

郝猛那必殺的一刀斬殺不了楊準，小腹上卻挨了楊準一腳，慘嚎一聲，飛跌開去。

原來楊準在接下郝猛那一刀的剎那，猝然標前一步，飛腳踢在來不及應變的郝猛小腹上。

而楊準那桿金槍，原來可以一分爲二的，分作子母雙槍，前長後短，分拆之處，正是前槍手所握之處。

那裏原來是有機關嵌扣着的。

子槍比母槍短了四分一左右。

那剎那的變化教葉雙湘看得目瞪口呆，幾乎不相信看到的事實是眞的。

楊準將郝猛一腳踢飛，隨即一手拔出插入樹幹內的母槍，撲向飛跌出丈外地上的郝猛。

如此淫惡之徒，非要將之刺殺不可。

「卡」一聲，子母雙槍接合爲一槍，隨着撲前之勢，飛刺向倒地欲跳起來的郝猛胸腹要害。

那一槍是必殺郝猛的一槍。

郝猛大驚失色，狂吼一聲，手上的青鋼刀脫手飛擲向楊準。

此乃是兩敗俱傷，險中求生之救命險着。

楊準當然不會跟他拚命，身形一窒的同時，橫閃開去，避過飛擲過來的青鋼刀。

郝猛乘這稍縱即逝的機會，一個疾滾，手一揚，撒出一把泥土，竄起來，沒命往前竄。

楊準左袖急拂，將撒來的泥土拂落，腳下一縱，挺槍追刺郝猛。

郝猛忍着小腹劇痛，並強抑着往上翻湧的氣血，閃掠到一棵樹後，反手一掌劈在那棵樹幹上，「喀勒」一聲，那棵松樹倒砸向追殺前來的楊準。

楊準不得不縱身掠起，越過那棵倒砸下去的斷松，手中金槍有如飛龍出洞，凌空刺向閃到另一棵松樹後的郝猛，可惜夠不上距離。

郝猛故技重施，又將那棵松樹一掌劈折，以之阻截楊準的追擊。

楊準只好又縱身掠起，緊追不捨。

如是者，郝猛邊逃邊將身後的松樹劈斷，楊準則縱起掠落，追着郝猛。

葉雙湘追在楊準身後，恐防楊準着了郝猛的道兒。

三人追逐着往崗上掠去，郝猛一個勁朝松樹茂密的地方逃，令到緊追的楊準不易追上他。

郝猛大概因爲小腹受傷的關係，愈逃愈慢，其間還吐了兩口血，而且不能再掌劈松樹，若不是樹密松茂，令到楊準追逐困難，早已追上郝猛。

郝猛似乎支撐不住，在一棵松樹下停下來，弓着腰直喘氣，同時吐出一口血來。

楊準縱身向郝猛掠過去，口裏喝叫一聲：「郝賊！納命來！」手上金槍如電掣般疾刺向搖搖欲倒的郝猛。

對郝猛這種淫惡之徒，楊準絕不放過。

眼看着槍刺便要刺上郝猛的左胸上。剎那間郝猛陡地咧嘴綻出惡毒的獰笑，疾往樹後倒掠，右掌大力往樹幹上一拍，「勒」一聲暴響，那棵松樹不但驟然倒折，而且從樹上激射出大片暗器。

好明顯，郝猛不但早有預謀，而且還在那棵松樹上做了手腳，裝設了能夠一觸即發的暗器。

一直在後追着的葉雙湘眼見驟變發生，禁不住發出一聲駭然驚叫。

原來飛刺郝猛的楊準已經掠到松樹前，正好那棵松樹倒折，兜頭蓋面向他砸下。本來，以楊準的武功，縱使給松樹砸中，亦能夠抵受得了，但那些從樹上激射下來，密如松針飛脫的暗器，只怕楊準應付不了。

若是在空地上，縱使再密的暗器，楊準亦可能應付得了。如今由於倒砸的松樹阻碍了他——不可能舞槍擋撥，在這情形下，他絕對不可能倖免。所以，他在剎那間抖手將金槍擲出的同時，雙袖在身前揮舞，護住上半身要害，身形暴退。

即使楊準反應夠快，仍然躲避不過倒砸的松樹上激射下來的百數枚暗器，更甚的是，松樹還未倒砸落地，自樹後的斜坡上飛滾下數塊酒罎般大的石塊，其勢若雷，在這種情形之下，楊準縱使有通天本領，亦應付不了。

一聲狂嚎中，乃是郝猛給楊準擲出的金槍射中，郝猛連人帶槍往下滾跌，同時間，楊準亦發出一聲驚呼，隨着一塊滾下去的大石往下飛墜。

駭得目瞪口呆的葉雙湘發出一聲尖厲的驚叫聲，慌忙追着往下飛墜的楊準往崗下奔去。

在崗腳上的一棵松樹下，葉雙湘終於「追」上楊準。「準哥！」葉雙湘脫口驚呼一聲，驚急着慌之下情不自禁發出昔年對楊準的暱稱，連縱帶跳，撲到楊準跟前。

楊準躺在樹根前，腿上中了三支短箭（從松樹上激射下來的都是不到四寸長的短箭），身上擦傷了幾處，右腿膝下血漬殷然，陷於半昏迷狀態。

「準哥，醒醒啊！」葉雙湘已忘了自己眼下的身份。眞情流露，蹲下身，將楊準抱起來。

迷茫中，聽到葉雙湘那一聲心慌意切的叫喚，楊準恍似醍醐灌頂，頓時神志一醒，勉力張開半閉着的雙眼，牽唇道：「雙湘，別慌，我沒事……我替妳殺了……郝賊！」伸手執住葉雙湘一雙素手，掙扎着要站起來，卻力不從心，痛得眼前金星亂冒，幾乎暈死過去。

葉雙湘此刻渾忘了眼前的一切，流着淚，緊抱着楊準：「準哥，小妹不該……找你出頭……是小妹害了你……小妹對不起你。」

楊準目光迷濛，喃喃道：「雙湘，爲了妳……死亦甘心……我好後悔……可惜已太遲，妳知道嗎？我想妳想得好苦……我對不起妳……」

葉雙湘兩眼亦矇矓起來，思緒一下子飛回昔年郎情妾意之中，口裏呢喃道：「準哥……小妹何嘗不想着你，一直不能忘情……小妹好不後悔……當年不該離你而去，小妹不要你爲我……死，小妹要你活着跟我……一起……」

「眞的？」楊準雙眼陡睜，射出喜悅的光芒。

葉雙湘沒有說話，只是點點頭，並將楊準摟得更緊。

一摟一偎，楊、葉兩人緊緊偎摟着，沉浸在舊情復熾，無比的喜悅之中。

良久，楊準忽然輕輕呻吟一聲，他實在忍不住了，葉雙湘慌忙細聲問道：「準哥，傷得很重？小妹馬上替你療治傷口。」

楊準輕笑着搖搖頭：「傷得不算重，最重是右腳給大石砸斷了腿骨，我能自行料理。妳快去找尋那惡賊郝猛，看他死了沒有，千萬不要讓他活着。還有，將我的金槍拿回來。」

葉雙湘怎放心留下楊準讓他自己料理傷口，搖頭道：「那惡賊要是一命嗚呼，絕對活不了，若是死不了，恐怕已跑了，何必急在一時。待小妹先替你料理好受傷的地方，小妹才去找尋那惡賊不遲。」

楊準透口氣，急急道：「不！

那惡賊要是死不了，或許正昏迷不醒，若不趕快找到他，萬一他醒過來溜了，豈不是留下禍根？」

葉雙湘聽楊準那樣說，認爲不無可能，想到郝猛手段之惡毒及對自己不懷好意，禁不住打個寒顫，恨不得馬上找到郝猛，不管是死是活，在他身上刺幾個透明窟窿，以消心頭仇恨。但又不放心楊準的傷勢，丈夫已喪，她不想再失去楊準，猶豫了一下，仍然道：「準哥，沒有那麼巧的，小妹還是先替你料理傷勢，再……」

楊準堅持道：「雙湘，別替我擔心，快去找那惡賊，我不會有事的，這點傷我還挺得住。」

葉雙湘看到楊準目光堅決，只好依從他的意思：「你要小心啊！」隨即站起來，走了兩步又回頭看楊準一眼，看到楊準向她直擺手，才快步向郝猛滾墮下去的方向奔下去。

看不到葉雙湘的身形後，楊準急忙扭身探頭到樹後吐出一口血，那口血他已抑壓在胸中很久，爲免葉雙湘擔心，他强忍着不敢吐出來。原來他還受了內傷，而且不輕。

所受的內傷乃是在墮下去時重重撞在身後那棵松樹撞傷的。

他就是不想讓葉雙湘知道他還受了內傷，才打發她去找尋惡狠郝猛。

抹抹嘴上的血漬，再用泥土掩去地上的血，楊準才將雙腿所中的三支短箭拔去，幸好箭上沒有淬毒，取出隨身帶備的金創藥敷在箭傷上及腿骨砸斷的地方，逐一包紮好，再把療治內傷的丹丸服下，然後運功調息幫助藥物運行，加强功效。

他倒不擔心葉雙湘會遭到意外，因他絕對肯定郝猛給他一槍擲中滾跌下山，非死亦重傷，根本不可能傷害得了葉雙湘。

正自運功調息之間，葉雙湘連奔帶跑返回來，手上執着楊準那支金槍。

金槍已找到，那麼，亦該找到郝猛。

葉雙湘看到楊準已將身上所受的傷處包紮起來，正在運功調息，頓時鬆口大氣，完全放下心來，本欲跟他說話，又恐打擾了楊準運功，只好强忍着，等了一會，看到楊準仍未調息完畢的跡象，禁不住張口欲言，話到口邊又咽住，如是者幾番張口欲言，看她焦灼的神態，似乎有要緊的話急着對楊準說。

還好，楊準總算運功調息完畢，剛張開眼，葉雙湘便急急開口道：「準哥，小妹找不到那惡賊，只找到你這支金槍及看到附近地上有一灘血。」

緩緩張開雙眼的楊準聽葉雙湘那樣說，雙眼霍大睜：「一定跑了！想不到那惡賊不但死不了，還能跑！雙湘，咱們快追！那惡賊一定跑不快，亦跑不遠的。」掙扎着站起來，身形才起，口裏發出一聲「唷」的痛叫，一屁股跌坐回地上，臉皮微微抖顫，看來痛得很厲害。

葉雙湘慌忙蹲下來：「準哥，很痛嗎？觸動了那處傷口？坐着別再動啊！」

楊準長長吁口氣：「沒事了，不要慌，不過觸動了腿骨折斷的傷處，現在沒那麼痛了。」

葉雙湘鬆口氣，「準哥，不要去追那惡賊了……小妹恐怕你支撐不了，連站起來也不能，如何能追那惡賊？縱使那惡賊跑了，恐怕一時間無法傷癒，不能作惡，待你傷癒後，咱們才去找他算賬報仇！」

楊準知道自己傷勢不輕，不能勉强，只好聽從葉雙湘的話，當下點頭道：「好吧。妳替我弄根棍子作拐杖，讓我撐着走。」

葉雙湘馬上去斬下一根樹椏，削去枝葉弄成一根拐杖，交給楊準，扶他起來，慢慢走下山崗。

爲情捨榮辱 樓主失影踪

華家本就只剩華世遠一人當家作主，他不幸身亡，偌大的家業便由未亡人葉雙湘一肩擔起。

返回家中，安頓好楊準後，葉雙湘急忙去看親生兒子。

華宗揚年紀不過七歲，本來長得活潑可愛，因此甚得父母鍾愛，救回家中，醒過來後，大概是驚嚇過度，又或是受到郝猛的虐待，變得呆呆痴痴的，沒有說過一句話，甚至見到母親，亦不曉得喚娘。

兒子得救，葉雙湘本來好不歡喜，看到兒子狀若痴呆的樣子，頓時好不擔心憂慮，一把抱住愛子，邊撫着愛子的頭臉，邊心痛地輕聲道：「揚兒，你受苦了，那惡賊可有對你怎樣？不用再驚怕了，娘親不會讓你再受到傷害，亦不會讓你離開娘親身邊……」邊說邊流下淚來。

華宗揚在母親懷中似乎無動於衷，像個木頭人一樣，不言不動。

葉雙湘大爲驚慌，捧着兒子的臉頰，輕聲道：「揚兒，你怎麼了？怎麼不說話啊？別嚇娘啊！說話啊，聽到娘說的話沒有？」

華宗揚仍然痴呆如故，木然不動，葉雙湘心焦如焚，一把將兒子緊抱在懷中，悲哭起來。

才哭了兩聲，忙又止哭抹去淚水，朝房外喚道：「蘭香。」

丫鬟蘭香應聲現身在房門口前：「少夫人有何吩咐？」

「快去着人請何大夫來。」

蘭香答應一聲，急急往外走。

那位何大夫仔細診察過華宗揚後，滿臉疑惑之色，葉雙湘急不及待詢問：「何大夫，小兒怎麼樣了？是否驚嚇過度？」

何大夫搖頭道：「奇哉怪也，老漢診察不出令郎有何病徵。令郎心肺平和，跟常人無異。可是……瞧他的神情，分明有不妥之處，眞叫老漢大惑不解，華夫人，請恕老漢學醫不精，看不出令郎患了何病，還請另聘高明，老漢慚愧。」

朝葉雙湘拱了拱手，拿起藥箱，連診金也不要便告辭離去。

葉雙湘雖然心慌意亂，仍不忘着人付診金，抱着兒子一時間不知所措。

連何大夫亦診察不出愛子怎會痴呆如木頭人，豈不是束手無策？葉雙湘抱着兒子，只是流淚。

陡地，哭着切齒罵道：「姓郝的惡賊！是你害我兒變成這樣的！你殺我夫，復害我兒，我與你誓不兩立，我要啖你的肉，撕你的皮……」

忽然間醒起一事，急急對站在房外聽候吩咐的蘭香道：「快去叫王總管派人到城裏去，將所有最好的大夫請回來替揚兒診治。」

蘭香馬上去找何總管。

蘭香才離去，楊準扶着拐杖出現在房門前：「雙……華少夫人，孩子沒事吧？」

摟着兒子的葉雙湘，乍聽房外有人說話，忙抬眼往外瞧，原來是楊準，忙道：「準……楊樓主，爲何不在房裏躺着養傷？」

楊準笑笑道：「我躺着怎也睡不着，想到……令郎是否安然無恙，放心不下，所以來看看。」

提及愛子，葉雙湘不由眼淚淌流，傷心地哭道：「揚兒回來後，便一直痴痴呆呆的，像個木頭……我剛才跟他說話，木無反應，請了鎭上的大夫回來診察，卻看不出他有任何病徵，教我好不擔心，如今我只他一個……若他有何……我也不想活了。」

楊準看到葉雙湘悲不自勝的樣子，心裏好不着急難受，撐着拐杖走入房內，出言安慰：「別太擔憂悲傷，待我……看看……令郎到底因何這樣？」

一頓，接道：「既然大夫診察不出令郎有何病徵，看他的樣子又不像中毒，姓郝的惡賊大概在他身上做了甚麼手腳，將令郎放在床上，待我查看他全身經脈穴道。」

一言提醒葉雙湘，急忙將愛子抱到床上放下，替他脫去全身衣衫，好讓楊準查看。

楊準撐着拐杖走到床前，葉雙湘忙扶他坐在床沿上。楊準先看過華宗揚的雙眼及嘴唇，雙手指尖，以及腳板心，還有前胸後背，最後是舌頭。微微吁口氣，抬頭對緊張地看着的葉雙湘道：「全無中毒的跡象。」跟着雙手齊出，探觸華宗揚的全身經脈穴道。

聽到楊準說愛子並沒有中毒，葉雙湘鬆口氣，稍爲放心。

楊準在探觸到華宗揚的靈台穴時，突地臉色倏變，似有所覺，觸摸着華宗揚靈台穴上的食中二指輕觸細摸，臉色凝重，在旁看着的葉雙湘不由心頭抽緊，雙手用力互捏着，緊張得幾乎停了呼吸。

「果然不出我所料，姓郝的惡賊在令郎的靈台穴上做了手腳！」楊準食中二指輕按在華宗揚的靈台穴上不動，緩緩呼出一口長氣，抬頭對緊張得幾乎窒息的葉雙湘道：「那惡賊好歹毒，利用金針鎭穴手法，在令郎的靈台穴內刺入一根針，以至令郎靈台被鎭，心裏痴迷，變成一個木頭人！」

「如何才能夠解救？」葉雙湘在驚喜之餘，方寸亦亂。

楊準微吸一口氣，神色凝重地道：「解救之法只有一途，將令郎靈台穴內的金針吸出來。」

「如何才能吸出來？」葉雙湘聽說解救有望，喜出望外。

楊準依舊神色凝重：「眼下唯一的辦法便是以內家功力將之吸出來，但要異常小心，稍一不愼，便會終身抱憾。」

「唉，急死人了。」葉雙湘好不着急：「以妾身功力，不足以吸出揚兒靈台穴內的金針。你又受了傷，急切之間，到那裏找一個功力深厚，足以吸出金針的人來？」

楊準吸口氣：「此事刻不容緩，若金針下移至靈台穴深處，令到穴脈受損，氣血不行，那便……我雖然受了傷，仍可一試。」

葉雙湘救子心切，雖則擔心楊準因而會受內創，亦顧不了，當下說道：「你……」

楊準道：「救人要緊，快快扶他坐起來。」話落，就坐在床沿上運功調息三周天。

葉雙湘馬上將兒子扶坐起來，剛好蘭香返回，她馬上吩咐道：「守着房門口，任何人等不得出言騷擾，楊樓主要運功救治揚兒。」

蘭香答應一聲，站在房門前守着。

楊準運功調息完畢，深吸一口氣，然後抬起右手伸到華宗揚的靈台穴上，待掌心對準穴位後，慢慢按下去，跟着運起內功。

葉雙湘扶着兒子，幾乎屏住呼吸，緊張地看着楊準運功吸針。大約一刻鐘左右，只見楊準按在華宗揚靈台穴上的右掌一分一毫慢慢往上提起，而他的額上亦微沁出汗珠兒，看得出楊準並不輕鬆。

隨着楊準的右掌一分一毫往上提起，他額上沁出的汗珠兒亦愈密愈大顆。葉雙湘一顆心亦愈抽得愈緊。她亦緊張得額上沁出汗珠兒。

在楊準的右掌提起有三分高下的時候，她終於看到兒子的靈台穴內突出一點針頭來。

那就是插入華宗揚靈台穴內的銀色針兒。

楊準額上佈滿了汗珠兒，沿着臉頰往下流，他的右掌已往上提起約寸高，插在華宗揚靈台穴上的針亦吸出了半寸左右。

大約三刻鐘左右，楊準終於將插入華宗揚靈台穴內的銀針完全吸出來，而他亦已汗濕衣衫，整個人彷彿剛從水裏走出來，掛滿了汗水的臉上蒼白一片，氣息粗濁急促起來，但他仍支撐着先點了華宗揚的甜睡穴，啞着聲對欣喜不已的葉雙湘道：「待他睡一覺，讓氣血運行全身經脈穴道，醒來後就安然無恙，跟以前一樣了。」

葉雙湘感激無限，欲伸手替楊準抹汗，猛然醒起房門外站着蘭香，忙縮回手，關切地道：「……你沒事吧？」

話後未完，楊準身子搖晃一下，緊閉着的嘴巴陡地張開來，噴出一口血。葉雙湘大吃一驚，不再顧忌身份，搶前一步扶住楊準，揚聲向房外急叫：「蘭香，快找人來抬楊……樓主回客房……楊樓主爲替揚兒吸出銀針受了內傷！」

蘭香在房外聽聞夫人呼叫，慌忙扭身向房內探看一眼，看到楊準面如白紙，雙眼緊閉，地上有一灘血，吃驚不已，急忙答應一聲，往前面跑去。

很快，兩個莊丁隨着蘭香匆匆走入房中，將陷於半昏迷的楊準抬返客房，葉雙湘吩咐蘭香留在房中看着華宗揚，她跟隨到客房照料楊準。

本來，憑楊準的功力，要吸出華宗揚靈台穴內的銀針，可謂綽綽有餘。此時由於他受了不輕的內傷，本就不宜莽動眞氣，如今强而爲之，正如，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因而令到內傷加重，元氣大傷，若要恢復，恐非短時間可辦到。

待兩個莊丁將楊準抬回客房，放在床上躺好後，葉雙湘馬上吩咐一個莊丁速到鎭上請最著名的傷科大夫回來替楊準治療，並着另一個莊丁替楊準脫下身上的衣衫，抹乾全身汗水，換上乾淨的衣衫。

由於楊準並未隨身帶備替換的衣衫，她又不好在場看着，正好趁這空隙返回房中拿一套亡夫的衣衫給楊準換上。

她丈夫華世遠跟楊準的身形差不多，說眞的，樣貌還有點相似。這是一個秘密，以前只有她一個人知曉。她還有一個秘密——只因爲華世遠的模樣跟楊準有點相似，她才會於失意傷心之餘，喜歡上華世遠，答應嫁給他。

乘返回房間拿取衣服之便，她還拿了華家傳了兩代的一支老山人參，吩咐一個丫鬟拿到廚下燉一盅參湯給楊準飲用。

楊準醒過來第一件事便對葉雙湘說：他必須馬上趕回英雄樓，因爲，後天便是他與戴天舒在擂台上一決高下的日期。

葉雙湘當然不肯放他走，事實上，以楊準內傷之重，根本不可能與戴天舒動手，亦不可能車馬勞頓趕回英雄樓，當然，若勉强趕回去不是不可能，但會令到他內傷更重！

楊準也自知內傷沉重，縱使能夠趕回去，亦無法跟戴天舒動手，所以，他沒有再堅持趕回英雄樓。——他實在捨不得離開葉雙湘。

十多年來的相思，如今再見，頓解相思之苦，如今失而復得，何等珍貴，說甚麼也不能再失去昔年愛侶，他寧願不要命，亦不願跟葉雙湘分離。

那個傷科大夫來看過楊準後，一再叮嚀他不可下床走動，起碼要躺在床上十天八天養息，待內傷稍癒，才能走動。臨走時，寫下一條藥方，囑葉雙湘照方買藥，煎藥汁讓楊準服下。三天之後，再來診治。

待房裏只剩下她和楊準，葉雙湘再也壓抑不住心裏那份感激的情意，執住楊準雙手，情意殷殷地道：「準哥……謝謝你……你對我太好了……我不知怎樣說……」

楊準虛弱地道：「別……說啊……我該做的，爲了妳……死也甘心。」

葉雙湘情懷激盪：「準哥……我好後悔……當年離你而去。」

楊準搖頭道：「不！錯的是我，我不該只顧練武，一心要出人頭地……冷落了妳……要說錯，全是我的錯。」

葉雙湘以素手輕掩楊準嘴巴：「準哥，過去的讓它過去……從今後……我……我不會再……離開你……」「離開你」三個字出口，禁不住紅暈上頰，素臉微垂。

楊準聽着，情不自禁「嘟」起嘴唇，輕吻葉雙湘掩在他嘴巴上的掌心。

一時間，兩人沉浸在綿綿的情意中。

挑戰比武　樓主失踪

擂台比武，一決高下，以定楊準是否能夠續任英雄樓樓主之戰，

還有一日期限。

前來觀戰的武林人士愈來愈多，各家客棧已人滿爲患，不少武林人士由於找不到地方住宿，唯有在附近的空地上搭起帳篷住宿。

而下注在楊、戴兩人之戰的武林人士亦愈來愈多。據說，下在楊準身上的賭注，有廿萬兩之鉅；而下在戴天舒身上的賭注，亦有七萬三千九百兩。

換言之，這一戰要楊準贏了，做莊家的錢、皮兩人便要賠出十二萬兩銀子有多；若戴天舒贏了，一賠一之後，兩人凈贏五萬多兩銀子。說心裏話，兩人當然希望楊準在明日那一戰擊敗戴天舒。

聚英樓內，這日說得上名符其實的高朋滿座，店家甚至連自己的坐椅也讓出來，仍然不敷應用。一張本來坐四個人的小方桌，如今最少坐六七人，最多十個人。大圓枱更不用說了，十二人的居然坐了二十多人。可是，每一個人仍然興高采烈，不以擠迫爲苦。

皮秋與錢萬貫亦在聚英樓內，兩人那張枱子亦坐了七個人，兩人加上錢萬貫的四個從衞和管事，一共七人。

兩人所坐的地方，位於地下店堂右邊靠裏。兩人本欲到樓上的，但已座無虛席，而且跟地下店堂一樣擠迫，兩人退而求其次，只好「屈坐」地下店堂。

之所以那樣興高采烈，原來每個人都在議論明天楊、戴之戰。在楊準身上下了賭注的武林人士當然力言楊準必勝戴天舒，相反，當然一口咬定戴天舒必定擊敗楊準，雙方各逞口舌，務要壓倒對方。幸好只是動口，沒有動手。

店家看到生意興旺，一則喜一則憂。喜的是生意如此興旺，自然財源廣進；憂的是萬一又動起手來，便遭殃了，枱椅碗碟不損毀破碎才怪。

幸好店家擔心的事一直沒有發生，比昨天好多了。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要來的始終避不了，驀地，嘈吵喧鬧的店堂一下子靜下來，鴉雀無聲，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店門口。

掌櫃的起先不明所以，大感奇怪，後來跟着往店堂門口瞧去，才恍然大悟。店堂內上百的食客突然噤聲，原來望向出現店門前那個武林人物。

那個武林人物年約三十三、四，臉白無鬚，英氣勃勃，身形精壯，兩眼烱烱有威，一看便知道不是等閒之輩！腰佩一把三尺三寸長的龍紋刀，看到那把刀，縱使不識其人，亦認出那把刀是何名堂。

那是龍紋虎頭刀。

戴天舒的佩刀。

「戴天舒！好哇！」店堂內陡地爆發出一陣歡呼聲。

那是擁戴派的武林人士發出的歡呼聲。

歡呼聲未落，隨即響起一陣噓聲。

那當然是擁楊派發出的。

戴天舒卻面不改容，對歡呼聲與噓聲置若罔聞，大步走入店堂坐下。

坐在店堂中央一副座頭上的六個武林人物馬上站起來，其中兩人離座走向戴天舒：「戴兄，怎麼這個時候才來啊，咱們還以爲你來不了。」

聽那兩人的說話及六人的舉動，他們該是戴天舒的朋友。

戴天舒果然認識那六個人，首先向迎前去的兩人道：「任兄、朱兄，累幾位久等了，小弟碰巧有點事要辦，故此來遲了，請兩位兄台包涵則箇。」邊說邊與走前來的朱、任兩人各自抱拳爲禮，然後一起返回那副座頭。

戴天舒向留在座位上的四個朋友抱拳致歉後，才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姓朱的馬上替他倒了一杯酒。「戴兄且先喝杯酒。」

戴天舒一聲：「有勞朱兄。」也不客氣，拿起杯子一口喝乾。

一個臉長得方方正正的漢子待姓朱的再替戴天舒倒了酒後，馬上舉杯道：「各位，咱們敬戴兄一杯，祝他明日一戰，馬到功成，榮登英雄樓樓主之位。」

同桌其餘五人轟然叫好，紛紛向戴天舒舉杯。

戴天舒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急忙站起來舉杯回敬。

就在戴、朱、任等七人旁若無人，互相碰杯欲飲的時候，一聲怒罵驀地響起：「他奶奶的，大言不慚，妄自尊大，與夜郎何異？」聲徹店堂。

戴、朱、任等七人被那一聲怒罵弄得停杯不喝，一齊轉眼扭頭，循聲望去。

在左面靠裏一副座頭上，一個彪形漢子，一手按桌而站，一雙環眼圓睜，頷下短鬚蝟張，怒視着戴、朱、任等七人，那形相好不威猛。

彪形漢子那副座頭上，坐着五個人，皆虎背熊腰，粗眉大眼，頷下長着同樣的短鬚，店堂內大部份武林人士都認出那六個彪形漢子乃是山東六傑。按桌叉腰而立的彪形漢子，正是六傑中的老二頂天立地熊桂天。

六傑的老大是坐在熊桂天右首座位上的漢子，外號力拔山河，大名雲漢嘯，順序數下去是老三氣吞河嶽樓振宇，老四翻江倒海凌大海，老五顚倒乾坤敖天風，老六九

牛二虎秦大力。

這六人皆天生神力，勇猛過人，結爲異姓兄弟，行走江湖，等閒的武林人物都不敢輕易惹上他們。

據說，合六人之力，可將一堵城牆推倒。六人的氣力，可想而知。

戴、朱、任等七人亦認出頂天立地熊桂天六人乃是山東六傑，但都全無懼意，姓朱的冷笑一聲，回罵道：「放屁！你娘的……」

姓任的接口道：「多管閒事，楊樓主可不是爾等的老子，你奶奶的幹麼窮嚎瞎叫！」

「嘿！」老六秦大力重重的冷笑一聲，拍桌而起：「龜蛋！姓戴的難道又是爾等的龜公不成？要爾等龜孫子大拍馬屁！」

戴天舒那伙人給罵得火了，姓朱的和姓任的怒吼一聲，陡地掀起桌子，往山東六傑擲去。

鄰近的食客爲免遭到池魚之殃，紛紛閃避。

朱、任兩人是連帶桌上的酒菜碗碟杯筷一起擲過去的。

坐在山東六傑附近的食客亦急不迭走避。

一直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店家暗自叫苦不迭。

「混帳王八蛋！」老六秦大力眼明手快，雙手托起食桌，擲向飛砸過來的桌子。

兩張桌子在空中砸上，啪勒嘩啦之聲連響，碎木斷筷加上破碎的碗碟迸發濺射，令到坐在遠處的人亦不得不急忙躲避。

「你奶奶的，俺們就在這裏與那幾個龜孫王八蛋先見個眞章！」山東六傑吼喝連聲，猛撲向朱、任等人！

朱、任等人不甘示弱，撲前去迎擊山東六傑。

戴天舒卻置身事外，站在那裏不動，但右手卻按在腰間的刀把上。

朱、任六人與山東六傑捉對兒乒乒乓乓地打起來，忽然間，店堂內大部份食客亦加入了打鬥——擁戴的與擁楊的大打出手，偌大的店堂內刀光劍影，杯碟橫飛，枱椅砸撞，變成了一個戰場。

沒有加入混戰的武林人急急退出店外。

店小二躲得遠遠的，以免遭受無妄之災。

店家躲在櫃枱後，又驚又怕又心痛，口裏唸唸有詞，祈求神靈保佑，在店內混戰的武林人快快離開，免得店堂內的東西損失慘重。

戴天舒仍然站在那裏不動，奇怪的是，沒有一個擁楊派的人向他出手攻擊。

除了戴天舒仍留在店堂內之外，原來還有皮秋、錢萬貫及其四個從衞，一個管事共七人，皮、錢跟那個管事仍坐着，以欣賞的神態看店堂內兩幫人的混戰，四個從衞則離坐起身，一字排開，護着皮、錢及管事三人。

皮秋瞄了神態自若的戴天舒一眼，悄聲對錢萬貫道：「錢兄，姓戴的小子一副成竹在胸，有恃無恐的樣子，莫非勝劵在握，又或是故作姿態？」

錢萬貫斜眼瞥了戴天舒一眼，微哼一聲道：「不管他是勝劵在握還是故作高明，咱也要他敗在楊準手上，這一次，咱們根本賠不起。」

皮秋道：「姓戴的不出手，咱們無從見識到他的身手本領。他奶奶的，山東六傑爲何還不抽身向姓戴的出手，只顧與朱羽那伙人糾纏，眞他媽的渾蛋！」

錢萬貫皺起眉頭，揑着拳道：「山東六傑是渾蛋，別的武林同道可不是啊！爲何他們亦不出手對付姓戴的？」

皮秋道：「錢兄有所不知了，難道你看不出來，擁戴派那幫人中，有人暗中牽引其他的同道糾纏着擁楊派的人，令到他們抽不出身去對付戴天舒。他奶奶的，姓戴的可不簡單，看樣子他早有安排，咱們要動他一根汗毛也不易。錢兄，咱們低估了他。」

錢萬貫擔心地道：「皮老弟，你這麼說，咱們豈不是奈何不了他？明日之戰，誰勝誰敗，只有聽天由命？」

皮秋陰陰一笑：「錢兄請放心，一計不成，還有第二計，第三計。皮某若沒有把握，亦不會跟錢兄你合伙幹這一票。皮某擔保明日一戰，姓戴的必敗！」

「你還有甚麼鬼主意？說來聽聽。」錢萬貫皺起的眉頭舒展開來。

皮秋睨了那邊的戴天舒一眼，壓着聲道：「錢兄，此處已沒戲好看，咱們返回客棧，待皮某慢慢說給你聽。」

錢萬貫點點頭，站起來，扭頭向戴天舒望去，剛好戴天舒亦向他們偏首斜望，兩下裏目光接觸，戴天舒忽然咧嘴一笑，笑得有點古怪。錢萬貫暗哼一聲，馬上收回目光，示意從衞開路。

四從衞前後左右將錢、皮及管事三人護着，大步往店外走去。

錢、皮等七人剛走出店外，便聽到戴天舒向他們拋來一句話：「錢老闆、皮大俠，這麼快走啊，如此好戲，不看看麼？」

錢、皮兩人充耳不聞，只是哼了一聲，逕自向客棧走去。

事後，兩人聽山東六傑所言，

聚英樓那一場混戰在他們離去後，很快便結束，一共有十數人受傷，戴天舒由朱羽六人簇擁離去，臨走時拋下一句話和一錠銀子：「各位別作鳥獸散，別要店家血本無歸！」結果，先後離去的武林人都留下銀兩作爲酒菜及賠償店裏損毀的物件。

皮秋只說了一句話：「姓戴的好手段！」

* * *

夜深了，聲寂寂。

長安客棧忽然起火，火頭不止一處，顯然不是失火，有人故意放火。

客棧內的人被一陣急驟驚心的銅鑼聲驚醒，慌忙起床跑出房外，只見店裏的伙計已忙着搬水救火。數一下，起火的地方有四處。

驀地，有人發出一聲呼叫：「那邊有條人影掠出牆外！」

馬上有另一人接口道：「一定是放火的惡徒！」

「追！」一條人影應聲掠起，撲向那面牆頭。

緊接着又有兩條人影掠起。一人揚聲道：「朱兄，三位小心！」發話的人原來是戴天舒。

戴天舒原來在長安客棧投宿。

當先追掠出去的人是朱羽，緊隨其後的是他的伙伴，雷坤與施亮。

站在戴天舒身旁三人分別是任澄湖、畢方直、魯青。與追出去的朱羽三人是一伙的，亦是戴天舒的朋友，自告奮勇，負起保護戴天舒之責。當然，他們都在戴天舒那邊下了賭注，六千兩銀子。

若明天一戰戴天舒贏了，他們便贏六千兩銀子，他們當然不希望戴天舒發生意外。

朱羽一馬當先掠出圍牆外，遠遠看到一條人影在夜色中如飛急掠，他當然不肯放過，奮力追下去。

說到輕功，朱羽在六人中是最高明的一個，追下不遠，便追近了十多丈，他相信很快便會追上前面那條人影。

他一定要捉住那人，看清楚是誰？

雷坤與施亮輕功稍遜朱羽一籌，不但追不上朱羽，還給他漸漸拋後。

大約追出數十丈外，朱羽已追到前面那條人影後面的五六丈遠，他立刻加一把勁，如跳蚤一樣猛地縱身疾掠。

就在他縱身疾掠的刹那，前面那條人影像是背後長了眼般，猝然刹住身形，彎腰聳臀，「嗤嗤嗤」一陣激響，十數點寒芒自那人的背上激射出來，罩向朱羽。

朱羽大吃一驚，尚幸反應夠快，疾忙仰身淩空後翻，「嗤嗤嗤」，十數點寒光貼着朱羽的胸腹掠射過去。「呃！」險險躲過那蓬暗器的朱羽陡地發出一聲慘嚎，淩空一頭倒栽下去。

原來他躲過了那蓬暗器，卻躲不過從那人胯下射出的一道白光，正中他的後腰，直沒而入。

那人影胯下射出的那道白光才是眞正的殺着。

一擊得手，那條人影立刻如一頭夜貓子般向前竄，待到隨後追上來，聞嚎心驚的雷、施兩人追上來，那條人影經已竄掠出二十丈過外，雷、施兩人自知無法追上那條人影，又放心不下倒地不起的朱羽，只好放棄追逐，慌忙扶起朱羽看個究竟。

兩人扶起朱羽一看，便知道他已氣絕身亡，查看之下發現朱羽腰上插了一把不到尺長的飛刀，刀鋒泛起暗青色，一看便知刀上淬了毒，怪不得朱羽立時身亡。

「好歹毒的手段！」雷坤切齒怒罵：「先是放火，繼之誘殺，分明早有預謀！」

施亮打量一眼附近，急聲道：「雷兄，此地不宜久留，咱倆先將朱兄的屍體抬回去。」

雷坤點點頭，與施亮抬起氣絕的朱羽，奔返客棧。

戴天舒與任澄湖、畢方直、魯青三人看着放在床上，臉面泛黑的朱羽屍體，悲憤莫名：「朱兄，這個仇戴某一定替你報！」戴天舒咬牙切齒，雙手拳握：「好毒辣的手段！那些傢伙本是衝着戴某來的，爲何向朱兄下毒手！」

任澄湖切齒道：「戴兄，此是聲東擊西之計，目的是擾亂你的心神，教你不得安寧，在這情形之下，勢必影響到你與楊準明日那一戰的心情，因而不能將本身的身手武功發揮得淋漓盡緻，自然無法戰勝楊準，取代其英雄樓主之位。」

「任兄，若你所猜不錯，那楊準豈非嫌疑最大？」魯青脫口道。

畢方直搖頭道：「那倒未必，楊準不是那樣的人。雖則明天之戰與他有切身利害關係。但從未聽聞在他榮任英雄樓樓主期間，使出卑鄙齷齪的手段侵擾對手，以達到擊敗對手的目的！反之，最有嫌疑的人該是皮裏陽秋和錢萬貫。數一下，明日之戰除了楊準跟戴兄之外，有最大利害關係的，便是皮秋和錢萬貫。明天之戰，戴兄勝了……」

施亮道：「畢兄，明天之戰戴兄勝了，得益的是皮、錢兩人，據所得的消息，有人下了重注，賠了之後，兩人還可得十五萬兩，他們斷無道理盼戴兄敗的啊，豈非要賠鉅款？聽說下在楊準身上的賭注足

有二十萬兩，他倆吃了下在戴兄身上的七萬多兩銀子，還要賠上十二萬兩有多。天下間那有如此笨人，除非瘋了，否則，絕不會做出要自己倒賠鉅款的傻事。」

戴天舒搖頭道：「施兄，你有所不知了，據說有人在戴某身上下了鉅注，總數約三十萬兩銀子。若戴某明天敗在楊準手上，錢、皮兩人賠出二十多萬兩後，仍可得十六、七萬兩進賬，反之，兩人要賠上十多萬兩。你說，他倆希望誰勝誰敗？」

不等施亮答話，雷坤接着說道：「若雷某是皮、錢兩人，不用說，當然希望楊準獲勝。」

戴天舒頷首道：「雷兄、施兄、任兄、魯兄、畢兄，若一個人面對利害關頭，會如何自處？」

魯青搶着答：「當然以一己之利為先！古語有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皮、錢兩人坐地作莊，還不是想大刮一筆，賠錢的生意誰幹？」

「說得好！」戴天舒輕輕擊掌：「一語中的。」

施亮道：「這麼說，客棧放火，誘殺朱兄，應是皮、錢兩人所為？」

「八九不離十。」施、任，兩人握拳齊聲道。

「既然是皮、錢他們所為，咱們找他算賬！」雷坤好不憤慨，晃動拳頭。

「對！血債血償！」畢方直磨拳擦掌。

戴天舒搖頭道：「咱們無憑無證，奈何不了他們。」

「戴兄，難道就此罷休不成？」魯青憤憤地叫嚷起來。

戴天舒忙道：「戴某不是那意思，朱兄被殺，這筆血債一定要討還。但不可魯莽行事，戴某有一主意，或許奏效，捉拿到皮、錢兩人的手下，那時候，他們便無從抵賴！」

「戴兄，快細細道來。」任、施等人異口齊聲道。

戴天舒眼中異光閃爍了一下，壓低嗓子，將他的主意細細道出來。

* * *

晨光初露，夜色隱退。

長安客棧那列上房忽然响起一陣山崩地塌般的巨响聲。原來數塊大石恍似從天而降，砸落那列上房的瓦面上，將三四間上房的瓦面砸出幾個大窟窿來，房間地上亦給砸穿瓦面墮落的大石碎了幾塊方磚，凹陷下去。

那列上房的其中三間，分別住宿了戴天舒和任、施等六人。其他的房間亦住滿了武林人，全部給那幾下驚天動地的巨響聲驚動，倉皇衝出房外，不少人連靴子也來不及穿上。

戴天舒六人住宿的三個房間內，只有兩個人衝出來，一是戴天舒、二是魯青。

兩人那個房間僥倖沒有給大石砸穿瓦面，其餘兩個房間瓦面穿了三個大洞。

不見任、畢、雷、施四人從那兩個房間內衝出來，莫非給砸穿瓦面的大石砸中，非死即傷？

其實，四人並不在房中。

就在那列上房瓦面給砸穿，發出巨响聲的刹那，有四條人影分別從客棧的牆頭下，以及左右兩邊的牆角後撲出來，向牆外四五條人影猛撲過去。

數一下，牆外的人影應該有六條。

那六條人影正自洋洋自得於一己的傑作，砸破瓦面的數塊大石乃是他們扔出的。驟見從三個方向撲出四條人影，急忙扭頭便跑。

可是，六人的輕功顯然稍遜撲出來的四條人影，很快便給追上，一聲烈嘯亦從四條人影中之一的口中發出。

那六條人影眼見給追上，跑在最前的一個暴喝一聲，一招雙龍出海，斗大的雙拳疾擊向凌空掠過他們頭上落下的一條人影。

那條人影在驟不及防之下，幾乎給擊中，慌忙使出一招滾地葫蘆，險險避過那雙拳頭。

那人影慘叫一聲，往外疾滾，避過對方的踐踏。

「爾等是山東六傑？」另一與被追上的六人其中之一交手，陡地發出一聲大叫：「怪不得有如此大的氣力，將大石拋擲入客棧上房瓦面上。」

那六個被追上的人雖然以布巾蒙着大半截面孔，但從六人高大粗壯的身形看來，該是山東六傑，錯不了。

雖則此刻天色只是微亮，在面對面的情形下，那六條大漢仍能看清楚，追上他們的正是昨在聚英樓內跟戴天舒同桌的六人中的四人：任澄湖、施亮、畢方直、雷坤。

越過六大漢，截住他們，給其中一人逼得倒地翻滾的人，就是施亮，四人之中，數他的輕功最了得。

六個大漢中的一人首先一把扯下幪面布巾：「俺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是俺們又怎樣？」露出面目的是九牛二虎秦大力！山東六傑之一的老六。

其餘五人亦紛紛扯下幪臉布巾，果然是山東六傑中的其餘五人。

「爾等因何擲石襲擊咱們？」雷坤怒喝，與施、任、畢三人閃跳開

皮秋等五人看到兩條人影掠入客棧圍牆內……

去，雖則停手不攻，但卻將山東六傑圍堵起來。

「因為你們該死！」山東六傑中的老大力拔山河雲漢嘯宏聲道。

「爾等可是皮裏陽秋和錢萬貫指使？」任澄湖單刀直入。

「俺們是否受人指使，干你鳥事！」老二頂天立地熊桂天語聲有如打雷。

「俺們都是敢做敢當的大丈夫！你奶奶的王八蛋孫子怎麼扯到別人身上？」老五顛倒乾坤敖天風朝雷坤喝罵：「有種的，只管衝着俺們兄弟來！」

「以爾等六人之所為，還自稱大丈夫，羞不羞，爾等六人不過是六個大傻瓜，大笨鳥！爾等全都跑不了……」施亮冷笑連聲。

「俺們不信憑你們四個龜孫子，阻得了俺們！」老三氣吞河嶽樓振宇暴喝一聲，揮拳撲向畢方直。

其餘五傑亦紛紛出手撲攻施、任、雷三人。

山東六傑不但天生神力，武功亦很了得，三招不到，經已將施、雷、任、畢四人逼退開去，正欲抽身飛跑，一陣吶喊聲陡地傳來，六傑急忙張望，只見以戴天舒為首的一羣武林人如飛奔掠而來，六傑吃一驚，撒腿急奔。

六傑跑出十數丈，便給施亮四人追截上，情急之下，發出連聲暴吼，便攻施亮四人，希望在戴天舒那伙人還未追上之前衝破施亮四人的堵截，否則，待到戴天舒那伙人追上來，要想脫身，恐怕辦不到。

山東六傑全力衝殺，剛剛殺出施亮四人的堵截，戴天舒與另外三人已飛掠而至，刀光掣閃，截斬當先衝突前奔的樓振宇。

樓振宇嚇得怪叫一聲，暴退不迭，一拳驟出，疾擊戴天舒右脅。

戴天舒叱喝一聲，刀勢反捲而起，削向樓振宇的右手。

樓振宇悶哼一聲，飛腳踢向戴天舒的右手肘臂。

戴天舒急忙吸肘變招，刷刷刷一連向樓振宇斬出五刀，刀刀不離樓振宇的胸腹要害。

樓振宇雙拳亂擊，居然給他招架住戴天舒五刀，但卻被逼退兩步，戴天舒厲嘯一聲，斬出第六刀。

那一刀，樓振宇無法招架，只好閃避，但未能完全避過，痛叫聲中，左臂側血光暴現，給戴天舒第六刀連衣袖帶皮肉削去一塊。

此時，後面的武林人已陸續追上來，團團將山東六傑圍堵起來。

數一下，戴天舒那面的人足有二十人。

除了戴、施、任、雷、畢、魯六人外，其餘十四人都是住在長安

客棧內，在戴天舒身上下了賭注的武林人，他們當然站在戴天舒那一邊。何況他們亦遭到池魚之殃，忿怒之下，聯同戴天舒合力追截襲擊之人——山東六傑。

山東六傑雖則神力驚人，但在戴天舒等二十人的圍攻之下，由於手無寸鐵(六傑一向不慣使用兵器)，怎抵擋得了二十件兵器的攻擊，拚殺了三十多招後，老大雲漢嘯、老四凌大海先後受了傷。驀地，老五敖天風發出一聲嚎叫，原來他左股側挨了一個名叫林崇嶽一槍，血流如注，蹦跳起老高。

看來，山東六傑遲早非死即傷，會落在戴天舒那幫人的手上。

戴天舒那幫人焉會看不出來，對山東六傑加强攻擊。

老六秦大力忽然倒下，腳上給一個名叫王震的武林人一棍掃中，有如骨折般劇痛，站不住跌倒下去。

驀地，十數顆物體如飛星般投擲落附近的地上，吱吱連響聲中，爆發出一團團烟霧，瞬即擴散開來，罩向激鬥中的戴天舒及山東六傑等人，轉眼間，所有人皆給烟霧淹沒了。

烟霧中，响起一陣嗆咳聲，跟着有人狠狽地衝突出來，跑不了幾步，先後搖晃着栽倒下去。獨是從烟霧竄出來的山東六傑沒有倒下，互相扶持着奔逃而去。

待到烟霧完全消散，戴天舒等一衆二十人先後甦醒，山東六傑已跑得無影無踪。

戴天舒等人不知是否中毒，醒來後忙各自運氣調息，查察是否中毒，但覺氣息暢順，運行無阻，絲毫沒有中毒的跡象，衆人才放下心來。

有人大感奇怪：「戴兄，施放迷烟彈的人將咱們迷倒後，爲何不跟山東六傑下手殺了咱們？居然放過咱們，不知他們是何居心？」

任澄湖立刻接口道：「白兄大概有所不知吧？他們若是殺了咱們，那倒沒有甚麼，若是殺了戴兄，下注在戴兄身上的人首先不放過山東六傑那伙人，英雄樓四大執事亦會追究，坐地作莊的皮裏陽秋及錢萬貫亦不會放過他們。你說，他們怎敢向戴兄下毒手？咱們得以倖免，都是叨了戴兄的光！」

魯青亦道：「依我看，施放迷烟彈的人目的是救走山東六傑，並不是要殺咱們。」

戴天舒頷首道：「任兄與魯兄所言與戴某不謀而合，既然咱們全都無恙，咱們且先返回客棧，再作計議。」

一個黑黝黝的漢子揮動手上的大刀，怒氣衝衝地道：「他娘的，決不能放過山東六傑那幾個大混蛋！」

* * *

「老闆，屬下已依照你的吩咐，將山東六傑送上兩輛馬車，送回山東老家了。」錢萬貫四從衛之一霍桐向錢萬貫皮秋二人回覆。

錢萬貫看着霍桐：「都辦妥了？」

「回老闆，無紕漏，屬下擔保戴天舒那伙人絕對找不到山東六傑。」

一頓，補充道：「屬下接應了山東六傑之後，確定沒人跟踪，才將他們帶到上車的地方。而戴天舒等人於屬下施放迷神蝕功彈後，全部昏倒。」接將經過詳述一遍。

「嗯，辦得好。」錢萬貫滿意地點點頭。

皮秋開口問道：「那六個大笨蛋可滿意付給他的酬勞？」

霍桐道：「滿意極了。六人對於老闆及皮爺多付一千兩銀子酬勞，連聲多謝。還要屬下轉告，日後若有用到他們的事情，只管找他們。」

「好！」皮秋笑了：「錢兄，那筆錢使得不冤枉吧？」

「使得其所。」錢萬貫連聲道：「只要明日一戰，戴天舒敗在楊準手上，區區七千兩銀子，算得了甚麼。」

跟着又對皮秋道：「皮老弟，那種迷神蝕功彈眞的能夠令到戴天舒功力在無形中慢慢消蝕而察覺不到？不會出紕漏吧？」

皮秋打個哈哈，滿有把握地道：「錢兄儘管放心，皮某敢擔保姓戴的明天必敗！十多萬銀子咱們拿定了。」

錢萬貫仍然不放心：「皮老弟，俗語有云：你有張艮計，他有過牆梯。咱們暗中使手段對付姓戴的，恐怕下了三十萬兩銀子在姓戴的身上的神秘人亦會使手段令到楊準勝不了姓戴的……」

「錢兄毋須多慮，英雄樓是何等地方，再加上四大執事，豈容人輕易進入英雄樓內動楊準一根汗毛！」

錢萬貫聽皮秋那樣說，才完全放下心來：「皮老弟此計果然妙，嘿嘿嘿，再過半日，那十多萬銀兩咱們便拿定了。」

皮秋亦開心地笑起來。

可是，一個時辰之後，兩人便開心不起來，而且大爲着急。

原來英雄樓四大執事發覺楊準自前天外出後，至今未歸，好不着急，馬上派人四出找尋，因而傳出了楊準失踪的消息，像風一樣傳了開去，墟集上的武林人無不知曉。

若楊準在擂台決戰前仍未返回英雄樓，那麼，這一戰，便不能舉行，錢、皮兩人可能白費一番手

腳，甚至要賠大錢。

原來，按照擂台決戰規例，無論是衞晃的一方或是挑戰的一方，若於決戰之期不能應戰。可以推遲三天再行決戰，若改期之後，任何一方便不能應戰，便作自動戰敗判決。換言之，若楊準於改期決戰之時仍未出現，那便依規例判戴天舒勝，取代楊準之位，榮登英雄樓樓主之位。

「皮老弟，你不是說凡是吸入迷神蝕功烟的人，二十四個時辰之後便恢復過來，所中之烟毒自行消散。萬一楊準逾時未歸，改期再戰，咱們所作的一切，豈不是徒勞無功？」錢萬貫急得坐立不安。

皮秋强自鎭定：「錢兄毋須太擔心，說不定楊準在午前就返回英雄樓……」

「若他不返呢？」錢萬貫打斷皮秋說的話：「凡事總不能向好處想啊，正所謂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錢兄，若萬一那樣，咱們亦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要姓戴的無法露面，來個一拍兩散，那時候，咱們雖則撈不到一個銅錢，但也不用賠出鉅款啊！」

「嗯！」錢萬貫心頭稍安：「老弟，眞有把握？」

皮秋用力點一下頭：「皮某心裏早有應急之法。錢兄，若要賠，皮某那裏賠得起？所以，在事前皮某甚麼也想到了。否則，皮某怎敢找錢兄你合伙坐地作莊。」

錢萬貫坐不住：「老弟，在這裏怎麼說也沒用，咱們還是到外面去走走，派人打探楊準的消息。」

皮秋站起身：「錢兄此言，正合吾意。」

錢萬貫馬上吩咐霍桐找人打聽楊準的消息，跟着與皮秋帶着三個從衞離開客棧，往聚英樓走去。

要打探消息，最佳的地方是酒樓飯館，因爲那些地方八方會集，甚麼樣的話也可聽到。

而聚英樓墟集上最大的酒樓，各方人物最喜歡到那裏喝酒，消息自然特別多。

皮、錢兩人來到聚英樓，幾乎找不到座位，好不容易找到一副座頭，剛坐下，便碰到戴天舒跟施、畢、任、雷、魯五人到來。戴天舒一眼看到兩人，馬上直趨到兩人所坐的桌前，乾笑一聲，道：「這麼巧啊，又遇上錢老闆與皮兄，可謂有緣啊！」

皮秋學着戴天舒那樣乾笑一聲，抱拳道：「戴大俠這個時候一定很高興了，怪不得春風滿面！」

錢萬貫接口道：「戴大俠，別高興得太早，免得到時大失所望。」

「兩位不是與山東六傑一道的麼？怎麼不見那六個大混蛋？」說話的是施亮。

皮秋翻起眼瞧瞧施亮，冷冷道：「聽閣下那樣說是甚麼意思？皮某與與錢兄跟山東六傑不過泛泛之交，毫無交情，怎會跟他們走在一道？簡直胡說八道！」

戴天舒嘻嘻一笑：「皮兄既然與山東六傑毫無交情，而施兄不過信口說說，想當然耳，皮兄又何必那樣認眞呢？」

錢萬貫哈一聲道：「戴大俠此言差矣。錢某與皮老弟在此喝酒，爾等沒來由地在咱們跟前說三道四，分明意有所指，幾位不覺太過份麼？」

戴天舒笑道：「錢老闆太多心了，既然錢老闆與皮兄不高興咱們擾了兩位的酒興，咱們不敢再打擾，兩位慢慢喝，別要醇酒當苦酒喝啊！」打着哈哈離開皮、錢兩人那副座頭，向已找到座位的魯青那裏走去。

走入店堂內，魯青便一個人去找店家看看有沒有空座頭，沒有與戴天舒五人一起走到皮、錢兩人所坐的座頭。

「兩位此刻一定很焦急，又失望了！」走在最後的畢方直拋下一句話，離開皮、錢兩人那座頭。

皮秋欲發作，但又忍住，冷冷回敬一句：「恐怕大失所望的，是幾位。」

戴天舒五人沒有理會皮秋那句話，逕自走到魯青找到的座頭前，又不住跟相識的武林人士打招呼。

施亮與任澄湖及畢方直還先後離座，向鄰座的武林人士打聽楊準的消息。

皮秋喝了兩杯酒，亦坐不住，在店堂內到處走，聽聽衆人對楊準失踪一事怎麼說。

事實上，店堂內的人都在談論楊準失踪一事，所有人都認爲楊準失了踪。

在店堂內到處走動時，皮秋發覺店堂內的桌椅沒有一件是破損的，對於店家能夠在短短一日之內便清理好損毀的桌椅碗碟等東西，皮秋禁不住大爲佩服店家辦事的能力。

不愧是生意人。

對楊準失踪一事，皮秋在店堂內聽到幾個不同的說法：有人說楊準是故弄玄虛，好教前來觀戰的武林人替他着急擔心，但在最後一刻才趕返英雄樓，在擂台上現身，給大家一個驚喜。

亦有人說：那是楊準的策略，深知戴天舒是個極厲害的對手，沒有多大把握衞晃，因而使出這一招擾敵心神之計。令對手乍喜乍憂，心神不定，然後突然現身，挫其銳氣，然後乘勢一舉將之擊敗。

另有人說：楊準乃是怯戰，故此躲起來，爭取多幾日靜心練功，回復信心後，才跟戴天舒一決高下。

更有人說：楊準確實失了蹤，有人故意令到他失蹤。至於甚麼人所爲，目的何在，只說盡在不言中，心照不宣。

有人說得很明白，爲了贏大錢，有人暗中對付楊準，目的是要楊準不能應戰，戴天舒便自動得勝，下了巨注在戴天舒身上的人便順理成章贏了。

這一種說法，矛頭直指下了注在戴天舒身上的武林人士，幾乎每一個下了注在戴天舒身上的武林人士都有嫌疑。

事實上，不少下注在戴天舒身上的武林人士大爲憤怒，怒斥傳出這種說法的人居心叵測，非要將此惡毒之人揪出來不可。

墟集之內，可說謠言滿天飛。

不過，大多數人都認爲，所有的傳言都是忖測妄猜之言，不可輕信。

皮秋將聽到的傳言逐一說給錢萬貫聽，末了，加上自己的判斷：「錢兄，皮某認爲，衆多的傳說中，只有一個說法可信，全皆不足採信。」

錢萬貫瞧着皮秋：「皮老弟相信的那個說法，可是指楊準極可能遭人暗中對付，故意令他失蹤……」

皮秋點頭不迭：「正是。錢兄與皮某的想法不謀而合，可見那個說法極有可能。」

「皮老弟，依此推測，楊準失蹤一事中最有嫌疑之人，該是戴天舒與他的伙伴，還有下了鉅注在他身上的那個神秘人。」

「錢兄，皮某亦作如是想。咱們就從這兩方面下手追查。」

錢萬貫喝口酒：「但願楊準在比武前能及時現身，免得又要大費周章。唉，作夢也想不到，一切已弄妥，卻出了這種事，眞是人算不如天算！」

* * *

距離擂台比武還有約半個時辰左右，英雄樓前那座擂台前已圍滿了觀戰的武林人士。

戴天舒亦已現身在擂台左方擺放的一張椅子上，顧盼自如，一副穩操勝劵的神態。

擺放在擂台右方的那鏤金雕花英雄椅仍然空着，不少人全是下注在楊準身上，焦急地盼望楊準現身，可用心急如焚來形容他們的心情。可是，好教他們失望，時光流逝，楊準卻仍然不見出現。那些人則越來越焦急，不少人伸長脖子四下張望，希望驟然發覺楊準出現。

錢萬貫與皮秋亦在觀戰的武林人士之中，兩人比任何人都心焦，巴不得一下子將楊準揪出來。

距擂台比武大約還有一刻鐘左右，英雄樓四大執事亦現身在擂台與英雄樓之間那座看台上，四人的神色亦焦灼不寧，不時左顧右盼，頻頻交頭接耳。

快要到比武的時辰了，楊準乃杳如黃鶴。此時，不但觀戰的武林人士騷動起來，發出一陣陣嗡嗡的議論聲，四大執事亦坐不住，先後站起來，翹首往外張望。

大部份的人都跟皮、錢一樣，希望楊準在最後一刻現身。

可是，他們都大失所望，比武的時辰已到，楊準仍舊未見出現。

換言之，這一戰不能如期舉行，改期於三日再行比武定奪。

皮秋忍不住罵出一句髒話來。

錢萬貫狠狠地頓一下腳，以宣洩他心裏的失望和懊惱。

有人發出歡呼聲，那是下注在戴天舒身上的武林人發出的。

亦有人大聲咒罵及發出不滿的噓聲，當然都是一心擁護楊準的武林人士在失望之餘，發出的不滿。

爲免因楊準的失蹤令到比武不能如期舉行，引發出的騷動，以至擁戴派與擁楊派大打出手，四大執事急忙站起來，首席執事寇錦州舉起雙手，宏聲道：「各位武林同道，請稍安毋躁，切切不可鬧事！今日之戰因楊樓主缺席而未能如期舉行，本人如今向各位鄭重宣佈，改期於三日後舉行，各位請安靜散去。」

衆多武林人士居然聽從寇錦州的話，慢慢走出英雄樓大院外，擁戴派與擁楊派沒有發生衝突。否則，恐怕會爆發一場大混戰。

戴天舒在一伙擁護他的武林人士及施亮五人的簇擁下，好不意氣風發，一副得意洋洋的樣子，彷彿經已打敗楊準，取代了英雄樓主之位。

皮秋遠遠地望了戴天舒一眼，恨恨道：「他奶奶的，若果姓戴的有甚麼三長兩短，下注在他身上的同道必定懷疑是咱們所爲，若敢如此說，皮某定放倒他！」

錢萬貫洩氣地道：「皮老弟，別說廢話了。眼下至要緊找到楊準，且讓那小人得意一會，待找到楊準，嘿嘿，要他變成狗熊。」

兩人剛返回客棧，霍桐剛好自外回來，向錢萬貫回報：「老闆，屬下派出的人剛打聽到一個消息，楊樓主是於前幾天外出，一去不返。之前，曾有一人找他，那人離去後，楊樓主隨即外出，四大執事已查出，那人大概與金井兩字有關。據那個當日回報楊準的執役說，楊樓主本不欲見那人，但聽聞金井兩個字後，便馬上見那人。四大執事已派人四出查探，『金井』兩字，到底是人名抑地名，似欲循此錢索找尋楊樓主的下落。」

「好！」錢萬貫待霍桐說完，馬上站起來：「皮老弟，咱們亦從『金井』下手追尋，盡快查出那是人名或地名？」

皮秋點頭道：「錢兄，那又要勞煩貴屬了。」

錢萬貫對霍桐道：「馬上去辦。」

霍桐答應一聲，馬上往外走。

待霍桐出房而去，錢萬貫忽然道：「皮老弟，其實……咱們根本不用緊張兮兮地找尋楊準，英雄樓自會傾力找尋他，只要他們找到楊準，那與咱們找到楊準何異？」

皮秋搖頭道：「錢兄此言差矣。英雄樓若順利找到楊準還好，萬一找不到，咱們又撤手不管，到時，賠上鉅款的是咱們，還有，縱使英雄樓的人找到楊準，難保別的人找不到，甚或捷足先登，下手將楊準放倒，這都是不可不防的！所以，咱們必須不惜一切找不到楊準，並且要最先找到他，那才萬無一失。」

錢萬貫聽得連連點頭：「老弟所慮極是，錢某居然想不到，笨蛋！」抬手往自己的前額拍了一下，那語氣及動作惹人發笑。

皮秋看着，不禁莞爾。

霍桐在外面跑了半天，都打聽不到「金井」是地名或人名，但卻打聽到，那日楊準離開英雄樓後，到大旗酒家與一個人會合，馬上策騎離去，往西南方急馳。

據大旗酒家的老闆說，先後有英雄樓及兩起武林人士查問過他，換言之，英雄樓及那兩起武林人士可能會循那綫索追尋下去。

皮秋大爲緊張，對錢萬貫道：「錢兄，事不宜遲，皮某馬上帶人追尋下去，希望搶在前面，找到楊準的下落。」

「嗯。」錢萬貫點頭道：「皮老弟，要你辛苦一趟了，錢某着霍桐和巨山隨你一起去。」

錢萬貫口中的「巨山」，乃是他四名貼身從衞中的一個，姓成，成巨山。

皮秋二話不說，帶了霍、成兩人，還有兩個手下，策騎往西南方馳去。

* * *

英雄樓派去追尋楊準下落的人，一共六人，爲首之人姓丁，名路，在英雄樓中職任管事，身手頗爲了得。

一路上尋踪覓跡，丁路一行六人居然找到懷寧鎮去。

到了懷寧鎮的時候，已是傍晚時分，六人決定先投棧歇一晚，明早再打探追尋，在鎮上一家隆安客棧住下來。

由於勞累的關係，六人在客棧吃過晚飯後，便各自回房睡覺。

六人一共要了三個房間，兩人睡一個房間。

六人幾乎是躺落床便睡着了，三個房間先後傳出扯鼾聲。

皮秋與霍、成兩人，還有兩個手下，亦追尋到懷寧鎮來。

不過，五人趕到懷寧鎮時，已經是二更過後。

五人都心急想找到宿頭，免得在野外露宿及挨餓，乍然望到遠處，懷寧鎮上有燈火閃爍，無不雀躍，加快腳步往前奔去。

快到鎮口的時候，六人發覺鎮上有兩條人影閃沒於一處牆後，皮秋心頭一動，不加思索，疾聲道：「追！看看那兩條人影是何來路？」

他懷疑那兩條閃動的人影，意圖跟踪監視他們。

霍桐一馬當先，撲到鎮口內，剛好瞥到兩條人影閃沒在數丈外的屋角，急忙扭身向後一招手，腳下不停，往那處屋角後掠去。

霍桐雖然身形慓壯高大，輕功不俗倒教人想不到。

皮秋跟成巨山三人掠到屋後，瞥到霍桐沿着牆往前掠去，自然跟隨在後。

一追一逐，不覺間來到一家客棧的側面，前面那兩條人影早已發覺被人跟踪，拚命欲擺脫後面緊追不捨的皮秋五人，卻辦不到，幸好皮秋五人亦無法追上，兩條人影大概爲了擺脫追踪，縱身掠入客棧圍牆內。

皮秋五人怎肯罷休，先後縱身追入客棧內，剛好瞥到兩條人影閃沒於一列房間的柱後，五人剛掠到那列房間檐廊前，一個房間內驀地響起兩聲慘叫，五人料不及此，莫不心驚，皮秋心裏馬上閃過一個念頭，嫁禍之計！疾忙急喝一聲：「不好！中計，速退！」

話聲未落，左右兩個房間門猝然打開來，各自衝出兩個人，一瞧到皮秋五人倉皇回身退掠，齊聲叱喝：「賊子，那裏跑？」三人猛撲向皮秋五人，一人衝入發出慘叫聲的房間內，撞門而入。

那人才撞開房門，便聽到房間內響起駭叫聲：「丁管事，江虎死了，遭人殺死！」

那一列三個房間原來就是英雄樓丁路六人分別住宿之處，發出慘叫聲駭呼的房間內，睡的是江虎和徐明。

丁路與兩個手下聽聞駭叫聲，江虎慘遭殺害，又驚又怒，認定皮秋五人就是殺害江虎的兇徒，怎肯放過他們，怒叱聲中，丁路撒出一把暗器——鐵蓮子。

皮秋五人不得不回身應付射來的暗器，結果被丁路三人追截上，向五人急攻。

五人才應付了射來的暗器，更要應付丁路三人的攻擊，幾乎應接不了，顯得有點手忙腳亂，幸好很快便穩住陣腳(他們畢竟比丁路多兩個人)與丁路三人拚殺起來。

「三位請暫且停手，聽皮某一言……」皮秋接下丁路一招，急忙開口辯白。

「丁管事，那伙惡賊不但殺了江虎，還重傷了徐明，不要放過他們！」衝入房間內的那人名叫何晏，很快便從房間內衝出來，發狂般大叫。

丁路三人聽聞江、徐兩人一死一重傷，無不驚怒痛恨，根本不理皮秋的辯白，咬牙切齒狂攻，恨不得將皮秋五人斬殺殆盡。

皮秋五人不想令到對方誤會加深，故而只是招架，想不到對方根本不理會他們的辯白，反而一輪狂攻，令到他們一時間落在下風。但皮秋仍然想說個清楚明白，不想糊裏糊塗跟對方拚個你死我活，因而極力招架之下，仍然再次辯白：「三位可否冷靜一點，暫且停手，容皮某說個清楚，咱們可不想打這場糊塗架……」

「住口！爾等到底是何許人物？深夜潛入客棧向咱們下毒手！丁某要爾等惡賊以血還血，以命償命，一個也跑不了！」丁路厲聲怒罵，手上長劍招招狠辣，劍劍奪命。

皮秋一面應付丁路的狂攻，一面道：「皮某單名一個……」下面那個剛要出口，卻被一聲慘厲的嚎叫聲打斷，轉眼看去，原來一個手下腰腹部位給丁路那方面的何晏刺了一刀，歪身栽倒下去。

另一個叫李琛的手下亦緊接痛哼一聲，腿側給丁路那方面一個叫孫光的短棍掃中，幾乎跌倒。

眼見自己這方面接連兩人受傷，霍桐跟成巨山惱了，按捺不住，先後怒吼一聲，反守爲攻，各自舞起兵器，將對手逼退開去。

皮秋亦怒從心上起，暴喝一聲，招式一變，接下丁路一招，隨即狂攻對方，判官筆像雨點一樣向丁路身上戳去。

丁路長劍急展，一口氣接下皮秋十六招，被逼退二步，落在下風。

由於皮秋那面有人受重傷倒下，五人變了四人，丁路那面亦是四人，雙方很自然便捉對兒拚殺起來，霍、成兩人能夠給錢萬貫看中，成爲錢萬貫的從衞，豈是平庸之輩，大發神威之下，不到二十招，便將對手——何晏和柴林擊傷。

但是，那個腿側給擦傷的李琛，亦被丁路那面的孫光一棍砸中右臂，劇痛如折，無力再招架孫光接下來的一招橫掃千軍，禁不住脫口駭叫一聲。

鐺一聲，棍鐺相擊，震得孫光虎口發痛，氣血翻湧，跌退兩步，幾乎握不住那根短棍。

替李琛擋下孫光那一棍的，是使短柄混金鐺的成巨山，兩根短柄混金鐺少說也有五十斤過外，可想而知他的臂力何等驚人。孫光雖亦臂力過人，但與成巨山一比，便相形見拙，好比小孩與大人。

「呃」一聲，柴林亦被霍桐的斬馬刀擦過腰側，饒是他反應夠快，順着刀勢旋身斜閃開去，仍然被掠過的刀風削破衣衫皮肉，刀割般痛。

丁路眼見自己這面一下子落在下風，又驚又怒，振聲喝道：「孫光柴林何晏，手底下狠一點，誓必替徐明江虎報仇！」呼喝聲中，拚力向皮秋反攻。

可是，他比皮秋的身手稍遜一籌，縱使他拚却一命，仍然不可能勝過皮秋，因此，他反攻不到三招，便給皮秋一連五招以攻對攻壓下去。

孫、柴、何三人雖則奮力施爲，無奈技遜一籌，不但壓不住霍、成兩人(已經變成三對二)，還給兩人壓得左支右絀，狼狽不已，幾乎招架不住。

皮秋覷準這個機會發話道：「閣下可否暫且停手，聽皮某一言，皮某實在不想打這場冤枉架！」

丁路眼見打下去不但討不到便宜，甚至賠上性命也不定。如今對方給他一個下台階，若還不見機行事，豈非自尋死路？

當下順水推舟道：「哼嘿！丁某就聽聽你這惡賊有何話說，柴林孫光何晏，暫且停手！」話聲未落，他已先自撤招跳開一步。

柴、孫、何三人都不想死，丁路呼喝聲出口，三人立刻跳開去，不再動手。

霍、成兩人亦聽從皮秋的話，停手收勢。

皮秋抱拳向丁路道：「請問閣下高姓大名，何方同道？皮某先報上賤名，單名一個秋字，不敢妄自菲薄，在江湖上薄有名聲。」

丁路脫口道：「閣下原來是皮秋大俠，丁某剛才……得罪了。丁某乃是英雄樓管事丁路。皮大俠的大名久仰了。」向皮秋抱拳爲禮。

皮秋一聽聞是英雄樓的外管事的姓名，忙抱拳還禮道：「原來是英雄樓的外管事丁路丁兄，皮某剛才失察了，還請丁管事不要見怪才好。」

丁路道：「皮大俠，丁某得罪

了，請問丁某兩名屬下一死一重傷，可是皮大俠與貴友所爲？」

皮秋忙道：「丁兄，那兩位(指霍、成兩人)乃是錢兄四大從衞之二，一名霍桐，另一爲成巨山。」

丁路乾笑一聲：「原來是錢萬貫老闆的人，怪不得身手如此厲害！」

一頓，轉對皮秋道：「皮大俠有何解釋，但說無妨。」

皮秋吁口氣，道：「丁兄，事情要從咱們剛趕到鎮口時發覺兩條人影閃沒於鎮上一座房屋牆後說起。」

一頓，加重語氣接說下去：「皮某一行人乃是剛剛才趕到鎮口外！」跟着將發覺那兩條人影有可疑，追踪之下，不知不覺追着那兩條人影來到客棧外……跟着與丁路他們引起誤會，大打出手的因由，詳說出來。

丁路與柴林、孫光、何晏聽完皮秋的詳述後，呆住了，一會，丁路才抱歉地道：「聽皮大俠如此說來，乃是有人欲嫁禍於你們，並意圖引起你我雙方的廝殺，丁某不問情由便向皮大俠等人狂攻，太魯莽了。不過，未知皮大俠所言是否屬實？」

言下之意，並不完全相信皮秋之言。

皮秋正容道：「丁管事，皮某若有半字不確，不得好死！」

「如此，丁某向皮大俠致歉。」丁路向皮秋抱拳爲禮。

皮秋不想在這件事上糾纏下去，忙抱拳還禮道：「丁管事毋需自責。不是你們的錯，乃是那兩個心懷叵測之人故意造成你我雙方的誤會，因此，咎不在丁管事。皮某亦不會放在心上。」

話聲未落，李琛突然悲憤地呼叫：「皮爺，陳立經已傷重身亡。」

原來，那個被何晏刺中腹部一刀的陳立已經斷氣了。

「貴屬之死，請皮大俠體諒當時的情形，請皮大俠不要見怪，丁某願意擔承……」

皮秋擺手道：「丁管事毋須自責，俗云：不知者不罪。皮某不是不明事理的人，這筆血債若要算，該算在那兩個別有用心的傢伙身上！」

丁路忙又向皮秋抱拳一禮：「難得皮大俠深明事理，丁某好不慚愧。只是有一事丁某不明，皮大俠口中那兩個傢伙因何要那樣做，造成你我雙方衝突火併？丁某自問此行絕對沒有得罪過任何一方面的武林同道，照說不該有人藏此禍心。」

皮秋道：「敢問丁管事此行可是爲了追尋楊樓主的下落？」

丁路點頭道：「正是。丁某乃是奉了敝樓四大執事之命，盡速找尋到楊樓主，俾能在改期決戰之日，現身與戴天舒一決高下。」

皮秋接口道：「丁管事，皮某可說與你等乃是同道。皮某一行亦是追尋楊樓主的下落，一路追踪至此。」

丁路眼珠一轉，恍然道：「皮大俠，丁某明白了，有人不欲你找到楊樓主，因而設計誘使你我兩方火併，並且因此而糾纏下去，以至在改期比武之日仍未找到楊樓主，順理成章，戴天舒便取代楊樓主之位。」

皮秋道：「丁管事頭腦靈活，一下子便猜想到其中的陰謀，皮某佩服。」其實他早已想到。那樣說，不過拍拍丁路的馬屁，好使丁路樂意跟他們一起找尋楊準。

人多好辦事，若雙方走在一起，不但人手多了，亦實力大增，應付任何事情亦從容得多了。

丁路對皮秋奉承之言頗爲受用，笑笑道：「皮大俠過獎了。」

皮秋馬上進言：「丁管事，皮某預感到，要陰謀詭計之人眼見一計不成，必定再施詭計算計咱們。既然咱們同是爲了找到楊樓主，何不攜手一道找尋，那對咱們有利無害。」

丁路一口答應：「皮大俠，此乃丁某所願耳。」

皮秋喜道：「難得丁管事如此明白事理。相信在咱們携手全力之下，一定能找到楊樓主。」

這一晚，皮秋一行人便住宿在隆安客棧內，跟丁路等人一起。

幸好一夜相安無事。

傾力追查　終有收穫

皮秋與丁路一行九人看到華家大宅變成一片焦土廢墟，絲毫不感到驚訝。

原來他們早已從鎮上那家裕記酒家伙計的口中，驚悉華家在前天晚上遭回祿之災，給燒成一片火海。華家大部份人都葬身火海，只有少夫人及幾個人僥倖逃出。大火燒了半夜，鎮上的人合力將火救熄後，華家莊已變成一片焦土廢墟，而逃出生天的華少夫人等少數人亦不知所踪。皮、丁兩人再向鎮上的其他人打聽，不少人都說，那場火不似是失火，因火頭不止一處，起火後很快便燒成一片火海，不可收拾，華家大宅內的人根本沒時間逃出火場，才會造成那麼多人給燒死。因此，那場火大有可疑。

而皮、丁等人之所以找到華家莊去，乃是在鎮上查問到跟楊準一起離開大旗酒家的人，正是華家莊的一個護院柳飛，從而猜測楊準可能去了華家莊。

可惜他們遲來一步，偌大的華家莊已被燒成一片廢墟，找不到華家莊任何人。

皮、丁等人發了一會呆，丁路吸口氣道：「皮大俠，放火燒莊之人，是否跟擂台比武一事有關連？」他已認定火燒華家莊乃是人爲的。

皮秋緩緩轉動眼珠，帶點失望地道：「丁管事可是說，華家莊突遭回祿之災，會因爲楊樓主？」

丁路點點頭。

「丁管事，皮某與你想法可謂不謀而合。」皮秋緩緩道：「放火之人欲一把火連華家莊所有人都燒死！目的就是不讓咱們找到楊樓主。楊樓主若在延期比武之日仍不現身，姓戴的便按規例取而代之……」

「皮大俠可是說，戴天舒涉嫌火燒華家莊？」丁路馬上猜到皮秋話中之意。

皮秋不置可否道：「這個麼，皮某不敢妄自揣測，還需查証。」

「嗯。」丁路連連點着頭：「若楊樓主不能如期於擂台上現身，得益最大的是戴天舒！若無任何利害關係，任何人也不會幹這種事。」

皮秋道：「丁管事，眼下只要找到失了踪的華少夫人，便可能找到楊樓主。」

「對，對！一個女流之輩能夠逃出火海，以楊樓主的能耐，絕對能夠！」丁路頓時興奮起來。

「不知楊樓主與華少夫人有何瓜葛，連擂台比武一事也不管，跑到華家莊來？」

皮秋擺手道：「先別管楊樓主跟華家莊的瓜葛，最要緊找到楊樓主。但願他並未葬身火海。」

「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分頭找尋。」丁路道：「每兩人一撥，留下一人居中聯絡，皮兄意下如何？」

皮秋並無異議，於是留下受傷的徐明在鎮中的隆安客棧居中聯絡，丁路與霍、成等人二人一撥，分成四撥，從鎮內到鎮外，查探訪尋華少夫人的下落。

至於昨晚喪生的江虎與陳立，皮、丁兩人已在大清早吩咐店家幫忙到長生店去找來仵工，並買了兩副棺木，將兩人殮葬。

* * *

成巨山與受了輕傷的李琛一撥，從西面追查華少夫人的下落。

皮、丁兩人估計，華少夫人不可能躲匿到太遠的地方，大概躲匿在鎮內外那一處地方。至於爲何不敢露臉，皮、丁兩人猜測，大概是爲了躲避放火之人的斬草除根。

從鎮上開始打探，不知不覺間，成、李兩人走出鎮外里許左右，仍然毫無頭緒，兩人幾乎問遍了所有的每一戶人家。

「成爺，前面半里遙有一片房屋，要不要到那裏走走？」李琛指着左面遠處掩映在樹木中的一片房屋。

成巨山循指往那面張望了一會，點頭道：「當然要去走走。」話聲未落，已當先向那列房屋快步走去。

李琛急急跟上。

結果，兩人白走一趟，毫無收穫。

那條村莊的人家對於成、李兩人的詢問，都以搖頭及不知道作答。

兩人往回走出不到半里，忽然給四個臉上幪着布巾的人攔住去路。

成巨山知道來者不善，馬上從背上拔出兩把短柄混金鐺，喝道：「見不得人的東西，意欲何爲？」

面對成、李兩人的一個蒙臉人悶着聲道：「拿出買路錢來！」

李琛忍不住喝道：「裝甚麼佯？爾等那裏是攔路翦徑賊！騙不了咱們！」

「若要買路錢，先問過咱手上的傢伙！」成巨山雙鐺互擊一下，發出噹一聲震響。

他當然不會看不出那四個蒙臉人說的不是眞話，他不想多費唇舌追問他們的來歷，拿下他們，自然能查問出他們的眞正身份。

「殺！」面對成巨山的蒙臉人暴喝一聲，揮鎚撲向成巨山。

另外兩個蒙臉人亦各自揮刀攻向成巨山，以三對一。

對方似乎知道成巨山不是易與之輩，因而以三人對付成巨山，以一人對付李琛。

成巨山怒嘯一聲，舞起一對混金鐺，還擊攻上來的三個蒙面人。

三個蒙面人中，以使雙鎚的蒙面人武功最了得，兩個使刀的蒙面人亦不差，而成巨山不愧是錢萬貫的貼身從衞，身手果然不俗，一雙短柄混金鐺使得出神入化，呼呼作響，擊東擋西，與三個蒙面人戰得好不激烈，居然有攻有守，不落半點下風。

反觀李琛與那個蒙面人的拚殺，動手不到五招，便落了下風，給那個蒙面人逼得節節後退，看來支撐不了多久。

成巨山瞥到李琛不敵那個蒙面人，幾番想衝殺出三個蒙面人的圍攻，但却衝突不出，心裏好不着急。若是李琛給擊倒，那個蒙面人加入圍攻他，那時候，他恐怕招架不了。

暴吼連聲中，成巨山拚着受傷，全力衝殺，終於給他衝破三個蒙面人的圍攻，急撲向李琛那面。

可是，已經遲了。成巨山才衝出三個蒙面人的圍攻，便聽到李琛驀地發出一聲慘叫，撲跌地上，腸臟溢出，慘不忍睹。

原來李琛在那刹間被那個蒙面人一刀震開他的鋼刀，跟着一刀斬在他的肚腹上，頓時倒地血濺腸流。

成巨山看得雙眼發紅，狂吼一聲，回身揮鐺疾攻從三面猛撲截擊他的蒙面人。

三個蒙面人料不到成巨山有此一着，幾乎招架不及，那知道成巨山那一招雖然聲勢凌厲，却原來是一着虛招，就在那三個蒙面人攻勢陡窒的刹那，他立刻斜拔起來，掠向左面，欲扯乎。

原來他在李琛中刀倒地的刹那，雖然又驚又怒，但却驚省到，若被四個蒙面人截擊圍攻，恐怕脫不了身，他可不想像李琛那樣，永遠留在那裏。好漢不吃眼前虧，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是以他欲乘機溜之乎也。

使鎚的蒙面人反應好快，暴叱一聲：「那裏走！」右手銅鎚脫手飛擊，如流星追月般，射向縱向左面的成巨山。

成巨山乍然察覺到身後勁風急襲，暗吃一驚，急忙反臂揮鐺截擊飛襲而來的兵器。

噹的一聲，鎚鐺交擊，迸出點點火星，那個給擊飛開去的銅鎚像有什麼給牽引着一樣，凌空廻飛回那個蒙面人的手上。看清楚，原來那個蒙面人的手腕上扣着一根細小的鐵鍊子，鍊子的一端連在鎚柄上，怪不得自行「飛」回他的手上。

那蒙面人的一雙銅鎚上大概裝有機關，令到收藏在鎚柄內的鐵鍊收放自如。

成巨山才擋開飛擊前來的銅鎚，颯颯兩聲，另外兩個蒙面人經已乘他去勢稍窒的空隙，凌空飛掠越過，落在他前面數尺外的地上，兩把刀隨着廻旋的身形掃斬向他的上下身。

成巨山怒吼一聲，急急回身揮鐺招架。那霎間身側刀風颯颯，他急不迭身形斜縱開去，幾乎給旋斬如風的兩把長刀掃中，驚出一身冷汗。

那料到才斜縱開去，一把銅鎚挾風擊到——砸向他的腰側，成巨山心頭劇跳，暴喝一聲，左手混金鐺往外一揮，截擊那砸來的銅鎚，豈料背後風生，可惜驚覺已遲，大驚之下，勉强將上身一偏，同時往下一矮，噹一聲大響，左手混金鐺及時將砸向腰側的銅鎚截下，右肩頭却給另一柄銅鎚擦過，肩頭有如給砸碎般劇痛難當，手上的混金鐺差點把握不住。

口裏不由自主發出「呃」一聲痛叫，成巨山藉勢往前標掠出去，一道刀光即時將他的去勢阻住——要不是他收勢夠快，那道刀光準會斬在他身上。

人隨刀現，成巨山認出連人帶刀向他飛斬過來的，乃是一刀將李琛肚腹「破」開的蒙面人。

刹那之間，四個蒙面人將成巨山團團圍起來，一雙銅鎚，三把長刀，兇猛地向他攻擊，那裏像是要買路錢的翦徑賊，簡直非要成巨山一命不可。

成巨山吼喝連聲，施展一身本領，應付四個蒙面人的狂攻，有如困獸般左衝右突，就是脫不了身。

若是單打獨鬥，又或是以一對二，四個蒙面人恐怕非他敵手。如今以一對四，他可吃不消了。

畢竟，他並沒有三頭六臂。

而最難應付的，是使銅鎚的那個蒙面人，那雙銅鎚經常在成巨山意料不到時，突然脫手飛砸回擊，令到他防不勝防。終於給那蒙面人左手銅鎚冷不防脫手弧擊之下，擊中右面股側無法站穩，一跤栽跌落地。

三把長刀立刻雷劈電斬般，往成巨山身上斬劈。

成巨山大吼一聲，身形猛翻橫滾的同時，右手混金鐺脫手揮砸，

那柄短柄混金鐺有如飛輪一樣，飛擊向三把斬劈下來的刀鋒。

「鏗鏗鏗」三下激響，三把長刀給那柄飛砸的混金鐺截擊震歪，成巨山乘這空隙，身形陡地縱起疾竄——從兩個使刀蒙面人之間竄過！

使銅鎚的不敢出手飛鎚追擊成巨山，恐怕誤傷了同件，唯有縱身而起，追截成巨山，人鎚有如雷劈轟天般，飛擊向從兩個蒙面人之間竄過去的成巨山。

成巨山居然不擋不避，那剎間陡地凌空翻側，左手混金鐺劃起一溜光芒，閃擊那蒙面人。

成巨山那一着是兩敗俱傷之險招。他知道非如此不能夠脫身，故而兵行險着。

那蒙面人料不到成巨山會跟他「拚命」，那剎間心膽俱震，無論如何也躲避應付不了成巨山那一招。

「呃」、「喔」兩聲悶叫同時響起，成巨山左背側給那蒙面人的銅鎚砸中擦過，他左手混金鐺亦「劈」中對方的右胸近肩頭處，兩下裏互相中了對方一招。

成巨山忍着背側上的劇痛，身形一沉的剎那，右掌往地上一按一撐，整個人有如順水扒舟般，往前平掠出去。

那個使銅鎚的蒙面人身形凌空翻滾，「砰」一聲摔墜地上，幾乎暈死過去。

三個使長刀的蒙面人眼見同伴受傷摔落地上，頓時着慌，顧不了追截成巨山，慌忙撲到使銅鎚的身旁，其中一人搶先扶起那人，急問：「頭兒，傷得重嗎？」

原來使銅鎚的乃是三個使長刀的頭兒，怪不得三個使長刀的蒙面人如此着急擔心。

使銅鎚的蒙面人道：「快追！別給那斷跑了。」

三個使刀的蒙面人立刻縱身急追，但成巨山已忍着傷痛拚命竄，三個蒙面人追出數十丈，眼見無法追上成巨山，只好暫返回去。

成巨山負傷奔返鎮上，忍不住吐了一口血，發覺後面沒人追來，才放慢腳步，往客棧走去。

返回客棧，成巨山才知道，他不但是最後一個返來，亦不是唯一遭到截擊的人。

原來，另外三撥人亦分別遭到人數不等的蒙面人截擊。

皮秋左腿側挨了一刀，跟他一撥的柴林斷了一隻左手。

丁路跟孫光最僥倖，沒有損傷，因丁路擅施暗器，以暗器開路，幸得脫身。

霍桐跟何晏亦受了傷，幸好都是輕傷。

算起來，傷亡最重的是成巨山那一撥。

眾人一邊互相敷藥裹傷，一邊敘述各自遭襲的經過，原來都大同小異，由是丁、皮等人認定，截擊他們的蒙面人乃是一伙的人，連李琛也死了。

皮秋好不憤怒，道：「這些傢伙分明衝着咱們來的！好明顯，他們不想咱們找到楊樓主，才一而再暗算截擊咱們！昨晚誘皮某等人到客棧，至令你我雙方產生誤會而大打出手的兩個傢伙，一定跟那些蒙面人是一伙的！」

丁路道：「皮大俠，那伙蒙面人到底是何來歷？他們多番阻撓，莫非楊樓主就在附近？」

「極有可能！」皮秋道：「依皮某推測，那伙人亦在找尋楊樓主，與咱們一樣仍未找到，為怕咱們捷足先登，故而一再暗算截擊咱們。至於那伙人是何來歷，皮某不敢斷言，但所猜雖不中亦不遠矣，那伙人極可能與戴天舒及下了巨注在姓戴的神秘人有關連！只有他們不想楊樓主於延期決戰之日現身，並且希望楊樓主永遠失踪。」

「對！」丁路疾拍一下自己的大腿，「姓戴的與那個神秘人嫌疑最大！皮大俠，請問，你口中的神秘人下了多少銀両在姓戴的身上？」

皮秋道：「三十萬両。」

丁路咋舌道：「三十萬両，好鉅大的賭注，怪不得有人一心盼望姓戴的勝過楊樓主，並希望楊樓主永遠不出現！」

一頓，接道：「皮大俠，下了鉅注在姓戴的身上的神秘人，果真不知他的身份來歷？」

皮秋搖頭道：「下注之人乃是長安客棧的老闆余寬。皮某當日曾問他，可是代人下注，余寬直認不諱，還說那個委託他下注之人不欲張揚，為人矚目，因此不想露面，才委他代為下注，皮某與錢老闆本來心有懷疑，不欲接受，但想到若拒絕接受，恐會招人話柄，並引起一衆下了注的同道猜疑皮某與錢老闆財力有限，才拒絕接受。

為了避免引起無謂的風波，皮某與錢老闆商議之下，最後決定接受那人的賭注。

「事後暗查所得，長安客棧余老闆當日全家給那神秘人所挾持，威迫余老闆代他下注，否則他一家大小恐怕不能跟他相聚，余老闆不敢不從，代那神秘人下注。

「皮某跟錢老闆獲悉眞相後，好不後悔——接受那筆鉅注。可是，後悔已不及，既成事實，無法推翻。

「再說，連余老闆亦不知那神秘人是何許人——那神秘人以布巾蒙面，要找到他亦不易，無奈之下，皮某與錢老闆只好聽天由

命。」

霍桐接口道：「錢老闆曾要霍桐和巨山暗中查探那神秘人是何人物，可惜不得要領。」

丁路霍然悟道：「只要姓戴的勝了擂台比武一戰，那神秘人便贏取幾十萬両銀子，巨利當前，有些人什麼事不會幹出來，依丁某之見，那神秘人嫌疑極大！」

成巨山開口道：「皮爺，咱們是否繼續找尋楊樓主的下落？」

皮秋道：「這個當然！無論如何，咱們也要找到楊樓主！否則，皮某與錢老闆不傾家蕩產才怪！」

丁路神色凝重地道：「人要繼續找。咱們今後亦要格外小心留神。那伙蒙面人眼見咱們沒有給嚇退，必定會變花樣對付咱們。」

皮秋道：「從今後，咱們無論到那裏，都要在一起，晚上則輪更值夜，不要給那伙蒙面人有可乘之機。」

丁路頷首道：「皮大俠所言極是。」一頓，接着道：「但願能夠盡快找到楊樓主，好向敝樓四大執事覆命。」

* * *

皮、丁兩人所猜不錯，楊準確實就在懷寧鎮附近一處地方躲藏起來。

那日華家莊起火，楊準跟華少夫人葉雙湘一起逃出火海，還有兩個護院及三個丫環亦僥倖逃出生天。

可是，葉雙湘的獨子却活生生葬身火海。

葉雙湘驚悉愛子葬身火海，痛不欲生，幾番暈厥過去。

她是一心顧着救出不良於行的楊準，一時間忘了在房中熟睡的愛子，以為照顧愛子的丫環自會叫醒宗揚走避，那知道愛子跟那個丫環都逃不出去，給大火吞噬了。

楊準得悉葉雙湘是為了救他而無暇顧及兒子，以至痛失獨子，心裏很是難過，暗地裏發誓非要替她報這個仇，否則何以報答葉雙湘捨子救自己之恩！

雖則不知放火之人是誰，但葉、楊兩人都斷然認定，放火之人必是郝猛無疑。

因為除了郝猛之外，華家別無要置他們於死地的仇人！只有郝猛這種兇殘之人，才會使出如此兇殘惡毒的手段。

楊準若不是右腿骨折之傷未癒，早已去尋郝猛，要他償命。

他的內傷已癒七八分，但他恐郝猛在知悉他和葉雙湘仍活着，必然不會罷休，勢必會向他倆下毒手，而他暫時又不良於行，恐怕無法應付得了郝猛的陰毒手段，因而他要葉雙湘先行找個地方躲藏起來。

跟隨葉雙湘一起逃出火海的一個丫環菊香的家就在鎮外數里遠的地方，家裏只有一個瞎了一雙眼的娘親，她提議到她家暫時躲避，葉雙湘一時間也想不到有那個地方可供躲藏，便同意到菊香那裏暫時躲避。

菊香雖然家窮，却有兩座相連的房屋，雖則破舊，仍可住人，而且勉強可以招呼他們七人暫住。不過，却要擠一擠了。

葉雙湘本打算暫住兩天，找到地方馬上離開。可是一住下來後，覺得那裏頗安全，而且清靜偏僻，加上一時間找不到一處較安全的地方，於是繼續住下去。

本來，華家在鎮上及鎮外還有不少莊舍房產，不愁沒地方住，葉雙湘恐怕郝猛找上那些地方，所以不敢到任何一處華家的房舍暫住。

喪子之痛，葉雙湘久久不能平息。這幾日總是哀容滿臉，默默垂淚，任是菊香等三個丫環好言安慰，亦不能稍減她心裏的哀痛。

楊準看到葉雙湘那痛不欲生的樣子，既難過又心痛，恐她哀痛過度，傷了身子，但又不知如何安慰她才是，只有乾着急，唯願她隨着日子的流逝，慢慢減輕心裏所受到的創痛。

眼下，他唯一能做的只望腿傷快好，然後，他拚了一條命，也要為葉雙湘報喪子之仇。

由於心裏充滿了憂、疚、恨、痛，對於擂台比武一事，他已拋諸腦後。

他暗地發下毒誓，若不能手刃郝猛，這一輩子都不會再見葉雙湘。

這一日午後，葉雙湘第一次打開房間，走到屋後，站在一叢花之下發呆。

楊準的腿傷經已痊癒了七八分，仍要撐着拐杖行走，聽菊香說葉雙湘在屋後走動，大感意外，心裏好不驚喜，忙撐着拐杖往屋後走去，看看葉雙湘在屋後幹什麼。

來到屋後，看到葉雙湘像木頭人一樣呆看竹籬下的一叢野菊，嘴唇嚅動，喃喃有詞，但却聽不到她在說什麼，忙撐動拐杖，走到葉雙湘身旁，葉雙湘却恍如不覺，獨自喃喃有詞，目光呆直，楊準看着乃一陣心痛，輕咳一聲，開口道：「雙湘，我知妳……心裏哀痛莫名，非言語……能安慰……妳心裏的哀痛。看到妳這樣子，我心裏比刀割還難受，求妳不要這樣……」

陡地，葉雙湘凄笑一聲，霍然轉身，雙手緊緊抓住楊準的雙臂，目光散亂：「揚兒，我要揚兒，求求你快替我找回揚兒，我不能沒有揚兒，求求你……」

楊準被葉雙湘的模樣嚇了一

跳，心裏好不難過，忙輕聲道：「雙湘，請不要這樣啊，別再折磨自己了……死的活不過來，令郎經已……不在了，那是千眞萬確的事。」

葉雙湘突然變得激動無比。「我要替揚兒報仇！是郝猛那惡賊放火燒死揚兒，我要吃他的肉，剝他的皮！」嘶聲尖叫中，陡地像瘋了般，狂衝向破敗的竹籬。

楊準眼急手快，一把拉住葉雙湘。「雙湘，請不要這樣，妳這樣……教我好心痛。」

葉雙湘拚命掙扎嘶叫，狀若瘋狂。楊準死死抓住她，突然發出一聲如打雷般的暴喝，居然將葉雙湘鎭住。

「哇」一聲，葉雙湘突然像如夢幻醒般放聲痛哭起來，並且撲在楊準身上，哭得敎聽到的人爲之心碎。

楊準此刻已顧不了避嫌，輕輕摟着葉雙湘，像哄小孩子般拍打她的肩背，輕聲道：「哭吧，將心裏的悲痛傷鬱哭出來，哭個痛快，那樣會好過一點。」

葉雙湘哀哀痛哭，有如江河奔瀉，不可收拾，楊準左胸肩處的衣衫給她的淚水沾濕了一大片。

雖則葉雙湘哭個不停，楊準却暗自鬆一口氣。他知道葉雙湘是藉着痛哭宣洩出積鬱在心裏的巨大悲痛和哀傷，宣洩過後，心情便會平復下來，否則，恐怕遲早會瘋癲。

兩個護院及菊香，蓮香與荷香乍聞少夫人狂嘶尖叫，繼之聽到楊準發出一聲暴喝，都給驚動了，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慌忙跑往屋後查看，看到少夫人伏在楊準的身上痛哭不已，並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五人一顆心登時放下來。他們對少夫人與楊準那樣親近並不感到驚詫，葉、楊兩人那樣，乃是人之常情。

五人不想驚動葉、楊兩人，馬上悄悄返回屋內。

葉雙湘終於從痛哭變爲抽泣，最後停止了哭泣。

楊準一直拍着葉雙湘的肩背，將她當作小孩子般呵護。看到她停止了抽泣，待了一會，才輕聲道：「雙湘，過去了的不會回來，前面還有好長的日子要過，說不定將來得到的比失去的還要多。從今後，我會永遠陪着妳，跟妳在一起，絕不分離，好嗎？」輕輕替葉雙湘拭去臉上的淚水。

葉雙湘似乎沉浸在楊準的溫柔體貼中，半晌，才幽幽地道：「準哥……你剛才所言，全是眞心話？」

楊準正色道：「雙湘，我說的字字出自肺腑，如有一字違心，敎我……」

葉雙湘抬手一把掩住楊準的嘴巴。「不准說，小妹相信你了。」

楊準禁不住親一下葉雙湘那隻掩住他的嘴巴的手掌心，雙臂一緊，將葉雙湘用力摟着，片晌，感嘆道：「太好了，皇天有眼，教我失而復得，雙湘，能夠跟妳重聚，我此生再無憾矣，亦再無所求！」

葉雙湘似乎陶醉在楊準的眞情流露之中，猶有淚痕的臉上泛起一抹幸福的容光，眼眸微閉，緊緊偎貼在楊準的胸懷中。

* * *

皮秋與丁路等人整天不停在鎭內外訪查打聽楊準與葉雙湘的下落，可是，却徒勞無功，不過，他們却有意外的收穫——發現一直有人暗中像吊靴鬼般跟着他們。

他們曾試過幾種方法欲使到跟踪的人現出原形，但跟踪之人異常機警狡猾，每一次皆識破皮、丁等人的把戲，敎他們連影子也見不到。

後來，終於給皮秋想到一個金蟬脫殼之計，在一家茶寮內，霍桐跟何晏等人大模斯樣坐着喝茶吃糕點，皮、丁兩人在霍桐等人的掩護下，從茶寮的側門溜掉。兩人一溜烟跑出老遠，一路上都感覺不到有人在後面暗中跟躡，從而確定擺脫了跟踪。

皮、丁兩人在傍晚的時候才返回客棧，霍桐等人看到兩人回來，登時鬆口氣，吊起的心落回原位。

霍桐急不及待問皮、丁兩人：「皮爺、丁管事，可有眉目？」

皮秋點點頭。「爲防隔牆有耳，皮某暫時秘而不宣，待到該告訴你們的時候，自會說出來。」

說完，與丁路各自返回房中，霍桐馬上去找店小二，要他將準備好的酒菜送入房中。

打從住進客棧那一天起，皮秋便不許手下人等到客棧前面的食堂去進食，一日三頓都要店小二將飯菜送入房中享用，免得在外進餐時，與有心人有可乘之機。

飯後，霍桐忍不住開口道：「皮爺，查探楊樓主一事，已有眉目？」

皮秋喝口茶，正要開口說話，丁路搶着道：「孫光、何晏，到外面去查看一遍，然後守着前門後窗。」

孫、何兩人答應一聲，離座往房外走去。

看着孫、何兩人走出房外，皮秋對霍桐道：「到外面去瞧瞧孫、何兩人是否安然。」

霍桐馬上起身，走出房外，確見何、孫兩人安然無恙，才返回房中，向皮秋道：「皮爺，現在可以說了。」

皮秋喝口茶，待霍桐在桌前一

張櫈子上坐下來，才壓着聲道：「皮某與丁管事終於查探到楊樓主的踪跡。」

「太好了！」成巨山好不高興，情不自禁衝口叫起來。

「殊！」丁路驚覺地立刻豎指唇前，示意成巨山噤聲。

成巨山馬上驚覺地將到了唇邊的下半截話咽回去。

「皮爺，請說下去。」霍桐心急地催促皮秋說。

皮秋將聲音壓得更低。「眞可說得是得來全不費工夫。皮某與丁管事那麼巧，於鎭外三數里外的一家茶棚喝茶的時候，無意中聽到兩個打尖歇脚的鄉漢談話——其中一人的村子裏近日來了幾個陌生男女，寄住在一個於鎭上華家作使女的女子家裏。

「皮某與丁管事聽在耳中，俱心頭一動，但却不露聲色，繼續側耳聽下去，那兩個農夫喝完茶後，便付錢離去，往西北面走了一段路便分道而行，皮某與丁管事一直暗中跟着那個繼續往西北面走去的鄉漢——就是那鄉漢說出令皮某與丁管事心頭一動的那番話來。

「跟了好一會，那個鄉漢在路上遇上一個人，站在路邊說了一會話，那個鄉漢居然跟着遇到的朋友往一條岔路走去，返回那個人的村子家裏吃飯喝酒。

皮某與丁管事恐怕你們心焦擔憂，沒有等待那鄉漢吃飽喝醉返回村子，循原路走回那條通向西北的泥土路，找到一個放牛的小童，打聽之下，附近別無村子，要往前走兩里許，然後往右面一條岔路走去，繞過一座小山脚，才有一個小村子，名叫北面村。

「除了那條村子之外，再往前走十里八里亦無村莊。

皮某與丁管事商議之下，認爲那個鄉漢極可能是那條叫北面村的村民，本來想趕去北面村查看一下，看看日頭已快下山，又恐有黃雀在後，於是決定返回鎭上，待到……」下面的說話，低到要霍、成兩人湊到他的嘴前才聽到。

丁路沒有湊近去聽，因他早已知道皮秋下面所說的話是什麼。

皮秋終於住口，喝了口茶，對霍桐道：「快到外面去請丁管事的屬下回房。」

霍桐點頭起身走，大步走出房外，一聲驚叫隨即響起。「皮爺、丁管事，不好了，孫兄被人放倒了！」

丁、皮、成三人立時驚叫起來，皮秋一掌推開身前的桌子，往房外撲出去。

皮、成二人都忘身上帶傷。

皮秋比丁、成兩人搶先一步撲出房外，一眼看到霍桐正自天井的一棵樹下扶起一個人，禁不住衝口喝叫：「霍桐，孫光如何？」

霍桐扶起的人正是孫光，聞聲扭頭，悲憤地叫道：「皮爺，孫光已氣絕身亡！」

皮秋不愧是老江湖，馬上醒覺到是怎麼回事，邊繼續撲出天井，邊扭頭向身後的丁路疾聲道：「丁管事，請到房後看看何晏。」

丁路亦是老江湖，聽聞孫光身亡，立刻想到何晏，皮秋扭頭向他說話時，他已經往上拔起來，凌空一個倒翻，掠上瓦簷上，飛快沿着瓦面往房後掠去。

成巨山不等皮秋吩咐，亦一個旋身縱上瓦簷上，跟在丁路身後掠向房後，以作照應。

皮秋才掠到霍桐身前，霍桐開口道：「皮爺，孫光給人一劍襲殺身亡的。」

皮秋伸手摸一下孫光垂下的右手。「手上尚有微溫，看來是剛剛遇襲身亡，大概在你回房後便遭到毒手，只怕守在房後的何晏亦兇多吉少！」

霍桐咬牙疾聲道：「皮爺，一定又是那伙陰魂不散的神秘蒙面人所爲！」

皮秋心裏好不着急：「說不定咱們在房中說的話，都給偷聽了！」

話聲未落，房後響起丁路一聲悲怒的叫聲：「皮大俠，何晏亦遇襲身亡！」

客棧內的人早已被皮秋等人的驚叫怒罵聲驚動，紛紛跑來瞧看，却沒有人敢挺身「多管閒事」。

江湖仇殺之事，一般人都不想沾上，免得惹禍上身。

丁路挾着何晏的屍體與成巨山從右邊房後掠回前面，與天井中的皮、霍兩人會合。

皮秋馬上壓着聲對丁路道：「丁管事，從貴屬兩人被殺看來，恐怕剛才在房中的說話，給偷聽了。」

丁路馬上截道：「皮兄，事不宜遲，咱們馬上趕去北面村！」

霍桐道：「何、孫兩人的屍體如何處置？」

丁路道：「事有緩急，兩人的後事大可請店中的人幫忙料理！」

皮秋正有此意，忙不迭點頭以示同意，丁路隨即向站在附近瞧着的人影叫道：「店家！咱留下五十兩銀子，煩勞天亮後幫忙料理咱們兩個遇害同伴的身後事。」說着從懷中拿出銀票。

附近的人影中，畏縮地走出兩個人——一是客棧老闆，另一個是伙計，兩人走到天井上，老闆畏縮地道：「客官，你們……」

丁路喝道：「咱們急着追尋兇手，事不宜遲，所以才請你幫

忙！」

老闆不敢再說什麼——雖然不情願，忙道：「既如此，老漢照辦便是。」

丁路將銀票塞在老闆手上。「辦過咱們兩個同伴的後事後，餘下的銀子，權作酬勞！」

話聲未落，皮秋已當先往牆外縱，霍、成兩人緊隨在後，丁路押後。

看着皮、丁等四人掠出牆外，客棧老闆扭頭對站在身旁的伙計道：「小根子，快去招呼大成、長旺來，將兩條屍體抬到客房中放在床上。」

那個伙計——小根子馬上向站在天井外的人影放聲呼叫：「長旺、大成，快來幫忙料理屍體呀！」

* * *

皮、丁四人掠出客棧，顧不了身上的傷痛，展開身形，飛快地往鎮外西北面掠去。

丁路從後面追上皮秋，疾聲道：「皮大俠，請停一停，丁某有話要說！」

皮秋應聲剎停下來。「丁管事，有話快請說！咱們必須盡快趕到那地方找到楊樓主，免得被人捷足先登！」

丁路急急道：「這個丁某省得！皮大俠，丁某要說的是，襲殺孫光、何晏兩人的兇徒，未必偷聽到你在房中的說話，咱們急急趕去那裏……說不定會中了兇徒的奸計——咱們成了引路人，還有一點要顧及，萬一在路上遇到截擊，咱們該如何應付？」

皮秋給丁路一言點醒，連連點頭道：「丁管事所慮極是。眼下爲了搶先找到楊樓主，縱使成爲別人的引路人，亦顧慮不了！至於在路上萬一遇到截擊，咱們該怎辦，一時間很難有萬全之策，唯有在路上思量，並隨機應變！」

丁路一時間亦想不出善策，只好同意皮秋的話。「既如此，咱們盡快趕去那裏，若發現有人跟踪，想辦法將之甩掉！」

皮秋點一下頭，一馬當先，往前飛掠。

他之所以如此着急，還不是恐怕殺死何、孫兩人的兇徒偷聽到他在房內的說話，去找楊準。

萬一楊準眞的在北面村落脚，給那些人找到，落在那些人手上，那麼，楊準便不可能在延期決戰時現身，他和錢萬貫以前所作的一番手脚亦是白費了，更慘的是，那時候，戴天舒便不用動一下手脚便依例登上英雄樓主的寶座，他和錢萬貫便要賠出近五十萬兩銀子，他那裏賠得起，不傾家蕩產才怪。他就是顧慮到這一點，才急不及待要搶先找到楊準。

只要找到楊準，他和錢萬貫不但不用傾家蕩產，還肯定有一大筆進賬。因爲中了迷烟蝕骨散的戴天舒肯定不是楊準的敵手。

一路上，皮、丁四人爲恐背後有人跟着，不時留意查察身後是否有任何異動，教他們奇怪的是，身後毫無被人跟躡的動靜。四人不但沒有因此放下心來，反而暗暗感到奇怪。

四人曾經使用幾個辦法查察背後是否有人跟踪，依舊查察不出。

不到半個時辰，四人已奔掠到通往北面村的那條岔路口，領先的皮、丁兩人略爲打量一眼路口附近的情形，便奔入路口內，往前飛掠。

「皮大爺，越近北面村，越要小心。」丁路開口悄聲對身旁的皮秋說。

皮秋點點頭，繼續往前奔掠，來到小山脚前，皮秋突然停下來，丁路跟霍、成兩人急忙剎停身形。「皮大俠，因何突然停下來？」丁路詫訝地看着皮秋。

霍、成兩人以爲皮秋發覺情形不對，剎住身形後，馬上擺出戒備的架勢，以應付任何突發意外。

皮秋往前打量一眼，微微透口氣，壓着聲道：「丁管事，皮某忽然想到，爲防萬一，咱們何不兵分兩路，萬一前路遇到截擊，亦不會一起給阻截下來，延遲了趕去北面村。」

「皮大俠，如何兵分兩路，還請明言。」丁路截住皮秋的說話。

皮秋往小山上一指。「皮某與丁管事一路，登上小山翻過去，成巨山與霍桐一路，繼續沿路往前趕去。」

丁路眼珠微凝，想了一下，覺得皮秋的主意不錯，於是點頭道：「皮大俠虧你想得到，就這麼辦。」

皮秋馬上對成、霍兩人道：「你倆沿路繼續往前趕，皮某與丁管事從山上翻過去。若萬一遇到截擊，千萬不要拚命往前硬衝，只要盡力與截擊之人糾纏便成，並往山上跑去，知道嗎？」

成、霍兩人點點頭，皮秋向丁路招呼一聲，便往山上掠去。

成、霍兩人待丁、皮兩人掠上山脚，才繼續往前路奔。

皮、丁兩人隱沒於黝黑的山腰上的時候，成、霍兩人亦奔到小山的轉角處，兩人馬上加了小心——放慢脚步並留神注視山邊上及前面拐彎的地方，恐怕遭到截擊。

黑夜之中，像那等地方，乃是埋伏襲擊的首選之處。

兩人小心翼翼，沿着山邊小路拐了個彎，居然沒有遭遇到埋伏襲擊，兩人慶幸之餘，鬆口氣。

豈料就在兩人慶幸之餘，往前奔出不到三丈的時候，驀地從前面的山脚上摔下一棵斷樹，倏然一聲橫掉在小路上，幾乎砸中兩人，嚇得兩人大吃一驚，心知遭遇到伏擊，急不迭往後退。

可惜，已經無路可退。

原來後路對上的山脚上，那霎間轟隆聲大作，少說也有十多塊磨盆大小的石塊疾滾下來，將成、霍兩人的退路截斷。

若是硬退，成、霍兩人必被疾滾下來的石塊砸死。

前路被截，後路被斷，成、霍兩人給困在兩丈許長短的那截小路上，看來伏擊他倆的人技不止此，必定還有更厲害的殺着。

果然如此，就在成、霍兩人進退無路的剎那，山脚上有如排山倒海般，傾瀉疾滾下無數石塊。

那一陣「石潮」般的石塊雖則不及將成、霍兩人後路堵截斷的大石那般巨大，但亦有海碗粗細，傾瀉之下，其勢何等勁疾驚人，若給砸中，恐怕也活不了！

成、霍兩人大驚失色，各自發出一聲暴吼，縱身往上彈起來，躲避如排山倒海般滾瀉下來的「石潮」。

伏擊之人似乎早已料到被襲之人有此一着，就在霍、成二人縱起的剎那，一片暗器自山脚上激射向兩人。

那居然是以機簧發射的弩箭。

霍、成兩人驚吼一聲，各自揮動兵器，應付激射過來的弩箭。

幸好射來的弩箭不太密集，霍、成兩人舞動兵器，總算應付得了，只是受了輕傷——霍桐的腰側給一支弩箭擦傷，成巨山則右脚外側給一支弩箭射中，但却無法再向上掠起，只好往下墮落。

「石潮」仍未完全傾瀉殆盡，霍、成兩人若是墮落在地上，一定會被傾瀉下來的「石潮」砸中，不死亦受重傷。

那剎間，只聽成巨山吼叫一聲，手上的混金鐺陡地往霍桐的股下一挑，將霍桐整個人挑起起來。「抓住！」疾喝聲出口，成巨山將手上的混金鐺急移，往霍桐遞去。

被挑起來的霍桐反應好快，聞聲立刻伸手疾抓，險險來得及抓住成巨山向他急遞起來的混金鐺，一起向上飛升。

霍、成兩人驀然遇襲，發出吼叫聲時，皮、丁兩人已快登上山頭上。兩人都聽到霍、成兩人發出的吼聲，知道他兩遭遇伏擊，兩人沒往下急衝落去救援，反之，加快速度往山頭上掠去。

霍桐和成巨山在山脚轉角處遭遇到伏擊，顯示已有人捷足先登——比他們早一步趕到北面村，爲了盡快趕到北面村找到楊準，皮、丁兩人只好不顧霍、成兩人的生死安危，盡快趕去。

找到楊準比霍、成兩人的生死尤爲重要。

那是皮、丁兩人的想法。

對於皮秋來說，尤其刻不容緩。

* * *

楊準與葉雙湘都被一陣狗的狂吠聲驚醒過來，挺身坐起來，楊準發覺心頭忐忑不安，似乎是一種不祥的預兆，令到他無法再躺下，於是下了床，打算到外面去瞧看一下。

才打開屋間，還未走出屋外，一時看到左面毗連的屋子兩扇門呀一聲打開來，一個人從門內走出來，楊準一眼便認出是葉雙湘，忙開口道：「雙湘。」

雙湘聞聲扭頭往楊準那邊瞧去，其實不用瞧，單聽聲音及稱呼，她已聽出是誰，所以，她還未看清楚，便道：「準哥，是你啊！」

楊準微瘸着脚走向葉雙湘。「雙湘，妳怎麼起來？」

葉雙湘邊急急迎上去，邊道：「小妹根本沒有睡，躺在床上無法闔上眼，剛才的狗吠聲那麼兇，令到小妹沒來由心驚肉跳，便起來到外面看看。準哥，你也是給狗吠聲驚醒的吧？」

楊準點了點頭。「我給狗吠聲驚醒後，亦感到心裏忐忑不安，故此才走出來看看，因何狗隻吠得那麼厲害，想不到妳與我有同感。」

楊準走到迎上來的葉雙湘的身前，伸手輕輕執住她一隻素手。

葉雙湘溫柔地看着楊準，有點擔心地道：「準哥，小妹……感到，今晚似乎會有事發生。」

楊準憐愛地道：「雙湘，妳的手有點冷，小心別着了凉，快回屋裏去吧。」便要送葉雙湘返回屋內。

葉雙湘却站着不動。「準哥，小妹總覺得有點不對勁。你聽聽，剛才狗吠聲那麼厲害，如今却靜得……有如一池死水般，死寂寂的，這情形……教人心裏很不安……一定會有事發生。準哥，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還是叫醒菊香她們，小妹很害怕……再發生……什麼事。」

楊準輕輕撫着葉雙湘的手臂，安慰道：「不要擔心，只要我有一口氣，決不會讓妳再受到傷害。」

葉雙湘陡地停下來，一手用力抓住楊準的手臂，緊張萬分地道：「小妹……無法再忍受……失去你。」

楊準心裏一陣激動，忍不住一

把摟住葉雙湘。「雙湘，我不會再讓妳離開我！從今後，我會永遠跟妳在一起。」

葉雙湘緊偎在楊準懷中，喃喃道：「無論生與死，今生今世，我都要與你在一起。」

楊準輕輕的拍着葉雙湘的背，沒有再說話。

「颯颯……」夜空中驀地響起一陣快速的掠空聲，數條人影掠落屋前地上，呈半月形向楊、葉兩人圍堵起來，距兩人不過丈許遠。

「嘿嘿……好親熱啊！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果然在這裏！」發話之人乃是數條掠落屋前地上的人影之一，語聲沉悶。

掠空聲乍響的刹那，楊準已然驚覺，馬上將摟着葉雙湘的手放開，並將葉雙湘一把拉到身後，用身子遮擋着她，暴睜雙眼，掃視那幾條人影一眼，看看那些不速之客是何許人物。

將楊、葉兩人堵在屋前的人影，一共有五條，發話的是當中的一條人影，身形比其餘四人略矮，楊準却看不出五人是何許人，亦看不到五人的容貌，因五人都是蒙着臉的，只看到雙眼以上的部位。

掠空聲響的刹那，楊準以爲來人是郝猛，如今來的是五人，而且全部蒙着臉，應該不是郝猛或他邀來的幫手，因爲郝猛已跟他和葉雙湘朝過相，根本無需以布巾蒙臉。然而，來者何人？

楊準想不出除了郝猛之外，還有什麼人要找到來跟他和葉雙湘過不去，因此，他只好發問：「來者何人，因何不敢以面目示人！看來來意不善，未知何因？」

五個蒙面人中，仍是當中那個矮漢發話：「嘿嘿，閣下果然就是英雄樓樓主楊準，俺們這一趟沒有白費工夫！」根本沒有答楊準的問話，但却道出了他們乃是衝着楊準來的，與葉雙湘無關！

換言之，來人不是郝猛及他邀來的幫手。

到底來人是什麼來頭？

楊準盯着當中發話那矮漢，沉聲道：「聽閣下說的話，原來是衝着楊某來的！而且來意不善，何不道明來意！」

那矮漢目光如隼，一直瞧着楊準，「嘿」地冷笑一聲，沉悶地道：「楊樓主既如此說，俺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俺的主兒要見你，若你乖乖地跟俺們走，俺們決不會動這裏一草一木！否則……嘿嘿，你是聰明人，俺不說也想得到吧！」

一直給楊準擋着的葉雙湘突然挺身而出，憤怒地道：「是不是那個惡賊郝猛指使你們來的？」

那矮漢目光落在葉雙湘身上，乾笑一聲道：「郝猛在俺眼中，根本算不上是個人物，他怎會配指使俺們！」

一頓，語氣變邪。「原來妳這娘們是個美人，怪不得楊樓主甘願放棄數日前跟戴天舒的挑戰，躲到這裏來跟你這娘們窩着，倒合了一句鳥話……什麼不愛江山……愛美人啊！楊樓主原來還是一個風流人物。」

「什麼！」楊準怒不可遏——因那矮漢辱及葉雙湘而發怒。「若你這狗頭再滿口胡言穢語，楊某要你從此說不出話來！」怒喝聲中，身形往前一閃，將葉雙湘遮擋起來。

葉雙湘在楊準身後道：「那些狗東西好可惡，準哥，你要小心啊。」

楊準扭頭道：「快回屋裏去，別替我擔心。」

葉雙湘却道：「不，小妹要跟你在一起。」

語聲未落，門內人影閃現。「少夫人、楊樓主！發生了什麼事？」

葉雙湘扭頭往門前瞧去，原來出現在屋前的兩條人影是菊香與蓮香。

葉雙湘正要說話，那邊廂毗連的屋子內疾衝出兩條人影來，但馬上給堵在那面的兩個蒙面人飛快地堵截住。

「少夫人、楊樓主……」原來是跟楊準睡在那邊屋內的兩個華家護院——柳立和王坤。

柳、王兩人跟菊香、蓮香一樣，都是被楊準的怒喝聲驚醒，急忙起床跑出來瞧瞧發生了什麼事。

「要命的別動！」那矮漢厲喝一聲。「俺們只是衝着楊樓主來的，別逞英雄，自尋死路！」

兩個護院給鎮住，不敢輕舉妄動。

楊準吸口氣，按捺着道：「要楊某跟你們去見那個主兒不難，只要你們說出那主兒是誰，並將你們臉上的蒙面布除下，楊某二話不說，立刻跟你們走！」

矮漢冷嘿一聲，道：「你倒說得輕鬆，分明爲難俺們！俺們要是願意露出面目，何必多此一舉？楊樓主，別敬酒不喝喝罰酒！」

「閣下若要楊某不明不白跟你們走，辦不到！」楊準斬釘截鐵地道。

「赫！你可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矮漢兩道目光陡地凌厲起來。

楊準口氣忽然軟下來。「閣下言出必踐，一諾千金？」

矮漢起先不明白楊準所言之意，怔了一下，隨即明白過來。「俺決不食言！」

「好！楊某跟你們走！」楊準一口答應。

他之所以改變主意，答應跟蒙面矮漢一伙走，乃是顧慮到葉雙湘及菊香等人的生死安危。他明知憑他一己之力在腿傷仍未完全痊癒的情形下，恐怕應付不了五個蒙面漢的攻擊，保護不了葉雙湘等人，他不想葉雙湘等人因他而遭到那些蒙面人的傷害。權衡之下，只好捨己爲人。

「準哥，你怎麼答應跟他們走？」葉雙湘大爲詫異。「爲何改變主意？」

楊準吸口氣，低聲道：「雙湘，我不想你們因我而受到傷害。」

「那小妹跟你一起跟他們走！」葉雙湘聽楊準那樣說，大爲感動。

「不！」楊準打斷葉雙湘的話。「妳跟我一道……」

「準哥，你不是說過，無論生死，都與小妹在一起，永遠陪着小妹嗎？」葉雙湘亦打斷楊準的話。

楊準急忙道：「如今情形不同，我怎能讓妳跟我去涉險！」

矮漢看着楊、葉兩人你一言我一語說個不停，不耐煩了，發話道：「楊樓主，又不是生離死別，說個不休！俺可沒這個耐性，請吧！」

葉雙湘氣怒地向矮漢叱罵道：「藏頭露尾的東西！別咄咄逼人！以爲……楊樓主受你所脅，非跟你們走不可！大不了豁了出去，不讓……楊樓主跟你們走！」

葉雙湘並不是一個柔弱的女子。

矮漢給葉雙湘叱罵得兩眼兇光暴閃，兇惡地道：「楊樓主，俺要你說一句：走，還是不走？」

楊準心裏一千萬個不甘心跟矮漢一伙走，無奈投鼠忌器，只好忍着一口氣，答道：「好！楊某跟你們走一趟，瞧瞧那個主兒是何許人物！」

葉雙湘剛開口叫了一聲：「準哥！」便給楊準截斷下面的話。

「雙湘，爲了你們，特別是菊香那個年邁的娘親，不得不跟他們走一趟！妳放心吧，我不會……一定會回來的，我答應你，絕不會跟妳分離！」

矮漢待楊準說完話，馬上道：「楊樓主，請！」

葉雙湘一把抓住楊準，急切地叫喚一聲：「準哥，小心啊，小妹等你回來。」

她已失去丈夫兒子及家園，她不能再失去楊準——她此生最熱愛的男人。

楊準拍拍葉雙湘的手背，「我一定會回來。」說完，忍着心裏的不捨，向那矮漢走去。

「準哥！」葉雙湘不由自主追前一步。

楊準回頭道：「雙湘，回屋裏去吧。」

矮漢看着楊準向他走來，戒備地斜退開一步，以防楊準向他突然出手。

楊準一直垂着雙手，走近那矮漢，「閣下不是一再催楊某跟你們走麼？幹嗎還站着不動？」

矮漢擺出戒備的架勢，兩道目光一直射在楊準身上，「俺把話說在前面，若你乖乖跟俺們走，不亂動，俺們決不會爲難閣下及你的心上人和這裏的人！否則，你會後悔莫及！」話落，跟着發出一聲短嘯。

短嘯聲剛起，屋子的附近閃現出十數條人影，一下子將房屋團團包圍起來，亦將楊準與他們分隔開來。

矮漢語聲陰冷地道：「楊樓主，爲防你有異動，俺們不得不出此下策，請不要生氣。」

楊準回身瞧着，禁不住怒氣上衝，回頭怒看着矮漢，怒道：「閣下……」

矮漢乾笑一聲，截道：「楊樓主請息怒，俺這樣……乃是爲了你和他們着想。」

楊準吸一口氣，將心裏的怒氣強壓着。「你聽着，他們若折損了一根毛髮，楊某要你們拿命來作抵！」

矮漢道：「只要楊樓主安安份份，俺們擔保不損他們一根汗毛。」

楊準不再說什麼，大步往外走。

矮漢與跟他一道現身的四個蒙面人，簇擁着楊準離去，留下站在門前怔怔看着的葉雙湘等人，還有那將房屋團團圍困起的十幾個傢伙。

待到楊準與矮漢五個人消失於黑暗的夜色後，將房屋包圍起來的十幾個傢伙馬上吆喝葉雙湘和三個丫環兩個護院返回屋內。

葉雙湘雖然不情願，爲了不致令到菊香等人受到傷害，只好吩咐菊香等返回屋內，她自己亦慢慢走入屋內，將門關上。

十幾個傢伙依舊將房屋包圍起來，沒有撤走的意思。

＊　＊　＊

皮秋和丁路翻下山，飛趕到北面村，才入村內，兩人便感到有點不對——村內太寂靜了，連狗也不吠一聲。

皮秋一邊加了小心，一邊悄聲對丁路道：「情形有點不對，小心提防。」

丁路點點頭，沒有說話，與皮秋一前一後往村裏走去。

一路上，不要說人了，連狗也不見。兩人緊緊握着手上的兵器，

步步為營。

「皮大俠，看情形，咱們可能來遲了。」丁路壓着聲對皮秋說。「否則，不會這樣死寂的。」

皮秋停下來，正想說話，丁路却陡地輕噓一聲，伸手一指，悄聲疾道：「瞧瞧那面！」

皮秋硬生生將到了口邊的話咽回去，沿着丁路手指的方向望去，那面稍遠的地方，有一座相連的房屋，隱隱有人影出現，定眼細看，大約有三四條人影。

「莫非就是那裏？」丁路悄聲道。

「去瞧瞧！」皮秋身形一矮，彎着腰往那座相連的房屋竄去。

丁路緊隨其後。

兩人竄到那座房屋前面左側一座屋子的牆角後匿下來，窺探了一會，然後縮回腦袋。「丁管事，毫無疑問，那裏一定有什麼古怪。說不定咱們看到的人影乃是找到楊準的藏身地方後，由於主兒未到，所以留守在那裏等待主兒趕來。」

丁路有點興奮地道：「皮大俠這樣說，可是說楊樓主仍在屋子，咱們沒有來遲？」

皮秋點一下頭。「但願如你所說。」

「咱們如今該怎辦？」丁路問。

皮秋稍為想了一下，跟着附在丁路的耳邊，悄聲說了一會。

丁路待皮秋說完，馬上低聲道：「依計而行。小心。」話落，竄出屋面後，繞道掩向那座房屋的後面。

皮秋探出頭，看着丁路繞路掩到房屋的後面，方才從牆角後閃出去，不再掩飾身形，大搖大擺往前那座房屋走去。

才往那座房屋走了幾步，屋前便有人影閃現出來——一共有三個人，盯着走前來的皮秋。

皮秋當然看到那三個人，但却一點也不驚訝，依舊大模大樣走前去。

那三個人却如臨大敵，不但擺出兇惡的架式，其中一人還厲聲喝道：「喂！什麼人？站住！」

皮秋繼續往前走，並沒有答那一聲喝問。

那三個人影頓時如臨大敵般，仗刀往皮秋撲去。「呔！再不站住，可是找死！」

皮秋在三個人影（此時已看清楚是三個黑衣漢子）撲到跟前時，突然停下來，同時間，他已瞥到那座房屋的附近隱隱有人影閃現，換言之，那裏除了三個黑衣漢子外，還有其他人在匿伏着，這就透着不簡單了。

「爾等又是什麼人？半夜三更在此吆三喝六！」皮秋於停下的剎那，出言喝問。

三個黑衣漢子料不到皮秋突然停下來，幾乎收勢不住撞到皮秋身上，慌忙刹住勢子，六道目光兇惡地直盯在皮秋身上。

「咱們奉命守在這裏，不准任何人走近？」三個漢子雖則氣勢洶洶，但被皮秋那從容不迫絲毫不懼的氣勢所懾，發話之人語氣沒有那樣兇惡，三人亦不敢妄動。

皮秋掀唇一笑，「某家正要到那戶人家去，還不走開！」皮秋雙眼倏睜，叱喝一聲。

三個漢子被皮秋叱喝得不由自主微退一步，但馬上覺省到不能示人以弱，隨即挺胸凸肚，睜眉突眼，擺出一副兇狠的架式。「你奶奶的大概活得不耐煩了。膽敢唬咱們！」發話的黑衣漢子似乎色厲內荏，雖則聲色俱厲，却不敢向皮秋動手。

皮秋冷冷地道：「滾開，否則某家不客氣！」

從眼前的情形看來，他已肯定三個黑衣人及隱匿在那座房屋附近的人對房屋內的人有所企圖，因此，他突然高聲呼叫：「楊樓主可在屋內，屋外有埋伏啊。」

屋內立刻有所反應——是一把女聲在高聲回應：「請問屋外來者何人，妾身早已知道屋外給人圍困着。」

三個黑衣漢不讓皮秋有答應的機會，各自暴喝一聲，揮刀斬向皮秋。

皮秋早有防範，身形橫閃，雙掌齊出，同時口裏發出一聲叱喝：「動手！」叱喝聲在夜空中震響，一聲慘嗥亦跟着響起。

原來左面的一個黑衣漢子給往左橫閃開去的皮秋，以一招閃電手將他斬來的鋼刀一把奪過，反撇向中間那個黑衣漢子，同時間左掌疾劈在鋼刀被奪的黑衣漢子右肩背上，那一聲慘嗥乃是兩個黑衣漢子同時發出的——皮秋一掌劈在左面黑衣漢子肩背上的同時，奪在手中的鋼刀亦斬在中間漢子的腰脅上。兩個黑衣漢子同時發出慘嗥聲，聽起來便像一個人發出。

另一個黑衣漢子——右面那個——一刀劈空，目睹耳聞兩個同伴中招摔倒並發出慘叫，嚇得他心膽俱顫，但却不敢退縮，硬着頭皮回刀搠向皮秋身上。

緊接着那兩個黑衣漢子發出的慘嗥，那座房屋的後面跟着響起數聲吆喝與慘叫，剎那間一條人影自屋後右面衝殺出來，口裏呼叫：「皮大俠，房子附近隱匿了不少牛鬼蛇神！快來助丁某一臂之力！」原來是丁路！

皮秋剛好一刀擋開第三個黑衣漢子搠來的鋼刀，右腳疾踹在第三個漢子的腰腹上，那黑衣漢子大叫

一聲，斜跌出數尺外。皮秋立刻身形一縱，向丁路那裏掠過去。

丁路才自屋後撲掠出來，便給紛紛閃現出來的人影——其中四條——堵截圍攻，一時間未能衝突而出。

與此同時，從房子前面左右黑暗處及另一面接連閃現出七八條人影，其中數條人影急縱疾掠，截撲掠向丁路那裏的皮秋。

皮秋給那幾條人影截下來，馬上陷於一陣兇猛的攻擊之中，一時間無法脫身。

丁路亦陷於圍攻之中，雖則刺倒一人，但却擺脫不了剩下的三個漢子的夾攻。

截攻皮秋的四個黑衣漢子身手似乎比先前的三個漢子較好，雖則盡展所學，亦突破不了四個漢子的圍攻。

丁路亦一樣。

幸好房子內先後有三個人衝出來——分從相連的兩間屋子內撲向圍攻丁、皮兩人的黑衣漢子，打破了丁、皮兩人遭圍的局面。

分從相連的屋子內衝出來的三人——一女兩男，女的原來是葉雙湘，兩個男的乃是華家護院柳立與王坤。

丁、皮兩人沒有找錯地方。

葉雙湘與兩個護院的武功算不上高明，他們若不是顧慮到菊香和她的母親還有蓮香荷香遭到黑衣人的傷害，在楊準跟五個蒙面漢子走後，便已發難。因三人都知道，憑他們的身手，根本應付不了將房子圍困起來的黑衣人，亦無能保護菊香的母親等人，如今有人加以援手，三人才敢發難，比起那些黑衣漢子縱使高明不到那裏，大概亦勉強可以應付。三人分別加入戰圈後，對皮、丁兩人多少有些助力，使到皮、丁兩人得以突破那些黑衣漢子的圍攻。

葉雙湘邊與丁路聯手應付四個黑衣漢子的纏逼，邊向丁路發問：「請問閣下如何稱呼，是何來歷，因何出手解救妾身等人？」

丁路一劍架住一個黑衣人斬來的一刀，左掌逼退另一個黑衣人的攻擊，口裏答道：「丁某名路，乃是英雄樓的外管事。」

葉雙湘聽聞丁路是英雄樓的外管事，驚喜不已，忙道：「原來閣下乃是英雄樓的外管事，太好了，眞教妾身意想不到！」

「芳駕如何稱呼？」丁路替葉雙湘擋開一個黑衣人的攻擊。「莫非芳駕認識敝樓的人？」

葉雙湘掩不住心裏的驚喜。「丁管事，快去救楊樓主！他本來跟妾身在一起，未到半個時辰之前被這些鬼東西及五個蒙面人找到來，以妾身幾人的生死要脅楊樓主跟他們走！這些鬼東西留下來將妾身等人困在屋內，楊樓主受要脅之下，不得不跟那五個蒙面人走！」

丁路聽聞之下，又急又喜，「芳駕該是華家莊的少夫人吧？那些傢伙到底是什麼人？要楊樓主到那裏去？」

兩個因為說話而略為分神，幾乎給四個黑衣漢有可乘之機。葉雙湘招式微緩，一個黑衣人乘隙一刀刺向她的大腿，嚇得她禁不住驚呼一聲，閃避已來不及，幸好丁路手急眼快，閃踢出一腳，險險將刺到她大腿上的鋼刀踢開，拉着她斜縱開去，同時口裏疾道：「可知那些傢伙要帶楊樓主到什麼地方？」

葉雙湘驚魂稍定，忙答道：「那五個蒙面的鬼東西只說帶楊樓主去見他們的主兒，沒有說到什麼地方去。」

四個黑衣漢子毫不放鬆，緊纏不捨，令到葉雙湘為了應付黑衣漢子的撲擊，無暇繼續說下去。

丁路邊應付黑衣漢子的追擊，邊大聲朝皮秋那面呼叫：「皮大俠，聽到華少夫人的說話麼，楊樓主已落在這些傢伙的同伙手上，咱們如今怎辦？」

「千萬不要被這些傢伙溜回去，務須將他們斬盡殺絕！絕不能讓他們回去通風報訊！」皮秋一聲回應，手上殺招連擊，一副言行必踐的狠勁。

跟皮秋和柳立、王坤動手的有四個黑衣漢子，本來還可將皮秋困住，由於柳、王兩人殺到，令到黑衣人那方面在人數上再佔不到多大的便宜，反之皮秋得到柳、王兩人的助力——起碼牽制住兩個黑衣人，以至壓力大減，憑他的身手，對付兩得黑衣人可說綽綽有餘。

因此之故，纏着他的兩個黑衣人不出一刻，已有一人被他擊倒，剩下一個左支右絀，狼狽不堪，欲擺脫皮秋的逼攻比死還難，就在皮秋呼喝聲剛落的剎那，恰好挨了皮秋一刀，倒地不起。

皮秋馬上撲向與柳、王兩人激鬥的兩個黑衣人，助柳、王兩人幹掉兩個黑衣人。

與柳、王兩人激鬥的兩個黑衣人目睹兩個伙伴先後倒在皮秋的刀下，嚇得膽顫心驚，幾番欲擺脫柳、王兩人的糾纏，却力有不逮，眼見皮秋向他倆撲過來，驚嚇得三魂皆冒，拚着受傷，來一招玉石俱焚，總算逼得柳、王兩人不敢拚命，退避開去。

兩個黑衣人當然不會錯過這個脫身逃命的機會，立刻各往外縱去。

皮秋豈會眼睜睜看着兩個黑衣人脫逃，暴喝一聲：「留下命來！」手上的利刀如電掣般射向往左面斜

掠的黑衣人，同時脚下一點，身形有如虹飛星劃般，掠向另一個方向竄逃的黑衣人。

「颯」一下疾響，那黑衣人驚覺，還未來得及應變的刹那，刀射入他的腰背部位上，凌厲的刀勢强勁地將那黑衣人撞擊得去勢更快，一聲劃空的慘嚎在寂靜的夜空中曳響，震人心弦。

另一個黑衣人魄喪魂飛，心驚膽裂，禁不住扭頭瞥望一眼，以至去勢稍緩，立教他一命嗚呼。

如虹飛星劃的皮秋恰好掠到那倒霉黑衣人的背後，擊出的一掌剛好夠上擊中其頸背部位，頸骨折斷而亡。

柳、王兩人看着皮秋一口氣連殺兩個黑衣人，都被皮秋的凌厲手法所懾，看得呆住。

皮秋終於顯露出他的眞本領。

與丁、葉兩人纏鬥的四個黑衣人眼見形勢不利，再不扯乎，恐怕會與四個喪命的伙伴同一下場，慌忙趕在皮秋與王、柳兩人還未撲殺過來，全力逼退丁、葉兩人，抽身暴退，分作兩撥逃走。

其中一個黑衣人爲了阻擋丁、葉、皮、柳、王五人的追殺，逃跑時向房子扔了一團物事。

「轟」一聲響，那團物事落在房子前爆炸開來，濺射出來的火焰燒着了房子。

「火焰彈！」皮秋正要縱身追向兩個往東南方逃去的黑衣人，乍睹那團物事爆炸開來並濺出火焰，不由脫口呼叫一聲，轉撲向房子。

丁路一心想追上那四個黑衣人，身形急掠追趕向西面的兩個黑衣人，口裏呼喝道：「不要讓那些傢伙逃了！」

葉雙湘與柳、王兩人看到房子燒起來，一心只想救出在房內的菊香等人，沒有理會丁路的說話，分別向房子撲去。「菊香，快與蓮香扶你娘跑出來，房子給火燒着了！」葉雙湘大聲呼叫。

奇怪的是，皮秋居然跟葉雙湘三人撲救起火的房子，並且阻止丁路追殺那四個黑衣人。「丁管事，救人要緊，窮寇莫追！」

追出頗遠的丁路心有不甘，回道：「皮大俠，好歹也要將那些傢伙斬盡殺絕，絕不能讓他們逃回去通風報訊。」

皮秋道：「算了吧，讓他們逃回去通風報訊也好，讓他們的主兒知道，咱們已找上他們，因而不敢對楊樓主怎樣。」

丁路聽皮秋那樣說，想想縱使追上在前面拚命逃跑的黑衣人，將之斬殺，逃往東南方的兩個黑衣人肯定追不上，還不是功虧一簣，倒不如聽從皮秋的話，免得皮秋心生芥蒂，當下刹住身形，返身往回掠。

葉、王、柳三人才撲入房子內，只見菊香與蓮香已扶着菊香母親慌張地跑出來，三人忙上前接應，護着菊香等人跑出房子外。「快救火呀！別讓火燒了我的房子。」菊香母親扯着喉嚨叫。

柳、王兩人不等葉雙湘吩咐，馬上撲救。

皮秋與丁路略一猶豫，亦撲前去救火。

一番撲救之下，終於將火撲熄，那座房子總算沒有被燒燬。

菊香母親連忙向他們千恩萬謝。

皮、丁四人及葉雙湘千恩萬謝。

令人奇怪的是，自始至終，村子裏沒有一個人跑出來瞧着或幫忙救火。

喘口氣，丁路對皮秋道：「皮大俠剛才阻止丁某追趕擒殺那些傢伙，大大失策，楊樓主落在那些人的手上，恐怕……咱們若不及時找到那伙人的落脚點，救出楊樓主……」

皮秋掀唇一笑。「丁管事稍安毋躁，皮某若不是成竹在胸，又怎會如此篤定。皮某阻止你追殺那些傢伙，乃是故意讓他們安心逃回去，好讓他們以爲咱們一時三刻不會找到他們，免得他們向楊樓主遽下毒手。」

丁路無心聽皮秋下面的說話，急急道：「皮大俠，別賣關子了，快明言吧。」

皮秋笑了笑，向躺在地上一個黑衣人一指，「這個傢伙並沒有喪命，我在一刀斬下去的時候，留了分寸，同時刀尖點封了他身上兩處大穴，令人看上去像是給皮某一刀斬殺，實則仍然活着。」

皮秋所指的那個黑衣人，乃是第二個給他劈倒的。

丁路大喜，急急與皮秋向那個黑衣人走去。

葉雙湘吩咐柳、王兩人陪同菊香送母親等人回屋裏去，她則向丁、皮兩人走去。

捨棄名利　携愛隱居

楊準終於見到那五個蒙面人口裏所說的「主兒」。

在一座大宅子的內堂上，楊準看到一個大模斯樣坐在一把交椅上的中年人。

不用那五個蒙面人說，楊準亦看出那個中年人就是蒙面人的「主兒」。

楊準並不認識那中年人。

大概因爲這樣，中年人沒有像五個手下那樣，以布巾蒙面，將面目遮掩起來。

中年人看上去跟普通人沒有多大分別，並沒有令人矚目的地方。

若不是五個蒙面人將他押來見那中年人，換了另一種情形，楊準絕不會相信眼前的中年人是個厲害人物。

五個蒙面人中那個最矮的漢子向中年人躬身抱拳，其餘四人則一起躬身行禮，矮漢道：「天爺，俺們不負所托，終於找到楊樓主，並將他帶來見天爺。」

中年人自楊準進來後，便一直盯着他，待那矮漢話落，揮揮袖子道：「很好，辛苦五位了，坐吧。」

五個蒙面人謝坐，分別在左右兩邊的一排椅子上坐下來。

楊準傲然挺立，毫無懼色。

若非顧慮到葉雙湘等人的生死安危，楊準早已向那五個蒙面人及中年人出手。

「楊樓主果然名不虛傳，名實相符。」中年人嘴角微牽，似笑非笑。「余今得睹楊樓主風采，何幸如之。」

楊準哼了一聲，發話道：「廢話少說！楊某與你毫不相識，更別說有何瓜葛過節，閣下勞師勞衆，將楊某脅逼到這裏，未知有何企圖！」

中年人打個哈哈。「楊樓主切莫誤會，請上座，待余細說。」

楊準也不客氣，在右首第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楊某洗耳恭聽。」

中年人抬手輕拈一下頷下短髯。「余久仰楊樓主大名，心儀不已，欲加結交，苦無良機，故此不得不出此下策，還望楊樓主見諒。」口裏那樣說，臉上沒有半絲歉意。

楊準當然不相信中年人說的話。「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余天。」中年人道：「無名之輩，楊樓主未曾聽聞吧？」

「余天」這個名字，楊準可不相信是眞姓實名，極可能是臨時杜撰出來的。他不想深究(姓名只是一個稱呼)。「余閣下以這種手法請楊某到此相見，未免小題大做，恐怕是搪塞之言吧？」

「余天」打個哈哈。「無論楊樓主作何猜測，余欲結識之意絕無虛假。請問自始至終，余手下之人可有折損了楊樓主一根汗毛？可有冒犯楊樓主？余若對楊樓主懷有惡意，焉會對楊樓主如此禮待。」

楊準冷笑道：「以楊某的朋友之生死作要脅，還說禮待？虧你說得出口。」

「看來楊樓主對余成見甚深，余說什麼楊樓主也不會相信。因此余不想再作辯解，請楊樓主拭目以待，以証余之所言。」

一頓，又道：「好不容易才得以結識楊樓主，請楊樓主在舍下屈居數天，好讓余跟楊樓主多多親近，得聆教益，此乃余之所願，還望楊樓主俯允。」語氣謙敬，但神態大異，一副大模大樣。

「閣下說得好聽，恐怕不到楊某不答應吧？」楊準語氣冷沉。冷哼一聲，繼道：「閣下是何居心，楊某焉會猜不到！閣下派這五個不敢以面目示人的傢伙將楊某脅逼到此，乃是爲了楊某於三日後與戴天舒之一戰，將楊某困在這裏，屆時楊某未能返回英雄樓應戰，戴天舒便不戰而登上樓主之位。閣下的手段太卑鄙了。」

「楊樓主對余成見既深，無論余舌粲蓮花，恐怕亦白費唇舌。楊樓主既是余之貴客，理該好好招待。余這就命他們送楊樓主立刻去客房稍息，余已吩咐厨下預備豐盛的早膳，供楊樓主好好享用。」「余天」向五個蒙面人擺手示意。

五個蒙面人馬上站起來，向「余天」抱拳道：「遵命。」接着那個矮漢轉對楊準道：「楊樓主，請。」

楊準不想與那「余天」再說廢話，馬上站起，在五個蒙面人的「陪同下」，離開內堂。

待楊準被五個蒙面人押出去。「余天」伸個懶腰，站起來，張口發出一串得意的笑聲。

外面晨光一片，原來已是早上。

快近晌午的時候。「余天」命人在花廳擺下一桌酒菜，正欲派人到客房去請楊準共膳，不料接到急報，匆匆趕去前廳。

前廳上已有四個黑衣人低頭垂手站着。「余天」走入前廳，還未坐下，四個黑衣人已一齊跪倒，其中一人誠惶誠恐地道：「稟主人，小的們沒用，該死，有辱主人之命。」

「余天」一眼便認出四個黑衣人是跟隨五個蒙面人到北面村去捉拿楊準的十一個手下之四，本該留在那裏圍困看守着葉雙湘等人，如今突然回來，而且只有四人，不用說一定發生了事情，頓時臉色一沉，一屁股坐落當中那張椅子上，陰沉地道：「別哭喪着臉，發生了什麼事，明白道來。」

那個開口說話的黑衣人硬着頭皮將後來發生的事情詳述一遍。「主人，那兩個突然出現的人身手很厲害，特別是那個姓皮的，一出手便殺了小的們三人，接着又連殺四人，小的們自知不敵，拚下去只有死路一條，爲了趕回來向主人報訊，小的四人只好……脫身溜之，還請主人饒恕小的四人辦事不力之罪。」

「姓皮的一定是皮秋！」「余天」拍椅(圍手)而起。「奶奶的，來得好快啊！」稍微一頓，放緩語氣道：「

那個丁管事一定是英雄樓的外管事丁路。奶奶的，找到那裏又怎樣？楊準已落在余手中，奈何不了余。」

四個黑衣人跪着不敢動，等候「余天」發落。

「余天」目光一落，掃了四個黑衣人一眼。「爾等可是一逕返回這裏？」

那個說話的黑衣人忙回道：「回主人，小的們再蠢笨，亦不會笨到一溜煙跑回來，給姓皮的人暗中尾隨跟踪之機。小的們是依照殷大俠五人的囑咐，繞了一個大圈……並且分頭溜跑，會合後，確是無人跟踪，才一路上小心留意，趕返來向主人回報。」

「爾等確定其餘的七人已死？」「余天」臉色稍緩。

「這個，小的們只看到皆被劈倒擊趴在地，全都沒了動靜，大概兇多吉少。可是，小的們不敢擔保全都氣絕身亡。」

「還不給余滾起來。」「余天」厲聲道：「滾出去，快請殷士正五人到此。」

四個黑衣人一顆吊到嗓子眼的心頓時落原回位，一迭聲道：「謝主人，小的們告退！」急急退出前廳，去請殷士正五人。

未幾，五個高矮不一的漢子匆匆來到前廳，其中個子最矮的那一個領先向「余天」抱拳道：「天爺急召，請問有何貴幹？」

看那五人的裝扮及身形，與押送楊樓主到此的五個蒙面人相符。

此五人確是那五個蒙面人，大概怕楊樓主從他們的樣貌認出他們的身份，所以才用布巾蒙面。

「士正，情形有變！」「余天」目光落在那個矮漢身上。

那矮漢原來是殷士正。

江湖上有一人綽號矮腳虎，大名殷士正的，正是此人。

「天爺，發生何事？」矮漢殷士正問。

「余天」聳聳眉梢，道：「留在北面村看守華少夫人一干人等的飯桶，被突然出現的皮秋、丁路兩人殺個落花流水，只有四人逃回來。」將那個黑衣人(手下)說的話，照說一遍，末了，問道：「未知五位對此事有何高見？」

殷士正本欲看看另外四人有何話說，那知道其他四人却一齊拿眼看着他，他馬上明白四人的意思，當下開口道：「天爺運籌帷幄，該已胸有成竹。語云：食君之祿，擔君之憂。天爺怎說，俺們全力以赴。」

「余天」對殷士正的話大為滿意，連聲道：「好！好！余沒有找錯人，五位確是忠義之士。」

一頓，隨即道：「眼下形勢，為防萬一，該速離此地是為上策。但這始終不是上上之策，遲早會被皮、丁等人找到。縱使他們找不到，有那丁路回英雄樓作証，余之計謀便成空。因此，余決定來個釜底抽薪。」說到此，他突然頓住，兩眼掃了殷士正五人一眼，似乎要考考五人能否猜到他的意思。

殷士正五人轉着眼珠互相觀看，一個眉粗的漢子張口欲說，馬上給殷士正一個眼色所阻。「天爺英明，請恕俺們腦筋不夠靈光，猜不到天爺話中之意。」

那粗眉漢子只好收回說出口的話，不由瞪瞪眼，臉有不悅之色，及至聽殷士正對「余天」說出那番話，頓時明白他的用意，隨之氣消。

他記起殷士正曾對他們四人說過，「余天」是個剛愎自用，好大喜功的人，在他面前，要裝出不及其精明，才好混下去。

「余天」聽殷士正那樣說，打個哈哈，臉上一片得意之色。「士正，爾等太謙了。哈哈……余之釜底抽薪之計，乃是以鰲釣鰲，亦即是以身誘敵，務必將皮、秋等人一網打盡，以絕後患。只要他們死清光，便沒有人知道楊準如何失踪，縱使聽到一點風聲，亦無跡可尋，在無眞憑實據之下，英雄樓四大執事亦莫可奈何，又不得不宣判戴天舒不戰而勝，取代楊準樓主之位。」

「妙計，絕妙好計！」殷士正第一個拍掌讚嘆。「只有天爺如此天縱英明之奇材，才能想出如此絕妙之計。」

粗眉漢子與另外三個漢子馬上跟着拍掌附和。「如此妙計，教俺們欽佩得五體投地。天爺與古之諸葛、司馬，有過之而無不及。」

「余天」給殷士正五人誇讚得心花怒放，飄飄然的，口裏却說道：「五位謬讚過譽了。余怎比得上古之諸葛、司馬。哈哈……既然五位亦認為余之計……妙絕，余請五位依計而行。」

「天爺有命，俺們敢不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殷士正五人齊聲道。

「五位忠勇過人，教余起敬。事成之後，使余出了那口鳥氣，絕不會虧待五位，除了所議之十萬酬金外，再加五萬兩作為獎賞。」「余天」飄飄然之下，好不慷慨。

段士正五人料不到幾句稱讚之話，換來意想不到的獎賞，心裏好不歡喜，齊聲向「余天」致謝：「謝天爺之賞，俺們敢不悉力以赴，報答『天爺』厚賞之恩。」

「好！好！好！」「余天」連說三個好字。「有五位這句話，余放心之至。」

一頓，帶點惋惜地道：「昨晚一因人手不足，二因余思慮不週，心存僥倖，以至沒有命五位對跟在楊準身邊的人痛下殺手，否則，也不至於此。」

「天爺毋須自責。」殷士正接口道：「歸根究底，一句話：乃因天爺宅心仁厚，不忍大開殺戒，像天爺如此仁慈之人，相信江湖武林中沒有多少個。」

另一個鼻樑上長了一顆黑豆般大的肉痣漢子跟着道：「天爺，堵截皮秋等人的那一撥人怎麼搞的，居然連皮秋、丁路四人也堵截不住，讓他們找到那條村子去。」

「魯風，事已至此，可不是怪責人的時候。只要這一次將他們全放倒在這裏，一樣功德圓滿啊。」殷士正在說話時，連向鼻樑上長了顆大黑痣的漢子打眼色。

原來「余天」亦是個護短的人，對於自己的手下，縱使做錯了什麼事，不容別人加以指責。因為那是他的「家裏事」，不容別人加以置喙。他自己加以責罵處罰又自不同。曾經有一個手下說錯了一句話，他親手將那倒霉鬼的舌頭割下來，教其餘手下莫不悚然震慄。

若「余天」對魯風之言不以為然，氣惱之下，撤回重賞五萬兩銀子的承諾，他們豈不一場歡喜一場空？那是殷士正急急阻止魯風說下去的原因。

「余天」在魯風說那番話時，臉上確露不悅之色，待殷士正截住魯風的話，說出另一番話，臉上才重現笑意。

「事不宜遲，請五位馬上依照余所說之計策部署，務教皮秋、丁路等人來得去不得。」

殷士正五人應諾一聲，馬上離開前廳，佈置網羅。

此刻，「余天」不但忘了吃午飯，亦將邀楊準一起用膳的興緻拋到腦後。

* * *

楊準一個人呆在客房內，心裏一直記掛着葉雙湘等人的安危，既無心躺到床上歇息，亦無心情吃下人送入房中的飯。

就因為顧慮到葉雙湘等人的生死，他一直不敢妄動。他不想葉雙湘等人因他而受到侵害甚至喪命。他更加不想葉雙湘再遭受到傷害，他寧願自己死一百次，只要葉雙湘無恙，一直活下去。

為了葉雙湘，他甘願犧牲自己。

外面的情形似乎有異，楊準雖在發呆，仍然察覺到，頓時心頭一動。暗忖：這裏的人忽然行動匆忙，神色緊張，莫非……即將有事發生？倒要全神貫注，應付驟然之變。吸口氣，他立刻暗自運功調息一遍，然後將送來的飯菜三扒兩撥吃到肚裏。

人是鐵，飯是鋼。

「余天」正與殷士正五人在房宅四處佈置羅網的時候，冷不防前面傳來一聲慘叫，跟着是幾聲喝叱：「狗奴才，快着爾等的狗主人滾出來！」

「若不放出楊樓主，咱將你這狗窩砸個稀巴爛！」

這情形，不用說，有人自大門前殺進來。

這可是「余天」等人料不到的。

因為在他的猜想中，皮、丁等人若找到這裏來，為了救人，決不敢公然從大門前頭闖進來；大都會偷偷摸摸潛入宅內查探要救之人給關押在那裏，那既方便行事，亦方便救人後溜走。若硬闖救人，此乃莽漢之所為，智者所不取。正因「余天」並不認為皮、丁等人是無勇無謀的莽漢，所以才猜想他們不會捨易取難，來個硬闖救人。

如此一來，「余天」的計策便派不上用場了。

叱喝喊殺及兵器撞擊聲，慘叫聲不斷移近向前廳，不用說，「余天」的手下無法阻擋闖入宅內的人繼續往裏闖。

正自宅子一角，也就是「招待」楊準那爿客房所在之處，佈置人手的「余天」驟聞喊殺叱喝慘叫聲起自前面，頓時吃一驚，臉色微變，馬上對跟他一起的殷士正道：「士正，快到前面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殷士正答應一聲，帶了數人急急趕往前廳那面看個究竟。

「余天」看着匆匆而去的殷士正，始終放心不下，隨後趕去。

殷士正趕到前廳，只見四人正與魯風等人在廳上斷殺，細看之下，認出除了魯風之外，還有祁標、孫洪、古鎭三人，魯、祁、孫、古四人與殷士正一道受「余天」重金所聘，替「余天」賣命，與魯風四人斷殺的四人，乃是三男一女。

殷士正認出那個女子就是在北面村與楊準在一起的葉雙湘，三個男的分別是皮秋、丁路及成巨山。

闖入「余天」府中的人，果然是皮秋等人。

他們不但找到這裏來，而且來得很快。

只不過，成巨山本與霍桐在一起的，怎麼獨獨不見了他？莫非他在小山腳下遭到截擊他的人——「余天」手下的毒手？

成巨山居然在那麼兇險惡毒的伏擊之下脫身，可說福大命大。

原來不單他能夠在小山腳下的伏擊中脫身，霍桐亦然。全虧兩人生就銅皮鐵骨，加上天生力大，於那一陣潮水般急瀉下來的石頭砸擊

之下，身上給砸中幾處，幸好都是皮肉之傷，兩人情急之下，冒險縱落小路另一面的陡斜崖坡下。由於不是被逼墮下去，而是有心跳下去，因此，兩人都能夠在跳下去後，於約十丈下的地方攫抓住長在崖坡上的荊樹叢，不致於一直墮落頗深的崖坡下。

事後兩人得悉那陡斜的崖坡約有四十丈高下，上面伏擊他倆的人看到兩人跳下去，認爲兩人自尋死路，即使不摔死，亦必摔個死去活來，所以，他們只是站在路邊崖坡上往下張望，不敢攀下去看個清楚，只在崖坡上往下瞧了一會，耳聽崖坡下發出轟轟發出的震响聲，根本看不清楚往深處滾下去的是石頭還是人。有人將小路上的一些石頭踢下崖坡，看到下面的崖坡毫無反應，於是確定霍、成兩人經已墮落崖坡底下，率隊的頭目才下令撤離那裏。

霍桐實則給一塊踢下去的石頭從右臂上擦過，痛得他張口一把咬住一根荊樹，才沒有叫出聲來，否則，他和成巨山恐怕保不住一條命。

生死關頭，霍桐不得不忍受椎心刺骨的劇痛，保存他和成巨山兩條命。

待那些伏擊的人撤走後，兩人馬上忍痛向上爬，爬回崖坡上的小路上，顧不了傷痛，急急趕去北面村，正好趕及找到剛問過那個被拍開穴道的黑衣人來歷，以及敵巢在那裏，正要趕去救回楊樓主的皮、丁兩人。

皮、丁兩人看到霍、成兩人受了傷，忙暫緩趕去救楊準，替霍、成兩人料理好身上的傷口，本欲將兩人留下——代替柳、王兩人護送葉雙湘等人到另一個安全的地方，她說什麼也不肯，非要跟皮、丁兩人一道去救楊準。

皮、丁兩人拗不過她，只好讓她一道去救楊準，仍讓柳立、王坤兩人護送其他人到安全的地方去。

從「余府」大門硬闖進去，是皮秋的主意，務求令到敵方大感意外，達到擾亂敵方部署，出奇制勝的目的。

皮秋果然不是一個普通的江湖人。

居然料敵機先。

這就是機智，見識與歷練了。

他們四人從正面大門硬闖進去，擺明車馬，不但令到敵方大出意外，暗中所做的手脚自然施展不出來(因爲那是用來對付偷襲者而設的)，枉費一番心機，並且將敵方的注意力吸引過去，那就方便另一着佈下的「棋子」行事，那是皮秋最主要的目的。

這一着叫，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沒有跟皮秋四人在一起的霍桐，正是皮秋暗中佈置的一着棋子——暗中潛入「余府」之內救楊準。

* * *

魯、孫、古、祁四人剛要着手佈置人手的時候，驟聞前面傳來叱喝慘叫聲，心知前面出事——極有可能是皮、丁等人找到來。他們都暗忖若是皮、丁等人找到來，原先定下的計策便不能用，於是只留下少數人在那裏，各自帶着大部份人手從宅內不同的地方趕去前面瞧着，最先趕到的祁標恰好在前廳上將皮、丁四人截住，稍後先後趕到的魯、古、孫三人聯手對付皮、丁四人，殺得好不激烈。

四人之中——皮秋那一方，以葉雙湘的身手最弱，要不是皮、丁、成三人一直加以援手，她早已敗在祁標的三棱回下。

以皮秋的身手，比對手魯風稍勝一籌，由於要兼顧葉雙湘，因此一時間奈何不了魯風。

魯風與祁標、古鎮、孫洪都不是省油的燈，無名之輩。古鎮與孫洪便跟丁路、成巨山鬥得好不激烈兇險，丁、成兩人都佔不到上風，還因爲要兼顧葉雙湘而幾乎着了古、孫兩人的道兒。

匆匆趕到前廳的殷士正略一打量形勢，馬上加入戰圈。魯風四人驟得殷士正之助，俱精神一振，戰意大盛，將本是持平之局很快改變，略佔上風。

皮秋眼見對方突然來了援手，令到己方漸落下風，而旁邊還有對方的手下持刀環伺。這樣鬥下去，縱使對方不喝令其手下一湧而上，他們不但無法取勝，恐怕脫不了身，思量之下，他決定來個破釜沉舟，扭轉局勢。

這時候，「余天」亦已趕到前廳，他似乎並不認識皮秋等人，但却猜到是他們誰，馬上呼叫道：「士正，他們就是皮秋、丁路？那娘們就是楊準身邊的女人？」

殷士正答道：「如假包換。」

「余天」馬上喝道：「五位加把勁，務必將他們放倒在這裏，絕不要讓一個跑掉！」

殷士正回應道：「天爺請放心，士正五人有絕對信心將他們放倒。天爺大可放心。」

那知話未落，魯風驟然响起一聲痛叫，狼狽地斜跳出數尺外。左手臂上血漬殷然。

原來魯風挨了皮秋一刀。

皮秋使詐傷了魯風。

在殷、「余」兩人呼應的時候，皮秋瞥到葉雙湘在祁標的着着緊逼下，險象環生，心頭一動，急忙竄過去解救。給他一刀封住殺着的魯

風自然不會任由皮秋救援葉雙湘，身形急縱，手上的九節鞭一招神龍擺尾，抽擊皮秋的腰身。

他這一招滿以爲皮秋不得不收勢回身招架，那知道皮秋是有心誘敵，那一着根本就是虛着。魯風那招神龍擺尾才施，皮秋驀地縱起來，身形凌空一旋，在魯風的九節鞭掃空，自他脚下滑過的刹那，一片刀光如天花亂墜般洒下，罩落魯風身上。

魯風這一驚非同小可，慌忙順勢搶竄出去，企圖在皮秋的刀光未完全罩洒下來的刹那，脫出刀光所罩洒的範圍外，雖然他的反應不可謂不快，仍然不夠快，雖則竄脫出刀光外，左臂上却挨了一刀，深及筋骨，痛得禁不住全身猛打哆嗦，叫出聲來。

幾乎是與此同時，葉雙湘亦給祁標三棱鐧掃中，嬌軀歪扭，幾乎跌落地，她却咬牙忍痛，沒有叫出聲來，免得影响皮秋、丁路、成巨山的心神鬥志。

她不想因她一人而令到皮、丁、成三人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她甘願死九次，也要救出楊準。

祁標可謂得勢不饒人，一招得手，立刻又施展一招雙龍出海，兩手三棱鐧疾撞向葉雙湘的胸腹要害。

葉雙湘身形還未穩住，眼見祁標雙鐧如毒蛇噬人般驟擊過來，雖則心膽俱寒，仍然咬牙揮劍欲擋。

她可沒有把握應付得了祁標的那一招雙龍出海。

「鏗」一聲，一道刀光如電擊般，將祁標的雙鐧震開，颯一聲，成巨山有如天神驟降般落在葉雙湘身前，手上的刀一招浪捲千濤，反手撇掃向心神俱震的祁標。

祁標驚呼一聲，急不迭縱避開去，僥倖還來得及。

這些驚人的變化，發生在眨眼的瞬間，令到殷士正來不及出手。但他的反應仍然不慢，口裏疾喝道：「上！全給我上，務必將皮秋、丁路四個男女斬殺，不惜一切！」

環伺在四面的一衆黑衣人——天爺手下——轟應一聲揮動手上兵器，如狼似虎，向皮、丁四人撲殺。

被眼前劇變搞得驟吃一驚的「天爺」於回過神來後，亦厲聲吆喝：「殺！給余殺他奶奶的鷄犬不留！」

那些黑衣漢子轟應一聲，如驚濤駭浪般，湧向丁、皮、成、葉四人。

剛剛扳回劣勢的皮秋四人頓時陷於對方狂風驟雨般的强大攻勢之中，幾乎無法抵擋，幸好皮秋見機得快，呼叫丁、成、葉三人背靠背聚攏在一起，應付殷士正等人及那些黑衣人的浪湧波濤的攻擊，尚候暫時沒有給吞噬。

可是，如此下去，以四人之力，終有覆舟之厄，正如俗語有云，獨柱難支大厦，四人縱有蓋世之勇，亦有力竭之時。

事實上，四人招架不到十招，葉雙湘首先不支中招跌倒，若非丁路和成巨山冒着受傷之險加以搶救，葉雙湘恐怕已給殷士正一劍刺殺。

丁、成兩人救下葉雙湘，却爲古鎮和孫洪所傷，尚幸只是皮肉之傷，還能夠繼續支撐下去。

三人成犄角之勢，將腿上挨了殷士正一劍，痛得不能站起的葉雙湘護在當中，承受着更猛烈的攻擊。

「余天」在旁看到丁、皮、成三人陷於困獸苦鬥，心裏好不痛快，扯着喉嚨叫：「士正，五位加一把，殺他們個雞犬不留！」

殷士正五人與那些黑衣人呼應一聲，攻勢更加猛烈。

皮、丁、成三人咬牙苦撐，心裏只盼霍桐快些出現，最好與楊準一起出現，否則，他們自知支撐不了多久，必將飲恨於此。

葉雙湘並不是個瞎了雙眼的人，看出形勢極之不利，若皮秋三人不立刻想辦法冒死突圍，將會與她一起死在這裏，爲了救出楊準，她一個人死何足惜，當下尖聲呼叫道：「皮大俠、丁管事，不要再理會妾身，快合力衝殺突圍，別忘了你們此來最大的目的是救出楊樓主，妾身死不足惜，請三位當機立斷！」

皮、丁、成三人全心保護葉雙湘，他們那樣做還不是爲楊準。葉雙湘是楊準的心上人，若葉雙湘有何不測，縱使救出楊準，楊準在傷心欲絕之餘，恐怕不會跟他們回去，他們豈不是徒勞無功，無法交代，所以，他們無論如何也要保護葉雙湘。

「呃」一聲，丁路股側挨了祁標一鐧，幾乎忍不住要栽倒，皮秋於危急中左手疾抖，喝一聲：「看鏢！」一招虛恫嚇，嚇得祁標慌不迭撤招舞鐧護住全身。

生與死之間，相信任何人也會先求自保，不求傷敵。大概只有瘋子與白痴，才會幹出不顧自身生死的蠢事來。

那知道皮秋那一着只是虛招，手上根本沒有暗器發出。

一招虛聲恫嚇奏效，皮秋心頭一動，決定再來個虛張聲勢，此時此刻，爲了保存生命，殺出重圍，不得不將暗着暴露出來。

「瞧！霍桐已救出楊樓主，殺奔前來。」皮秋陡地欣喜大叫。

丁、成、葉三人驟聞霍、楊兩人殺到，莫不大喜過望，急急轉眼張望。

「余天」正自得意忘形，與殷士正等人陡聞皮秋之呼叫，莫不大吃一驚，心頭跳動——想不到皮秋等人另有一路伏兵，居然救出楊準，震驚之下，不由得窒了一窒，慌忙放眼四瞧。

「殺呀！」皮秋焉會錯失這個突圍脫身的好機會，猛地暴喝一聲，揮刀撲殺。「此時不突圍而出，還待何時！」

丁、成、葉三人聞聲立刻會過意來，各自忍住身上的傷痛，兇猛地向殷士正等人撲殺過去。

葉雙湘在皮、丁、成三人護住她的時候，已經匆匆用撕開的繡帕將腿上的傷口包紮起來，勉強可以行動。

成巨山身高力大，及時拉葉雙湘一把，讓她借力往前衝。

待殷士正五人與那些黑衣人驚覺到皮秋那一聲喝乃是虛張聲勢之計，回過神來的剎那，皮秋四人已如獅虎般撲殺前來，倉促間幾乎來不及應付，手忙脚亂間，硬是被皮秋四人砍倒刺翻三四人，突破一個缺口，衝殺出去。

「余天」目睹，急得跳脚嘶喝：「截住他們，無論如何也要給余截住他們，絕不能走脫一個。」

殷士正立刻呼應：「殺！殺絕他們，全力阻截，務必要他們葬身於此。」

古鎮、魯風等四人吆喝一聲，身形閃躍縱撲，合力阻截皮秋四人。

那些黑衣人亦拚命追截阻攔。

皮秋四人由於有傷在身，又要兼顧四人中受傷最重不良於行的葉雙湘，行動自不免受到影响，剛奮力衝殺出前廳外，便被殷士正等人追及，將後面的丁路截下來，令到皮、成、葉三人不得不回身救援，隨後追上來的黑衣人紛紛撲上去，復將皮秋四人圍困起來。

皮秋四人雖則奮力斬殺擊倒數個黑衣人，依然阻止不了那些黑衣人的抄截。

「余天」眼見殷士正五人及一衆手下復將皮秋四人截下圍困起來，放下心來，追前數步，呼喝道：「士正，連連痛下殺手，務將皮秋、丁路四人擊成肉醬。」

殷士正答道：「俺們絕不會教天爺失望！」

話落，隨即大喝一聲：「弟兄們，加把勁給俺殺呀！別忘了天爺許諾俺們的五萬兩賞銀。」

「若將皮秋四人斬盡殺絕，其他的人亦有獎賞。」「余天」接口呼叫。

那些黑衣人聽聞之下，莫不歡聲稱謝。同時不要命地加緊向四人撲擊。

皮秋四人在殷士正那伙人如狂濤駭浪般的連番攻殺之下，漸呈不支，先後受了傷，若再沒有奇跡出現——霍桐救出楊準及時殺到，四人誓必會死在此地。

成巨山情急之下，發出連串吼叫聲。可惜一任他奮起抗擊，却無濟於事，反之，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壓得他左支右絀，差點喘不過氣來。

原來殷士正看出他身高力大，特別要古鎮與魯風還有四個黑衣人對付他，如此一來，縱使成巨山有蓋世之勇，終究雙手難敵四拳。

葉雙湘突然駭叫一聲，跌倒於地。

她是給祁標的三棱鐧震跌下去的。

正如黃台之瓜，何堪再摘。葉雙湘本就帶傷勉力支撐，給祁標和兩個黑衣人逼得透不過氣來，苦撐之下，氣力消頹，祁標再施一招天雷轟頂，她奮起餘力擋架，力有不逮之下，給震得退後一步，跌坐下去，幸好皮秋於千鈞一髮間抽刀接住祁標順勢劈下的鐵鐧，否則她肯定會被祁標的鐵鐧砸破腦袋，香消玉殞。

皮秋替葉雙湘擋下祁標一鐧，他的左腿却給殷士正的利劍削中，削去一片皮肉，痛得他悶哼一聲，臉上皮肉猛烈抽搐，大力吸一口氣，強抑那一陣劇痛。

「嘿……哼！」丁路亦着了道兒，身形一歪，似欲跌倒下去，晃了晃，終於穩住身形，左臂上袖破血染，原來臂上挨了孫洪一爪，給抓出三道深深的血溝。

孫洪使的是一雙虎爪。

「殺！」殷士正五人與那些黑衣人眼見皮秋四人已是強弩之末，登時發出一聲震天動地的吆喝，向皮秋四人發出致命的一擊。

皮秋當然不甘心就此飲恨，亦拚盡氣力發出一聲吼叫：「殺呀！霍桐與楊樓主終於趕來了！」他信口胡謅，企圖激起丁、成、葉三人求生抗擊之意。

丁、成、葉三人都不甘心死在殷士正那伙人的手上，明知皮秋胡謅，大概故技重施，三人立時拚盡全身氣力，發一聲喊，竭盡所能作出生死一綫的抗擊。

這一次，殷士正等人沒有理會皮秋那一聲虛張聲勢的吼叫，向四人發出合力一擊。

看來皮秋四人難逃喪命身亡之厄。

在旁看着的「余天」發出一陣得意忘形的大笑。

他不相信皮秋四人能夠抵擋得了殷士正等人的致命一擊。

只要皮秋四人一死，楊準在他手上，戴天舒便能夠不戰而勝，坐上英雄樓樓主之位，他這一次便贏了，報却昔年之辱，怎不教他痛快莫名。

可惜他笑得早了一點。

驀地，接連响起的兩三聲慘叫，驚斷了「余天」的笑聲，隨着一片迅疾的颯颯聲接連响起，慘叫聲不斷，本來必死的皮秋四人絕處逢生，本來必定奏功的殷士正等人陣脚大亂，起碼接連倒下六七人，其他的人不求殺人，慌不迭急求自保，各自揮動兵器，封擋那一陣如驟雨飛打過來的瓦片。

瓦片是從瓦檐上如飛葉般飛射向殷士正等人，首當其衝的五個黑衣人給飛瓦擊中倒下，受了傷的魯風及古鎮亦應變不及，被飛瓦擊中倒地。

這可是變生肘腋。

不但「余天」大驚失色，想不到這一次皮秋四人的援手果眞殺到，就是殷士正等人亦驚惶失措，被那一陣勢道凌厲的飛瓦射擊得手忙脚亂，狼狽不堪。

皮秋四人作夢也料不到，在自忖必死的剎那間，救星驟降，那剎那幾疑是夢是幻，不過那種驚疑只是一霎間，四人馬上肯定那是千眞萬確！成巨山首先發出一聲如雷歡呼，奮力揮舞混金鐺反擊，皮、丁、兩人亦不落後，只有葉雙湘因驚喜而氣力驟散，癱在地上。

「辟勒嘩啦」一聲暴响，頭上那片瓦面洞穿，隨着暴雨般激洒下的瓦屑木碎塵灰，一個人急瀉而下，手上的兵器揮舞起一片罡風銳芒，往那手忙脚亂應付突襲的殷士正等人罩擊。

「霍桐！」成巨山發生一聲歡呼，手上一對混金鐺接連砸倒兩個黑衣人，鼓其餘勇，撲向古鎮。

他是從瓦洞中暴瀉下來的，那人手上揮舞的，乃是一柄厚背斬馬刀，不就是霍桐。

他終於及時出現。

一片慘呼聲中，殷士正肩頭冒血，斜竄開去；孫洪腿上添了一道大半尺長的血口，倒地急滾；魯風胸腹洞開，腰身歪扭，倒地不動；祁標左手三指斷掉，反身往外倒掠；至於那些黑衣人可慘了，原本還有近十人，只剩三四人抱頭鼠竄逃命。

「余天」忽然失了影踪，他似乎溜得比兔子還快。

「別讓他們跑了。」從瓦檐上倏地掠下一條身形，凌空飛掠過去。

「準哥！」委頓在地的葉雙湘張口發出一聲欣悅的呼叫。

自瓦檐上掠過去的那人，不就是楊準。

「雙湘！」楊準瞥到葉雙湘身上染血，坐在地上，驚喜之餘，好不心痛，顧不了追殺殷士正等人，急掠向葉雙湘坐地之處。

皮秋與丁路，成巨山三人亦認出楊準，莫不心中欣喜，奮起追殺各自急急逃竄的殷士正等人。

殷士正等人發覺「余天」失踪，心知他溜了，那裏還有心情替他拚命，莫不急急竄逃。

「波波」兩下爆响，廳外忽然飛入兩團物事，落地爆開，洩冒出大團煙霧，飛快地擴散開來。

皮秋疾喝一聲：「小心有毒！」第一個退避。

丁路與成巨山、霍桐亦急不迭退避開去。

殷士正、祁標、孫洪藉着那兩團烟霧的掩護，竄逃出廳外。

除了魯風之外，古鎮亦死在成巨山與霍桐的混金鐺與厚背大斬馬刀之下。

至於那些黑衣人，除了四人逃脫外，其他的非死即傷。

「余天」這一次可謂人算不如天算。

楊準掠落葉雙湘的身旁，緊張萬分地道：「雙湘，妳受了傷，傷得重嗎？」急急視察葉雙湘身上的傷處。

葉雙湘忍痛微微一笑。「都是皮肉之傷，準哥，你無恙？」

楊準搖了搖頭。「毫髮無損！」看到葉雙湘身上所受的確是皮肉之傷，才放下心來。此時瞥到爆開來的兩團烟霧擴散瀰漫開來，恐防有毒，顧不了避嫌，一把抱起葉雙湘，往廳外縱去。

葉雙湘給楊準抱着，心裏又羞又甜。

皮秋與丁路、成巨山，霍桐亦跟着掠出廳外。

楊準與皮秋等人掠出廳外，聚在一起，剛定下神，緩口氣，忽地四下火起，六人不敢逗留，二話不說，急急往宅外奔掠。

宅內當然不會無緣無故起火，不用說，那是「余天」及逃掉的殷士正等人放火燒屋子。

那幾處火確是「余天」下令放的。那兩個烟彈亦是他下令手下擲入廳內的，掩護殷士正、祁標、孫洪竄逃脫身。

* * *

「皮大俠、丁管事、成巨山多得三位聯同霍兄冒險相救，楊某衷心感激。」楊準抱拳向皮秋、丁路四人致謝。

他已將抱着的葉雙湘放下，與皮秋四人站在「余天」那座宅外約十數丈外的地方。那座宅子亦已陷於熊熊烈焰之中。

丁路急不迭還禮道：「樓主言重，此乃屬下份所應爲之事。屬下此來，乃是奉了四大執事之命，找

尋楊樓主下落。如今找到楊樓主，屬下總算不負四大執事之命。」

皮秋亦抱拳道：「楊樓主之生死安危，與皮某有切身關係，皮某自該傾力解救楊樓主之厄，免誤了兩日後樓主與戴天舒之戰。」

葉雙湘接口道：「準哥，若非皮大俠與丁管事等人及時趕到出手解救，恐怕妾身早就死了。」

「楊樓主可知那伙人是何來歷？」成巨山問。

楊準道：「主謀之人乃是一個叫『余天』之人，相信四位已見過那人。楊某認爲『余天』並不是那人的眞名實姓！至於與四位動手的五人，楊某認出他們是呂梁五義。」

「應叫呂梁五賊！」皮秋插口道：「皮某曾聞江湖上有呂梁五賊這五號人物，唯利是圖，認錢不認人，原來就是這五個傢伙。」

「楊樓主怎會認出那五個傢伙的來歷身份？」丁路問。

楊準道：「楊某未膺樓主之名位前，曾在隴西遇上他們，說得上有一面之緣。怪不得他們脅迫楊某跟他們走時，却不敢露出眞面目。」

「楊樓主，若皮某猜得不錯，那個『余天』使出各種手段將楊樓主關禁在那宅子內，是要令到楊樓主無法現身與戴天舒擂台應戰。」皮秋將他的猜想說出來。

楊準用力點一下頭。「皮大俠猜對了，那個『余天』挾持楊某的目的，正是要楊某到時無法現身與戴天舒一戰。」

丁路道：「不知那個『余天』是何許人，因何要想盡辦法挾持楊樓主？」

皮秋道：「皮某猜那『余天』，必是在戴天舒身上下了三十萬兩銀子巨注的神秘人，只有那人才會不擇手段阻止楊樓主與戴天舒一戰。皮某還認爲，那些幾番阻撓跟踪咱們找尋楊樓主的人，都是那個『余天』派出的人！」

一頓，又道：「可惜給那傢伙溜了。不然，便眞相大白。」

楊準想趕快離開那裏，找個地方歇下來，好料理葉雙湘的傷勢，接口道：「皮大俠，此地不宜久留，況且各位都受了傷，先找個地方歇下來，好料理各位身上的傷口。」

皮秋深以爲然，點頭道：「楊樓主此言甚是，咱們馬上離開這裏，找個穩妥的地方安頓。」

丁路記掛着兩日後的擂台之戰，插口道：「楊樓主，咱們必須盡快趕回英雄樓，否則恐怕趕不及兩日後之戰，便宜了那個戴天舒，說不定那個『余天』與戴天舒是一伙的！」

皮秋馬上道：「丁管事所言極有可能，楊樓主，絕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

楊準看一眼葉雙湘，說道：「楊某視名利如過眼雲烟，楊某已答應……她，拋棄樓主之名位。」

皮秋聽楊準那樣說，心裏大急，急急道：「楊樓主此言差矣。縱使淡泊名利，可也要走得堂堂正正，千萬不可自汚英名，讓那姓戴的佔了便宜還說風涼話。而且爲免江湖中人說三道四，楊樓主也好應該與姓戴的一戰後，堂而皇之而去！」

丁路亦道：「楊樓主無論如何請返英雄樓一趟，好讓屬下向四大執事有所交代。」

楊準道：「皮大俠、丁管事，很對不起，楊某歸隱之意，早已決定。」

「楊樓主！」皮秋急不迭打斷楊準的說話。

楊準看着皮秋，突然道：「皮大俠，楊某聽說這一次你買楊某勝，若是楊某不敵，你會賠掉一筆鉅款，反之，你與那萬貫大大地贏一筆？」

皮秋直認不諱：「不錯，皮某正是爲了這一點，才不辭艱險，四出尋找楊樓主，皮某自認並不是一個滿腔俠義之人。皮某只知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因此，皮某只盼楊樓主念在皮某等人捨死相救，改變主意，趕回英雄樓與姓戴的一戰。若楊樓主力戰不敵，皮某認命，無話可說。可是，楊樓主若誓不改變主意，皮某絕不會像那個『余天』那樣，使用卑鄙的手段脅迫楊樓主就範。」

楊準聽皮秋說得那樣坦白，一時間委決不下。

一直沒有開口的葉雙湘突然道：「準哥，小妹不想你給人說三道四，背上不好聽的汚名歸隱。何況，皮大俠於咱們有救援之恩。小妹希望你能夠將一切恩怨了却後，堂而皇之跟小妹歸隱。」

皮秋感激地看了葉雙湘一眼。

楊準看着葉雙湘。「妳眞心情願？」

葉雙湘用力點一下頭。「絕不後悔！」一頓，又道：「無論你是勝是敗，都要走得心安理得。」

楊準深深地看了葉雙湘一眼，轉對皮秋道：「皮大俠，楊某跟你們趕返英雄樓，了斷江湖上的所有俗務恩怨，走也要走得堂堂正正，洒洒脫脫！」

皮秋大喜。「楊樓主始終是個恩怨分明，明白事理的人，皮某沒有白費一番氣力。」

「楊樓主，咱們先到那裏去？」丁路問。

楊準根本不熟悉這一帶地方，聞言後一時間無以作答。

葉雙湘開口道：「離此地約三四十里的地方，華家莊有一座別院，咱們可到那裏去歇脚療傷，然後趕返英雄樓。」

楊準忙道：「妳傷得不輕，怎走得動？」

葉雙湘欲說話，皮秋已道：「那就有勞楊樓主扶持葉姑娘上路了。」

丁路接口道：「咱們可以邊趕去葉姑娘所說的別院，邊在路上找尋馬車。」

楊準認爲可行，點點頭，馬上去扶葉雙湘。

葉雙湘在聽聞皮秋的說話時，心裏不期然湧起一股羞意，臉上一陣發熱，急忙低下頭，心裏可甜極了。

楊準扶着葉雙湘，與皮、丁、成、霍四人依照葉雙湘所說的方向奔去。

* * *

在華家莊那座小別院內歇了兩個時辰，除了楊準沒有受傷之外，其餘皮秋五人都已分別料理好身上的傷口，皮秋提議吃過晚飯後，連夜趕去英雄樓。

丁路首先贊成，認爲越快趕回去越好，免得夜長夢多，橫生枝節。

成、霍兩人唯皮秋馬首是瞻，自然附和，楊準也恐發生意外，亦贊同盡快趕回英雄樓。

剛好別院內有一輛馬車，四匹馬，正好用得上。

吃過晚飯，略爲歇了一會，楊準六人便動身起程。

受傷最重的葉雙湘與丁路、成巨山乘坐馬車，楊準與皮秋、霍桐分乘三匹馬，兩前一後護着馬車駛出別院，沿着那條通往東北方的泥土路馳去。

英雄樓在東北方。

三騎一車往前馳出不到十丈，驀地自左面路上野地發射出十數支火箭，攢射向在前開路的楊、皮兩騎。

霍桐一騎押後。

楊準與皮秋幾乎同時呼喝出聲：「小心！速往右面繞避！」

喝聲中，楊、皮兩人撥騎閃避，同時揮動兵器擋撥射來的火箭。

趕車的成巨山立刻撥轠馭馬，急忙改變方向，將馬車趕落泥土右面路外的野地，押後的霍桐緊緊跟着。

接連撥擋落數支射來的火箭，楊準陡地騰身從馬鞍上掠起，口裏疾道：「皮大俠請抓着楊準的坐騎！」話聲中，他已將一手抄攫在手的火箭往發箭處擲去。

皮秋反應好快，撥轠跑馬，馳到相距不到一丈之距的楊準坐騎前，左手疾探，一把抓住那匹馬的轠繩，同時間手上的青鋼刀撥擋落三四支火箭。

馬車上突然火光連閃，跟着一團團火光往四下疾扔出去，落地後火光熊熊閃耀，將馬車附近數丈遠的地方照亮了。

從馬車上擲出去的是一個個火把，由車上的丁路與葉雙湘飛快地點燃並擲出，而駕車的成巨山已將馬車勒停，縱身掠落馬車前面，護住拉車的馬匹。

押後的霍桐亦挺起厚背大斬馬刀，擺出一副隨時應戰的架式。

楊準藝高人膽大，於掠起接箭反擲回去幾個快逾電閃的動作中，凌空一個翻滾，有如夜鷹般撲向發箭的地方。

發出火箭的地方陡地响起一陣發箭聲，十數支火箭激射向楊準。

楊準在那霎間人如隕星飛墜，疾墜地上，險險避過從身上激射過去那陣火箭。

皮秋於抓住楊準的坐騎後，立刻從懷中拿出兩個火把，點燃了，急擲向發射出火箭的地方。

那兩個火把落地後，「蓬蓬」兩聲，火光閃耀，將那塊地方照亮。

匿在那地方的兩個人頓時無所遁形，暴露身形。

「鼠輩！還不現形！」楊準於墜落地上後，立刻往前縱，瞥到兩條趴在地上，在火光閃耀下現形的人影從地上竄起來，左手急抖，發出數枚暗器。

他生平第一次使用暗器，那還是皮秋的主意，使用的是丁路隨身帶着的數種暗器中的一種——鐵蓮子。

從地上竄起來的兩條人影耳聽夜空中响起異聲，知是暗器掠空之聲，急不迭各自仆向地上，躲避射來的暗器，同時各自發出一把暗器。

身形急撲的楊準立刻往上掠起來，避開那兩把激射過來的暗器，手上一支金槍脫手飛射向那兩條人影的其中一人。

「奪」一下疾响，那支快逾飛矢的金槍將那人釘在地上。

那人發出一聲慘叫，兀自在地上掙扎，原來楊準擲出的金槍只射穿了那人的腰腹部位，不會即時喪命。

另一個嚇得怪叫一聲，但却兇悍異常，揮刀縱起來，撲向楊準。

事後才知道，那兩個傢伙是兄弟，怪不得那麼不要命。

「呃！」一聲慘叫劃破長空，楊準與那個對手禁不住往泥路右面的野地張望一眼。

那邊廂，火把光映照下，只見成巨山與霍桐、丁路正與兩個黑衣人在交手，馬車上的葉雙湘撐坐起

來，兩眼射出恨怒難消的怒火，一個身子搖晃發抖，用力咬着嘴唇，終於忍不住尖聲嘶叫：「郝猛！你這惡賊，我要將你剝皮剮心，碎屍萬段，以消我恨！」忍着身上的傷痛，跳下車，咬牙拚命往前撲去。

與成巨山三人動手的兩個人，其一正是郝猛。另一人是個滿臉虬鬚，額上有一道刀疤的漢子，附近的地上倒着一個黑衣人，幾乎身手異處，剛才那一聲慘叫就是那人發出的。

唯一沒有動手在馬上戒備的，皮秋認出那個虬鬚漢子是江湖上有名的劇盜鐵頭石心于大鋼。

皮秋本想出手助楊準一臂之力，看到楊準要應付的只有一人，憑楊準的本領，應該應付裕如，加上他恐怕另有埋伏，所以沒有出手，在馬上眼觀八路，耳聽四方，以便應付隨時發生的突襲。

楊準耳聽那邊廂與成巨山三人動手的其中一人，是令到葉雙湘家破子喪的惡賊郝猛，自己亦差點死在他的手上，頓時怒火騰燒，疾呼一聲：「皮大俠，這斯交你料理！」抽身斜縱，撲向馬車那面。

皮秋答應一聲，自馬上縱起，撲向那個本與楊準交手的傢伙。

那邊廂，丁路已退出戰圈，扶着葉雙湘。

原來葉雙湘腿傷頗重，勉强撲前丈許，便支撐不住跌倒下去，丁路瞥到，忙退出戰圈，將她扶起來。

以成、霍兩人的身手，本來縱使勝不了郝猛與于大鋼，亦可與之打成平手，由於成巨山與霍桐皆受了傷，自不免影响了身手，因此，少了丁路後，兩人頓被郝、于兩人壓逼得退了一步，應付起來頓感吃力，幸好楊準即時撲到，一出手便將于大鋼逼退半步，跟着纏住郝猛，成、霍兩人鬆口氣，雙雙對付于大鋼，立刻佔了上風。

仇人相見，份外眼紅。郝猛臉上滿是脫了痂的疤痕，嫩紅核突，加上一頭亂髮，有如厲鬼一樣好不可怖。那是拜楊準那天在龍珠山上將他擊倒，滾跌下山時弄出來的，因之，他對楊準與葉雙湘恨之入骨，發誓要將兩人殺之而後快。

於是先是火燒華家莊，燒不死楊、葉兩人，於是在此伏擊楊、葉一行人。而于大鋼與另外三人（業已兩死），都是他糾集來的幫手，如今與楊準面對面，郝猛恨不得將楊準生吞活剝。

對於郝猛這個窮兇極惡，一再傷害葉雙湘的惡賊，楊準恨之入骨，如今再遇上，他發誓必將之斃在槍下，絕不讓他再有作惡的機會。

「準哥，殺了那惡賊，將他千刀萬剮！」葉雙湘嘶聲厲叫，不肯讓丁路扶她回馬車上。

楊準邊向郝猛施展猛烈的追擊，邊回應道：「雙湘，快回馬車上去。妳放心吧！我絕不會讓這惡賊生離此地，定要他血債血償！」

郝猛本就是楊準手下敗將，在楊準猛攻之下，顯得左支右絀，仍然咬牙死撐，色厲內荏地叫道：「妄想，郝某若活不了，爾等亦要給郝某墊背。」

楊準可不理會郝猛的「吠叫」，手上雖然只有單槍（擲在那個傢伙身上的短槍仍未取回），施展開來，威力不遜雙槍，十數招後，賣個破碇，誘郝猛冒進，一掌拍開郝猛搠來的利刃，右手短槍「卜」一聲刺在郝猛的右脅下。

郝猛嚎叫一聲，忍痛抽身暴退，脚下不穩，一屁股跌坐地上。

楊準身形暴欺，喝一聲：「納命來！」短槍如靈蛇出洞，刺向郝猛的咽喉。

郝猛急忙仰倒，狠狽地往外翻滾出去，陡地大吼一聲：「你要郝某死，咱也要你活不了！」猛地跳起來，左手舉起，赫然握着一物。

展槍追刺的楊準猝然收勢窒住，槍尖直指郝猛心窩，相距不到兩寸。

由於不知郝猛手上那圓溜溜、黑忽忽的物事是何東西，楊準不敢冒險刺入郝猛的心胸，雖則他知道必可刺殺郝猛，但沒把握郝猛於死前不能將他手上的物事擲出。萬一那物事是威力强大的火藥彈，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他不敢貿然刺出致命的一槍。

兩聲慘叫先後响起，原來是皮秋與成、霍桐幾乎同時擊殺郝猛那兩個幫手。

「郝猛，別唬人了！無論如何，你也難逃一死！」發出冷冷喝聲的是皮秋。一步步向僵持着的郝猛、楊準走去。

郝猛鬚髮蝟張，火光掩映下，有如厲鬼般可怖，厲聲嘶叫道：「好啊，你說咱是窮咋唬，咱便與你們同歸於盡！」手一動，欲擲出手上那物事。

楊準忙疾聲道：「且慢，你待怎的？」

郝猛猙獰地道：「咱這個模樣，生不如死，咱拚却一死，與你們同歸於盡。」

皮秋厲聲道：「就憑你手上那玩意兒，殺得了咱們六人？」

「咱手上這玩意兒乃是賽蚩尤秦工所製的轟天雷，咱教你們見識一下！」手一動，作勢欲擲。

「住手！」楊準急喝一聲。「楊某還有話說。」

郝猛左手頓窒，口裏說道：「有屁快放！」

楊準吸口氣，緩聲道：「螻蟻尚且貪生，只要你答允從今後不再與楊某和……雙湘爲敵，楊某願意放你走！」話聲剛落，驀地失聲道：「姓郝的原來你還有幫手，怪不得有恃無恐。」

郝猛給楊準那句話弄得一怔，因他根本已沒有幫手，不由自主循着楊準兩眼瞧去的地方偏首瞥望。

楊準兩眼直瞧着郝猛身後左方。

楊準就在那剎那猝然一動，一直指着郝猛心胸的短槍疾刺前去。

爲了葉雙湘和皮秋、丁路等人的生死，楊準不得不冒險一擊，希望能夠使到葉雙湘與皮秋等人倖免，縱使他丟掉一命，也值得。

當然，他希望自己能倖免。

楊準一槍刺前，郝猛立刻驚覺上了楊準的當，怪叫一聲，握着「轟天雷」的左手立動。

一道寒光電掣般閃射向郝猛那隻左手，「颼」一聲自郝猛那驟動的左手閃射過，郝猛那隻左手立時飛了起來，被那道寒光所挾的凌厲勁道帶得那隻斷手飛開去。

郝猛張口發出一聲慘厲的嚎叫，仰跌下去。

楊準刺入郝猛心胸那一槍不可謂不快，但仍然比那道寒光慢了霎那，正因爲那道寒光比楊準的槍快，才能夠在郝猛動手擲出「轟天雷」之前的一霎，將他的左手齊腕削斷，以至郝猛來不及擲出手上的「轟天雷」。

楊準一槍刺入郝猛心胸的刹那，猛喝一聲：「趴下！」身形斜縱，往郝猛的右手面閃掠出去。

皮秋與丁路、葉雙湘等人心頭抖震一下，急不迭撲落地上。

「轟」然一聲巨响，恍似地動山搖，郝猛那隻斷手飛墜下去的地方，塵烟瀰漫，土石四濺，給炸開一個兩丈方圓的土坑。

那一爆的威力，確實驚人。趴在地上的楊準等人都給濺射回落的土石砸中。

幸好斷手飛出兩丈過外的地方才墜下，加上楊準亦已縱避開丈許兩丈外，否則，那個「轟天雷」縱使沒有擲出去，在郝猛的身前爆炸，楊準亦絕難倖免。

看來郝猛並沒有吹牛，他手上的物事確是「轟天雷」。

楊準與皮秋等人雖則沒有遇難，都給那一聲巨响震得耳鼓嗡鳴，氣血翻湧，幾乎昏厥過去。

「果然是賽蚩尤秦工秘製的『轟天雷』！」皮秋第一個從地上跳起來，心裏猶有餘悸。

「咱一顆心幾乎給震了出來。」霍桐跳起身，直甩腦袋。

「好險！」楊準第三個跳起身，「誰發的飛刀？」

那道將郝猛左手連腕飛斬斷的寒光，原來是一把飛刀。

「丁管事發出的。」答話的是葉雙湘，丁路正自扶起她。

皮秋道：「皮某早已知道是丁管事所爲，若非丁管事擅發暗器，咱們有那一個能夠發出如此凌厲迅快的飛刀？」

那把飛刀確是丁路發出。

丁路覷準了那稍縱即逝的機會，全力發出那把飛刀。

他將生死押在那一刀上。

楊準那突如其來的呼叫，丁路立刻意會到是誘郝猛分神之計，立刻把握那個機會。

郝猛心胸上挨了楊準一槍，頓時氣絕身亡。

看着郝猛的屍體，楊準與皮秋等人都鬆口氣，葉雙湘切齒恨道：「便宜了這惡賊，我要將他碎屍萬段，方消我心中仇恨！」掙扎着欲上前去，揮劍斬去。

楊準忙閃身上前攔住葉雙湘：「雙湘，人死了，一切恩怨亦隨風而逝。算了吧！我殺了他，跟妳殺他還不是一樣。」

葉雙湘聽楊準那樣說，雖則心有不甘，亦不好太過份，往郝猛的屍首上吐了口唾沫，才作罷。

霍桐吁口氣，道：「咱起先還以爲他們是殷士正與他的主兒『余天』一伙人，原來不是，教咱大爲失望。若是『余天』那一伙人，咱們便不用再提防在路上遭遇到他們的襲擊。」

成巨山道：「皮爺，咱們是否繼續上路，趕回英雄樓？」

皮秋點頭道：「當然繼續趕路，越早趕回去，楊樓主越安全。不過，略有改變。」

「皮大俠有何高見？」丁路問。

這一次起程前帶備火把等照明之物，乃是皮秋的主意。

皮秋道：「皮某欲派一人飛騎繞道趕回去，知會貴樓派出人手趕來接應咱們。」

丁路道：「好主意。」接扭頭對楊準道：「楊樓主可有異議？」

楊準頷首道：「皮大俠設想週到，正合楊某之意。」一頓，又道：「『余天』那伙人必不會甘休，極有可能在路上截擊咱們，因此，楊某提議亦改道而行，令『余天』等人不易捉摸到咱們的行踪。」

「楊樓主所言極是。」皮秋道：「皮某打算着霍桐飛騎趕回英雄樓。咱們則依楊樓主所言，改道而行。」

霍桐領命，上馬抄小路趕回英雄樓，楊準與皮秋五人亦改道而行，一路上更加小心。

* * *

楊準五人趕到距英雄樓約十里遠的紅岩坡時，距擂台之戰還有三

個時辰。

十里路，若是快馬飛馳，不需半個時辰便到達，縱使步行，亦不過一個時辰左右，因此，若是一路無阻，楊準有足夠的時間趕回去應戰。

一路上，楊準五人都沒有遭遇到「余天」那伙人的攔截伏擊，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他們都不相信，「余天」那伙人肯善罷休。故此，雖則英雄樓在望，他們仍然不敢大意。

五人一行車馬從紅岩坡下經過。

坡上突然「轟轟發發」地飛滾下擂木山石，好不驚人。

楊準五人大驚失色，急忙吆喝着驅車往前急馳，躲避飛滾砸下來的擂木山石。

他們避過了那些有如山崩水瀉般滾下來的擂木山石，那知道却跌落在一個大陷坑內。

那個陷坑足有兩丈許長，橫亘在坡下那條路上，寬約七八尺，深丈許，表面上完全看不出來，否則，楊準一行亦不會往那裏走避。

由於事出突然，楊準五人根本來不及有所反應，因此連人帶馬跌落陷坑內，拉車的馬一頭栽跌下去，馬車則車尾翹起，大半跌落坑內，車上的丁路、葉雙湘及趕車的成巨山全都跌落陷坑下。

一陣密集的箭矢射向陷坑內。跌落陷坑內的楊準五人若企圖躍上坑上，肯定會被那一陣箭雨射中及所阻。

伏擊楊準五人的可謂設想週到，絕不給五人有逃脫的機會。

箭雨之後，便是一張大網飛落陷坑上，跟着十數人出現在陷坑上，其中數人手執連弩，另外數人手持長槍，指向坑內，還有三人左右護着一人站在陷坑左面，看清楚，給三人護着的那人不就是「余天」，護着他的三人則是殷士正，祁標與孫洪。

原來他們揀了這個地方伏擊楊準五人。

就在英雄樓的「門前」伏擊楊準五人，「余天」一伙這一着可謂兵行險着，令人意想不到。

坑內的楊準五人居然安然無恙，沒有一個中箭，原來他們在跌落坑內，正欲往上縱掠的刹那，耳聽飛矢掠空發出的暴响，急忙躲匿在那輛傾跌下去的板車下面，躲過那一陣箭雨。

五人恐防仍有意想不到的襲擊，並沒有從車下走出來，那張大網罩下來，五人都看到，莫不心裏一沉，自忖脫出陷坑的機會不大，出現在坑邊的那些人，五人都看到，並且認出站在左邊的四人就是「余天」與殷、祁、孫三人。

看到楊準五人匿在板車下，「余天」樂得哈哈大笑，「楊樓主，想不到吧？瞧你們那樣子，就像龜孫子縮在車下，爾等的英雄氣概去了那裏？」

楊準沒有吭聲——懶得與「余天」這種卑鄙的人逞口舌之利。

皮秋却按捺不住，罵道：「咱們若是龜孫，你便是龜蛋，有種的下來殺咱們！」

「余天」笑聲陡住，陰狠地道：「余要殺爾等，易如反掌！爾等已是甕中之鱉，插翅也飛不了。別跟余逞口舌之利，惹惱了余，教爾等死無全屍。」

丁路忽然道：「閣下為何一而再非要對付敝樓楊樓主？可是受了姓戴的主使？」

「余天」冷冷道：「姓戴的雖然武功高强，却不配指使余替他做事。」

楊準不吭聲，一直護着葉雙湘。

在他心目中，葉雙湘比他的命還珍貴。

「你這龜蛋一定就是下了三十萬兩巨注買姓戴的勝過楊樓主那個神秘人！」皮秋突然叫起來。

「余天」打個哈哈。「姓皮的，不愧是個老江湖，猜對了。」

皮秋道：「你到底是何許人？」

「余天」又打個哈哈。「余暫且不解開這個悶胡蘆，待你與錢萬貫傾家蕩產後，閣下可問錢萬貫，問他可還記得十一年前輸給他的那個人，他自會告訴你余之底蘊。不怕對你說，余要對付的人本是錢萬貫，你千不該萬不該與錢萬貫合股作莊。閣下別怨余，要怨，怨那姓錢的吧！」

殷士正在「余天」身旁催促道：「天爺，事不宜遲，該下手了。」

「余天」打個哈哈：「一網打盡，好不痛快！」陡地喝一聲：「動手！」

喝聲中，一聲斷喝傳來：「就是那一伙人！殺呀！」跟着是一陣吶喊聲及奔馬驟馳聲，坑上的「余天」等人頓時大驚失色，齊皆往那面望去，只見一衆人馬如飛殺來，凌空飛掠的數人比奔馬還快，當先飛掠而至。

「余天」臉色驚變，倒抽一口氣，嘶喝道：「快！下手！」

坑下的楊準五人就在那刹那合力將馬車往上疾撐拋起，將罩在坑上的那面大繩網撞破一個大洞，楊準五人隨着那輛飛起的板車往上縱。

手持弩箭的黑衣人眼見殺來一伙人，而坑下的楊準五人亦已發難——破網縱起，頓時猶疑不決，楊準五人就這間隙之間縱起來，掌齊出，將頭上的板車擊得飛砸向上

面那些黑衣人。

「颼颼颼……」五六條人影凌空掠至，將「余天」殷士正等人堵截住。

「皮爺、楊樓主，霍桐總算趕得及！」將「余天」等人堵住的五六人中，其一赫然是霍桐。

「楊樓主，是四大執事趕到來！」丁路興奮得脫口大叫，他與楊準四人已然掠上陷坑上面。

與霍桐一起掠至，將「余天」等人截住的另外四人，正是英雄樓四大執事。

隨後趕至的人馬約二十多人，將在陷坑另一面的黑衣人全數堵住。

錢萬貫亦來了，他一眼便認出「余天」是何許人。「莫天均，想不到你在此出現！」

「余天」原來是莫天均。

莫天均慘笑一聲：「錢萬貫，余好恨！余好恨功虧一簣，報不了當年之仇！」

皮秋大聲道：「錢老兄，莫天均與你有何仇怨？害得皮某牽連其中，幾乎喪命？」

錢萬貫臉色遽變，欲言又止。

莫天均咬牙含恨道：「錢萬貫這老狐狸當年以陰險的手段贏去余之所有家財，害余家破人亡，余亦幾淪為丐，余發誓必報此仇，要你這奸賊一嚐傾家蕩產，淪落街頭之慘況，可惜……天無眼，余死不瞑目！」話落，陡地拔出袖中匕首，疾插入自己心胸要害！「余化作厲鬼，絕不放過你！」口噴鮮血，雙眼厲睜，倒地身亡。

所有人都被莫天均的自戕舉動震住。

錢萬貫更是心驚肉跳，臉上容顏變色。

*　*　*

楊準與戴天舒一戰，如期在英雄樓所設的擂台上舉行。

那一戰，楊、戴兩人傾力而為，鬥得好不激烈。

皮秋居然在楊、戴一決高下之前，將解藥交給戴天舒，讓他解去所中的迷烟蝕骨散毒。

所以，楊、戴那一戰是公平之決。

結果，楊、戴兩人激戰二百七十三個回合，楊準險勝戴天舒。

在楊準身上下了注的武林人士，爆發出一陣如雷的歡呼聲。

楊準待歡呼聲過後，在擂台上大聲宣佈：「楊準雖勝此仗，但楊某無意再膺樓主之位。楊某決意引退，楊某厭倦了這種循環不息的擂台比決，望敝樓四大執事不要阻撓，還楊某自由！楊某特在此公告天下武林同道！」話落，縱身掠下擂台，拉了葉雙湘，雙雙大步往英雄樓外走去。

在場的所有武林人士及英雄樓內的四大執事人等，全都愕住，目送楊、葉兩人手拉手走出英雄樓。

楊、葉兩人緊緊拉着手，臉上泛着欣悅的笑容，腳步輕快，越走越遠。（全文完）

騰龍飛鷹

新派湖海恩怨錄／石破天・文
可飛・圖

束邀相親

他那本來是雪般的潔淨，冰般晶瑩，白過楊貴妃的嫩臂和香腕的玉駒，現在成爲灰土顏色，這就是牠馳奔千里，馬不停蹄的結果。

不過牠的神駿，不減絲毫。

他的金色配朱錦衣，烏黑色的頭髮染滿一路上的風塵土灰，由此可見，他竟連洗個頭臉的工夫也沒有，更也談不上洗澡和換衣服。

儘管這是事實，他的臉上仍然堆滿了甜到極點從心底深處泛上來的微笑，微笑如五月薰風，能令人醉。

他那玉駒的確能「日行千里不見月，夜走八百天不明」，眞快，如同電掣，可是走在他後面的那輛馬車，却也不慢。

那是輛豪華的雙馬活棚快車，伴着前行玉駒上的主人，奔馳數千里，原是相隔半箭起的步，如今仍然玉駒相隔半箭路程。

遠遠凹凸的城牆影兒，已在梢頭林空葉隙中顯露出來，他微吁出聲，輕輕勒韁停下玉駒，回望更爲接近的雙馬快車。

馬車在玉駒左側緊靠大道旁邊沿的一株松樹下停了，駕車人是個枯瘦的黑漢子，車乍停黑漢子一跳而下，露出雪白的門牙，嘻嘻地笑

酒後被囚

着道：「大公子，咱們可終於到了。」

「到啦，」玉駒上的大公子也笑着說道：「還比約定時間早了一個時辰，咱們正好利用這一個時辰作點什麼。」

大公子說着話，那雙閃射着寒光的眼睛，掃過玉駒、馬車和他自己骯髒的衣服。

黑漢子大概侍候大公子有不少年了，聞言知意而會心，又嘻嘻地一笑道：「您安心，車、馬，您交給小的，有半個時辰保你誇讚聲好，您有哪半個時辰，可也就收拾乾淨啦，然後您坐進車廂裡，咱們從容地駛進這『帝王之都』！」

大公子有心的一瞟黑漢子道：「不含糊，老黑，然後呢？」

老黑——黑漢子，並不老，才四十出頭的年齡，不過大公子是叫慣了老黑，而他老黑也就順情自然的聽慣了這稱呼。

老黑的黑臉上，本是和大公子一樣滿臉泛着笑容，但大公子一聲，「然後呢？」之後，笑容突然消失，那兩道因爲黑不過膚色而顯得已成灰色的濃眉，緊鎖了起來，然後以低沉的語聲道：「大公子你眞的要小的在城門口外下車一個人先

回去？」

「老黑，這可是咱們動身前先說好的條件，現在要賴沒用。」

「小的那敢跟您耍賴，只是大公子您要想明白，這『北京』城可比不得咱們『長安』，在這裡咱們是兩眼烏黑沒個熟人，您一個人這去，說實話小的是眞有點兒不放心。」

「哦？莫非這北京城的人能吃我？」

「大公子，這怕沒人敢。」

「是囉，那你還有什麼不放心？」

「大公子，人心隔肚皮，江湖詭詐多……」

「我懂，我會小心，這總可以了吧。老黑。」

「還有……還有小的……小的……」

老黑說着還有，其實是沒有什麼「還有」了，所以接不上話，大公子有心調侃着他，說道：「還有？喔，我明白啦，你可是想借此機會也逛逛京城，找找樂子玩上幾天？」

老黑不是這個意思，也從沒有存着這種心，不過當他正好無言可答的時候，大公子調侃恰好給了他個藉口，於是，他作出難以爲情的樣子道：「大公子，俺老黑……土，從沒有離開長安城咱們那一畝三分地，現在既然到了京城，您就准許小的跟着您逛逛好不好。」

「可以，等把車馬全擦洗乾淨以後，你帶上銀子一百兩先進城去，記住，別找我，就算在街上迎面碰頭，也要裝着素不相識，也別忘了從明天算起，每夜正三更等在『鼓樓大街』那『鐘鼓樓』上，面對正東數起，第四片瓦下取聯絡，明白嗎？」

老黑當然明白，歡呼一聲，頭一點，迅速開始洗擦馬匹、車廂工作。

別看老黑乾枯瘦矮，幹起活計來可是一個頂十個人用，半個時辰還不到，看那駕轅的兩匹黑馬，那毛、那鬃、那蹄，全變了，變成兩騎不輸大公子玉駒的千里坐騎。

再看那輛豪華的馬車，紫紅的「軟活皮棚」兒，紫得可人心意，鮮而不艷，如今已放落下來，人坐在車上迎風得爽，若是支上去，避雨遮太陽可供私語，車身黑漆雪亮，那「墊脚踏兒」金亮發光，車身兩側鑲嵌着「金鷹」標誌，兩頭金鷹目光如炬若生，是純紫金所製，標誌是代表這輛豪華馬車，是屬於武林第一家「飛鷹堡」的東西，也代表着一種無人敢於不敬的威信。

純紫金的鑄鑲嵌在馬車兩側的「金鷹」上方，有兩顆散發着金碧光芒的桃核般大的奇珠，這是代表豪華馬車主人的身份，相識的，無不笑迎面前打招呼，儘管也許車中人並沒有看見，甚或車中無人，也全一樣，好在向來答禮的只是駕轅人，那不識的，却都暗中羨慕，遠遠的走避開去，視如不見，免得多事多災。

老黑在擦抹好了車和馬後，自車廂後下方端出一盆淨水伺候着大公子洗臉更衣。

洗淨風塵的大公子，仍然是換上一件金色紫朱錦衣，銀色紮帶，帶中正當中，鑲嵌着一顆散放赤霞的大珠，履綉五福，底兒雪白。

老黑這時已從車中拿出一柄奇劍，劍柄尺正，握柄是用一種不知何物製成的銀絲緊密纏起，吞口處一片碧綠，正是護手，不知是什麼金屬冶成。

劍穗也是純銀色，劍鞘奇特，竟是以兩片紫斑節竹合成，裹以雪亮銀束，束共五道，中寬，餘皆較窄。

這柄劍外看並不起眼，和大公子這一身衣着十分不配，但從老黑爲大公子佩戴中的鄭重神色上看來，這柄劍絕對不是普通的劍。

大公子完全收拾好了，正用一條金邊紫底兒的髮帕束髮，不久前那一身灰土風塵模樣，一掃而光，變作一位出衆的玉樣貴介公子。

老黑也淨過臉，換過衣服，是一身藍，質料並不算是上好的長衫。

大公子在看着老黑收拾起一切雜物之後，含笑地自身上取出一隻小黑皮袋子，往老黑身上一遞，道：「省點用，裏面是五十隻小金餅，一隻一錢，正好五兩，大概夠你花上半個月吧！」

老黑接過小黑皮袋子，嘻嘻一笑道：「您是把小的比成了什麼？五五二百五，二百五十兩，十足紋銀，我老黑如果能在半個月裡花光用淨，大公子，這本事可還得拜師學習了。」

大公子一笑，一揮手道：「你該走了，記住，在城裡碰到我，別忘記咱們是誰也不認識誰。」

老黑應着聲，心裡有數，毛病全出在京裡一個叫什麼「打不死公子」的身上，在兩個月前的一天，「打不死公子」請人帶封信和一張畫給大公子，信上說如果大公子眞的看中了畫中的美人兒，就請大公子在今天一個人來「北京城」相親，當事人見面後會點了頭，一句話，大公子可以立刻「香車載得美人歸」，於是大公子來了。若不是老主人嚴諭非有老黑作伴不准去，如今老黑還在長安城呢，現在來是來了，大公子吩咐得好，要作出誰也不認識誰才行。

不過老黑明白，這叫做「掩耳盜鈴」，那「打不死公子」既然在信

上寫着，至時有人在城門迎接，試想會沒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嗎，說不定剛才那些擦車洗馬的事，早已落入人家的眼中了。

老黑沒有見過這位名重京城一時的「打不死公子」，據老黑請敎過一位高人所得，「打不死公子」姓邱名曾見，又有一個外號叫「無賴好漢。」

邱曾見究竟是怎麼樣認識大公子的，沒有人知道，不過老黑却認爲事不平常，因爲邱曾見算不得是武林罕見的人物，而「飛鷹堡」主「一身絕刃」冷天冰的大公子冷雲，可是一位跺跺脚武林戰動的奇客，雪泥相結，意味着內中必有秘密。

不錯，這是一件秘密，並且另外一件足可震驚天下武林的秘密，也正在進行。

其實就拿老黑本身說吧，也是個秘密，老黑不姓黑，他只是人生來黑，他偏巧姓白，妙！

舉凡武林中人，當然沒有一個人敢小看「飛鷹堡」大少主人「笑面神龍」冷雲的，不過若是小看了這位老黑白爺，那更是「有眼無珠」了。

「身絕刃」冷天冰，就會在一個偶然機會中，十分鄭重的說道：「天下武林頂尖兒高手，在三百招內想勝過「老黑」，那是空言大話。

當然冷府主人冷天冰這句：「三百招內」的話，也包括他自己。

有了冷天冰的無心之言，生出不少有心的人，有心人全計算過，冷天冰自創業建樹直到今朝，大小陣仗不知親身經過多少，與敵搏鬥，保定了個「不敗」的成名，並且動手的都沒用過百招，由此再針對他無心批評老黑的話，老黑究竟有若干份量，又何必再說。

天下有心人不少，在任何行當，任何地方，全都少不了有心人！

有心人大約可分三種：

第一種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第二種是如同國之柱石臣，上爲關懷萬民疾苦，中爲施政者得否人心，下爲自己生存打算。

第三種：志在雪恨復仇，心懷叵測，爲達到目標，不擇手段，進而迫使本身「有心」，以對發生每一件事！

不論這三種「有心人」是那一種，對「飛鷹堡」冷氏門中，這位身份特殊的白爺老黑，全是暗暗牢記，這是除堡主冷天冰外的第二人物，不容忽視。

說到老黑的身份特殊，要怪冷天冰了，這位當代無敵的武林奇客，高興起來面對好友，時常稱呼老黑作「我的白老弟」，儘管老黑一向恭敬回稱「堡主」，自謙「小的」却又怎能瞞得過「有心人」去。

老黑是由冷府主人的吩咐，着令件隨大公子冷雲的，已經有五六年了。所以比較起來，老黑和冷雲彼此之間，較爲隨便些許。

不過這也是僅僅限於只有冷雲和老黑兩個人的時候，譬如現在。

現在，老黑帶好五兩金餅兒，笑嘻嘻的大踏步先進了「北京城」，在往來千百行人中，老黑極不扎眼，沒有人去注意他。

話是這麼說，老黑自己心中有數，一進城門就發現了兩件扎眼之事，一件是他已被人暗地裡追躡着，另一件是剛剛在他進城的當空，正好靠街旁的一乘軟轎。

抬轎的不是壯漢而是四名俏麗侍女。

這座軟轎業已華麗到使人無法形容的地步，單說轎幃上方下垂的總兒，已值萬兩銀價，那是用一顆顆大小一樣的明珠串穿而成。

轎子扎眼，抬轎的人更扎眼，不過老於世故的老黑，也僅僅是瞟了一眼，並沒停步，一眼也很夠了，至少已夠老黑眉頭一皺，心中一涼的份兒。

老黑已經遠去，但他耳中仍能聽到雙黑馬車的蹄聲，轔轔輪聲，也知道冷雲必然高坐轅上從容的進了城。

玉駒停在軟轎旁，馬車停在玉駒側，城門洞兒直對的這條長而寬的大街上，早已人山人海，消息傳得眞是快，「北京城」的閒人多，在耳聞「飛鷹堡」大公子冷雲今天此時進城，並由天下第一美人的「易君」親迎時，趕熱鬧趁早，街兩旁凡能立足站人的地方，全成了人牆。

「打不死公子」邱曾見，按說今朝是該來迎接冷雲才對，但他竟沒有影子。這事透着新鮮！

據說這名又叫「無賴好漢」的邱公子，本是山東人氏，偏偏他自承祖籍遼東，熟悉邱曾見爲人的朋友們，都心中有數。沒有利益，邱大公子是不會「數典忘祖」的把祖墳來一次大搬家。

另外一個消息，難知眞假，那就是天下第一美人的易君姑娘，正是邱大公子的表妹。

別看易君姑娘無人不知，但眞正見過她的人却不多，不多到幾乎找不出位見過她的朋友來。

又有個傳說，易府和冷府，本是素識好友，當年兩家父母就曾指腹爲婚，後來事有變化，兩家分隔，久斷消息，有一年冷雲外出，巧識「無賴好漢」邱曾見，妙的是邱曾見竟熟知冷、易兩府兒女事，還一拍胸口承諾下來，爲兩家完成這段良緣，也因爲如此，邱公子才令人千里投柬，約得冷雲孤騎北上到達京城。

事實如此，外人不知，可是有件事情却不假，那就是邱曾見投柬長安，主意是易君姑娘出的。柬內附有易君姑娘一紙素箋，否則只怕單憑邱曾見一封信，還請不到這位「笑臉神龍」的冷大公子。

論年頭來說，易君姑娘這叫作「膽大妄爲」，不過易府的尊長，死的已死，失踪的失踪，現在頂門當府作主的，就是易君，她似乎不能不權宜行事。

來的總歸要來，冷雲來了！

冷雲的臉上，一向是帶着微笑，那「笑臉神龍」的美稱，也正是由此而得。

冷雲微笑着，眼睛沒看到軟轎旁邊的四名侍女，也沒有盯着轎子，而是老看着老黑的背影，不過話是對轎中人說：「是易家君妹？」

一名侍女緩緩挑開了轎簾兒，赫，皇帝不急，急了太監，冷雲仍是目不斜視，看熱鬧的竟是醜態百出，哈腰的、彎身的、蹲下去的、歪着頭的，全是一個目的，往轎裡看，看看這天下第一美人兒究竟有多美？

這時，兩名侍女把轎兒向前微傾，接着萬衆面前却是一亮，易君已亭亭玉立在轎前。

易君沒開口，含笑看着冷雲。

冷雲也正在望着易君，彼此注視着，在一刹那的沉默，和一刹那的嬌羞後，冷雲又開口道：「我有輛雙馬車。」

易君早就看到冷雲的雙馬車了，頭微低，臉微紅，她當然已經聽懂了冷雲話中的意思，女兒家豈能不知羞恥，一笑之後道：「你這車很美！」

冷雲也現露出智慧，道：「比不得君妹這乘軟轎，君妹，長安至此數十里，愚兄的坐騎已不勝疲憊，該休息休息！」

「就讓牠歇歇了，何不交給小妹侍女們照料，她們會懂的。」

「愚兄致謝，只是君妹少了一名抬轎人，怕是很不方便？」

「沒什麼，如果是乘空轎的話，她們有二人也能夠抬動了。」

「是是，愚兄眞是愚蠢了，如此就請君妹移至車上，愚兄爲君妹駕轅……」

「這怎敢當，侍女們不是還閒着一個嗎？她們也會駕車的。」

於是閒着的全有了事作，冷雲肅請易君登車，侍女將扶，車行在前，轎隨於後，緩緩的走着。

車上，肩靠肩，春風笑面襲人醉，醉無言。

劍眉舒展，鳳眼星眸雙雙對，你一雯，我一眨，他們另有言語無聲交談。

心有靈犀一點通，喜此一見，也感到此一見，似乎了盡雙雙平生願。

他，根本不問要往何處，何處不可安。

她，似雙馬揚蹄，車輛轉移，早已忘情這裡仍是人間。

*　*　*

冷雲臉上的微笑，在這短短的十天來，濃過昔日多多，那是因爲他這微笑是從甜到極點的心底泛露面上，那樣眞，那樣誠，那樣的可愛。

易君她，亦然，常常笑紅了雙頰的。

冷雲那樂到極點泛露臉上的微笑，臉上那英挺俊逸的模樣兒，和那神色絕佳的迷戀互相追逐着，談論着和誇讚着。

易君的絕色、風範、儀態及一舉一動，甚至她的服飾衣着、談吐，很早很早已是京華王孫公子們爭相互告讚嘆的事，更是京華佳麗們爭相仿摹的對象，最近十天，她也成爲佳麗們羨妬的對象了，這當然是爲了冷雲。

冷雲在第一天踏進京師城門之後，就被安排在「打不死公子」邱曾見京城的別莊中，據易君說，這樣不僅行動自由方便，更可避免可畏人言。

其實易君不管有多要强，也是個女流之輩，這一點的不便和方便處，她自己十分清楚，何況她更聰明過人，善於藏拙。

聰明的女人，在處理大事上，是絕對不會表露她自己心得給你的，因爲萬一當你所安排和努力，不幸失敗時，她們不僅可以置身事外，並且還能直接指出你的失敗原因，如此，當她們指着你的鼻子駡你昏天黑地的時候，你不但無言可答，並且會由衷的佩服。

由於此，冷雲之被安置在「打不死公子」別莊中的事，究竟是出於易君的授意，抑或是「打不死公子」的巴結，就十分之耐人尋味了。

這短短的十天，冷雲如同天之驕子，出進有易君伴陪，問寒噓暖，好不羨煞人也。

「溫柔鄉是英雄塚」！未必。

不過，「溫柔鄉，忘憂草，英雄倒。」却已是百試不爽的事實。

他冷雲，忘記和老黑所訂的約期，使老黑夜夜鐘鼓樓頭冒風霜，乾等白耗沒見過他的影子。

不過老黑並沒有埋怨過什麼，並且依然是夜夜三更到，天明五更去。

*　*　*

這天，是冷雲到達京師的第二十天，酒筵在「打不死公子」別莊中擺開。

主人當然是「打不死公子」邱曾見。主客兩位，易君和冷雲，陪客

是冷雲業已稔熟的人，計有「猛獅鏢局」的東主李鐵獅，「福來錢莊」的東家富來福，和那武林人稱「玩笑公子」的仇恩。只有三位。

賓主落坐，邱會見捧酒含笑起座，向三位陪客道：「三位可知道今夜這酒是什麼酒麼？」

玩笑公子玩笑已慣的一聲哈哈道：「邱兄，總不會是飲後必死的穿腸毒酒？」

「該罰。」邱會見依然含笑道：「今夜之宴，係送行歡宴，因爲冷雲兄和舍表妹易君，業已兩心相許，冷雲兄就將『香車載得美人歸』返回長安！」

仇恩聞言捧酒起立，連聲自稱該罰後，恭敬的對冷雲和易君道：「這是驚天動地的大喜訊，沒說別的，不論賓主陪客，今夜是不醉無歸，一旦天亮，五鼓送行，來來來，冷兄，請賞薄面，三盞爲敬，請！」

人逢喜事精神爽，冷雲海量，含笑而應，酒是易君代斟，一連三盞，杯杯見底，點滴不剩。

接着主人敬一盞，陪客又各敬一盞，冷雲一連飲了六盞酒，若無其事。

六盞酒盡，易君突然附冷雲耳邊悄語幾句，接着起座由侍女相伴暫離席位。

繼之仇恩和李鐵獅雙雙起座，理由正大，要親自捧取恭賀禮物爲敬。

富來福直搖頭，接着暫告小別，他說的好，必須辦點祝賀大喜的事，隨侍小廝太笨，只怕不可人意。

於是，大廳上，就只留下了作主人的邱會見，和主客之一的冷雲。

「打不死公子」這時突對冷雲道：「趁着大夥兒全忙你們的賀禮的事，無人在側，冷兄請移駕，隨小弟來，第一，看個絕妙的稀罕景兒，第二，小弟也有些微物相贈。」

冷雲笑道：「京中多日，已是擾兄過甚，禮嘛，免了啦，看個稀罕景兒自無不可。」

說着，穿門戶，冷雲目光一凝，突然停步道：「邱兄，前面這座大樓，可是『風閣』？」

邱會見心頭一凜，表面上，作出若無其事的樣子，道：「正是，冷兄怎知就是風閣？」

「是易君說的，她說此閣爲邱兄禁地，向來不准外人踏進一步的。」

「不錯，只因冷兄明早遠行，一別再見難期，況如今已成親戚，故破例請冷兄一看奇景。」

邱會見在話聲中，又邁步而前，冷雲祇有隨行於後，不過，心中却在暗地冷笑。

邱會見推開了風閣的門，側身面對冷雲，一面孔的誠摯，伸手緊握着冷雲的兩臂道：「冷兄請即登閣，別推辭，當你發現閣中有你愛悅的物件時，儘管取留，就算是我的賀禮。」

冷雲一楞，「打不死公子」向有「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爲也」的習性，今夜却這麼大方，正要推謝，邱會見已接着又道：「冷兄若是看到一柄牙鞘金手碧玉吞口的尺八彎刀時，請代小弟取來，我知冷兄對小弟所請之事必有疑問，目下還不是說明的時候，等冷兄自風閣出來，前廳與諸友相會時，小弟當一一說明。」

冷雲仍在暗中沉思，但答語甚快，道：「好，既有奇景焉能放過，牙刀亦必取奉邱兄，至於邱兄慨言所贈之物件一事，敬謝了。」

話聲停止，冷雲已坦然邁步進入風閣。

他剛剛踏入沉黑的閣中，閣中晶燈松火突放光明，閣門未掩，邱會見當門而立，冷雲回望，邱會見含笑作個肅請他拾階而上的手式。

他微笑頷首，順級登階而上，當他踏上閣頭最後一級木階時，風閣樓下的晶燈松火突然自滅，閣門也適時在一聲輕響之下閤閉了。他劍眉微微一挑，臉上出現一絲冷笑，目光中射出寒光。

風閣上面這一層「隔間」極爲美化並似玄妙，冷雲深覺不解，但料知必有詭詐的，其四壁都是鑲滿紫銅明鏡，映人毫髮畢現。

四壁一共伸出三十二盞晶罩明燈，因之使閣上亮過日正當中的「天井」，由於此，冷雲能十分清楚的看到，自已臉上不知何時生出一層細小至極的紅斑，密密麻麻難計數。

冷雲並沒有十分重視這件事，也許適才酒後偶有刺激，這也十分平常。

不平常的是，整個閣上，除遠遠一角，設有一桌一椅，一盞坐地高架晶燈外，不見任何擺設，就像一座新廈剛剛落成，還沒有把傢具等物遷入一樣。

既然沒有傢具擺設，自更談不到有什麼其他物件。所以冷雲納悶着，「打不死公子」說的那「牙刀」和「稀罕景兒」又在何處？

遠處一角那一桌一椅一燈，已近乎空廊門際，冷雲邁步，自然而然的走了過去。

行近時，方始看到桌上擺放着一封信柬，柬上赫然寫，飛鷹堡冷大公子親啟。

在柬左上方，以紅筆加上四個醒目大字，是「稀罕景兒」！

噢，原來邱會見所說的「稀罕

景兒」，是藏在這封信柬裡面。

冷雲首先注意封上並沒有留信人的名姓，不過信柬是留在風閣桌面上，至少「打不死公子」是知道這件事情。冷雲笑了，是一種發覺某些事情，沒有出乎自己意外的冷笑。

他並沒有坐到閣中唯一的那一張椅子上，左手取過桌上的信柬，就燈下拆閱。

信不祇一張，開始寫的是：「冷雲兄大鑒」這是一種極爲普通的稱呼，沒有什麼可疑之處。

第一行寫的是——俗語說人有見面之情，但是有許多事情和話，若面面相對的時候，反而十分不便開口，這可能就是古傳以書代言的由來。

冷雲雙眉一皺，搖頭自語地道：「開場白看不出是善心抑或惡意，不過我却明白，姓邱的是有話難以當面啟口，若是眞的有事求我，那我就虛此一行而料錯和看錯了人。」

自語聲低，目光自然移向第二行。

第二行——請打開此桌正中抽屜。

冷雲又一皺眉，道：「邱會見的鬼板眼眞多，看看抽屜裡究竟藏有什麼東西！」

他並沒有用手接觸那隻抽屜，而是用內功「吸」字訣的無倫功力將抽屜吸出。由此可見冷雲並非眞的「美色迷心」忘極一切。

抽屜被內功吸出尺許，內中赫然又有一封信柬，並且業已拆過的信柬。

柬上字跡熟悉到使冷雲觸目驚心，柬封右側只有兩個字，神交。柬中是，邱公子會見親啟。柬右下方，赫然是，弟冷浩手拜。

冷浩正是「飛鷹堡」的二公子，冷雲同父異母的兄弟，江湖人稱「無影神龍」，僅小冷雲兩歲，但在武林中的威名並不亞於乃兄。

冷雲正在沉思着一件事情，他從沒有想到二弟冷浩也和「打不死公子」邱會見稔熟，並且熟悉到魚雁往來，冷雲奇怪乃弟怎會沒有向自己說明此事！

沉思間，不自覺取起乃弟的信柬，才抽出一看，猛一搖頭道：「未得允許，怎能偷閱他人信件。」

話聲中已隨手將柬置諸抽屜內，那知目光偶向邱會見桌上留柬第二行，上面竟寫——請閱令弟專人送來的密柬。

既是邱會見有心留字叫自己看，這自然和暗中偷窺他人信件不同，隨即展開乃弟原柬，仔細的一個字一個字的看下去。

信中字句，令人費解，寫的是——那人業已動身北上，小弟靜待吾兄佳音，消息秘密不容外洩，用意相信吾兄明白，此信必須妥善保存，異日憑此領取餘金。

冷雲雙眉鎖起，他已料到邱會見留柬中，對乃信件中事必有說明，移目下，果如所料。

邱會見信中第四行是，令弟原文，似詩似文似是非道，但若經小弟說明，閣下當能恍悟令弟第一句「那人業已動身北上」是指閣下這次至京相親而言。

「小弟靜待吾兄佳音」一句，容我保留後解釋。

第三句是爲了保守一個秘密，必須將投柬人處死滅口，我已遵照令弟之意將事情辦妥，目下可以告訴閣下內情，投信人乃是令弟書僮冷福。

不錯，冷雲記起來了，就在他將要離家遠赴京師的前夕，二弟冷浩派出書僮冷福，推說要冷福去三十里舖催收佃戶欠租，原來冷福已快馬加鞭先自己一步到了京城。天可見憐，只當能獲重賞，又怎知道落得埋骨異鄉。

邱會見信中第五行寫的是：令弟最後那一句「異日憑此條領取餘金。」是要我好好保管他的原信，將要憑着他的原柬，領取令弟應當付我但尚未付的半數銀兩，實對閣下說，那是黃金五千兩。

第六行——請將令弟原柬，仍置原處，並請容我解釋令弟信中第二句話內情。

第七行——請坐，我當出面與閣下一談。

冷雲暗中冷笑着坐於椅上，並且眞的把乃弟投與邱會見原柬放置屜中，輕輕推關上抽屜。

詎料抽屜一關，坐椅連聲震響，冷雲警兆突生，只惜應變已遲，坐椅在這突然之間，變作一具鋼鐵囚車，恰將冷雲頭顱露出，餘者被封於囚車之內。

冷雲並沒有掙扎，似是知道掙扎無用，不過他臉上的微笑變了，變得更濃，也笑得格外開朗。

笑聲未止，身後突然傳來邱會見的話語道：「是什麼事使大公子這般開心大笑？」

冷雲聞聲知人，並沒回答，反而又哈哈大笑起來。

「冷雲，你聽明白，現在你已是邱某階下之囚，若是心存輕蔑笑個不停，惹怒邱某，莫怪要叫你嘗嘗邱某處置敵人的手段！」

「手段？邱朋友，你有什麼手段？」

冷雲仍以朋友二字來稱呼邱會見，若不是個半瘋，那心胸氣度就大得嚇人了！

「冷雲，邱某手段千萬，不信你就試試看。」

「可笑，眞可笑，哈哈……」

冷雲又哈哈的大笑起來，邱曾見閃身面對冷雲，厲聲道：「講，你笑什麼！」

冷雲從容的掃了邱曾見一眼，搖頭嘆息出聲道：「邱朋友，俗語說：『省得一事少一煩』，你何必問明白之後來增加自己的煩惱呢？」

「說，邱老子稱『打不死公子』，打都不死，不信有什麼事能夠煩死我的，講！」

「所謂『人應自量』，又有『英雄識時務』的話，邱朋友你一定要問，冷某當然可以詳答，只是邱朋友必須沉得住氣，莫發『無名之火』……」

「少廢話，快說正經的！」

「這就說到了，首先請問邱朋友一聲，你邱朋友的功力技藝，不會高過舍弟冷浩吧？」

「這也是廢話。」

「不，請回答。」

「令弟自是高過邱某。」

「好，再問一句，你邱朋友和舍弟的交情深厚過我們兄弟手足之情麼？」

「冷雲，眞可惜你那『笑面神龍』的美號，是怎麼樣換取來的，不錯，邱某功力差令弟遠甚，邱某也沒有你們手足之情的血緣，不過你今日的下場，却因爲『血濃於水』的緣故，太濃了不是福氣，至於邱某，對令弟有玉成之德而無利與害之事，所以令弟才會支使出邱某來，安排美色牢籠，置你於萬劫而不復的地步，這正是『血雖濃於水，而水也淡於血』的反效能，因此邱某敢狂言一句，令弟只會感激邱某，而不會對付邱某。」

冷雲未有表示，話鋒一改道：「邱朋友這次和舍弟談好的生意，可是黃金萬兩，先付一半，事成後再取餘金？」

「現在邱某有些佩服你的料事如神了，正如閣下所言，怎樣？」

「不怎樣，只是十分奇怪，事後邱兄如何去收取餘金五千兩？」

「憑舍弟那封信……」

邱曾見突然色變而中止話鋒，眼珠急轉，哼了一聲接着又道：「大不了邱某損失那五千兩黃金不要，何況証據在握，也不怕令弟背信滅口……」

「邱朋友，這不是你要不要那五千兩餘金的事情，而是你曾否參與知道舍弟這件事不可告人秘密的問題，邱朋友當然是參與了，也知道了，那就是說，不論你邱朋友打沒打算追討另外半數黃金五千兩之餘酬，舍弟都會前來和你結算清楚的。」

「你……冷雲，你話中有話，指些什麼？」

「事情十分簡單，目下只怕舍弟業已率領飛鷹堡不少好手，到達京師中。」

「就算這樣，邱某也不怕，有他那封信件爲憑，不信他能隻手掩盡天下人耳目。」

「邱朋友，那封信封，已經沒有用了！」

「笑話，除非……冷雲，你敢毀掉那封信……」

說着，邱曾見大怒之下揚掌劈向冷雲頭頂。

冷雲並沒有理會，突然說道：「我本來不信，舍弟會與邱朋友你同謀，暗算殺我，但是當我看過舍弟給你的信後，不由不信了。」

邱曾見舞揮着雙掌，厲聲道：「少說廢話，那封信……」

「邱朋友勿躁，聽我說完，你並沒有見過舍弟筆跡，舍弟本可找人代筆的，他不作此圖，用意有二，其一是避免多一個人知道他的陰謀，再就是他既然安排妥當一切，自然也包括要你留柬使我目睹一節，是否他的筆跡，絕對瞞不過我，所以他才親自書寫……」

「既然是令弟的筆跡，邱某就穩如泰山……」

「邱朋友你錯了，信是舍弟親筆，絕沒有錯，但是邱朋友如果想持之作爲憑據，或於極險時出示爲護身符的話，正好上了舍弟的大當。」

「說了半天，依舊是空無一物，哼！」

「千言萬語，也不如邱朋友你親眼目睹來得實在而有力，邱朋友可以拉開抽屜，重新取出舍弟信柬，仔細看看，相信一切自明。」

「打不死公子」沉思刹那，一聲厲哼，重啟抽屜取出信柬，五指輕抖拿出來注目一看，第一句仍是「那人業已動身北上」八個字。

他不由火上心頭，沉聲對冷雲喝道：「原來你是有心離間和嚇唬邱某……」

「別急，邱朋友，再仔細的看下去！」

邱曾見不由目光又移到信柬上面。他忽然臉色一變，箋上那「那人業已動身北上」八個字竟如「火之烤冰」，「日之蝕露」般一個接一個的平空自箋上消失無踪，連絲絲痕跡全沒留下！

邱曾見全身已在抖動，顫抖之下，箋上所有字跡，已接連着消失不見，終於變成了一張潔淨的素箋，他再看信封，如此素箋一般，變作空白封套兒。

他呆在當場，已不知怎樣才好。

冷雲適時一聲長嘆道：「字跡他人可以模仿，但這『靈隱奇墨』，却是寒家獨得的奇寶，我正因爲信箋乃『靈隱奇墨』寫成，才相信是舍

弟主謀。」

邱曾見這時着實不知該怎樣是好，更不知要如何答對，仍然拿着那封突然失去字跡的信箋發呆。

冷雲淡淡地又掃了邱曾見一眼，道：「邱朋友，這位敬我三杯毒酒，使我全身腫癢，功力突失的易君，恐怕不是易君本人吧？」

邱曾見木然答道：「是『天狐』花娘子的手下。」

「怪我竟沒想到，只是她倆長得太像了！」

「像個屁，你當『富來福』是誰？」

「邱朋友介紹不是說過，他是『福來錢莊』的東主嗎？」

「那是爲了騙你，他就是『要錢再要命』的『獨孤絕』，也就是昔日被尊府追殺萬里的『下流郎中』！」

冷雲明白了，以「下流郎中」獨孤絕的醫術，巧換眞容何異翻掌之便，難怪「天狐」在他手下能變成名門閨秀的易君！

冷雲雖處身於絕境，却別有關懷，急聲問道：「眞的易君怎樣了？」

「不怎樣，她母喪不足五七，足不出戶，所用使女又全是我這裡派過去的，所以她至今仍蒙在鼓裡！」

「邱朋友，你說易君仍在她自己的易府中？」

邱曾見這時已漸漸沉靜下來，突然面對冷雲厲聲道：「老子沒空和你窮泡！」

一聲哼！轉身奔行，冷雲突然揚聲喝道：「站住，聽完我說的話，答全我要知道的問題再去，否則你邱氏一族，包括留居膠高海濱的，移住遼地區的，俱將死無葬身之地！」

「打不死公子」霍地轉身止步，一閃到冷雲面前，手指冷雲鼻前沉聲怒道：「邱老子若不是嫌你這個模樣兒噁心，早就下手劈了你，你們……」

「發火是沒有用的，邱朋友，若想保全身家性命，只有從現在起，聽我的吩咐，否則……」

「住口，你比冷浩好不了多少的。」

「錯了，邱朋友，龍生九種，種種不同，邱朋友，我如果是你，事情到現在一定會放人，你放了我，我功力已失，自知遲早仍難逃過舍弟的毒手，但是普天之下，唯有我冷雲才能說明事實眞相，指出陰謀元兇而無人不信，邱朋友，得失利害，你要仔細的想一想。」

邱曾見突然狂笑起來，道：「冷雲，你這些話若是早說半天，那是事實，現在晚了，太晚了，晚到普天之下只有我邱某人知道你究竟是誰，並且說出去的話，不會有人相信。」

冷雲絲毫不見驚恐震駭，仍然是十分沉着而從容的問道：「可是那三杯毒酒，改變了我的容貌？」

「你自己看吧！」邱曾見猛地將囚籠推向壁間紫銅鏡前，鏡中所現囚車上的人模樣，如同鬼魅，一臉紫泡，吊眼斜鼻歪嘴，已非人形。

邱曾見狂笑聲又起，道：「這是『下流郎中』的奇藥，『笑面神龍』死了，如今你是『鬼中之鬼』！」

邱曾見話聲一落，重又瘋狂大笑，大笑着奪門飛奔而去！

「打不死公子」也僅僅是衝到了「風閣」的樓門口，倏忽黑影閃飛，迎面出現了一位不速的阻路客，正阻着樓門進出的地方。

「打不死公子」尚未喝問，不速客已沉聲問道：「什麼人要出風閣，報名！」

邱曾見雖說功力談不到是頂尖好手，但經驗閱歷却是高人一籌，沉步暴退，功力已緊聚雙臂，叱道：「你又是誰！夜闖邱某的『湖光別莊』？」

「原來你就是邱曾見？」

邱曾見還沒有來得及再開口，當然更來不及有所行動，不速客已揮手揚聲喝道：「燈來。」

他像是「湖光別莊」的主人，邱曾見反而成了過客，這聲「燈來」眞叫怪哉。整個湖光別莊頓時燈光火把亮子油松出現難計數，使別莊照耀得如同白天，妙的是亮燈明火在前，使邱曾見根本看不清任何一人的模樣，除了當門而立不速之客。

不速客在燈明火亮之後，立即發出一陣令人聞之心凜的冷笑，接着手指邱曾見道：「憑你邱曾見這一個沽名釣譽的武林敗類，竟敢暗與『天狐』勾結，以美色迷我『飛鷹堡』未來的堡主，巧用毒酒陰謀殺人，說，我家大公子如今何在？」

邱曾見恍然大悟，冷雲推斷的半點兒不錯，殺一好朋友，合夥的要命人到了，並且到得快，快到出乎邱曾見的一切想像之外，不過邱曾見有他那套「混世無賴」辦法，心中一動，臉色一寒，一聲狂笑道：「朋友，你錯了，邱某人雖愚而不蠢，豈會當眞被冷浩牽着鼻子走上死路，一切並沒有按他告訴我的辦法去作，不信朋友你回頭往最高處的那座樓頂上看，你們大公子正好端端……」

不速客臉色突變，急地轉身，下面千百明燈，也不由齊照向不速客回顧的地方，照明之下，那有冷雲的影子。

不速客已知上當，耳邊又中斷了邱曾見的話聲，再轉顧，邱曾見已逃返風閣內，不速客羞恨之下，揮手高喝，道：「放火焚莊，殺個鷄犬不留！」

「留」字餘音尚在衆耳際未散，他却已疾射進了風閣，直追邱曾見不捨！

* * *

「求求你大公子，你老請說，要怎麼樣才能逃過今夜令弟的無情追殺，你說，要我幹什麼都行，只求指點一條明路，逃過此劫！」

邱曾見直挺挺的跪在冷雲前面，狂號着，要冷雲救他一條性命。

「打不死公子」並非眞正的打不死，是更怕死，「無賴好漢」碰上了「潑辣殺手」，不管你能多「無賴」他是「殺定了你」於是那一套「無賴的法門」也只有收個乾淨。

冷雲面對着紫銅鏡前，仍是一動不動，沒開口，鏡中人又變了，非但早已不是那瀟洒絕俗奇秀的冷雲，幾乎已不能不叫他一聲「魔鬼」，世上最最醜陋最猙獰的魔鬼！

鼻子已塌，嘴唇翻裂腫如猪，眉毛已全部脫落，頭髮已變作灰白，牙齒黑污，臉色青紫中凸着些白白的膿泡兒，眼眶漲裂，整個樣子是「鬼中之鬼」！

唯一沒有變的，是他深深大眼眶中，一對星眸，依然射出晶亮的寒光，這不能不說是件怪事。

若按平日，邱曾見一定會注意到此事，可惜今夜變生莫測，方寸已亂，靈智雙失，他根本已無暇再過問和注意求生之外的任何事情。

這時，烈火濃烟已捲進「風閣」，突地一聲木門已被大力震碎的聲音傳到，接着一對赤身男女倉皇奔來，男的正是那位玩笑公子仇恩，女的尤施，竟會是假冒易君已數十天的「天狐」手下美女來！

假易君一見囚車中冷雲的模樣，嚇得雙手掩面，全身直抖，冷雲連個哼哈也沒出聲，只是冷冷的盯了她一眼。

仇恩却上前拉住了邱曾見，道：「老邱，你這是怎麼說的，講好我獻出一宗絕藝，換取今夜和『天狐』的一場歡聚，你收了東西，不但在人家好興頭上放火，並且還派出殺手，你……」

邱曾見那有工夫和仇恩閒話，猛一震臂甩開仇恩遠遠八尺，厲聲叱喝道：「滾你的娘，你愛和那騷母狗怎麼幹就怎麼幹，別煩老子。」

仇恩被甩出八尺，跌倒在地上，是根本沒有防備。摔跌之後一躍而起，暴撲而上道：「好個邱小兒，看你老子能不能活劈了你！」

他話到人到掌到，挾勁風內力直劈邱曾見的頭頂。

突然身後傳來一聲厲喝道：「仇恩且慢……」

仇恩聞聲不由一停，僅僅回望到一半，劍氣已臨頭上，可嘆他連對方模樣全沒看到已被利劍劈爲二段，兩片殘屍一東一西倒向兩側，腥血濺飛在假易君滿身滿面。

火已經竄進了閣內長廊，只因長廊建造十分精巧，木料上等，縫隙不多，一時尚難盡化成火。

這時劍斬仇恩的人已滑步到了假易君身側，掌中劍甩，冷叫一聲道：「淫賊至此不死何待！」

話聲中，劍鋒已削到假易君的頸間，端的快過閃電石火！

話聲傳到衆人耳際時，施劍人的劍鋒已削到了假易君頸下，假易君本是非死不可，怎料使劍人好一手超絕脫俗的劍術，劍鋒微微偏上揚，緊貼着假易君的下巴、鼻頭、雙眉掃過，寒光閃處，假易君心頭一涼，身軟無力昏倒地上。

她剛剛昏倒，一條黑影已將她抱起，這個人和那使劍人一樣，同是以黑巾蒙面，只見雙眼不見面目，所不同的是，這人臂纏一條金色絲巾，使劍人纏一條白色布帶，其身份不同，大概是由此而分的！

這人抱着赤體裸身的假易君，目光首先掃過冷雲，冷雲却呆對銅鏡，視若不見，接着這人目光注定業已傻楞的邱曾見，一聲冷哼，頷首向那使劍人示意道：「一個不留，殺！」

僅這剎那工夫，烈火已燒穿了樓板，樓上火舌橫飛，人已難以存身，這人在陰狠的下達「殺令」後，左手一揚，好深厚的功夫，竟生生的將風閣瓦頂擊破一洞，抱着假易君自洞孔中疾射而去！

使劍人不再猶豫，順勢出劍，削向冷雲。冷雲不躲，其實他人在囚車之中，根本沒個躲處，眼見劍光已臨頭上，詎料劍鋒微偏，劍鋒竟斬於車上（其實是鋼椅），連聲震響傳出，囚車已散碎在一地。

使劍人看都不看一下，劍鋒再偏，找上了邱曾見，邱曾見這位「無賴好漢」，如今竟眞變成了「不怕死公子」，腰一挺，眼一閉，人沒動，似乎靜待人頭落地一死百了。

不錯，邱曾見正打着這種主意，他所以不避，是已知沒了逃路，快不過這位使劍的殺手，既逃也必死，還死得更慘，何不落個痛快。

劍鋒已臨，一旁剛脫囚車之苦，面目全非的所謂功力盡失的冷雲，突然威稜的開口道：「封他啞穴，留他活命。」

使劍人聞聲色變，但却依言而行，劍鋒一偏，拍昏了邱曾見，人並不停步，也不再看冷雲，舉步欲行。

冷雲越加威稜的又道：「你用的是『血痕劍』，當然你應該是『飛鷹堡』四大劍王的『仁義劍王』宋守

仁，適才劍劈囚車，換回一條性命，記住，剛才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你已遵命殺盡應殺的人，再就是遇上機會，不妨勸勸老二，『天狐』門下無不十惡難赦，尤其是他抱去的那個，正是『小天狐』花咪咪，留之必成大害，你去吧。」

使劍人究竟是誰，並不一定，冷雲叫他「宋守仁」，也許，不管他是否宋守仁，他並不管，也沒轉身，背對冷雲道：「就請再念爲勢所迫之苦。」

冷雲揚聲道：「住口，老主人難道不能爲你作主？」

「不能，這是事實！」

冷雲聞言駭然色變，急聲道：「簡單些快說。」

「是，老主人及主母，雙雙走火坐僵，已難舉步。」

「當眞？」冷雲一步跨到這人身側，握住這人的右腕道：「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在敝府大公子走後次日。」

使劍人乖巧得很，並不承認已經認出了冷雲。

冷雲也有意思，道：「很好，守定一點忠心，保你半生平安。」

使劍人以極低的聲音說道：「請轉知『黑爺』，小心桑家毒計，據說那是黑爺唯一的剋星！」

冷雲沒有接話，使劍人已騰身飛起，自先前抱住假易君「小天狐」花咪咪那人所留的洞孔中，疾射無踪。

冷雲不慌不忙的抓起邱曾見，整個風閣，恰好在這個當兒倒塌下來，火舌飛起十丈，濃烟捲飛半天，湖光別莊成了「火光別莊」，燒紅了半邊天，直燒到日上三竿，沒人救火，怪，沒有人逃走，怪，更怪的是，大太陽底下，清清楚楚看到火場四外數十個分散包圍火場的大漢，不言不動，更目注火場不懈！

* * *

這時，老黑已經急成了如「熱鍋上的螞蟻」。

冷雲曾經和他約定過，他是夜夜到，一直耗到大前天的清早，才和大公子走了個迎頭碰，大公子作過了手式，告訴老黑說當夜三更相會，會後隨即動身離京回程。

夜三更，他去了「鐘鼓樓」直等到四更半，別說大公子的人，連影子也沒見半個。

不過他站得高，遠遠發現有個地方着了火，火勢燎原，猛烈至極，燒紅了半邊天。

他曾想去救火，又怕大公子正好趕上時候來，無奈何，頭一轉，作出不見不煩的樣兒。

天快要亮了，鼓樓上已待不下去，只好長嘆一聲飛身而下，速往居住的旅棧去，一邊自語道：「這眞是『溫柔不住住何鄉』了，難道當眞已『此間樂，樂不恩蜀』了麼？」

回到客棧，老黑又睏又餓，睏佔先，倒頭大睡，醒來已近黃昏。

洗過臉，要塡「五臟廟」，登上一家酒醇菜香的酒樓，點了酒菜，邊吃邊下決心，不管大公子是怎麼說，他今晚要暗地一探那「湖光別莊」見見大公子一面，問個清楚明白！

正在自斟自飲間，座中酒客有人突然談及昨夜那場直燒到天亮的大火，說話的人聲音雖小，怎奈老黑耳朶偏偏太靈，聽了個清楚明白！

昨夜那場火，竟是「湖光別莊」，一把火燒了個清光，別莊中據說正在宴客，計數宴客及僕婦等共四十二人，全部喪生火海，火太猛烈，時間又燒得太久，四十二人的枯骨皆成焦炭，已分不出男女，也數不清人數，總之，死了個乾淨！

更怪的是，別莊主人邱曾見，位於西城的祖宅，也在半夜裡起了火，一家老少十九口，無一活命，焦骨未散，這次好數，不缺一人。

老黑那還有心情喝酒用飯，一口氣奔到湖光別莊，誰說不是，別莊早已片瓦無存，他翻遍搜索，尋覓了大半天，直到天黑，連半絲線索全沒發現。

眞沒有嗎？不，他曾看過仍然放置地上，僅僅以草蓆遮蓋的焦骨殘骸，其中絕對沒有他懸掛心懷的大公子冷雲，這道理祇有他一個人知道，一個人明白。

他另外一個收穫是，所有焦骨，僅僅三十九具，別莊中如果當眞有四十二人的話，有三位已逃過此劫，並不在數內。

他自三十九具焦骨上，又發現了一件事，內有七具女屍，除四具女屍是眞的被火燒死外，餘三具女屍和三十二男屍，都是先遭刃斬，後被火焚，由此可見「湖光別莊」的這場火，是人爲的，是仇殺後爲毁屍滅跡而放火的！

老黑就有這種罕見的奇異能耐，並且不止這一種，而且還有多種奇特的本領。

他既然沒在「湖光別莊」發現大公子的骸骨，連夜又搜索到邱曾見出事的本宅，仍然沒有發現大公子的骨骸，他安心了，不過，也更進一步証實了他的看法，是仇殺，邱宅上下死難者，俱皆被奇絕陰功所傷，後始死於火場，而那種歹毒的陰功，對老黑來說並不陌生！

「湖光山莊」和邱氏本宅，全沒有他要找的人在，天已亮了，他竟不嫌冒昧的找上易府，易君的家宅中。

易府男主人已死了多年，女主人易君之母，死未過五七、三十五日，按說門口應有素串紙表一類東西，但並沒有。

易君慈親故世不久的事，老黑並未知道，但他和大公子是有所為而來，尤其是他，焉有不在暗中探查明白的道理，所以老黑所知道有關易府的事，多過大公子冷雲。

老蒼頭應門，似是剛剛起身，略現「神不守舍」，老黑並沒有注意這些，對老蒼頭直言來自長安「冷府」，也就是「飛鷹堡」，會見女主人姑娘易君。

老蒼頭回答得妙，說易君姑娘已有多日未回府中，說是長安貴府中的冷大公子來了，姑娘表兄邱公子親自接去姑娘，大概住在邱公子的「湖光別莊」，要老黑去「湖光別莊」求見。

老黑沒有再開口，含着他似乎不應該有的笑容，告辭而去。

入夜，老黑是藝高人膽大，何況他是非找到冷大公子冷雲不可。這義無反顧，他潛進了易府，發覺整個廣大富貴而堂皇的易府，竟走得不剩一人，唯一疑點，門自裡面上門插關，這說明府中有能高來高去的武林好手！

老黑仍不灰心，重新仔細的搜遍易府，沒有地道，別無門戶，當眞無人，只好跺脚而去。

老黑鐵了心，非找到大公子冷雲的來龍去脈不可，從「湖光別莊」起火，他一連三天三夜，水米沒有打牙，搜遍了應該搜的地方，找遍了可疑該找的人，結果依然是空空二字，毫無所得。

第四天一大早，老黑總算第一晚睡了個好覺，大概因為睡得好，所以人聰明了些，也靈活不少，一下子想起個早，就該去却始終沒想起來的地方！

他直打自己的頭，並且忘形的提高聲調自語道：「是『狗把腦子掏着吃了』，忘記了那個地方，若此去已遲，躭誤了事，姓白的黑小子，你就趁早用褲帶子掛樑上吊好了。」

他臉都沒洗更不用說吃早點，天上還有小星星在眨眼，他已經飛馳到「湖光別莊」去的大道上。

別莊附近雖然沒有鄰居，但別莊前箭餘外，却另有其他富宅的幾座別莊，老黑仍然亂摸，摸上一戶別莊，只因為這戶人家屋宇特別寬廣，相信是附近一帶最最有錢的人家的。

有錢人家全怕事，越是怕事也越是注意發生的各種事，老黑相信，應該是能問出些先前不知道的眞情來，他抱着希望和很大的信心。

他並不知道這家富戶主人的姓名，這沒關係，門本來就是讓人家拍的，敲錯了門，大不了說聲「恕冒失」，總不致於犯下殺頭大罪。

他毫不猶豫的坦然敲門，敲得還眞是響，只怕里外全能聽到。

有人應門了，沒見人先聽到聲音和迅速頻急的脚步，兩聲不耐煩的「來啦來啦」，是十分厭惡敲門聲音過大。

門一開，是位中年漢子，奇怪，這漢子在乍見老黑時，神色竟然忽地一變，十分驚駭，雖說轉瞬間已恢復了從容，這又怎能瞞得過老黑那一雙神眼。

中年漢子皺着眉頭道：「你來找什麼人？」

老黑故作沒有發覺對方神改色變，十分客氣的說道：「在下找誰都行，既然是你老兄應門，那就算在下找你老兄來好了。」

老黑這話語含雙關，中年漢子不由不往壞的地方想，於是再次神色一變，很快的接話道：「你這話眞怪，找我，我又不認識你？」

老黑再次故作沒有發覺，嘻嘻地笑着，說道：「老兄，俗語說，一次生兩次熟，在下是來打聽事的，所以說不論找上那一位都可以。」

「沒見過像你這樣打探事的人，大清早，拍門拍得打雷一般，你當別人全是為你打聽事活的麼？哼！」

老黑直笑，中年漢子在一聲冷哼後，伸手就要關門。

老黑沒攔，搖着頭道：「我若是你老兄，就不會關門不理會的。」

中年漢子濃眉一挑，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老黑笑道：「你老兄剛才說過，大清早拍門吵人，現在在下知道你老兄已經起來了，就算關上門，在下還是會敲府上的門，免得再吵別家……」

中年漢子無可奈何的苦笑出聲，道：「你好像是跟我泡上啦，算你狠，說吧，你要打聽什麼事，只怕我未必會知道！」

「知道知道，你老兄一定會知道，對了，還沒有請教老兄你尊姓大名是……」

「這是『兵馬司』甘大人的別莊，我是這別莊的副管事，叫甘寧。」

「兵馬司」這個衙門，老黑聽說過，也知道是幹什麼的，這個門口裡的人，個個頭生兩隻「無形角」，難纏難惹，衙門的勢力大，姑不論這位甘大人「兵馬司」是個什麼脚色的，反正老黑一介平民是惹不起人家的，不是嘛，俗語有「民不與官鬥，富不與官爭」的警句，何況這個衙門平素拿殺人就不當一回事。

誰知老黑竟沒有理會，眞像吃過熊膽豹子心，硬是天地不怕，並且從容地一拱手道：「在下請教的是，『湖光別莊』起火的當夜，甘老兄，你可聽到了什麼沒有？」

「沒有，什麼都沒有聽到，我們相隔不近！」

「只怕相隔太遠，甘老兄你連火光都全沒看到？」

「一點不錯，是沒有看到。」

「唔！」老黑一聲冷哼後，話難聽了，道：「那場火從三更直燒到大天亮，跡像顯示惡徒預謀殺人後，放火滅跡，『湖光別莊』主人邱會見不是盞省油的燈，當夜宴客，還有一位跺脚天下武林俱驚的人物，以此推斷，必有一場罕見的搏殺，貴府距離出事地點僅有箭遠，閣下除非又聾又瞎睡如死猪，否則你這不知道的答覆，就是存心要隱瞞些什麼了。」

「住口，你好大的膽子，」甘寧怒目沉聲瞪視着老黑，叱道：「你弄清楚，甘某不是普通百姓，兵馬司是專管緝捕罪犯惡徒的衙門……」

老黑一聲哈哈，中途接口道：「對極了，閣下說得太對了，所以在下才必須請教清楚明白『湖光別莊』被惡徒殺人放火後，大人捕獲了多少名匪衆？口供問得如何？」

甘寧一楞，當時語塞無言。

老黑牙一咬，沉聲道：「莫非是府上和那些殺人之後又放火的匪徒認識，所以才遇事裝聾作啞，不聞不問，一推三不知的說是不知道？」

「反了，反了，」甘寧惱羞成怒，再加上心寒膽怯，有心狂吼，意在驚動府上其他的人。

老黑何等高明，嘿嘿冷笑連聲道：「閣下少來這一套，在下會靜靜的候着，你儘管大大方方的到裡面去討救兵，不必在門口這樣雞鳴狗吠的喊叫的。」

甘寧的狂吼，果然驚動了裡面的人，一位五旬年紀的黃臉矮而瘦的老叟，邁步出現，目光陰森森的掃過老黑，話却對着甘寧說的，道：「你這差使可眞越當越回去了，也不看看這才什麼時候，就大呼小叫的沒個完，若把大人給驚醒了，那罪過你受得了？」

甘寧沒開口，老黑竟冷笑兩聲替甘寧打上不平道：「我說這位，你可別儘自埋怨老兄，如果不是在下擾他，他又怎會鬼哭狼叫個不完，在下平常的老百姓，不太懂作官人的事，所以根本就沒想到太陽全晒着屁股啦，這位甘老爺還在睡『大頭覺』，看來，『兵馬司』緝捕罪犯的差使，準和他沒有什麼關係，要不這個時候早就忙得團團轉了！」

老黑的話是大白話，老實說，可就偏不像「安善順民」說的話，那年頭，一個小小的七品縣令，有所謂「滅門」的威勢，又道是「父母官」，老百姓又是等於他的孝子賢孫，若是叫你「倒退着橫裡去」，你就不敢「翻着觔斗行」，唯有老黑這種不怕滅門誅族的天膽，敢對「作官的」講道理講實話！

甘府上剛剛出來的這位老者，可就不像甘寧那麼嫩，那麼好惹了，母狗眼一翻，一聲冷嘿之後，打着地道的「官話」道：「你口音含糊，吐字不清，不像京中人氏，你家住何鄉，姓什麼，作何營生？」

老黑火了，呸一聲，一口濃痰正好吐在老者前胸，老者勃然變色，才待向老黑再次叱斥，老黑已一步邁進了大門，手一揮，右手的食指點在老者的鼻尖上，粗楞的罵道：「你這老小子說，黑爺是幹什麼營生的，放明白，黑爺，不是犯人，是苦主，這裡是百姓人家，不是『兵馬司』的大堂口，你老兒擺的那門子狗官架子，你說，你算是個什麼東西？」

老者雙目已是罩上了殺氣火雲，不言不動，就在老黑話剛剛說完，指在他鼻尖的手指頭還沒有收回的一刹那，五指突出，疾如石火閃電的抓向老黑的右手腕，用的是「碎金指」力，並暗含「斷魂拂」功，打算一下子就擒住老黑，更叫老黑落個終生殘廢。

老黑沒動也沒躲，自然被老者在腕上「拂」過並抓個結實，拂中抓住，老者臉上現出個獰笑，沉喝道：「老夫不和你一個鄉下人一般見識，還不給老子滾回去靜等挺屍去吧。」

「滾」字出口，老者猛抖臂腕，不含糊，眞的有人「滾了」，並且一滾就拔升丈二，空中一個翻身，巴達一聲「狗吃屎」摔倒地上，門牙碰落三顆，嘴唇變作「猪」兒樣，一挺，二挺，不再動了！

甘寧在老者喝聲「滾」的當兒，由不得哈哈大笑起來，笑聲正濃，也看清楚滾飛摔撲在地上的人，並非老黑而是喝「滾」的人，笑聲突然中止，變作目定口呆！

猛地一個冷顫，甘寧恢復了神智，轉頭往宅裡便跑，老黑一聲冷笑，伸手抓住了甘寧的後頸，連聲的說道：「不准去，讓咱們說個明白，這可是你親眼目睹的事，我動全沒有動過，這位老傢伙人老童心在，竟然喜歡『鯉魚躍龍門』把戲，只是氣力不濟，半途已摔了下來，這不能怪誰，誰也不能怪，對嗎？」

甘寧幾乎被捏死，大張口喘粗氣，啞着嗓子連聲道：「好好，不

精選警世故事／秦風・文　可飛・圖

老驥伏櫪

賊性難改

大清早，天色還是迷迷濛濛的時候，魏大娘忽然被一種奇怪的聲音所吵醒了，她側耳一聽，臉色變了，忍不住咒詛道：「這個老不死的，關了二十年牢還不死心，他又在動什麼歪腦筋了。」

磨刀霍霍。

磨刀霍霍。

她聽到就是磨刀的聲音。

已經整整二十年沒有聽到這種聲音了。今天忽然聽到這種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的聲音，她頓時全身泛起了一層鷄皮疙瘩。

她立刻拄杖出房，轉到屋後井邊，衝着那個正在磨刀的老人尖聲道：「賊漢子，你在幹什麼呀？」

那老人已七十多歲了，滿頭的白髮，身子瘦瘦細細的，一對水泡眼濕濕的好像老是在流淚，他正在用力磨着一口生銹的刀，一推一拖，一推一拖……

那原是一口寶刀，可是已經二十年沒動用過了，因此，刀身滿是鐵銹，他用力的磨着，要使它恢復昔日的光輝！

他絕對不是個糟老頭，他曾經叱咤風雲數十年，原是二十年前北五省綠林三十六寨的總瓢把子，當年提起「斷魂七十二魏中天」八個

自嚐惡果

字，人人會覺得自己的三魂七魄被他斷為七十二截一樣的恐怖！

不幸的是，他在五十七歲那年陰溝裡翻了船，竟被官府捕獲，結果坐了二十年的牢，可以說他一生中應該是最輝煌的二十年，竟白白浪費在監獄中。

如今，他已出牢，可是往昔的一切已不復存在，他已不再是北五省的綠林三十六寨的總瓢把子，而變成一個風燭殘年的糟老頭了，這叫他如何甘心？

所以，他要磨刀，要讓生銹的寶刀再發出原有的光彩。

對於老妻的責問，他充耳不聞，只裝沒有聽見。

魏大娘很生氣，使勁一頓手中的木杖，又尖聲道：「我說賊漢子，你的耳聾了不成？」

他回頭瞥了妻子一眼，冷冷淡淡的道：「什麼事大驚小怪的？」

魏大娘含怒說道：「我是問你在幹什麼！」

魏中天冷冷答道：「磨刀。」

魏大娘問道：「磨刀幹什麼？」

魏中天道：「殺人。」

「殺人？」魏大娘嘿嘿的冷笑起來，語氣充滿了譏諷：「你還能殺人？你還敢殺人？坐了二十年牢還

怪，誰也不怪，你先鬆手，我……我……喘不出……」

老黑眼角掃處，猛然看到有人，已經鬆手，人跨前半步，已被揑得有些昏迷的甘寧，不由伸手反抓住老黑的手臂，先定神，好站穩，然後再想出氣的辦法。

這時宅內來人已到了甘寧的身後，倒楣的是甘寧正背對大門，這當然是老黑有心搗鬼，不但這樣，老黑故意雙手放在甘寧手上，甘寧左手又正好為穩住身形抓住老黑前胸，這情形使人發生錯覺，認為是甘寧扭住老黑不放。

老黑使壞索性使到了家，變作惶恐的樣子急道：「這算什麼，算什麼，你看見的，我動全沒動過，他用錯了力自已摔倒，你却抓着我不放，難道『玉城兵馬司』的大人就會這樣的欺壓良善，橫不講理？」

甘寧昏了頭，被老黑顚倒是非黑白的言語給說迷了心竅，一時間裏不知怎麼好，竟沒很快鬆手。

「叭」，突然自甘寧身後，伸出一隻手來，實實硬硬地給甘寧來個「脖拐」(俗稱打後腦之處)

這下子打得夠響也夠重，老黑這才鬆了手，作出好像抽力用得太過，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哎喲喲的直摸胸前後背呼着疼。

甘寧莫名其妙的挨了一下重的，老黑正借機鬆了，甘寧是先罵後回頭道：「他媽的，還偷襲老子……」

一回頭，把沒有說完的話全堵在嗓子眼裡啦，原來站在他前面剛剛賞他一巴掌的人，正是本宅的主人，甘化雨甘大人。

甘寧低下頭，甘化雨目光閃射着煞氣，手指摔臥地上的老者道：「扶牛爺進去，有什麼話等會兒好好的稟告個清楚！」

甘寧應着是，半拖半背把那位牛姓老者背進宅中，轉向後進。

這時，自甘府別莊中，擁出四名精壯漢子，一色紫勁衣，皮褲帶兒，快靴，人手一把歪把子圈鈎鞘的快刀，赤紅火穗兒，一排站到甘化雨身後。

最右側靠別莊大門石獅子的那漢子，微一躬身對甘化雨道：「大人，牛爺不可能是自己失足，請大人恩准，容屬下問問這個人！」

甘化雨微一搖頭，雙目寒光罩住老黑，以威稜低沉的聲調道：「你是那道上，怎會鬧事到本大人的別莊來？」

老黑一聽，心頭火已不打一處來，這可好，原來甘府上上下下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說話全是七分官威三分橫，偏就不講道理，心裡有火，老黑說的話就難聽了，嘻嘻一笑說道：「我說這位，是人嘛可得說人話辦人事，我鬧事是你看見的？至於說鬧事鬧到你府上，這更笑話，從頭到尾我是站在大門外，沒進過尊府，怎麼，莫須有？欲加之罪，哼，眞是笑話。」

甘化雨幾乎被老黑給氣得吐血，老黑能言善道，甘化雨並不氣，他氣的是老黑一連說了「莫須有，欲加之罪。」這兩句，何況甘化雨生平沒有受過這個，被個「活老百姓」教訓一頓，他怎能作罷。

不過甘化雨是個有名的「笑煞星」，怒極而笑道：「好口才，只可惜你生不逢時，現在已經不是『六國』時代，縱橫之說皆無實用，不錯，也許是『莫須有』，可能本人是要『欲加之罪』，鄉下人，本人當眞如此，你又能怎麼樣呢？」

說着，甘化雨一揮手，四名精壯漢子忽然射出，將老黑包圍正中。

老黑笑了，笑得十分開朗，突然他把臉一翻，冷冷地道：「官老爺，請教是用官威還是談江湖？」

甘化雨聳聳肩道：「談江湖如何？」

「那就先報個名！」

「本大人兵馬司的副司甘化雨！你呢？」

「小民長安『飛鷹堡』老黑。」

老黑這兩個字，沒嚇住甘化雨，那是因為山高路遙，甘化雨孤陋寡聞。

可是長安「飛鷹堡」的名頭，甘化雨却嚇了一跳，一跳跳凝了他那張苦水寒臉，神態上已改變了不少。

老黑在報名之後，接着笑道：「雖說有句『民不與官鬥，富不與官爭』的話，但那要分什麼事，官老爺，現在，咱們有官句可打了，『湖光別莊』主客同時遭人暗殺，而後放火滅跡，老黑要向副司大人討索主謀兇手……」

「住口！」甘化雨雙眉一皺道：「本大人問的是你『鬧府』事罪過，和『湖光別莊』有何關係？別莊失火，已有任管地方着手偵查，你明白？」

「抱歉，我就是因為不明白，才來請教。」

「就為這個和本大人門下爭執？」

「不是爭執，是他們仗勢欺人！」

老黑早已看出甘化雨想找個台階下來，可是偏不給他下台，並且話趕話，話擠話，似乎存心惹事！

甘化雨無法再忍，才待咬牙揮令手下擒人，恰巧府中突然走出一位六旬老者。看去似是甘府師爺清客一流，在附耳和甘化雨悄悄幾句後，甘化雨微一頷首，語調十分溫和的向老黑道：「你來追查可有原因？」

（未完・一）

不夠？你少跟我動歪腦筋了，要不是老天爺大發慈悲，你這把老骨頭就要撒在牢房裡了，如今，你還想怎樣？當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住口！」

他舉刀用力一敲磨刀石，回頭對老妻怒目而視：「妳這個醜婆娘，連妳也看不起我了，告訴妳，我還是我，我還是『斷魂七十二魏中天』，我要重振雄風，讓那些兔崽子瞧一瞧，他媽的那些混蛋東西，想當年，我『斷魂七十二魏中天』只要瞪一眼，他們就一個個的爬在地上叩頭如搗蒜，嚇得屁滾屎流了，不想我這回出了牢，他們竟然狗眼看人低，看不起我了。我只不過向他們借幾兩銀子，他們馬上就翻面不認人，妳說氣不氣人？妳叫我如何忍得下這口氣？我告訴妳，我還硬朗得很，我要搞出一些名堂來給他們瞧瞧！」

他一口氣說到這裡，便又回轉去磨刀，用力的磨着……

魏大娘冷笑道：「你想怎麼樣？你自己想想今年是幾歲了？你連走路幾乎都走不動，還想如當年爭强鬥勝不成？」

魏中天道：「妳別管我。」

魏大娘忽然嘆了口氣道：「老頭子，你聽我說，你已經老了，歲月不饒人，你再也不是當年的魏中天了！你要是還想多活幾年，就趁早給我斷了那歪念頭，我這雙手還能動，做些女紅，還可以混口飯吃！」

「笑話，我魏中天是何等人物，居然要靠妳的女紅來養活我啊！」

「你只要忘了你是魏中天，我吃什麼你就跟着我吃什麼，還不致餓死！」

「我不幹，我回來已經整整一個月了，到今天還不曾嚐到一塊肉的！我，我口中快要淡出鳥來了啦。」

「你想吃肉？」

「是啊。」

「好，過幾天我買肉給你吃。」

「爲什麼要過幾天？」

「過幾天，你兒子可能回來看你，以前他每次回來，總會給我幾十兩！」

「呸，快別提那個畜生了，你一提起他我心裡就有氣了，那個混帳的東西，他也不想想他是怎麼來到這世上的，我這老子坐了二十年的牢，他連去探個頭都不肯，這樣的兒子還能要麼？」

「你這就錯了，他跟你不一樣，他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他若是去看你，人家便知道他老子是個賊，這叫他如何做人。」

「呸！呸！呸！我是個賊不錯，可是沒有我這個賊，那有他這個人！」

「你別生他的氣，他這幾十年來混得很不錯，在大城市裡開了兩三間店舖，兒子都已十八九歲了，哈哈，提起咱們那個大孫兒棄武，可眞有出息，他不只長得一表人材，竟還是個讀書的胚子，去年他來看我這個老奶奶的時候，就已是個秀才了呢！」

「呸！秀才一斤多少錢？豈不聞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麼？讀書最沒出息了，當年我……」

「閉住你的鳥嘴。」

「咦，妳發什麼脾氣？」

魏大娘滿臉怒容，連連頓着手中的木杖道：「你給我記住，以後不准數落我孫兒，我這個大孫是咱們魏家的希望，他爹給他取名『棄武』，就是希望他讀書，希望他將來考個一官半職，光宗耀祖，你敢說出一句不吉利的話，老娘馬上攆你出去！」

魏中天哼哼的冷笑着，將磨好的寶刀放入桶裡洗淨，用布抹乾，拿起來瞄了一瞄，覺得很滿意了，便打上了一些油，然後起身走去一旁的空地上，開始溫習一路刀法……

這一路刀法就叫「斷魂七十二」，當年他就是憑着這刀法打遍綠林無敵手而登上北五省的綠林三十六寨的總瓢把子的。

雖然已有二十年沒練，每一招每一式，都還活在他腦中，使他仍是得心應手，只是使完了一輪之後，他感覺心跳厲害，而不得不坐下來喘幾口氣罷了。

魏大娘譏笑道：「你看看，你看看，這下你總該知道自己已經是不行了吧？像你現在這個樣子，別說恢復昔日雄風，隨便一個小嘍囉都可以打得你爬都爬不起來！」

魏中天氣得臉色變青，頓足而起，狠狠的瞪了老妻一眼，當即納刀入鞘，將之放入一只長布袋中，拔步便走。

魏大娘慌了，趕上幾步道：「賊漢子，你哪裡去呀？」

魏中天怒叱道：「妳別管我！」

魏大娘叫道：「你總得說明個去處，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也好去替你收屍！」

魏中天不答，很快就走遠了。

* * *

霧溪。

很小很僻靜的一個小村落，只有幾十戶人家，不過這地方却是兩個縣城的捷徑，從甲地到乙地，或從乙地到甲地，只要渡過霧溪，便可省掉了十幾里路，因此霧溪過渡的人，一日也有數起。

這本是一條黃河的支流，河面寬達半里，據說這兒經常降霧，因此不知是誰替它命名爲霧溪。

在這兒擺渡的是一個叫「郭老爹」的老人，他年過七十，雖然身體還算硬朗，但長年的風吹日晒已在他臉上刻劃出深深的皺紋，他在這兒以木筏渡人，已經幹了三四十年了。

這天早上，當他來到河邊要開始一天的辛勞時，發現河邊上已有一個老人站在那裡等待過河。

他就是魏中天。

郭老爹向他點頭，問道：「要過河啊？」

魏中天道：「是。」

郭老爹道：「上去。」

魏中天跳上木筏，坐下來。

郭老爹解纜上筏，很熟練的將木筏撐向河中，向對岸撐去。

魏中天搭訕道：「你貴姓？」

郭老爹道：「姓郭，大家都叫我郭老爹。」

魏中天問道：「幾歲了？」

郭老爹道：「六十九了。」

魏中天笑道：「我比你大，我今年七十七歲啦。」

郭老爹看了他一眼，說道：「上個月，你老兄好像是從對岸那邊過來的，是不是？」

魏中天道：「正是，如今要回去了！嗯，我說郭老爹，你這麼一大把年紀還在擺渡，不太辛苦麼？」

郭老爹笑笑答道：「不會，已經習慣了。」

「你有幾個兒子？」

「哈哈，我要是有兒子，還這麼辛苦幹麼？」

「女兒多大？」

「我無兒無女，孤家寡人一個！」

「怎麼呢？」

「我年輕的時候，吃喝嫖賭，樣樣都來，沒有一個姑娘肯嫁給我，後來我也認了，一個人倒清靜。」

「那……」

「算命的說我一輩子窮困潦倒，窮困是眞的，潦倒那是未必，我一天三個大饅頭，外加一斤老酒，日子過得頗愜意。」

「可是……」

「死了沒有人送終，是不是？哈哈，我可不擔心這個，我知道總有一天要死在這裡，可是我一點都不擔心，人死如燈滅，什麼都不知道！」

「你若死了，是眞的無人過問麼？」

「是呀！我就像河邊上那棵老樹一樣，那棵老樹生長在那裡已有好幾十年，大家都對它視如不見，要是有一天它忽然不見了，也沒有人會去追究，只當是河水上漲，把它冲走了。」

「唉……」

「用不着嘆氣，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天天有人生，也天天有人死！」

「你從來不想發財？」

「發財？像我這個樣子，要怎麼樣去發財？」

「打劫呀！」

「打劫？」

「你在這兒擺渡，總會碰上幾隻肥羊，你可以把木筏撐到河心，回望無人，一刀把他做了，財物留下，屍首往河上那麼一扔……」

「哈哈，你老兄眞愛說笑話……」

「不，我是說眞的！」

魏中天的確不是開玩笑，他的表情凝重，指了指四面八方道：「你看，木筏到了這河上，四面無人，這個時候……」

他從長布袋中取出寶刀，笑了笑道：「你便可以抽出刀來……」

他抽刀出鞘，又接口道：「然後你便唱：『老子生長在江邊，不愛交友只愛錢』……一刀砍下，給他一碗板刀麵吃！」

說到此處他突然一躍而起，一刀砍下，可憐郭老爹叫都沒叫一聲，登時身首異處，噗通一聲，跌入河裡去了。

* * *

魏中天將木筏撐到對岸，靜候買賣上門。

約莫晌午時分，終於等到一隻肥羊來了。

這人是個衣着華貴却文質彬彬的公子，相貌也頗英俊清秀的，一看便知是富貴人家的子弟。

他身後還跟着個書僮，挑着兩個箱子，魏中天心中暗喜，因爲憑他的經驗，一眼就看出那箱子必有銀子和許多值錢的東西。

若在二十年前，打死他也不會幹這種小買賣，但是今天，他有自知之明，胃口不大了，他只想弄個幾十兩銀子，然後去買幾斤豬肉，他想吃豬肉想得快要流口水了。

「船家，擺渡。」

「是。」

他幫着那書僮將兩個箱子抬上木筏，請他們主僕在箱子上坐下，隨即將木筏撐離岸邊……

那公子見他撐竿不大靈活，發覺他不是以前的郭老爹，便問道：「船家，以前那位郭老爹呢？」

魏中天笑道：「他死了。」

那公子「噢」了一聲道：「看他身子還挺硬朗，怎麼會死了？」

魏中天嘆了口氣道：「他太嗜杯中物，昨天夜裡喝醉酒，掉入河裡淹死啦。」

那公子道：「眞是不幸，你是他的朋友麼？」

魏中天道：「是的，我們是老朋友……唉！他在這兒擺渡了幾十

年，給過往行人方便，不料忽然死了，老漢爲了方便過往行人，只好暫時接替他爲人擺渡！」

說畢，嘆息不已。

那公子也是嗟嘆不已，道：「眞可憐，這樣一位好人竟不得善終……屍體找到了沒有？」

魏中天回答道：「沒有，被河水冲走了。」

那公子問道：「你老大親眼看見他掉入河裡了？」

魏中天道：「正是，我要渡河，那時他正在河心上，他好像沒聽見，人和木筏只在河上打轉，一看就知他喝醉了，我急得要命，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後來眼睜睜的看着他掉了下去……」

那公子道：「後來你是怎麼把這木筏拖了回來？」

魏中天道：「我趕緊往下游跑，而大叫救人，可是那時附近無人，而老漢又不懂水性，後來……後來木筏被冲到河邊，人却不見了，老漢祇好將木筏拖了回去。」

那公子又問道：「有沒有去找地保來？」

魏中天搖搖頭道：「沒有，我們這兒沒地保……這件事……這件事只好就這麼樣罷了，反正他無妻無子，孤家寡人一個，他自己說的，他活在河上，死在河中，一了百了，無牽無掛！唉！去了也好，那麼大的年紀，一天到晚還要幹活，風吹日晒，賺的又是可憐兮兮的幾個小錢，活着有什麼意思。」

那公子又是嘆息了一聲，起身打開箱子，從裡面取出一錠銀子，雙手遞給他道：「老丈，這是五兩銀子，除了付你船資之外，多餘的，你就買些冥紙燒給他用了。」

魏中天接過銀子，笑嘻嘻道：「謝謝，謝謝，你這公子心地好，好心有好報，嘻嘻嘻，好心有好報！」

那位公子見他好友死了還笑得出來，就有些看不起他了，不再開口跟他說話。

魏中天把木筏撐到河心，四望無人，便放下竹竿，說道：「就在這裡，昨天他就在這兒落水的。」

他在放長布袋跟前蹲下，解開袋口，取出那柄寶刀，抽了出來。

那公子大吃一驚，道：「你……你這老丈帶刀幹麼？」

他的書僮趕緊伸手，去抓扁擔，大叫道：「不好了，少爺，這人是個賊……」

「賊！」字剛出口，魏中天的刀已迎到他的咽喉，刹那間血光迸現，他「哇」的慘叫了一聲，身子彈跳而起，拖着一道血雨落入河中去了。

這條「霧溪」由於河面寬大，表面上水勢不急，其實水流甚快，書僮一落水，只浮沉了幾下，刹那間就已無影無踪了！

那公子嚇得魂飛魄散，連忙在木筏上跪下，全身直打哆嗦，連連叩頭道：「老丈你……你要什麼只管去取，只要不傷害小可……」

魏中天嘿嘿惡笑道：「老夫生長在江邊，不愛交友只愛錢……吃我一碗板刀麵吧！」

明晃晃的刀子「呀」的一聲劈下，那公子大叫一聲「救命」身子往旁一閃，滾出木筏，落入河中。

魏中天一刀劈空，心中大怒，立刻扔下寶刀，拿起撐筏用的長竹竿，對着水中的公子猛搗猛戳！

那公子不諳水性，那經得起這樣的猛搗猛戳，登時連聲慘叫，只掙扎了一會，便靜靜的隨波逐流而去。

魏中天連殺二人面不改容，然後才打開兩個箱子，伸手入箱掏了一陣，果然找到了幾十兩銀子，不禁心花怒放，哈哈大笑道：「他個婊子養的，今天總算有肉吃了！」

* * *

肩上挑着兩隻木箱，手上提着幾斤豬肉，他意氣風發，得意洋洋的回到了家。

魏大娘見他早出晚歸，一日之間竟似變成了暴發戶似的，帶回了兩隻箱子和幾斤豬肉，知夫莫於妻，心中已猜到了幾分，臉色大變，道：「你去搶劫了？」

「噓，小聲一點，莫被人聽見了。」

他先將幾斤豬肉交到老妻手上，挑着兩隻箱子進入屋中，放下擔子，這才笑嘻嘻的道：「醜娘婆，妳看我今天的收穫，眞個是滿載而回，妳快來看看，這箱子有幾十兩白銀，還有幾塊布，另外這一箱是吃的東西，有人參、有燕窩、還有蜜糖棗子，他個婊子養的，那小子帶這麼多的東西要去孝敬誰呢？」

魏大娘罵道：「你不得好死！」

魏中天臉色一沉，道：「住口，我魏中天今天只不過幹了一筆小買賣，想當年，我還是三十六寨總瓢把子的時候……」

魏大娘扭頭出房。

魏中天忙道：「醜婆娘，我今晚就要吃肉，妳將那五斤豬肉下鍋弄一弄！」

魏大娘轉入廚房，看看手上的豬肉，忽然氣憤頓消了。

她想起二十年前丈夫還是「北五省綠林三十六寨」總瓢把子的時候，那日子過得何等風光，要什麼就有什麼，天天宰牛殺羊，吃香喝辣，金銀財寶堆得山一般高……而如今……他竟一貧如洗，跟着自己有一餐沒一餐的吃着那些青菜醃瓜，想想也實在太委屈了他了。

以前，他打家劫舍，殺人如蔴，自己都沒法阻止他，今天他祇不過爲了想吃肉才去翦徑行劫，比起當年的行爲，也可說是改過遷善了，自己若是再去責備他，那未免太殘忍啦。

這麼一樣，她的氣完全消了，當即將五斤豬肉洗淨，放在砧板上，一塊一塊的切起來了。

可是，她不知爲何，心頭老是慌慌的，好像有一種大禍臨頭之感。

她自己安慰自己的說道：「不要慌，不要怕，他只不過幹了一件小買賣，不會被人發現的，有了那幾十兩銀子，有了那些人參、燕窩、蜜糖棗子，他會安安份份過幾個月……嗯！人參、燕窩、蜜糖棗子……我好像那裡聽過這些東西。人參、燕窩、蜜糖棗子，還有那幾塊布料……到底誰曾在我面前提起過這幾樣東西呀！」

正在這樣想的時候，忽聽「賊漢子」的聲音從房中傳了出來，「醜婆娘，你說咱們大孫兒叫什麼名字？」

她大聲回答道：「他叫『棄武』，你問這個幹什麼？」

魏中天的話聲低沉了下去，道：「唔！棄武，棄武……」

她沒好氣的嚷道：「你眞是個老糊塗，連自己的孫兒名字都記不清楚。」

魏中天沒有再答腔。

她繼續的切割豬肉，但是心頭仍是慌慌的，總覺得有些不對勁的樣子，腦子裡老是浮現出人參、燕窩、蜜糖棗子等這些東西。

突然，她腦中豁然開朗，同時心頭好像被什麼東西撞了一下，手上的碟子叮噹落地。

「是了，是了，是棄武那孩子說的，去年他曾經說過，下次再來探望我時，要帶一些人參、燕窩，還有我愛吃的蜜糖棗子……」

她臉色大變，也不管滿鍋豬肉是否要爆焦了，立即衝出廚房，衝入臥房。

臥房的地上，擺着從兩隻箱子裡取出之物，銀子、衣鞋、人參、燕窩、蜜糖棗子，滿滿的排列在地上。

最觸目的是一隻綉着一條金龍的錢袋，她一眼就認出那是她自己以前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做出來送給孫兒棄武的，那上面還綉着「魏棄武」三個字。

她眼前昏黑，登時昏死了過去。

也就在她即將喪失神智的前一刹那間，她瞥見樑上吊着一個人……

——完——

上文提要：司馬追風與拜把弟常長春、溫籍經營的「追風馬場」名聞關內外，引起同行「千里馬場」馬從武的妬忌，請來「三快殺手」蕭逸飛殺死司馬長風，蕭逸飛因此聲名大噪，結果因福賈禍，他因不遵魏忠賢之意殺害忠臣楊文孺，只好改名易姓爲陳湖山，却被神捕岳秦嶺逮捕，不料羅綉春爲報其妻三年前被蕭逸飛殺死之仇，率人追殺，神捕殺手只好暫時聯手却敵……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虎雙雄

公私恩怨義難分　進退維谷情不捨

背後之羅綉春亦不斷下令要手下死命搖櫓划舟追趕，蕭逸飛回首一望，只將距離拉開一尺餘，羅綉春的船隊成扇形斜刺裡駛過來，要想擺脫水陸兩路之襲擊，當眞是難比登天。

岳秦嶺問道：「蕭兄，有何辦法？」

蕭逸飛不覺有氣，反唇相稽：「你是神捕，在下正想問你呢？哈！爲何一遇到羅綉春，你便處於下風！」

岳秦嶺不由語塞，他自己也覺得這次表現得太膿包，只好低聲下氣地道：「你的鬼主意比較多，岳某自認應變能力不如你，這才請教你！」

蕭逸飛拚命搖了幾記，又把距離稍爲拉遠一點，道：「如今只有三個辦法，一是拚死上岸，二是退後再跟羅綉春纏鬥，岸上之人必怕誤傷己方人馬，而不敢再射箭，咱們不用腹背受敵！」

「第三條路呢？」

「冒險搖向湖心，但這一不小心便會陷於重圍，你可得先考慮清楚！」

岳秦嶺不假思索地道：「不用說，自然是走第三條路，再不行咱們還可以跳湖逃生！」

蕭逸飛再極力向前搖了幾次，然後左手轉舵，不斷搖櫓，向湖心退去。

羅綉春叫道：「孩兒們，他們要逃往湖心，弓箭手快準備！」

蕭逸飛當機立斷，道：「快下水泅泳，只向前游，不要靠湖心游去！」他首先「噗」通一聲跳下去，岳秦嶺緊隨其後。

＊　＊　＊

蕭逸飛及岳秦嶺內功造詣都不錯，一口氣閉住，泅了二十多丈，才緩緩露出湖面喘氣，回頭一望，羅綉春的船已分散，大多駛向湖中心，岸上之人也在十丈左右遠。

蕭逸飛道：「神捕，咱們再沉下湖底，然後泅向岸邊，猝然上岸，快！」

此刻，湖中及岸上之人已都發現他倆，紛紛趕過來。兩人沉下湖底，潛伏不動。蕭逸飛料敵如神，羅綉春下令手下全力向前駛去，因爲剛才那情況，說明他倆是游向前方，岸上之人，動作更快，船行甚速，趕往前頭去等候了。

蕭逸飛待得氣濁，再向岳秦嶺打個手勢，向岸邊泅過去。岸邊野草及蘆葦頗多，甚利於他倆掩飾，兩人換了口氣，倏地奔上岸去，立即向另一個方向發足狂奔。

直至此時，岸上之騎客才發現他們，立即撥轉馬首追去，蕭逸飛道：「咱們到田裡去！」兩人登上田埂，憑着超羣之輕功，急速奔跑，

那些騎客到了田邊，不能策馬走到田埂上追趕，便直接往田裡跑去。

此時正是稻米將收成的季節，禾長泥爛，馬速大受影響，雙方距離越拉越遠。

蕭逸飛回首一望，雙方距離已逾三十丈，便又道：「咱們往左轉！」

左首有道土墩，高逾七尺，兩人輕易躍上去，那些騎客見狀，知馬匹躍不上去，便放棄追趕。

蕭逸飛和岳秦嶺奔了一陣，見有一座竹林，便閃了進去，在竹林內前進，直至來到竹林另一端之邊緣，兩人方停下來喘氣。

蕭逸飛道：「這次應該已撇掉他們，恭喜神捕！」

「岳某再次多謝你相救相助之情，但……」

蕭逸飛截口道：「此刻你若封住我痲穴，我便走不了！蕭某若要逃跑的，早就甩掉你了！最低限度在湖中，在下便有七成把握甩掉你！」

岳秦嶺道：「那你有什麼高見？」

「我說過，我有很多銀子，此去京師十有八九是要被處斬，是故我預先回家處理一下！」

「岳某已說過，我不會要你的銀子！」

「在下幾年來儲蓄了七八萬兩銀子，絕大部份是銀票，我將銀票交給你，三個月後，若無我消息，請捐一半給各地孤兒，一年沒有消息，另一半便由你處理！若兩三個月內，閣下已知我被處斬，便全部由你負責處理！在下這個提議如何？」

「閣下有心做善事，岳某敢不盡心！有一點在下先當你面聲明，若在下擅自取你一兩銀子，天教我遭電殛雷打，七孔流血，死於非命！」

蕭逸飛道：「你師門之聲名已足令在下相信你，你根本不用發毒誓！」

岳秦嶺問道：「府上在何處？」

「在巢縣縣城內，咱們先到附近農舍借套衣服，再回城去，否則這樣太引人注目了，我不想暴露行藏，以免那些銀子又要生出風波來！」

「好，一言爲定，這就走吧！」

兩人走了三四里路，到了一條小村，蕭逸飛用銀子向農夫買了兩套衣服、一輛牛馬，又要他家爲他倆做一頓好飯。

農村內沒有什麼好東西，但鷄、鴨、菜、鷄蛋都是自家飼養或生產的，倒也方便。兩人鬥了一夜半天，肚子早餓得如同擂鼓，倒覺得食物十分香甜可口，竟然把半鍋飯、四大盤菜，吃得乾乾淨淨。

因恐路上再遇到敵人，兩人又歇了一陣，運功調息，恢復了精神，才在黃昏時分，駕着牛車，慢慢向縣城駛去。

小村離縣城並不很遠，但牛速慢，待到城外，已經起更，幸好巢縣縣城城牆低，又因年久失修，損缺甚多，進城不難。蕭逸飛先將牛車寄放城外農家，再與岳秦嶺越牆入城。

兩人不敢去飯館吃飯，先溜回蕭逸飛家。那蕭逸飛金盆洗手之後，在巢縣縣城內買了一棟小屋，不敢太張揚，只比一般人家多個天井及後房。

天井之一角是一口井，對面是灶房，兩間廂房作臥室，後房是他之書房，客廳與飯廳連在一起，只比尋常人家稍大，傢具亦十分簡樸。

蕭逸飛進去後，便先掌燈，然後道：「你且稍等一會兒，在下去燒水及煮點吃的！」

岳秦嶺只看了幾眼，憑他大行家之眼光，便發現這座小院表面上與一般人的無異，實則暗藏乾坤，蕭逸飛做了許多佈置。

他悄悄推開廂房之門，其一顯然是其臥室，另一則有一張床，但不見被褥蚊帳，靠牆放了些雜物。至於後房則放了許多書櫃，尚有一張書桌一張椅子。

岳秦嶺到灶房，見蕭逸飛正在煮麵，他便幫忙生火。未幾水開了，先泡了一壺茶，蕭逸飛便下起麵條來，又煎了幾個鷄蛋。看他的動作十分熟練俐落，岳秦嶺忍不住問道：「你幾時學會了炊食？」

「這一年多以來，都是在下自己動手。明天我弄幾個小菜，讓你嚐嚐，順便把你的人請過來，你明白在下的意思麼？」

「明白，不過這年頭，京師裡的人到地方來，單只吃喝已辦不了事，我看倒不如你送他們一點銀子，讓他們在路上好招待點，另請他倆向上美言幾句，或請他們替你找找門路，也許更有用！」

「有道理！而且這道理我也明白，但見個面，喝幾杯老酒，比較好說話！」

「好吧，我明天便到老爺那邊去交差，順便請他們過來一下。」

兩大碗湯麵終於做好，蕭逸飛再把早已儲備的辣椒醬拿了出來。兩個人便面對面坐在廳裡吃起來。湯麵雖然沒有好作料，却因肚子餓，倒也吃得津津有味。

岳秦嶺喝了一杯茶，問道：「這房子是你自己蓋的？」

「我來時，人家蓋了一半，却得急病死了，是我出資向其未亡人購下的，然後請人改造一下，神捕覺得如何？」

「尚未看出好處來，不敢評論，不過你必定覺得物有所值，而且十分安全，才會在此隱居！」

蕭逸飛道：「說句實話，蕭某尚年輕，就此退出江湖，實在心有不甘，奈何魏賊奸勢太盛，不能不避一下！早知楊漣楊大人最後還是被他害死，我便該接下那宗生意，也不會弄至今日這等田地！」

岳秦嶺正容道：「此不然也！魏……害死楊大人，是他造的孽，若由你出手，你能脫得了干係？千夫所指，不疾而終這句話，相信閣下也聽過！更何況魏賊一定能長久麼？」

蕭逸飛目光一亮，道：「你聽到消息？朝廷要對他……」

岳秦嶺不斷搖手，道：「你別胡猜！這只是岳某之信念，作惡多端的人，絕對沒有好下場！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他不知天高地厚，胡作非為，毫無節制，弄得天怒人怨，在下絕不相信他會例外！」

蕭逸飛道：「你說的都有道理，然在下却要死在他手中，實在不願！」

「多少人均如此，你又何必難過……」

話未說畢，蕭逸飛已怒道：「死的不是你，你自然可以說風涼話！你奶奶的，若你我對調，難道你便會心安理得，你便死得甘心？」

岳秦嶺不由語塞，蕭逸飛看了他一眼又道：「其實你助紂為虐，難道便不怕報應？難道不怕造孽？」

岳秦嶺臉色一變，道：「在下吃公糧，不能不聽命令！」

「照理這樣說，他那些狐朋狗黨，無惡不作，助紂為虐，也不是造孽了？」

岳秦嶺臉色再變，半晌方道：「你殺人無數，我身為捕快，緝你歸案那是職責所在！何況抓你這種人只能說是為民除害，怎會造孽？」

「殺人無數？哈哈，在下比得上魏忠賢以及他那些萬惡的走狗？為何你不敢去抓他們？為何不敢揭發他們之罪行？嘿嘿，我看你也是欺善怕惡之輩，最低限度跟那些只求保住烏紗帽，而奉承權貴之狗官，頂多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岳秦嶺怒道：「你說這許多話，只不過是希望我能給你一條生路而已！你欲反悔？」

「哼，盜亦有道！你以為咱們跟狗官一般見識？此處是我地盤，我要反悔，我根本不必跟你多說，擔保你抓不到我！今天若非蕭某，你早已死在羅綉春手中了，還逞什麼英雄！」

「關於你拔刀相助，岳某不但已謝過你，而且至今仍十分感激，可惜官匪不同道，這只能怪你自己了！」

蕭逸飛哈哈大笑道：「你回去說找不到我，難道他們會治你之罪？」

「上面限在下半年之內必須抓你歸案！如今已去了五個多月，限期將屆！」

「過了限期又如何？」

「大概改由我吃官司吧！」

「你為官府做了不少事，我不信他們會殺你！但蕭某一入京便九死一生！」

「你不必多說！」岳秦嶺忽然長身而起道：「岳某做事一向恩怨分明，公私分明，你對我之恩惠，我自然會報答，但在下亦絕不會因而失職！」

「好！你當你的好官去吧！明早再見，我的床讓給你睡，我睡書房！」蕭逸飛亦站了起來，道：「蕭某最重信諾，答應過你的事，絕不會後悔，更不會食言！」言畢走進後房。

* * *

岳秦嶺在廳內坐至半夜才回房，他躺在蕭逸飛的床上，那裡睡得着覺？直至天將亮，才迷迷糊糊合上眼。

待他醒來，已是紅日滿窗，岳秦嶺吃了一驚，匆忙開門，只聽灶房裡傳來碗勺之聲，心中不由暗叫一聲慚愧，不敢去灶房，回房穿好鞋襪再出廳，這才發現桌上放着盥具及面盆。

岳秦嶺盥洗完畢，蕭逸飛也做好早飯，却是半鍋稀飯，一碟青菜、一碟鹹菜、一碟咸蛋，還有幾個饅頭，兩人默默地吃着，無人作聲。

最後還是由蕭逸飛道：「在下去買菜，這頓飯須正午方能做好！」

岳秦嶺也道：「我去見縣大人，中午之前必趕回來！先此聲明，我只能盡力，可不敢保証能把人請回來！」

可是當蕭逸飛提着兩大籃菜回來，已見岳秦嶺站在門口等候了，他心頭一沉，問道：「人家不給你面子？」

岳秦嶺輕咳一聲：「人家不來這種小地方，在合肥等候哩，要我送你去合肥交差！」

蕭逸飛臉色一變，開了門道：「做個飽鬼，好過做餓鬼！」岳秦嶺默默隨他進去。

蕭逸飛在灶房裡忙着，岳秦嶺在廳裡等了一陣，終於忍不住進灶房道：「沒有別人，不必做太多菜！」

蕭逸飛道：「不吃白不吃，留着也是浪費！給誰吃？」

「晚上吃，咱們明早吃了飯再走未遲！」

「你不怕誤了你之前程？」

「此去合肥不遠，限期又未至，早一天晚一天沒有差別！」

「隨你，對在下來說，多活一天和少活一天，可沒分別！」

「有一句話，岳某還是要說，你的銀票，還是由你自己處理，我不沾手！你要全部捐出來，還是自己留一半，岳某不加意見！」

蕭逸飛頭也不抬地道：「你怕痲煩，在下也不勉强你！」

岳秦嶺忽然吸了一口氣，問道：「今日，咱們是不是朋友？」

蕭逸飛住手抬頭道：「敵友難分！朋友又如何，敵人又如何，你我都是各按自己之原則行事，你認為在下說得對否？」

岳秦嶺坐在爐灶前送柴，不再作聲。過了半晌，蕭逸飛問道：「昔日沈鷹那一批手下，如今都作何事去？」

「他們都不愁生活，因此日子過得十分愉快，只是去年聽雲生師兄說，葛根生已經病歿了，當年是他最疼我的，可惜我至今尚未能撥冗到他墳頭上一炷香！」葛根生雖不是沈鷹四大愛將，但跟隨沈鷹甚久。沈鷹退隱山林之後一直在其身邊服侍他，是故接觸岳秦嶺最多。

「聽說沈鷹當年武功最好的一位大將叫蕭穆的，如今他也不理世事？」

「蕭師伯面冷心熱，外剛內柔。表面上他最不愛管閑事，其實這些年來，他常化名易容下山，做些仗義的事，他飄泊四海，隔一兩年才回去一次，連我都不知其下落！反而師祖就眞的做到不理世事，只專心研究武學，偶有小成，便召家師及師娘上山，然後傾囊相授。」岳秦嶺聲音忽然提高：「父輩之中，對我最好的反而是郎四伯了！」

郎四外號「飛鴿」，是除了雲飛烟之外，輕功最好的了，人又機智，只可惜他武功不行，因此成不了大器，他此人忠心耿耿，一直跟着沈鷹左右，可是他名氣不大，蕭逸飛對他覺得十分陌生。

兩人只閑聊些武林瑣事，絕口不提彼此之間的協議，一直把飯煮好，又默默吃飯。

忽然，岳秦嶺道：「今晚在下也弄幾個小菜回敬一下！當年我跟師娘學了幾個小菜，多年未下廚，只怕手藝已生疏了。」

蕭逸飛忽然放下箸，長長一嘆：「今晚這一頓飯，大概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可以吃得自在的了！」

岳秦嶺道：「世事多變，那又未必，在下請你還是放開胸懷！」

蕭逸飛哈哈一笑，道：「在下先謝了！」

岳秦嶺又道：「只要你守諾，你可以隨便出入。晚上回來吃飯，飯後你可以再出去，明早回來就行！」

蕭逸飛道：「你不怕我乘機溜掉？」

「那只能怪我看錯了人！」岳秦嶺道：「剛才我在外面走了一匝，想不到這縣城還有幾位暗娼，而且其中一個長得還不錯！」

蕭逸飛道：「在下早已想動動那婆娘了，只因隱居，不敢惹人注目，故未敢付諸行動耳，經你一提，眞恨不得插翅飛去！錯過今夜，只怕再無機會了！」

「錯過今夜，你是沒有機會再去找她了！」

蕭逸飛放下筷箸，道：「我這就去，晚上一定回來吃飯！」

* * *

蕭逸飛果然守諾言，晚飯前便回來，但飯後又走了。「在下發現，還有一位長得還過得去，一件穢百件穢，既然了無顧忌，就索性讓我來個痛快！四更之前一定回來，你等我！」

三更梆子聲響過兩遍，蕭逸飛便踏着月色回來了。嘴角溢着春風，眉宇間却有疲態，他一回來便進後房躺下，呼呼大睡，直至日上三竿才下床。

一出廳，岳秦嶺已煮好早飯，裝束停當在等他。蕭逸飛坐下便吃，吃飽回房掛上劍，便道：「走吧！」

「你若非當過殺手，你我必是好朋友！」岳秦嶺正容地道：「但在下再說一遍，我一向恩怨分明、公私分明……」

蕭逸飛冷笑一聲，道：「官字兩個口，不必說廢話，走吧！」他當先邁開大步出門，岳秦嶺却小心翼翼將門鎖扣好，然後聯袂出城，到農夫家取了牛車，由岳秦嶺駕車，慢慢駛向合肥。

牛速雖慢，但巢縣至合肥本就不遠，第三天黃昏，合肥城經已在望。

岳秦嶺回頭道：「蕭兄，由於種種原因，在下須扣住你雙手，做個樣子，請您合作！」

蕭逸飛哈哈笑道：「這有何難？蕭某又不是什麼名人，不顧這個面子，過來吧！」岳秦嶺乃停車，走到後面，將蕭逸飛雙手反縛，然後再駕車進城。

合肥城比巢縣縣城大多了，岳秦嶺找了一家不大不小，而又比較清靜的客棧住下。店小二送他倆進房，岳秦嶺便關門道：「蕭兄，在下須再封住你之痲穴，然後將他們找來，我會通知店小二先治一席

酒，今晚由你作東請他們，辦好手續，我明天便離開，你一切保重！」

蕭逸飛至此地步，還能說個不字麼？乖乖被岳秦嶺封住痳穴，倒在床上，他索性閉上雙眼養神。

過了個多時辰，窗外已經一片漆黑，才見岳秦嶺帶着兩名身材魁梧，手提水火棍之漢子來，經介紹一個姓潘，一個姓孔。

岳秦嶺道：「兩位大哥，小弟已辦好交割手續，路上勞煩你倆了，在下因爲有事，須赴洛陽查案，不打擾了！」言畢頭也不回地走了。恰在此時，店小二送上酒菜，乖巧地將房門拉上。

蕭逸飛道：「兩位請慢用，請恕在下痳穴被制，沒法陪兩位大哥喝酒啦！」

姓孔的道：「不打緊，咱們哥兒習慣自斟自飲！」

姓潘的皺皺眉道：「他奶奶的，這不是要咱們餵你麼？老子還沒幹過這種倒霉事！」

姓孔的道：「不打緊，待咱們吃飽，叫店小二來餵他！喝！」

蕭逸飛陪笑道：「在下那裡敢勞動大駕？有事都請店小二費心就是！兩位大哥，在下懷內有銀子，請來取，這是孝敬兩位在路上花費的！」

「哦，還識相！」姓潘的伸手到蕭逸飛懷內掏了幾記，居然摸出一錠五兩的黃金，還有幾錠銀子，他心頭暗喜，臉上卻裝作生氣之態，怒道：「你奶奶的，你可賺了不少錢哪，就給咱哥倆這一點點，此去京師有多遠，你可知道？」

「貼身還有兩張銀票，請笑納！」

姓潘的又伸手入懷摸索了一陣，果然找到兩張銀票，每張兩仟兩，他再也忍不住，喜形於色地道：「果然不愧是在道上混的，夠意思！」

「這一路上尚請兩位大哥多多擔待，到了京師還得請兩位替在下找個疏通的門路！」

姓孔的夾了一箸菜塞進嘴裡，慢條斯理地道：「人命值錢呀！你夠意思，咱們也會承你的情，兩仟兩銀子，路上招呼，京師找門路，這都夠得上價，但要想保你一條命，可差遠啦！」

姓潘的接道：「不錯，咱們只負責替你找門路，其他的一概不包！」

「這個自然！」蕭逸飛忙陪笑臉，道：「在下清楚得很，明白得很，屆時若需要銀子，自然會再奉上！」

姓潘的目光一亮，道：「你身上還有銀子？」

蕭逸飛微微一笑，道：「因被抓得匆忙，來不及籌備，是故身上銀子不多，不過在下已通知朋友帶錢去京師等候了！」

姓孔的問道：「若貴友私吞閣下財產，不去京師，咱們若替你辦事，可要吃癟，其嚴重性，你可知道！」

「在下知道，總之，待在下取到銀子才痳煩兩位大哥就是，若他不來便拉倒！」

姓孔的及姓潘的大喜，道：「好，一言爲定！如今先好好吃喝，養好精神，明早好上路！小二，小二，進來一下，有好營生關照你！」

* * *

次日一早，姓潘的回衙門，取了木枷鐵鏈，將蕭逸飛扣好縛好，再解開其痳穴。姓孔的道：「咱們先把話說明白，你雖然識相，但刑不可廢，這木枷鐵鏈可免不了，頂多咱們每天可走慢些，可怪不得咱們。」

蕭逸飛連聲應是，姓潘的道：「如今咱們先帶你去衙門交割手續，走！路上可不要打主意逃跑！」

兩差一囚便聯袂到衙門，認了人畫了押，便往北進發。那兩個公差說拿了銀子會慢慢走，但實際上卻一點也不慢，起早摸黑，日夕趕路。幸好他們在蕭逸飛雙脚上縛的鐵鏈留有分寸，行動比較自由。

蕭逸飛雖然不是出身顯赫之門，但他一向獨來獨往，逍遙自在，殺人掙錢，高來高去，幾時受過這種骯髒氣？對岳秦嶺之恨意，越來越濃。

爲了遵守諾言，賠上一條命，到底值不值得？若不遵守諾言，他有好幾次逃脫之機會，先是在湖中，可以偷偷溜向相反方向，後是在自己家中，他每天都有幾次艮機，而且成功機會十佔八九！

若仍自由，如今會在那裡？會否找地方繼續隱居？還是索性暗中殺掉岳秦嶺？

一陣吆喝聲驚醒了蕭逸飛，一回頭便見到那姓潘的公差的喝道：「你別做夢了，快走，早到京師，咱們早日交差，便不管你跟誰磨菇！」

這幾天中，蕭逸飛仔細觀察，這兩位公差可不是一般孔武之人，而是下過幾年工夫練武，是故他不敢貿然發作，忍住一口氣，提步而行。但卻暗下決心，要想辦法在半路逃逸！「瞧這兩厮那副嘴臉，一天比一天難看，此去京師，尚有多少路程？只怕未到京城，老子已被折磨死了！」

這天忽然下起雨來，秋風秋雨愁煞人。那雨下得眞大，三人進樹林避雨，恰好有一座小廟，便走了過去。再一看，那是一座山神廟，既矮又小，那兩個公差入廟之後已無地方，便不讓蕭逸飛進去。

蕭逸飛也不爭執，退了開去，默運一口氣，像殭屍般，躍了起來，落在一棵大樹之樹上。

姓潘的急道：「喂，相好的，你須站在廟外，咱們看得到的地方！」

蕭逸飛那裡有朋友會替他送銀子上京？他是把銀票塞在履底裡面，那薄履是布做的，若泡在水中太久，恐銀票會泡爛掉，是故也只當沒聽見般，一雙眼睛不斷打量四周環境，乃決定爬高一點，匿在枝葉濃密之處。

俄頃，那兩個公差聽不到回音，顧不得雨大，忙衝了出來尋找，却找不到。姓孔的便怪起姓潘的了：「老弟，俺早說過，對付這種人只有兩種辦法，一是視之若上賓，以安其心到京師；二是只認錢不認情，不管他給你多少錢，都是『公事公辦』，以重囚看待，收緊脚鏈，加重枷鎖，讓他完全沒有逃逸之機，你偏又要做婊子，又要豎貞節牌坊，還想到了京師再敲他一大筆，如今你看怎麼辦？丟了人，回去如何向崔大人交差？」

姓潘發狠地道：「別嚕嗦了，銀兩你也有份享用！老子便不信他能跑得掉！哼，他一定是藏了起來，若不是在樹上，便是匿在草叢中！他奶奶的，若讓老子找到他，便先打斷他的腿，大不了花點銀子，僱輛馬車，送他上京，也省却咱們跋涉之苦！」

蕭逸飛在樹上聽得分明，更加不肯現身，那兩厮便分開搜索。姓孔的向草叢走去，姓潘的則抬頭望上樹上。

過了半晌，忽然遠處傳來姓孔的一聲慘呼，姓潘的大吃一驚，急忙轉身向慘叫聲奔去。「老孔，老孔！」

蕭逸飛見狀，連忙自樹上躍下，鑽進草叢之內藏了起來。未幾，又傳來姓潘的慘叫聲，蕭逸飛心頭忐忑不安，不知凶吉。

慘叫聲過後，樹林裡重歸一片寂靜，而雨亦慢慢小了。蕭逸飛見那兩厮去而不返，便大着膽子走過去探個究竟。

只見草叢裡倒着一具屍體，正是那姓潘的，胸膛中了一刀，血滿衣襟，再探探鼻息，早已斷氣。

蕭逸飛游目四望，不見有外人，遂伸手到其懷內摸索，掏出一串鑰匙，先打開了脚鏈，再打開木枷，手脚完全恢復自由，蕭逸飛乃向前再找尋。

不遠之處，一棵大樹下躺着一個人，表面沒有傷痕，但其臉部神色十分痛苦，五官扭在一起，若不仔細看，幾乎認不出是那姓孔的公差！

蕭逸飛解開其衣襟，只見胸膛凹下一塊，竟是被人一拳活生生打死的！

是誰打死這兩個公差的？他和他們有仇？還是爲了救自己？此念一起，蕭逸飛立即推翻，若是爲了救自己的，殺了人之後，爲何不招呼一聲？何況自己向無知己，誰肯冒險殺官差？

蕭逸飛百思不得其解，乃將公差身上之銀票銀子全取出來，再用其單刀，挖了一個坑，將屍體埋好，最後又埋了木枷及鐵鏈。

弄好這一切，雨已停了，天色亦暗了，蕭逸飛把公差的刀丟了，快步離開樹林。

蕭逸飛走了一夜，次日進一小鎭，買了一套衣服，再買了一匹馬，然後急急馳回巢縣。公差被殺之事，就算不被發現，但交了差，衙門內又有畫押，久久不回京師，亦將被懷疑，公差不回京，魏忠賢的走狗必認定是被他蕭逸飛殺死，則他必須另覓地方，再度改名換姓躲藏。

他家裡尙藏着數萬兩銀子，若要另覓地方匿藏，首先便得取回銀子，再帶上易容藥。

* * *

第二天入黑，蕭逸飛已回到巢縣，時已二更，小城居民一早已睡覺，長街寂靜，倒增添方便，蕭逸飛也不用開鎖，踰牆而進。

他兩脚無聲落在天井裡，廳裡黝黑，但憑他銳利之感覺，屋內有敵，他一顆心立即懸起，快步竄到柱後。

以此同時，廳內突然亮起火光，蕭逸飛探頭一望，赫然見到岳秦嶺正以火摺子點燃桌上之油燈。蕭逸飛慢慢自柱後走了出去，澀聲問道：「你怎會在此？」

岳秦嶺頭也不抬地道：「我已等了你一個更次了！」

蕭逸飛訝然問道：「你怎知蕭某會回來？」

岳秦嶺抬頭望着他，反問：「岳某怎能不知？」

蕭逸飛目光一亮，再問：「那兩位公差是你殺的？」

「在下沒有說過。」

蕭逸飛忽然自其眼神中發現他不懷好意，乃沉聲問道：「你在此等我，用意何在？」

「抓你歸案。」岳秦嶺手已經在刀柄上，只在喉管裡吐出那四個字。

蕭逸飛倒抽一口冷氣，仍忍不住道：「你葫蘆裡到底在賣什麼藥！捉了在下，又殺死公差，救了在下，如今又再來抓我，是何原因？」

「你亦曾經救過岳某！」岳秦嶺長身道：「我曾經說過，在下一向公私分明，恩怨分明！而緝拿殺人犯，又是岳某之職責！你已問了許多話，已無必要再拖延時間了！」

這刹那，蕭逸飛已知此戰無法避免，不待對方把話說畢，便掀起桌子，撞向岳秦嶺，同時飛身後退！

岳秦嶺是什麼人，豈會中計！他左掌一推一翻，桌子已飛向旁邊，寶刀出鞘，向前劈去！但刀劈了一半，便見蕭逸飛已轉身竄進後房，他雙脚一頓，撲了上去！

剛至房門口，一張椅子挾風飛來，力道十分猛烈，他側身讓過，再走進後房，只見蕭逸飛已抽出掛在牆上之長劍。「姓岳的，莫以爲蕭某好欺侮！你那點本領，還未放在某家眼中！」

岳秦嶺冷笑一聲：「岳某本有意見識見識閣下之眞功夫，否則剛才早就收起你之長劍了，你又何必緊張！」

蕭逸飛一想有理，雙頰發熱，老羞成怒，大喝一聲，長劍首先出手，直刺對方胸膛！

岳秦嶺手中寶刀亦幾乎與對方同時劈出！「噹」地一道震耳聲響，四劍相交，濺起一蓬火星子，兩人手臂均是略感酸麻，但不肯示弱，第二招同時出手！

兩人以快鬥快，眨眼間，已互交三四十招，時間一長，蕭逸飛在速度上便顯得稍佔上風了！

百招剛過，岳秦嶺刀法一變，以後發制先發，以慢制快，左掌右刀，很快已扳回劣勢，再過數十招，岳秦嶺反佔上風。

蕭逸飛以快取勝，岳秦嶺之師父比較多，況又得沈鷹悉心教導，沈鷹之掌法、心法、腿法他已得了七分眞傳，因此功力比較紮實多變！

但蕭逸飛並非技窮於此，他一見劍法不能取勝，立即轉用腿法。他腿快劍快，岳秦嶺抵擋不住，又落於下風。

忽然岳秦嶺大喝一聲，上身向後微仰，左腿倏地踢起，凌空一連三記，分踢蕭逸飛之頭部、左肩及胸膛！

這一着，無論是速度、力度、角度、腰力、腿力、眼力，無一不精！蕭逸飛出其不意，差點着了道兒，吃了一驚，連忙躍後閃避！

岳秦嶺佔了上風，豈肯放過此良機？搶前一步，右腿踢起，幾乎同時，左腿也踢起，連環鴛鴦腿，這是岳秦嶺自沈鷹所授的腿法中，自己揣摸變化出來的。

蕭逸飛熟悉室內，每一件物件，每個位置，他都瞭如指掌，是故頭也不回，微一提氣，人便落在書桌上！他居高臨下，絕不客氣，右腿連踢，他腿勁厲害，可不能小覷。

鬥了兩三百招，兩人對對方之武功都已有了基本認識，不由都佩服起對方來，眞說得上是旗鼓相當，難分勝負！

眨眼雙方以腿鬥腿，只聽一陣劈劈啪啪之聲，四條腿不時互相碰撞，功力悉敵，半斤八兩，誰也勝不了誰！

書房不大，限制了發揮，岳秦嶺很想到外面去鬥，又顧慮蕭逸飛會乘機逃跑，忽然蕭逸飛道：「若是比飛刀，蕭某肯定要比你勝一籌！」

岳秦嶺坦然道：「此點岳某承認，是故將你抽屜內的飛刀先收了起來！不過我也有絕技，只是在此狹窄之地不能發揮而已！」

「哼，難道只對你有所限制，對蕭某便沒有影響？」蕭逸飛讚嘆地道：「哎，你這一腿使得眞好，是沈鷹傳的麼？」

兩人邊鬥邊交談起來，岳秦嶺昂然道：「當年，沈老爹便是以腿功及心功稍勝管一見管神捕！」

「但據在下所知，管神捕之輕功及暗器功夫又在沈神捕之上！」

「正是，兩人各有千秋，方能惺惺相惜，各領風騷數十載！」

那沈鷹是當年江北總捕頭，管一見是江南總捕頭，獨自和聯手破了無數奇案、疑案、大案，朝野矚目。後來又救過聖上，平息過奸黨內亂，是故被破格賜官二品，尚有御賜尚方寶劍。（有關沈鷹及管一見之事跡，詳見拙作之「雙鷹神捕故事」系列）

蕭逸飛悠然地道：「這兩位前輩之事跡，眞令人神往！只怕日後，再也出現不了這種人材！」

岳秦嶺心高氣傲，聞言不由道：「像他倆老人家有那等武功、智謀，又忠心耿耿之人，武林的確再難出現，但肯維護正義、維護法理、替天行道的人，絕對不會斷絕！他倆老人家也不甘自己之光輝事業以及志向，無人繼承！」

「閣下便是一個繼承者？」

「不錯！」岳秦嶺昂然道：「相信管神捕也必有後人在公門內！」

「可惜目前天子不如先帝賢良，朝廷更是烏烟瘴氣！像你們這種小吏，能發揮多大功用？嘿嘿，說不定那些奸黨還視你們爲眼中釘哩！」蕭逸飛道：「蕭某眞替你們擔心，更同情你們！」

岳秦嶺怒道：「你敢看不起我？你在諷刺我？岳某非擒下你不可！」

蕭逸飛正容道：「你錯了！在下所說全是肺腑之言！你枉有一腔報國之心，却未能發揮！朝中豺狼

當道，聖上昏庸，又得擔心有人暗放冷箭，不是很可悲麼？同流合汚便要損師門清譽，獨樹一幟，又會招忌，試問閣下還能幹出什麼事業來？」

這句話像一把匕首般，刺進岳秦嶺之胸膛，他心房暴縮，手脚不由一慢！蕭逸飛左腿一掃，在其面門三寸處掠過，緊接着，長劍已至！

這一招使得極妙，岳秦嶺大吃一驚，急忙後退！他退，蕭逸飛立進，長劍去勢不變，直奔岳秦嶺胸膛！

岳秦嶺已退無可退，後背貼着牆壁，只見他左掌在壁上一按，雙脚同時一蹬，人便貼着牆，往上竄起！

「篤！」劍尖刺在牆上，蕭逸飛同時掠起，左掌蓄勢待發！不料，岳秦嶺亦非省油燈，左掌再在牆上一按，人已凌空橫越，落在樑上。「能當殺手的，果然狡猾！」

蕭逸飛一脚蹬在牆上，亦橫掠過去，長劍如風，急刺樑上岳秦嶺。「比武本就是鬥智鬥力，豈不聞兵不厭詐！」

岳秦嶺尚沒喘過氣來，忙竄至另一條樑上，蕭逸飛左臂一勾，翻上樑去，兩人各佔一條橫樑，四隻眼睛瞪着對方，均蓄勢待發，冀求一擊即中！

燈光由客廳射至房門口，書房裡光線微弱，但無碍兩人生死鬥。自始至今，兩人已鬥了半個時辰，均感有點疲累。而對對方之造詣，亦都心中有數，既敬且畏，各自明白，要勝對方非得出奇制勝不可！

兩人出道至今均已有年，咸感對方是自己勁敵！

後房裡突然陷入一片寂靜，就在此刻，兩人均聽見頭頂上之屋瓦，傳來輕微之極的響聲！若非在樑上，根本聽不到！

兩人心頭同時一沉，屋瓦上肯定有三高手，適才兩人捨生忘死惡鬥，心無旁騖，是故不知那人到底來了多久！同時他倆均覺得來的必是敵人！因爲他倆均是單來獨往，即使有幾位朋友，也不該在此時此地出現！

來的是什麼敵人？兩人目光均露出徵詢之色，又各自輕輕搖頭，屏息凝神以待。

＊　＊　＊

奇怪的是屋頂那響聲過後，便不復再聞。蕭逸飛向岳秦嶺打了個手勢，雙手抱着柱子，悄悄滑了下去，然後竄出房門。

忽見他一個倒縱，再度回房，沉聲道：「牆頭上會是敵人，快由後窗撤！」

岳秦嶺未待他話說畢，已由樑上射出去，直奔窗子！說時遲，那時快，突有一根長箭由後窗射進來！蕭逸飛救援不及，脫口叫道：「小心！」

好個岳秦嶺，臨危不亂，只見他左手一抓，抓住箭杆，箭鏃差兩分便插進胸膛！這正是沈鷹的鷹爪功絕技！

蕭逸飛又叫道：「快伏下！」話音未落，窗口又飛進幾支長箭。「看來四周都已有人！他奶奶的，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他匍匐前進，出了房門。

只見牆頭上有幾顆腦袋在晃動，便又退了回來，把手向後一伸，道：「把飛刀給我！」

岳秦嶺道：「藏在你書櫃內！」他剛說畢，蕭逸飛便竄了過去，打開書櫃，把二十多柄大小不一之飛刀藏在懷內，尚有幾柄藏不下的，便丟給岳秦嶺。「咱們之間的事，慢慢再處理，先打發這些敵人再說！」

岳秦嶺道：「咱們已兩不拖欠，你的事岳某不便多管！祝你好運！」

蕭逸飛冷哼一聲，拉了一張椅子，擋在身後，再走出房門，喝道：「何方毛賊，擅闖民居！」

外面傳來一個陰惻惻的冷笑聲：「此事本就與你無關，只要你交出岳秦嶺，咱們不但不會傷你半根汗毛，還跟你交個朋友！」

「多謝了！閣下未得在下同意，擅自入侵，便是對我不敬，咱們如何做朋友？」

「據我所知，你本是岳秦嶺要抓的犯人，爲何還想保護他？」

「你是羅綉春？老子向來恩怨分明！我跟他無仇，他緝拿我只是職責，他是眞眞正正的男子漢，而你却不是，因此老子討厭你！」

羅綉春咬牙道：「像你這種沒骨頭的男人，武林之中只有你一個！你想死還不容易？孩兒們，不管屋內有多少人，只要不投降，便殺掉他！」

「豈有那麼容易！」蕭逸飛脫手將椅子拋出，藉椅子之遮擋，躍身而起，落在樑上。「你們聽着，誰敢進來，殺無赦！」

「眞是不知死活的呆鳥！」羅綉春咬牙道：「孩兒們，進去！」

「蓬蓬」連聲，大門被撞破，幾個寨兵衝了進去。

蕭逸飛這居所，看似尋常，實則另有乾坤，只見他在樑上跳躍。自上拋下幾柄飛刀。「噗噗」聲中，伴着慘叫聲，前面三個人已倒地不起！

「誰還敢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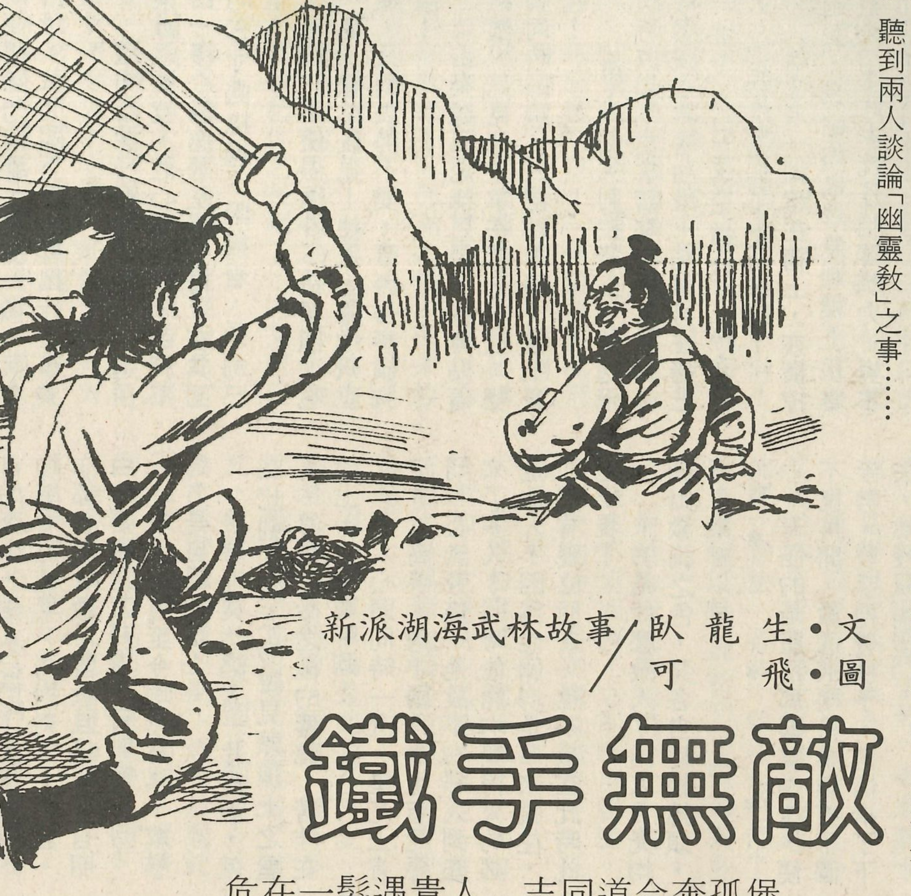
「踰牆進去！」羅綉春很狡猾，他自己不進去，却拚命叫手下進內送死！

（未完・二）

鐵手無敵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臥龍生・文／可飛・圖

上文提要：蕭越與玉潔隨寒月門門主等人走戈壁，不料兩人離隊迷路，在海市蜃樓景象中看見一片高樓大廈，並看到一個水晶棺木上擺着一珠「金銀小蘭花」，蕭越喜極而追，却被黑蝎子咬傷中毒……玉潔爲救蕭越及解去他身上「天陽化魂草」之毒，跟銀妃娘娘走了，蕭越武功恢復後獨下江南，在華山脚下的小鎮打尖，聽到兩人談論「幽靈教」之事……



危在一髮遇貴人　志同道合奔孤堡

張青風瞪了余莫塵一眼，轉身走出房門。

蕭越環顧了屋中四壁，道：「莫塵，你時常來這兒嗎？」

余莫塵笑笑道：「盟主，雖然我與青風是好兄弟，但他這個師叔實在孤僻清高，我可與這種人合不來，所以也就少來了，倒是青風每個月都要來探望這一個師叔的。」

蕭越點點頭，道：「對了，這位青竹山人武功精深，修爲不淺，居然能夠獨自淡泊地住在這裡，其實以他的武功，在江湖一定能夠揚名天下的。」

余莫塵道：「話是這麼說，可是他却不願意身入江湖，雖然青風多次勸過他。」

蕭越眉頭微微一皺，道：「那麼咱們要請他出山，只怕他也未必肯。」

余莫塵啞然失笑，道：「盟主，今日咱們來此並非請老人家出山，而是向他討一樣信物，好去將他那幫朋友請出來。」

蕭越奇道：「什麼信物？」

「兩位久等了吧！」銀髯老者親手托着茶盤走出來。

他道：「泡這壺茶很要講究一番的，水不能太燙也不能太涼，這個火候的把握便如武學中一招一式的把握一樣，不能差了半分。哈哈，老夫眞是班門弄斧了，武學一道，蕭盟主只怕比老夫要精通得多！」

蕭越謙遜道：「前輩太過獎了，晚輩這只不過是微末之技罷了，實在登不得大雅之堂。」

「蕭盟主太過謙了，來，請品嚐老夫的茶！」

說着，將一杯香茗親手奉上，蕭越連忙起身接過。

但見白瓷杯中濃濃綠意，清香撲鼻，令人聞之神清氣爽。

銀髯老者道：「咦，青風呢？」

「他呀！哼！是懶人屎尿多……」余莫塵道。

「莫塵，你這小子又在背後數落我！」門口人影一閃，張青風大步走了進來。

他自己端過一杯香茗，用鼻一嗅，道：「師叔，原來你藏了這麼好的茶。嗯，今日終得一喝。」

銀髯老者一瞪青風道：「眞沒規矩，蕭盟主尚未品嚐，你急什麼？」

蕭越笑道：「咱們一起共品！」

說着，他端起茶便要喝，尚沒碰到嘴唇，屋外傳來一個聲音：「竹屋窗下設密謀，香茗杯中釣盟主！」

銀髯老者與張青風俱是一驚，臉色一變！

＊　＊　＊

銀髯老者反應奇速，雙掌急劈蕭越。

蕭越見狀，已完全明白屋外人所言，冷哼一聲，道：「前輩，香茗珍貴，還是留着自用吧！」

蕭越說着，一抖手，茶杯疾飛向銀髯老者。

銀髯老者大驚，雙掌急撤，伸手便接，還沒碰到茶杯，忽見那茶杯猛然在空中一停，杯中茶水飛射而出濺向老者。

銀髯老者雙袖齊揚，將飛射而來的茶水盡數掃去，但却掃不去蕭越凌空點來的一指功，指風呼嘯，正中他左臂彎處，老者「啊」地叫了一聲，身形倒翻而出！

蕭越身形電閃而至，伸手抓向銀髯老者。

猛然間，前面的銀髯老者身形一矮，令蕭越失了手，低頭一看，原來這榻前設有機關暗道，老者踩動機關，逃之夭夭了。

蕭越重重哼了一聲，一回頭，只見一名青衣少年正在與張青風交手。

蕭越冷哼一聲，身形一閃，奔至張青風身前，伸手制住了張青風的穴道。

青衣少年道：「蕭盟主身手果然不凡！」

蕭越一怔，只覺得這青衣少年生得極爲俊美，而適才那一笑更是千嬌百媚。他一向自以爲臉容俊美，如今與這少年比起來，眞是相差太遠啦。

一直在旁觀看的余莫塵奇道：「這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位老弟又是誰呢？」

青衣少年拱手道：「在下蘇小羽，至於這件事的原委如何，還是由這位張老兄自己講吧！」

蕭越問道：「張青風！我與你無怨無仇，你爲什麼與你師叔合謀害我？」

張青風冷哼道：「無怨無仇？哈哈，蕭越！我老實告訴你吧，我和你的仇怨不共戴天，二十餘年前，我師父便是死在你爹蕭廷深這老賊的手中，小賊，我的計劃敗露，要殺要剮隨你。」

蕭越臉色一寒，道：「張青風，你眞夠陰狠，若不是蘇老弟及時趕到，我險些栽在你手中，既然咱們是仇人，那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說着，他走到木几旁，端過一杯香茗，走到張青風面前。

「蕭小賊，你有種便乾脆殺了我，你……你用這茶……」

「怎麼，你也知道害怕？」蕭越仔細看着茶杯，又道：「張青風，你想用毒茶害我，好啊，現在我倒要瞧瞧這毒茶的威力。」

話音未落，一抬手，捏開張青風的嘴，將香茗倒入張青風的口中。

張青風眼中暴射出極度恐懼的光芒，大叫道：「蕭小賊，你快用劍殺了……」

他話音未落，臉部肌肉已開始抽搐起來。

蕭越冷冷道：「在下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應該是很公平的。」

余莫塵想起什麼似的，抓住張青風，怒道：「張青風，你夠狠的，連我也一起毒害！」

張青風此刻正身受着天下間最難受的煎熬，根本已無法回答余莫塵的質問了。

蕭越倏地解開張青風的穴道。

張青風穴道一解，立時狂跳狂抓，幾下便撕開了自己的衣裳，露出結實的胸膛。

蘇小羽見狀，將頭轉了過去。

余莫塵與蕭越都怔怔地看着，不知道他要做什麼。

張青風伸手狂抓自己胸膛，只幾下便抓得血肉淋漓，眼看再抓下去便要將胸膛抓開，將心臟掏出了。

一條人影撲上前去，手起劍落刺死了張青風。

蕭越一瞧，正是那站在「青竹山人」身旁的童子，只是他一直不言不動，是以蕭越一直未注意到他，却沒料到他武功不弱。

蕭越逼視着那青衣童子，道：「你爲什麼要殺他？」

青衣童子昂首挺胸，擺出一副大人說話的模樣，道：「再讓他抓下去，他就會自己掏出心來，這毒茶是主人花費極大心血調製出來的，曾害死過不少人。」

蘇小羽走到童子跟前道：「小弟弟，那麼你過去一定是見過這種慘狀了，所以才不願張青風也如此，對嗎？」

青衣童子點點頭，道：「是的，而且張大哥對我極好，每次來都給我帶好玩的東西，還教我武功。不像主人對我般，總是拿我去做他的試驗品，稍有不對，就非打則罵，我恨死了那老頭子！」

他小小年紀，但這番話說出來，却是又淒涼又怨毒，想是那「青竹山人」平素對他極盡虐待，才令他心中生出這樣一股怨恨之氣。

青衣少年蘇小羽柔聲道：「小弟弟，你叫什麼名字？以後我會待你好的。」

青衣童子道：「我叫江玉竹。」

青衣童子看了蕭、余二人一眼，道：「蘇大哥，我去把張大哥安葬了。」

蘇小羽點點頭，道：「好啊！我陪你。」

說着便與江玉竹把張青風的屍

首抬了出去。

余莫塵長嘆一聲，道：「唉！想不到我與張青風相交一場，與他肝膽相照，情同手足，到頭來他竟然將我也算計了。」

蕭越拍拍余莫塵的肩頭，道：「莫塵，過去的事就算了，反正張青風已經死了。」

余莫塵點頭道：「不錯。」

他頓了一下，又道：「對了，蕭盟主，召集高手之事，還是由我去辦，事妥之後，便在下月初七，請盟主前往洛陽相會，到時我將人介紹給你。」

蕭越笑道：「好，那就有勞你了，所收之人都須是與孤堡無怨無仇的。」

余莫塵道：「這一點我知道，免得將來又發生像今日這樣的事端來。」

他話音一頓，道：「盟主，我看事不宜遲，屬下這就啓程，那位蘇少俠請盟主代我致謝。」

蕭越道：「那是當然，今日若非他及時趕到，咱們都將如張青風一般的死了。」

「盟主，我瞧這位蘇少俠武功不弱，如果可能，不妨邀他入盟。」

蕭越道：「這我知道該怎麼做。」

「如此，屬下告辭！」余莫塵轉身而去。

蕭越送至院外，看着余莫塵隱入竹林中的背影，心頭不由感到一絲欣慰，總算余莫塵對他還是忠心的。

「蕭大俠，那位余兄走了嗎？」蘇小羽牽着江玉竹的手走了過來。

蕭越回頭道：「他還有事，先行一步，張青風安葬好了？」

「是的。」蘇小羽道：「怎麼你不與余兄一起走呢？」

蕭越笑道：「在下還沒向蘇兄致謝，如何能夠揚長而去呢？」

蘇小羽微微一怔，也笑道：「蕭大俠你太客氣了，我只不過無意中聽到張青風在竹窗下與那老者商議下毒之事，我一向不喜歡背地裡害人，所以我揭穿了這個奸謀。」

蕭越道：「這裡比較偏僻，蘇兄怎麼恰巧來到這裡？」

蘇小羽微笑道：「蕭大俠莫不是懷疑我吧？」

蕭越道：「蘇兄不要誤會，在下只是有些奇怪……」

「蕭大俠不必多言，假如我是你，一樣會懷疑，我在這裡出現確實不是巧合，我是跟踪蕭大俠來此的。」

蕭越聞言，奇道：「蘇兄爲何要跟踪我呢？」

蘇小羽一笑道：「對你感到好奇而已，你知不知道，我從塞外一直跟踪你到這裡？」

蕭越驚道：「什麼？你從塞外跟踪至此？蘇兄別開玩笑吧，在下雖然不敢自信不被人跟上，但要說從塞外至此，行程萬里都沒發現有人跟踪，那在下在江湖中可就混不下去了。」

蘇小羽一笑道：「其實你被我追踪了萬里而不覺，不也一樣受人擁護，一樣在江湖中揚名嗎？」

蕭越微慍道：「蘇兄此話怎講？」

蘇小羽道：「其實，道理也很簡單，蕭大俠先請轉過身去！」

蕭越微微一怔，繼而傲然一笑，轉過身去，他對自己的武功很自信，蘇小羽若想偷襲他，那是絕對無法成功的。

片刻，但聞蘇小羽道：「蕭大俠可以轉過身來了。」

蕭越聞聲轉身，不由一呆，道：「你……張青風……」

面前的蘇小羽已不見踪影，却多出一個張青風，不，說得確切些是個與張青風一模一樣的人。

「張青風」伸手一抹又現出蘇小羽的臉容，並說道：「蕭大俠，這回你可明白，我爲什麼能夠瞞過你的眼睛，跟踪你萬里了吧？」

蕭越看着蘇小羽手中「張青風」的人皮面具，道：「想不到天下竟有這般奇妙的易容術！」

江玉竹忽道：「蘇大哥，你瞧我與張大哥身材相近，不如讓我扮成張大哥吧，我殺了他，但我想讓他的名字揚威江湖。」

別瞧江玉竹年紀不大，但他身材很高，與張青風果然一般高矮，雖然身材要單薄些，但若他戴上那張人皮面具，當然就不會有人懷疑。

蘇小羽笑道：「好吧，給你。」說着，將面具遞給江玉竹。

蕭越道：「玉竹，你的武功能夠爲張青風揚名嗎？」

江玉竹一呆，囁嚅道：「我的武功比張大哥差一截，當然不能勝過張大哥。」

「對了！」江玉竹眼睛一亮，「噗」的一聲，跪在蕭越面前道：「師父在上，受弟子一拜！」

他一連磕了三個響頭，道：「師父，你武功高強，連那老賊都打你不過，我學你的武功，一定可以爲張大哥揚名的。師父，你怎麼閃開了？」

蕭越早在他叩頭時便已閃開，道：「玉竹，我的弟子可不能冒別人的名字，爲別人揚名。」

江玉竹一呆，他一咬牙，將張青風的面具塞入懷中，再度拜倒在蕭越跟前。

他朗聲道：「弟子江玉竹給師父磕頭了。」說完，叩了三個響

頭。

此番，蕭越沒有閃開，接受了江玉竹的拜師之禮。

蕭越扶起江玉竹，道：「好，玉竹，從今以後，你就是孤堡蕭門的弟子，你要記住你是孤堡弟子，不可以任性胡爲，禍害武林！」

江玉竹道：「弟子記住了。」

蘇小羽笑道：「蕭大俠，恭喜你收了個好徒弟，玉竹獨具慧根，將來定會前途不可限量。」

蕭越黯然道：「蘇兄見笑了，如今我孤堡門戶衰落，已非當年武林第一大門派的聲勢，更有六大門派、江湖俠客要將我孤堡剷除乾淨，能否重復孤堡當年聲威，還在未定之數，玉竹跟了我，只怕要吃苦呢。」

江玉竹朗聲道：「師父，我不怕吃苦，弟子在那老賊手中什麼苦都吃過了，今後弟子跟隨師父行走江湖，那比在老賊的手中受苦，不知要强了百倍呢！」

蕭越笑了笑，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你能吃苦，將來定有一番成就，可要好自爲之。」

「是，師父！」江玉竹叫道。

蘇小羽道：「好了，你們拜師父也拜過了，可有什麼打算沒有？說出來聽聽。」

蕭越道：「蘇兄有何打算，可是要與我師徒同行？」

「當然啦！」蘇小羽道：「你是武林盟主，屬下自然是要跟隨盟主的了。」

蕭越又驚又喜，一把抓住蘇小羽的手道：「那蘇兄是願意加入本盟囉？」

蘇小羽掙開蕭越的手，道：「如果不加入武林盟，我豈不是白費心思地萬里跟踪你了嗎？」

蕭越大笑道：「好！眞是天助我也，幽靈教何愁不滅！」

蘇小羽搖頭道：「盟主不要太興奮了，六大門派原是武林盟的基礎，但如今你身份已明，他們自然不會要仇家做盟主了，所以，如今就只有咱們三個人加入，你這個盟主可當得寒酸囉！」

蕭越笑道：「不妨事，我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後便無意再做盟主，既然我是孤堡之後，自然要重振孤堡，不知蘇兄可願加入孤堡？」

蘇小羽道：「早就聽說孤堡立足武林上百年，成爲天下第一大門派，領袖武林一百年，只是在二十餘年前才被消滅的，若是蕭大俠能使孤堡重行俠義之事，我自然樂意加入孤堡。」

蕭越道：「我蕭家歷代造福武林，蘇兄若是信得過在下，就請加入本堡，我蕭越絕不會讓孤堡做出有愧於天地之事。」

蘇小羽一笑，道：「其實不論怎樣，我蘇小羽都要跟隨你的。」

蕭越點點頭，道：「難得蘇兄如此看得起在下。」

蘇小羽劍眉微皺道：「堡主，既然我是你的屬下，再稱呼我作蘇兄，可就不很妥了。」

蕭越道：「看你的模樣，想來比在下的歲數小，在下就叫你一聲『賢弟』了。」

江玉竹拍手道：「好啊！蘇大哥，不！呃……師父，我該如何稱呼他？」

蕭越一笑，道：「叫聲蘇師叔就可以了嘛。」

三人換了稱呼，又商量下一步的去處。

蕭越沉吟道：「賢弟，我打算去一趟小孤山，看看孤堡的遺址。唉，我蕭越白活了二十載，竟然連自己的家都不曾見過。」

「師父，你別傷心嘛！」江玉竹勸道。

蘇小羽道：「咱們既然要重樹孤堡聲威，自然要重建孤堡了，這一趟勢在必行。不過，我一路跟來之時，發現有幽靈教中人也在暗中盯着堡主。」

蕭越點頭道：「那是當然，如今幽靈教控制天下，我却在華山脚下讓它吃了苦頭，它自然不肯善罷甘休的，更何況我與幽靈教本是宿仇呢！」

正說着話，蕭越倏地摘下幾片樹葉，揚手擲入竹林之中。

幾聲慘叫傳出，緊接着，一些黑衣人躍出竹林，人數在二十五名左右。

「哇！師父，你這手飛花摘葉的功夫好厲害！」江玉竹咋舌不已。

「厲害是厲害，可是與本教爲敵，便再也厲害不了多少時候了。」聲落人到，一名黑衣老者從竹林中躍到距蕭越面前五丈處。

蕭越一瞧他服飾，便知他是總壇十大護法之一。

蕭越冷冷道：「閣下這話未免早了點，今日來的就是這些人了嗎？」

黑衣老者笑道：「這些人已足夠送你去見閻王了，蕭文，你自己有名有姓，爲何冒充已喪失武功的蕭越？」

蕭越冷冷道：「怎麼？你認爲蕭越的武功一定不能恢復嗎？」

黑衣老者哼了一聲，道：「笑話！『天陽化魂草』是沒有解藥的，否則教主是不會讓他活着離開武當的。」

蕭越微一點頭，道：「你說的是不錯，可惜韓威雲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他可沒有料到天下萬物無一不相生相尅的，『天陽化魂草』是有解藥的。」

黑衣老者冷冷道：「無論你說得怎樣天花亂墜，本護法今日都要取你性命。」

話音剛落，他已猱身而上，手中一柄長劍如一道閃電般劃了過來。

蕭越正要出手，此刻蘇小羽却已經躍上了前去，與黑衣老者交上了手。

其餘黑衣人見狀，立時揮動兵刃圍住了蕭越。

二十五名刀手所施招式完全相同，也非常簡單，但却非常有效，二十五柄狹鋒刀絞成一片刀陣，斬向蕭越。

蕭越心中微微一凜，這刀陣無絲毫破綻，一時間竟令蕭越無從下手。

他心念動間，長劍出鞘，挽起一片劍幕，以太清罡氣在身周佈下一道罡氣，令刀陣無法推進。

「玉竹，你害怕嗎？」蕭越問道。

江玉竹道：「有師父在，我才不怕呢！」

「很好！」蕭越說話之際，已想出破解之法，他以劍代指，施展出問天指法，揮灑而出。

頓時，刀陣大亂，二十五名刀手之中，眨眼間被指力殺傷的有十數名，陣勢頓時無法再行組合。

蕭越乘勢而起，一聲長嘯，太清罡氣展露無遺，使出太清罡氣的精華所在——罡氣劍，在空中刹時激起一片白芒，絞向那二十五名刀手。

一陣臨死前的厲叫在空中暴響，殘肢、斷臂、鮮血飛灑四周，那二十五名刀手片刻間全被這無上劍氣斬成了數截，沒有一具全屍。

江玉竹整個人都震住了，這等慘酷的場面，他可是第一次見到，刺鼻的血腥味令他五臟六腑都翻轉了，胃中那未消化的食物全都被吐了出來。

正與蘇小羽拚得難分難解的黑衣老者見狀，不由魂飛膽裂，但他畢竟是名震江湖的一代高人，只見他一聲暴喝，狂攻數招，迫退蘇小羽，反身殺向蕭越。

蕭越嘆道：「你這是在找死！可惜本座只能成全你。」

話音中，蕭越一劍閃電攻出，「大周天幻影劍法」是驚神泣鬼的絕學，黑衣老者雖然在江湖中有「邪劍」之名，但此刻，他只有自嘆不如。

黑衣老者身形猛然刹住，望着指在自己咽喉的劍尖道：「你爲什麼不殺我？」

蕭越冷笑道：「我要殺你，易如反掌。我問你，你見過蕭文嗎？」

黑衣老者傲然道：「你這是明知故問……」

蕭越劍尖一挺，刺入半分，黑衣老者疼得汗流滿臉，那是虛汗。

「快說！你以前見過蕭文嗎？」

黑衣老者道：「見過，你眞是蕭越？」

蕭越道：「我自然是蕭越了，那個蕭文眞的很像我嗎？」

黑衣老者道：「是的，你們簡直一模一樣。」

蘇小羽在旁問道：「他是不是易容了？我就不信天下間除了孿生兄弟外，會有兩人長得一模一樣的。」

黑衣老者看了看蘇小羽一眼，道：「他們兩人是親生兄弟，一胎雙胞的，自然長得極像……」

蕭越冷聲道：「你是說蕭文與我是兄弟？是一胎雙胞？你不是騙我吧！」

黑衣老者道：「我那有膽騙你。」

他雖然曾是在江湖名垂一時的人物，但此刻死亡的威脅已讓他忘記了自己的身份，畢竟生命是可貴的。

他道：「那蕭文是你的哥哥，你娘在孤堡破滅前一年帶着他離開了孤堡，這都是教主說的。」

蕭越道：「量你沒膽騙我，我娘爲什麼要離開孤堡？」

黑衣老者道：「這個……咳咳……在下實在不知，教主他也沒有說。」

蕭越倏地以劍尖在他身上點了數處地方，道：「看在你告訴我這事的份上，我暫且饒你性命，但你要記住，你已被我用特殊手法制了隱穴，天底下除了我蕭越再無人能夠爲你解除，日後你必須聽我的吩咐，否則一年之後便是你的死期，到時你會非常痛苦的死去。」

黑衣老者心下畏懼之極，連聲道：「在下不敢，在下自今以後唯堡主之命是從，絕不敢違抗。」

蕭越笑道：「是啊，到底生命最珍貴，人只能死一回。好了，你可以走了。」

黑衣老者狠狽地轉身走去。

「且慢！」蕭越忽然喝道。

「堡主還有何吩咐？」

「你在幽靈教中職位很高，不知你是否知道如何解除韓威雲控制六大門派以及江湖俠義之士的方法？」

黑衣老者道：「這是韓威雲獨門的『迷心術』，在下不知道如何破解，不過在下倒是知道如何抗拒。」

「哦？」蕭越頗爲吃驚，對於這一點他實在不知道，於是他問道：「如何抗拒這『迷心術』呢？」

黑衣老者道：「在他施展此術之時，你只需要一直默念自己的姓

名，就不會迷失本性了。」

蕭越笑道：「很好，看來你很懂得合作。」

蘇小羽忽然道：「堡主，既然那蕭文與你長得一模一樣，難保他不會碰上這人，那樣他豈不是要收這人爲己所用了。」

蕭越一呆，沉吟片刻後，道：「不妨事。」

轉而他對黑衣老者道：「記住，日後有人向你說出『一年之期』四字時，他就是代表我來找你的，你可要聽他的吩咐。」

黑衣老者點頭道：「在下遵命，告辭了。」

話音落時，人已到了十餘丈開外。

蘇小羽道：「堡主，你這個方法倒是不錯，我看可以將幽靈教瓦解於無形了。」

蕭越搖頭道：「沒用的，像這人這樣頭腦清醒，不受韓威雲任何控制的人，只怕僅有總壇十大護法了，而教中其餘人都受韓威雲控制，我是無法向他們施用這種手段的。」

蘇小羽點點頭，回頭瞧見江玉竹臉色蒼白的樣子，不由奇道：「玉竹，你怎麼了？」

蕭越一見他的模樣，便知是怎麼回事了，他上前將一粒藥丸餵入江玉竹口中，道：「怎麼？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場面就嚇成這樣，吃了這藥就沒事了。」

蘇小羽道：「你餵他吃什麼藥啊？」

蕭越笑道：「師父給弟子的藥自然是好藥囉。」

蘇小羽怔了怔，隨即會意地笑了。

江玉竹恐懼莫名地道：「師父，你那一招好厲害喔，這些人都變成這樣了，弟子實在沒有見過這種慘狀。」

蕭越笑了笑，道：「以後這種場面你會常見的，江湖中講求的就是弱肉强食。」

蕭越又道：「適才若是我不殺他們或是我武功不如他們，那麼咱們可就只有死路一條了。來，你坐下，五心朝天，閉目行功。」

江玉竹聞言，便依法施爲，閉目行功。

蕭越看了蘇小羽一眼，道：「賢弟請爲我護法。」蘇小羽笑着點點頭。

蕭越倏地一掌擊在江玉竹的頭頂，以自身內力貫進江玉竹體內。

他這是從「奪命神醫」的一本醫書上學來的，用此法可使人任督二脈被强力打通，可省去習武之人數十年的苦修。

要知一個人若想習得上乘武學，不打通任督二脈，則武功永遠無法更上一層樓，這一關之難常使多少武林中人一生碌碌而終。

蕭越內力奇强，用來替江玉竹打通任督二脈，那是易如反掌，他擔心玉竹承受不了這股强力，故而先行讓他服用一粒自己煉製的「小還丹」，以彌補玉竹內力太弱的缺陷。

約莫過了一炷香的工夫，但見江玉竹滿臉泛起紅光，猛然身形一震，差點摔倒。

蕭越扶住他，緩緩將功力收回，手掌離開了江玉竹的頭頂，輕聲道：「玉竹，莫怕，將眞氣循任脈自『氣海』引自『會陰』，再由『會陰』引向『神道』，循督脈而上至『百會』，再通入『華蓋』，最後引帶『紫宮』，然後再換氣將眞氣自『紫宮』引回『氣海』，納入丹田，如此反覆九遍，即可。」

江玉竹此刻正感體內眞氣泉湧而出，四處衝撞，聞言立時依法施爲，頓覺輕鬆了許多，但他却不知這引功之法正是太清罡氣的奠基內功。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江玉竹一躍而起，道：「師父，我的內功比以前强了好多哇！」

蘇小羽笑道：「那是你師父的功勞，你的任督二脈已被打通，只要你勤加習練你師父教的武功，不出兩三年，你就可成爲一流高手了。」

江玉竹驚喜道：「眞的嗎？師父，蘇師叔說的可是眞的？」

蕭越笑道：「自然是眞的了。好了，時候不早了，咱們還是快些趕路吧！」

蘇小羽道：「堡主，若是一路之上，咱們被幽靈教糾纏不休的話，怎麼辦呢？」

蕭越道：「不錯，總不能一路打一路殺，我想利用路上的時間傳授玉竹一些武功，否則，若是與幽靈教的人對上，可就麻煩了。」

蘇小羽笑道：「沒關係，我這裡有現成的面具，一人一只，那樣再無人能認出咱們的。」

當下，三人都戴上了面具，離開了竹屋，直奔小孤山……

* * *

殘垣，斷壁，偌大的莊院，荒草叢生，顯得十分淒凉。

這便是二十年前威震天下的武林第一大門派的孤堡，這時已完全不復當年盛極一時的景況了。

青石板鋪就的街道雖經歷二十年的風風雨雨，但依然如故，只是兩旁的房屋大都倒塌了，灰土積了厚厚一層，雜草已及人腰這麼高了。

堡中最高大的房子便是昔日堡主蕭廷深的房子，高牆大院雖在，但內中的一切都已被燒盡，不能被

燒的全被打碎、砸爛，沒有一樣是完好無損的。

雖然是初秋時節，但這裡是江南地界，天氣還有些熱。

但人心却是涼的。

蕭越目睹孤堡的淒涼景象，心頭沉重之極，同時，又湧起一股復仇衝動。

江玉竹見師父臉色冷峻，也低頭不語。

蘇小羽見狀，忙道：「堡主，你也不用太難過，用不了多久，這裡會恢復舊觀的，我已請了許多名匠高手，十日之後便可動工修復了。」

蕭越一怔，抬眼盯着蘇小羽，道：「你已請了工匠？是什麼時候的事情，我怎麼不知道呢？」

蘇小羽道：「我想給你個驚喜……」

「等等。」蕭越道：「重建孤堡可需要許多錢財的，我此刻可沒有這麼多銀子。」

蘇小羽笑道：「可是我有啊！我既然身爲孤堡的一份子，自然要管孤堡的事，這叫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蕭越疑雲大起，道：「賢弟，你到底是何身份？這重建所需銀子可不是筆小數目，你若是普通江湖人，怎會有這樣多的金錢？」

蘇小羽神秘一笑，道：「堡主，我正要告訴你，你還記不記得我是從西域跟你到此的？」

蕭越點頭道：「不錯啊！」

蘇小羽道：「這就是了，對你說實話……」

他的話才說了一半，就沒有再說下去了。

因爲，從殘垣斷壁的後面突然閃出許多人來，將他們三個人團團地圍住了。

這些人一律身著紅衣，臉上也蒙着一條紅巾，乍一看像團火，不，更確切地說，是血，共有七人，每人手中都持着一柄長劍。

蕭越道：「幾位是什麼人？想要對付我們嗎？」

面對着蕭越的一名紅衣人道：「哼，你們私闖孤堡禁地，便只有死路一條了。」

蕭越一怔，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這個，你不需要知道，大家一齊上！」

「且慢！」蕭越喝道：「你說我們私闖孤堡，這可有些不對，在下雖然二十年沒回來過這裡，但在下乃是孤堡的後人，這裡可是我蕭家祖居之地。」

紅衣人冷笑道：「閣下太不自量力了，就你這個樣子也想冒充蕭門之後嗎？」

蕭越伸手在臉上一抹，露出了本來面目，道：「在下蕭越，孤堡蕭氏第八代弟子，你們想來是孤堡弟子了。」

紅衣人怔道：「你若眞是二公子，可有『鴦環』？」

蕭越笑了笑，從脖頸間取下了「鴦環」，亮在紅衣人的眼前。

紅衣人呆了呆，與其餘六人交換了眼色，道：「這確是『鴦環』，只不過你們的身份還需進一步證明，你可敢隨我們去見一人？」

蘇小羽道：「堡主，這些人身份不明，不可輕信。」

蕭越道：「不，我跟他們去！」

紅衣人點頭道：「很好，那就請閣下隨我來。」

說着又向左側一名紅衣人道：「這兩人可要看好，別讓他們跑了。」

說完，轉身向院外走去。

蕭越跟着那人出了堡主府邸。

蘇小羽擔心地道：「唉！不知他能否平安歸來。」

江玉竹說道：「蘇師叔，你別擔心了，以師父的武功不會有事的。」

蕭越跟着那人在那些街道上轉來轉去，最後又繞到了後山，後山這裡密林叢叢，二十年前就沒有開墾過，再經過二十年的荒蕪，這裡更是林深草茂。

到了林邊，那人回首道：「閣下可要跟緊我，一步都不可有差池，這裡機關密佈，稍有差錯，可就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了。」

蕭越聞言笑了笑，緊隨那人向密林中走去，這紅衣人走得很快，顯然非常熟悉這裡的機關佈置。

蕭越小心翼翼地跟着，不敢有絲毫馬虎。

約莫過了一盞茶的工夫，他們穿過了林子，眼前的情景令蕭越大爲吃驚！

這裡有許多木屋錯落有致地建在林中，所見之處多數人都在練武，即使是五、六歲的孩童也是如此。

蕭越心中明白，這些人定然是當年孤堡弟子中的倖存者，他們躲入這密林中休養生息，自然全是爲了有朝一日要報仇雪恨，重建孤堡的了。

一路之上，許多人都向那紅衣人打招呼。

蕭越心道：「奇怪，這人分明用紅巾蒙面，這些人如何認得他的呢？」

倏地，他發現這紅衣人的領口處有個標記，原來這個標記標明了此人的身份。

紅衣人將他領到一個木屋門口，道：「請稍候！」

說完，獨自走入木屋。

蕭越心中好奇之至，游目四顧，只見處處顯得平和，就連那些正在習武之人也沒顯出殺氣。

「你是誰？怎麼會在這兒！」一個嬌脆的聲音響自身後。

蕭越回身一瞧，一個臉容嬌美身著紅衣的少女站在那兒。

蕭越笑道：「在下蕭越，被領到這裡來，要見一個人，說是要證明在下是二公子的身份。」

紅衣少女打量了他一眼，道：「我們二公子確是叫蕭越，不過早在二十年前的大血劫中喪命了，你居然敢來冒充，哼，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說着，她一掌打來！

蕭越實在沒有想到，她居然翻臉動起手來，想到她既然是孤堡弟子，自己當然不能傷她。

心念動間，他身形連連變換方位，將紅衣少女凌厲的進攻全都化解於無形。

這一來，激起了紅衣少女的好勝心，掌勢一變更是氣勢如虹，好像非將蕭越立斃於掌下不可似的。

轉眼間，數十招過去了，紅衣少女連蕭越的衣角也沒碰着，倒將自己累得嬌喘吁吁的。

蕭越見狀，心生憐惜，道：「姑娘何苦這般相逼，以致令妳累成這般模樣。」

紅衣少女聞言，心下一怒，揮手從腰間取出寶劍，施展開劍法，向蕭越展開一陣猛攻，她的這套劍法精深奧妙，怪招迭起，好幾次令蕭越幾乎無法避過。

蕭越眉頭微皺，右手急伸而出，扣向紅衣少女的肩頭，紅衣少女這時正一劍刺來，半途中倏地變了角度，斬向蕭越腰間。

蕭越本已抓住紅衣少女的肩頭，勁力未發，見狀身形急躍開去，只聽得「嘶」的一聲，五指竟無意中將紅衣少女的衣衫撕開。

紅衣少女「啊」的叫了一聲，急按住被撕開衣衫的部位：「你……」

她此刻又驚又怒又羞，一時間竟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蕭越大急，忙道：「姑娘，在下不是有意的。」

木屋門口忽閃出一條人影，正是那名帶路的紅衣人，此刻他的蒙面巾已拿下，原來是一個年約四旬的漢子。

他一見蕭越與紅衣少女的模樣，不由一怔，道：「小影，發生什麼事了？」

紅衣少女恨恨一跺脚，飛奔而去。

四旬漢子望着紅衣少女離去的背影，不解地搖搖頭。

四旬漢子回頭道：「閣下請隨我來。」

蕭越正自呆呆地看着跑入另一幢木屋的紅衣少女，聞言一怔，便隨着這人進入木屋之中。

那人道：「閣下請自行進入裡間，在下不便相陪了。」

蕭越心道：「到底搞什麼鬼，哼，這架子未免擺得太大了！」心念動間，他掀開門簾邁入裡間。

但見一名年約六旬的錦衣老者，負手站在一張桌前，桌子上放着一柄雕龍刻鳳的寶劍。

蕭越拱手道：「在下蕭越，不知前輩要如何證明？」

錦衣老者緩緩轉過身來，烱烱有神的目光凝視蕭越的臉，良久，他道：「你是有些像老堡主，尤其是你那雙眼睛。」

語聲一頓，又道：「可否拿出『鴦環』讓我細看？」

蕭越見這位老者臉容慈和，臉上透出一股凜然正氣，顯出一副一代宗師的風範，遂取下「鴦環」遞了上去。

錦衣老者用顫抖的手接過「鴦環」，目中竟隱約有淚光。

他長吁一口氣，道：「二十一年了，我終於又見到『鴦環』了！」

隔了良久，又接道：「最近江湖上風聞武林盟的盟主凌越便是我孤堡的二公子蕭越，想來他們所說的人便是你了。」

說着，將「鴦環」遞還給了蕭越。

「不錯，凌越這個名字是我師父凌虛子爲隱瞞我的身世給我取的，我既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自然要認祖歸宗，還我本來姓氏。」

錦衣老者道：「請你脫去衣裳。」

蕭越一怔，慍怒道：「前輩這是何意？」

錦衣老者道：「我是當年孤堡四大總管之首龍天南，蕭越尚在襁褓中時，我經常抱他，逗他玩，對於他身上的胎記，我可是記得最清楚不過的，若你身上有胎記，則證明你確是二公子蕭越。唉，想來這胎記不會隨時間而消失的。」

蕭越聽罷，道：「好啊，既然你要瞧，不妨給你瞧好了。」

當下，蕭越脫下了衣衫。

錦衣老者目光一亮，凝視蕭越心口處一顆黃豆大小的硃砂痣，久久才吁了口氣，又轉到蕭越身後，他全身猛然一震，蕭越的背上赫然是一個奇形圖案。

錦衣老者俯身拜倒，稱道：「屬下見過堡主，堡主，沒想到你還在人世。」

蕭越轉過身來，急將龍天南扶起，道：「龍伯，你……眞的證明我就是孤堡的二公子蕭越了？」

「是的。」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丐幫幫主席美姬主動找上來如風，兩人成其好事後，來如風告訴她吳長老留下口訊，於是來如風陪席美姬往太原，在丁家集清眞館碰上包成玉等兄妹五人，包成玉見到來如風，舊事重提要嫁給來如風，兩女呷醋，打了起來……來如風陪着席美姬來到太原城北城隍廟，是夜丐幫在一座三合院中招呼來如風，並派大花與二花侍候他……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　飛・圖

虎嘯來如風



佳人設局試俠盜　分道揚鑣行其事

兩女抬頭看看來如風，大花笑問：「來爺，你看咱們舞得如何？」

來如風叫了一聲好，便自己走到床邊上，他拾起一條大毛巾纏上腰，因爲他也早已忍不住的一根棒子翹得高。

二花早已發現了，她撲上來如風，笑道：「來嘛！」

大花也笑道：「咱們姐妹侍候來爺好睡覺！」

她斜着身子先躺下了。

她等着來如風往她的身上壓了，還把美眸微微閉。

來如風這時候開腔了。

「嗨，我親愛的兩朵花呀，妳們如果今夜同我一張床，天明妳們就身亡。」

他此言一出，二花不信的道：「來爺，江湖上傳言你最愛開玩笑，果然不假吧！」

來如風道：「聽我說完之後，妳們再說話！」

大花道：「咱們是來侍候來爺的，又沒犯死罪，怎麼天亮後會身亡？」

來如風道：「我問妳們，花子幫中誰是老大？」

二花笑笑，道：「這問題太簡單了，當然席幫主是老大呀！」

來如風道：「妳們怕不怕席幫主？」

二花與大花對望一眼，大花怔怔的道：「我們都尊敬席幫主呀！」

來如風撫掌笑起來了！

大花急問：「來爺，你快說呀！」

二花道：「說我們天亮之後怎麼身亡！」

來如風道：「妳們二人聽清楚，我可是妳們席幫主的好朋友，也可以說我算是她的知心人，再可以這麼說，算是她的情人吧，妳們二人敢動歪念到席幫主的情人身上來，這要是席幫主知道了，妳們二人還想活呀！」

二花吃驚的道：「來爺，這話是眞的？」

「眞的呀！」

大花也問：「你不會騙咱們吧！」

來如風道：「我發誓，騙你們我是個王八蛋！」

大花二花齊吃驚，二人抓起衫褲忙穿上身。

二女一邊穿，一邊乞求來如風，今夜之事要忘掉乾淨，千萬別出聲。

來如風點點頭，他也忙伸手取衣衫。

他取衣衫沒穿上身，口袋裡取出兩張銀票來。

「拿着，這是我送妳們二人的。」

大花直搖手。

二花也搖頭。

「來爺，我們不能收你的銀子呀！」

來如風道：「不收呀，哼，那我就把事情告訴我的情人席美姬！」

大花聽得吃一驚，忙伸手接過銀票在手中。

來如風一笑，又道：「江湖上只有我伸手索別人的銀子，今夜算是破了戒，我把銀子送給妳們花！」

兩個姑娘不敢再逗留，轉身便往房外走，內房門關上，外屋的門也關上，也不知她們二人去那兒住了。

來如風笑得直喘氣。

＊　＊　＊

來如風光着身子睡大覺，他洗了澡一身香，這一覺如果沒人來吵他，保証睡到第二天日落西山。

來如風是被孫二仙叫醒的。

「來大俠，你醒醒！」

來如風睜開眼，笑了。

石不古也進來了，他後面跟着狄國。

石不古向來如風豎起大拇指，讚道：「來大俠，你坐懷不亂眞英雄也！」

來如風一聽之下一瞪眼，道：「甚麼意思？」

石不古道：「兩個美女侍候你，你心中只想一個人，這種男人那兒找，咱們幫主極具慧眼呀！」

他此話一說，三個老花子全笑了。

來如風不笑，他冷冷的道：「弄兩個美女來侍候我，這主意是誰出的？」

石不古等三人仍然笑不停。

來如風道：「是席美姬出的餿主意呀？」

孫二仙道：「咱們幫主是好姑娘，她選男人當然要測試一番了，如果這男人是個淫徒浪蕩子，那就不配花子幫的女幫主了。」

來如風道：「果然是席美姬的主意。」

他忽的站起來，匆匆的穿好衣衫，收拾起他的傢伙插在腰上。

「我的馬呢？」

孫二仙等三人不笑了。

「來大俠，你要走？」

「我不高興被人捉弄。」

「誰捉弄你呀，來如風！」

這聲音發自門外，是的，席美姬來了。

孫二仙三人立刻走出內室，分別站在兩邊。

於是，席美姬進來了，她身後還跟了四個老叫化子，其中兩人就是吳長老與王長老！

其實花子幫的四大長老，來如風均認識，另外二老一位姓汪，另一位姓高。

如今四大長老全來了。

來如風衝着幾人一抱拳，道：「久仰了，久仰了！」

席美姬走上前，她大方的伸手按在來如風的肩上，道：「昨夜來睡得可好！」

「再好也沒有了。」

「嗯，你身上已無酸臭味了，香香的。」

「拜你所賜呀！」

席美姬道：「我自然要熱烈招待客人呀！」

來如風道：「算了，我心領了，看來……」

他看看四大長老，又道：「妳好像家務事繁忙，我也不再打擾了，再見。」

席美姬道：「你要走？」

來如風道：「不走，行嗎？」

席美姬道：「有天大的事情要告訴你呀！」

來如風道：「甚麼天大的事情？」

席美姬道：「咱們邊吃再說！」

來如風被席美姬拉在桌邊坐下來。

只見幾個漢子已往桌上擺吃的了。

有酒，但幾個人喝得不多，來如風也只喝了一杯。

「說吧，有甚麼事比老爺嶺那面的事更重要！」

席美姬道：「來如風，你可知道我爹當年的事蹟嗎？」

來如風道：「似曾聽過，他是一位忠於漢室的英雄人物！」

「不錯，席漢卿之名震懾江湖，他老人家一生致力於興漢滅韃子，直至嚥下最後一口氣。」

來如風聽得很仔細，便碗筷也放下了。

席美姬指着四位長老，又道：「他們四位乃是我爹最忠實的兄弟，由我帶領花子幫，那也是四位大叔的力薦。」

來如風道：「憑妳的武功，當之無愧。」

淡淡一笑，席美姬道：「來如風，我要告訴你的是從南邊傳來的消息，有人聚衆準備起事了。」

來如風雙目一亮，道：「眞的？」

「消息十分可靠。」

來如風道：「貴幫打算跟進？」

「正在策劃。」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好，貴幫如用得着我來如風，定當全力以赴。」

席美姬笑了。

一屋子的花子幫幫衆也笑了。

來如風道：「只不過我仍然忘不了老爺嶺，席姑娘，妳如何打算？」

「當然去！」

「何時？」

「馬上！」

「這兒的事怎麼安排？」

「暫由四位長老代理了！」

來如風道：「好，咱們這就快馬趕赴，時間只有不到兩天了，去晚了終生遺憾。」

席美姬站起身來道：「備馬。」

外面門口已有回應：「稟幫主，馬已備妥了！」

來如風正欲走，王長老伸手拉住來如風。「來大俠，你果然君子！」

來如風笑笑，道：「彼此吧，哈……」

王長老道：「我們當家此去，全仗來大俠多多幫忙了，我們在此先謝過了。」

他話聲甫落，當先一躬到地，吳長老三人也齊向來如風施禮，倒令來如風一楞。

「各位，你們如此豈不折煞來某呀！」

席美姬已在門口，道：「來如風，走啦！」

來如風忙擺擺手，便往門外走去，果然，兩匹健馬已由兩個漢子拉着。

席美姬躍上了馬，花子幫的規矩嚴，大門外的幫衆都跪下了。

來如風也上了馬，跟在席美姬的後面，於是傳來一聲大吼。

那是衆人大吼：「幫主保重！」

席美姬回眸道：「衆兄弟保重！」

她話音落，雙腿用力挾馬，立刻往北城門馳去。

來如風在馬上笑了。

席美姬不笑，她低頭拍馬疾馳中似乎裝滿一肚子的心事無法宣洩。

＊　＊　＊

兩騎奔馳在官道上，來如風忽然發覺席美姬在拭淚，不由一怔，道：「嗨，妳是怎麼了？哭呀！」

席美姬有些打噎的道：「我傷心嘛！」

來如風道：「我可以知道原因嗎？」

前面是一片林子，另一邊有大片高粱地，席美姬勒馬不走了，她叫來如風靠近她。

「你過來嘛！」

來如風道：「說吧，我受四長老之託，必忠人之事！」

席美姬道：「來如風，我本打算這次辭去幫主之位，跟你走天涯的。」

來如風一驚，道：「怎麼說？」

席美姬道：「一旦辭去幫主，我跟你在一起，你做甚麼我不反對，我還可以幫你幹，可是……」

來如風道：「他們不同意。」

席美姬道：「我沒有向他們提出來。」

來如風道：「妳想通了，跟我混在一起，妳不會愉快的，是不是？」

「不是。」

「那麼又為甚麼？」

席美姬道：「全幫正與高采烈的準備對付韃子兵，在此時刻，我怎好辭去幫主之位呀！」

來如風笑了。

「不錯，此刻是不可以一走了之的，美姬呀，我同意你這一個決定，好吔。」

席美姬伸手摸着來如風臉頰，道：「難為你了。」

來如風道：「嗯，我心領了，妳是眞心對我好，我不是木頭，當然知道，但……」

他握住席美姬的嫩手，又道：「既然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咱們去辦，這兒女私情也就暫時擱在一旁吧！」

席美姬道：「眞的叫人無奈喲！」

來如風一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了。

他想的是昨夜兩個女子去侍候他，心中一緊，便又問問題了。

「我說美姬呀，妳的餿主意害苦我了。」

席美姬笑了。

「昨夜你很懂事呀！」

來如風心裡不是滋味，不由沉聲道：「妳就不怕我昨夜上馬呀！」

「上馬？」

「是呀，那麼美的姑娘，她們脫光衣裳，跳扭腰舞，幾乎叫我把持不住的上床了！」

席美姬格格笑了。

來如風道：「妳還笑呀！」

他頓了一下，沉聲道：「我知道妳在考驗我！」

席美姬道：「大花二花不是外人，是咱們兩個分堂堂主的千金呀！」

來如風道：「夠風騷的了！」

席美姬道：「好在你沒動她們的腦筋，未曾上床，否則呀，嘻……」

來如風道：「怎麼樣？」

席美姬道：「直到要緊關頭，她們二人就會懲治你了，她們是不會同你共枕同眠的，嘻……」

來如風這才明白，昨夜二女原是負有任務的，心中那股子忿怒就別提了。

「哈！」

＊　＊　＊

來如風突然用力挾馬，疾往前衝去。

他的忿怒令席美姬吃一驚，她以為來如風眞的發火了，要不……

她一怔間，立刻拍馬疾追，口中大叫：「喂，來如風，你生氣了？」

來如風不回答，一口氣便是馳了七十里，前面已進入山區了，那太行山山峯插雲霄，山風迎面呼呼响，席美姬的叫聲也越來越小了。

席美姬一路沒追上來如風，而來如風好像也有意擺脫席美姬。

直到老爺嶺附近，那已是三更天了。

三更天月更亮，席美姬追到山下她笑了。

緩緩的，她把馬藏在荒林中，一個人靜悄悄的往一片老林中走去。

席美姬找到一片密林下，她抬頭，發現林葉中那隻吊在枝椏間的大蔴袋。

席美姬笑了。

她不出聲，拔身而起，攀到了大蔴袋附近，伸手一摸，嚄，還眞嚇了她一跳。

席美姬摸到裡面不只有一個人，有一男一女在裡面。

蔴袋中的男女沒發覺來了席美姬，而席美姬不相信蔴袋中會是來如風，因為來如風不會那麼快的找個女人陪他在上面。

忽然間，蔴袋中的女人低聲道：「怎麼了，你睡不着呀，還要來？」

男的道：「我在養精神呀！」

「那你為何往我那地方摸？」

「誰摸你呀！」

「不是你會是誰？」

「是我，你們好不要臉，鵲巢鳩佔呀！」

這是席美姬的聲音，立刻，蔴袋裡的兩男女挺起來了，這二人衣衫不整，可急壞了。

「你是誰？」

「誰？」

男女二人齊聲吼，匆忙的躍出大蔴袋，又相繼的跳到樹下面。

雙方在月光之下看得清，席美姬也冷笑了。

「可惡啊，原來你倆逃到這兒呀！」

男的四下看，見只有席美姬一個人，不由膽子壯了。

女的也嘿嘿冷厲的道：「我萬小彩被你們這些自以為人物的傢伙欺侮夠了，東躲西藏不如幹一場，這時候殺人又何妨！」

這男女二人正是「花花公子」梁上青與萬家莊的「半敞門」萬小彩二人。

這二人原是再潛來老爺嶺的，不料先碰上來如風，再叫袁天行堵住，於是……

於是又狠狠的幹一場，三個人也都帶了傷。

梁上青的右小肚中了飛刀，飛刀斜扎一寸深插在盆骨上。

萬小彩也在右臂中了飛刀，兩個人掉頭往荒林逃，袁天行無力再追趕，看着這二人逃跑掉。

如今却不料這二人會攀上樹，睡在來如風的蔴袋裡，眞是有些莫名其妙了。

此刻，梁上青不逃了。

萬小彩已拔出刀，她冷冷的道：「席大幫主呀，難道妳住在這兒嗎？」

席美姬沉聲道：「休問那麼多，你們這兩個不要臉的東西，在萬家莊上了妳老子的當，這筆帳還未算清，你們二人眞大膽，又來了。」

梁上青冷冷道：「來了，妳想怎樣？」

席美姬道：「你們殺了關洛鏢局的人，我就拿你二人去見袁天行，到時候由袁總鏢頭發落。」

萬小彩大怒，道：「袁天行是你甚麼人？關洛鏢局是妳開的？要你們幾個多事呀？」

席美姬冷冷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道理你懂嗎？」

梁上青道：「花子頭，那要妳露幾手了。」

萬小彩道：「別踩在刀口子上傷了妳的脚丫子。」

席美姬道：「就憑你們二人？」

梁上青倏然出招，斜着刀刃便往席美姬的脖子上刺去。

萬小彩也沒閒着，一頭撞向席美姬，這光景很明顯，她要速戰速決了。

席美姬的打狗棒猛向梁上青點去，中途突然往回撥打，便聽得一聲悶罵：「你娘的！」

接着沒有聲音，但萬小彩的刀落空之後，覺得脖子痛，猛的一縮。

她忍不住罵出口！

梁上青的刀似遇到極大的阻力，刀偏了，便也覺得手背一痛，他心中吃一驚！

花子幫的龍頭老大果然身負絕學！

心念間，梁上青低呼：「小彩，穩住，遠交近攻，上下交殺！」

萬小彩原想再撲擊，聽了梁上青的話，她果然穩住不再急攻了。

席美姬冷然一哂，道：「兩個不知死活的東西！」

說着，只見一片漫天棒影出現，方圓數尺之地盡是棒子的呼嘯聲，席美姬的十六手梅花打狗棒法使出來了。

梁上青出刀只一半，頭上背上已着了三記狠的，萬小彩的腿上挨了一記，打得她流淚，因為她挨的一棒在膝蓋上，差一點沒跪下。

棒影就快罩上身了，梁上青一看心中猛一緊，淒厲聲吼叫：「小

彩，快走！」

他叫着，雙手抱刀奔向席美姬狂殺而上。

他七刀連成一氣，氣勢十分驚人的玩命了。

席美姬不退反進，一把去扣梁上青握刀的手腕，右手打狗棒不打變點，疾點梁上青的咽喉。

梁上青才不會眞的拚命玩，他只不過是想逼退席美姬，等到萬小彩逃走後，他當然會跟着逃。

梁上青見席美姬巧妙的抓來，立刻抽身，偏頭，收刀，後躍，幾個動作一氣呵成，人已閃出一丈外。

席美姬的打狗棒差半寸沒點中梁上青，嚇得梁上青拔腿逃，他也不管萬小彩有沒有逃走了。

萬小彩當然走了，這二人一頭撞入密林中，刹時間消失不見了。

席美姬冷冷道：「下次遇上絕不饒。」

忽然，遠處密林中傳來梁上青的聲音，道：「小彩妹呀，別停留，咱們連夜回家吧，千萬別在這兒逗留呀。」

梁上青的聲音漸去漸遠，不知道萬小彩同他又躲到甚麼地方去了。

梁上青永遠也不會去萬家莊的。

* * *

席美姬突然覺得自己孤單了。

她四下裡看，口中在自言自語：「來如風呀，你去了那裡呀，眞是的！」

她本來要往老爺嶺峽谷走去的，但她只走了十幾丈遠便又站住了。

席美姬抬頭，她看看樹林上面，再看看天上的月亮，臉上露出個微笑。

她發出吃吃笑，立刻走到密林中的一棵大樹下。

席美姬笑道：「來如風呀，你不在此，却被別人當成安樂窩，也好，我睡在裡面等你來，嘻！」

她好像很開心的樣子，輕伸雙臂，騰身而上，攀枝走幹就快到那隻吊在樹枝間的大蔴袋了。

席美姬伸手去抓大蔴袋，突然……

「噢！」

「哈！」

席美姬被一隻有力的手臂猛可的用力一抓，整個人已飛離了橫枝，尖叫中，她已落在蔴袋上了。

不應說是在蔴袋上，而是在一個人的身上。

那個人抱住了席美姬呵呵笑了。

這人不是別人，別人是不會也不敢如此對待花子幫幫主席美姬的。

是的，來如風躺在蔴袋中。

席美姬只一聲嚶嚀，便壓在來如風的身上了。

席美姬似個受委曲的姑娘，她的雙目中含着淚水。

「你……太無情了。」

來如風道：「不，因爲妳還不大瞭解我，美姬，妳記住，愛一個人就應該相信這人，妳何苦安排兩個姑娘測試我？這樣對我不公平，對那大花二花兩位更不公平，妳說對不對？」

席美姬點頭了。

* * *

斜躺在來如風的身上，席美姬半晌沒出聲，她早已不掉淚了。

席美姬也想通了，來如風不是一般凡夫俗子，來如風的作風異於常人。

來如風的話很對，愛一個人便應該相信這個人，想着安排兩個美女侍候來如風，引誘來如風，那正是表現出對來如風不信任，這對來如風而言是不公平的。

席美姬想通了，便也不再怨恨來如風了。

她慢慢的把俏臉貼上去，細聲細氣的道：「你……你早就來了，是嗎？」

來如風道：「妳同那兩個狗男女交手之際，我從另一棵樹上跳過來，嚏，妳那手絕活眞不賴呀，把人當狗打。」

席美姬道：「只可惜他們二人逃得快。」

她吻了一下來如風，又道：「別提那兩隻畜牲了，都四更天快過了吧！」

來如風道：「又怎樣？」

席美姬道：「你故意裝糊塗呀！」

來如風道：「妳明說呀！」

席美姬道：「在太原城北三合院裏，我叫你受了委屈，這時候我回報你呀！」

來如風吃吃笑了。

席美姬也笑笑，道：「來如風，我眞的已把你當成我的丈夫了！」

來如風道：「我受寵若驚呀！」

席美姬道：「你把身子斜一下嘛，這樣我會掉下去的，你想我摔死嗎？」

來如風笑着把身子移動着，席美姬又爬在來如風的身上了。

這光景還眞叫可笑，剛趕走一對野鴛鴦，如今又來另外一對野鴛鴦。

於是，大樹似乎又開始抖閃搖彈微微動了。

來如風輕悄悄的道：「美姬呀，天快亮了。」

席美姬「嗯」了一聲沒動。

來如風又道：「咱們是不是該分手了？」

席美姬猛一怔，道：「分手？」

笑笑，來如風道：「當然是暫時分手呀！」

席美姬道：「你去那裡？」

來如風道：「美姬，我把我的打算告訴妳，讓妳心中也有個底兒。」

席美姬道：「你很機警，我早知道。」

來如風道：「我打從一開始就存有懷疑，咱們被忽必顯待之如上賓，三年多來把咱們弄得飄飄然，爲什麼？」

席美姬道：「誰不知道七王爺喜交江湖人物。」

淡淡的，來如風道：「我却一直不以爲然，只是我却又說不出來。」

席美姬道：「來如風呀，你打算如何下手？」

來如風道：「妳同他們在明處，我在暗處觀察，咱們不能都在明處，萬一……」

席美姬道：「也罷，我這就去同他們先會合，今夜就往山中陵園去。」

她說完就坐在來如風的身上整裝，壓得樹枝直晃盪，臨躍下樹，席美姬在來如風的嘴上重重的一吻，笑道：「你的身子不發酸臭了，桂花香令我高興。」

來如風笑笑，道：「也是大花二花她們二人的功德，洗去我身上半斤保護層，幾乎像一件內衣裳。」

席美姬的指頭戳在來如風的鼻頭上，笑道：「你以後最好多洗澡，否則……」

來如風用力猛一抱，道：「否則妳不同我睡覺了，是不是？」

席美姬一掙跳下地，道：「別再說笑了，來如風，咱們怎麼聯絡呀？」

來如風道：「不用聯絡，我自會找到妳的。」

席美姬道：「如果我們要進入陵墓去取寶，我怎麼告訴你？你沒放棄那些寶吧？」

來如風道：「寶，哈，我眞不敢想。」

席美姬嘆了一口氣，道：「來如風呀，我眞不知你心中想的是什麼，我走了。」

來如風不說話，他只把一手伸出蔴袋揮了一揮。

他不但不開口，而且把雙腿伸了伸，又閉上雙目沉睡了，他眞的累極了。

* * *

席美姬找到她的馬，緩緩的騎往老爺嶺的峽谷口，就在她快到谷口的時候，迎面，小脚和尚迎上來了。

「嗨，席幫主呀，三天不見如隔三秋呀！」

席美姬道：「那是你說的，我不以爲然。」

笑笑，小脚和尚道：「可曾找到妳心目中的情人來如風那小子呀！」

席美姬道：「臭和尚你皮癢找挨打不是？」

小脚和尚一瞪眼，道：「哼，算我多口。」

席美姬往另一帳篷中走去，她剛掀起布幔一角，便立刻又鬆開了手，因爲她發現成青正摟緊了江彩雲，二人睡得面貼面還沒醒吶！

席美姬剛轉身，附近另一帳篷中走出一個人來，是的，袁天行出來了。

袁天行是聽到席美姬的話才出來的。

「席幫主，這三天你怎麼不見踪影呀？」

席美姬道：「找來如風去了。」

袁天行急問：「找到了他嗎？」

席美姬故意開罵，道：「那個死來如風，也不知他躲到什麼地方去了，氣死我了。」

袁天行道：「這麼說來，妳沒有找到來如風呀？」

席美姬道：「我都快找到太原城了。」

就在這時侯，帳篷中又走出一個人，是的，「西域巧匠」和本初出來了。

和本初怔怔的道：「怎麼，來大俠沒來呀，眞是太可惜了。」

席美姬哈哈笑，道：「和老說的可惜，指的是什麼呀，說來聽聽。」

和本初道：「來大俠豈不失去得寶的機會了？」

席美姬道：「得寶也要有得寶的命，來如風大概知道他沒這個命，所以他走了。」

和本初乾乾一笑，道：「所以我爲來大俠叫可惜呀！」

便在這時候，半山上傳來「轟轟轟」三聲衝天大炮聲，只見三股灰塵往天上衝，仔細看，一百多名韃子兵在集合，另外就是七王府的家眷們往山下行。

和本初正要開口叫，袁天行一把拉了他往帳篷內躲。

如果和本初被發現，盜陵的事麻煩就大了。

小脚和尚抬頭看，成青和江彩雲二人也跳出來了。

江彩雲攏着秀髮直問人：「什麼聲音呀？」

小脚和尚道：「快，快躲起來，韃子們就快打此道回太原府去了。」

成青搬指頭算一算，道：「今天剛好一百日呀，難怪山上有放砲

聲。」

江彩雲道：「我以爲咱們應快往林子裡躲，在這兒不太安全吶。」

席美姬同意江彩雲的話，等一會如果韃子兵過來，萬一他們拉開帳篷查看，露出馬脚了。

席美姬道：「那就得快些了，這裡除了袁總鏢頭以外，餘下的人往林中躲。」

她當先往林中走，小脚和尚却一把拉住和本初，道：「和老，辛苦你了，咱們去林中躲起來。」

別看他輕描淡寫的幾句話，扣在和本初腕上的內力却似鐵箍子一般緊，和本初想不走也不行。

* * *

峽谷口平靜了，袁天行獨自一人站在他插的鏢旗一邊，恭敬的看向走來的一百多名韃子官兵。

十七座軟轎，二十一匹馬，上面坐的乃是七王府的眷屬，大人小孩老弱婦孺全有，這些人在大隊韃子兵的前後護衞下，順山道往峽谷口外走來。

有個軍官騎馬奔過來，怒馬停在大樹前，那軍官對袁天行點點頭，道：「袁總鏢頭，陵園已關閉，這些天來倒是辛苦你們鏢局的人了。」

袁天行抱拳，道：「咱們都是七王爺在世時候的座上常客，能爲七王爺護陵也是對七王爺的一片赤膽忠心，應該的，應該的。」

那軍官指着帳篷，道：「總鏢頭，你們也可以回去長安了，我代表七王府謝啦！」

袁天行再行禮，那軍官已撥馬隨大隊人馬而去。

袁天行站上高地抬頭看，韃子兵已走遠了。

他再回頭看向老爺嶺，不由得嘿嘿笑的往帳篷中走去，山林中的席美姬當先走到帳篷外。

「都走了？」

「應該是的！」

「咱們可以上去了。」

「那得有和本初才行。」

不遠處傳來一聲大笑，小脚和尚搖搖晃晃的陪着和本初走回來：「好了，好了，終於等到這一天了，哈……」

成青與江彩雲也到了。

五個在江湖雄據一方的霸主已圍住和本初在帳篷中了。

袁天行道：「和老，咱們大伙的指望全在你一人的身上了。」

小脚和尚道：「和老，甚麼狠話也不必說，且看你是否合作。」

和本初嘆口氣，道：「老夫無奈，正所謂那兩句大實話，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啊！」

成青冷冷道：「知道就好。」

江彩雲道：「只要一切順利，和老呀，我保証你平安回到塞外。」

和本初道：「我敢有歪心嗎？各位都是武功高强的人，而老夫還不想死。」

袁天行道：「大伙飽餐一頓之後好生養息，且等月兒升上天空，咱們便開始行動。」

大家對他的話當然無異議，於是袁天行把吃的拿出來分送每人一份，便酒也有了。

席美姬坐在和本初身邊，她邊吃邊問道：「和老，你應該先把七王爺陵園的地圖畫出來讓咱們瞧瞧吧！」

和本初道：「如果姑娘想知道，吃過東西我就給一張地形圖大伙瞧。」

大伙一聽之下，吃着東西圍過來了。

和本初一看，先取一塊石頭在地上畫着，他還一邊畫一邊作解釋。

「你們看這陵園正面的八尊石像，雖然各分兩邊排，但他們的姿態各異，手勢不同，從外觀上看是如此，但當八月十六日圓月照在老爺嶺上方，而月光再洒上八尊石像的時候，人們就會發覺倒影在地上的影像是手搭肩成一綫。」

他說到這裡不說了。

他更拋去手中石頭不畫了。

小脚和尚急問：「怎麼啦？」

和本初忽然雙手捧臉大哭起來。

他不但哭而且大嚎：「我怎麼對得起七王爺知遇之恩呀，我無法面對大可汗的老祖先吶……嗚……」

這一番悲哀還眞令幾人大爲感動，只不過小脚和尚幾人也應了那句古話。

「人見利而不見害，魚見食而不見鈎。」

古往今來這種人最多不過，成青等人又何嘗不是？

袁天行在一邊冷冷道：「和老，到了這時候，你也就別太傷心了，咱們盜寶之後再將墓加以細心的封閉，天下誰會知道是你老帶咱們幹的？」

和本初道：「我良心不安吶！」

小脚和尚一笑，道：「要得良心安，跟我去上五台山，出家修行乃最佳途徑。」

和本初道：「我不打算出家，我只想早早回塞外。」

他又重重的嘆一口氣，道：「傳南方有動亂，咱們大汗的天下似已日落西山了。」

袁天行雙眉一揚，道：「你們韃子欠德行，蹂躪中原快九十年了。」

和本初雙目一厲，但他立刻嘆

口氣，道：「缺良相治國，缺良將赴沙場，衆叛而親離，怎能久長。」

席美姬也瞧不出來這和本初何出此言？

* * *

天就快黑了。

兩座帳篷內躺着六個人，原來要養足精神的，却因想到七王爺陵墓中的寶物，一個個興奮得難以成眠。

不過，這其中只有一個人在打鼾，打鼾當然是沉睡的表示。

他就是和本初，小脚和尚、袁天行二人，分別躺在和本初兩邊，但他們二人就是輾轉反側的睡不着。

再看另一帳篷中，席美姬乾脆走出帳篷外觀天象，她才不去看江彩雲與成青二人在一塊兒的樣子。

席美姬看着天上的月光，心中可在想來如風。

她以爲來如風就在附近，如果來如風此刻能夠向她走來，她一定會飛一般的投入來如風的懷裡。

席美姬走到一塊大石上坐下來，打狗棒擱在她的香肩上，不由得發出一聲嘆息。

「唉，來如風吶，你在那兒呀？」

她這裡還在自言自語吶，猛可裡傳來急驟的足音。

這倒令席美姬大吃一驚，立刻匐在石頭一邊，月影下只見來了七條大漢，飛一般的過來了。

席美姬看不出是什麼人，正在吃驚吶，忽然兩個帳篷中的人出來了。

袁天行幾人本就沒有睡着，一聽到有聲音便一齊走出來了。

就在袁天行抬頭看去時，嚄，幾條人影撲過來了。

袁天行當先迎上去，他叱吒道：「什麼人，站住！」

剎時間幾個大漢衝到峽谷口了，月光之下仔細看，袁天行嘿嘿冷笑了。

他的笑聲十分刺耳，顯然是氣急才會發出來的尖聲怪調。

「好啊，自己送上來了，也免得袁某人找上你的門。」

對面中間的虬髯大漢沉聲哈哈笑，道：「好啊！原來你們勾結在一起呀！」

這人不是別人，西陵堡堡主「追魂手」萬子才是也。

萬子才有了和本初給的七王爺陵墓圖，便天天研究，時時巧思，一心想獨吞墓中寶物。

萬子才殺和本初，兩次沒竟功，但他仍然及時率衆趕來了。

袁天行怒指萬子才道：「說，你爲何出手殺了我的鏢師們。」

萬子才叱道：「你聽何人造的謠？」

袁天行嘿嘿冷笑，道：「可惡啊，你想隻手遮天吶！」

萬子才回吼：「你拿出証據來。」

袁天行狂吼一聲，道：「和老，你出來。」

帳篷中走出和本初，他搖搖晃晃的到了袁天行身邊，嚄，萬子才瞪大眼了。

萬子才戟指和本初，叱道：「老狗，兩次叫你逃過，還以爲你逃回塞外家鄉了，想不到……」

和本初道：「萬堡主，你們在各地攔我的去路，而你……唉，我爲你繪了一張七王爺陵墓圖，你反而要殺我。」

小脚和尚怒道：「姓萬的，你想獨吞呀！」

萬子才仰天一聲大笑，道：「既然大伙說明了話，萬子才也就不再掩飾什麼。」

他戟指袁天行又道：「姓袁的，當初你爲七王爺自告奮勇守陵百日，難道不是爲了七王爺的寶物？你還不是一心想獨佔，否則，你幾次潛近陵園窺探什麼？」

萬子才一語道破袁天行的心事，袁天行不怒反笑，當然是冷笑。

「萬子才，你却下狠手殺了我的人，這筆帳怎麼算？」

萬子才道：「你劃道，我接着。」

袁天行道：「好，爽快！」

他對小脚和尚道：「果然大師，打伏的人越多越好，盜寶的却是越少越妙，掃除前途障礙，咱們先收拾西陵堡的這批人，如何？」

小脚和尚道：「這正是貧僧心中想的！」

席美姬道：「也罷，先打一架熱熱身！」

成青問江彩雲，道：「彩雲，妳以爲……」

江彩雲道：「袁天行說得對，萬子才的心太黑了。」

成青最聽江彩雲的話，當即道：「咱們出刀。」

一聽對方這麼幾句話，萬子才既驚又怒。

「喂，你們想聯手呀！」

袁天行道：「咱們早就聯手了！」

萬子才大叫：「不公平，不公平！」

小脚和尚冷笑道：「你使陰殺了保鏢的人，叫不叫公平？你把和老弄上門，又要害死和老，這叫不叫公平！」

萬子才吼道：「爲甚麼不先容萬某同姓袁的先把仇恨解決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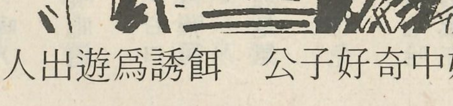
小脚和尚道：「沒時間了，姓萬的！」

(未完・九)

上文提要：毛幹攀上鎖龍嶺對面的另一高峯監視人頭店一天一夜，被他發現兩處秘密洞口，又發現小叫天不知厲害帶人來金沙灘與秦川幫幹上了，二十四個相公死了兩個，小叫天方面亦損失慘重。毛幹回程時碰上巴大雷，殺了他們三個，逃了一個，屈仙姑派花巧巧追殺毛幹不遇，花巧巧只好入許昌找花圓圓，兩姐妹一路南下到鎮江……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　士・文
可　飛・圖

胭脂奴


美人出遊爲誘餌　公子好奇中奸計

終於，這一天過去了，對於花氏姐妹而言，她們過得相當愉快，因爲她們這第一天的「招搖過市」計劃相當成功，換句話說，魚餌撒得十分順利，就等着收竿了！

時光的流逝總是無情的，因爲它給了人們利用的機會，如果有人不加理睬，它就會毫不客氣的拂袖而去！

花氏姐妹在毛幹的無情打擊下，如今却十分珍視每一寸時光，一大早，二人就收拾妥當，還是在那相公的陪伴下來到了甘露寺。

智圓早已備好茶點在客廂裡，二人先是上香，然後默禱有聲……

這時候如果有人能聽到花氏姐妹的默禱詞，必然會大吃一驚，因爲二人原本就不是來這甘露寺遊山玩水或祈福消災的，她們希望的，當然是不能大聲「吐露眞言」，天下誰會把自己要陰謀他人的黑心話事先說出來的？

這一天，甘露寺來的遊客也特別多，其中不少公子哥兒是慕花氏姐妹艷名而來的，大家交相評頭論足，甚至是指手劃脚，但却都是把世上最美好的字眼，盡情的吐露出來，至於那庸俗的「閉月羞花，沉魚落雁」，已不合對花氏姐妹阿諛了。

這一天，智圓把這花家姐妹看了個仔細，兩個人長得十分像，大概只有她們的父母才能分辨得出來，不過智圓却在花巧巧的左耳下方，發現一顆長在耳眼旁的米大黑痣，如果不細看，那黑痣眞的還不易看見，因爲花巧巧的一個翠玉耳環，正在那粒美不美而又惹人想入非非的小黑痣旁邊，遮去了小半粒黑痣！

當夕陽下山的時候，花氏姐妹才離開了甘露寺，臨去，那相公掏出兩錠銀子，對智圓道：「大師，一半天我們就要過江回揚州了，聽說鎮江附近有個歸燕坡，風景不錯，不知如何走法？」

智圓一笑，心中暗想，鎮江好玩地方尚有數處，爲何只說歸燕坡？表面上仍然哈哈一笑，道：「歸燕坡在鎮江南面不過五里多一點，這時候正是燕子築窩的時候，天下燕子穿梭飛，不少燕子把燕窩築在住家屋子的橫樑上，那歸燕坡上有林家祠堂，每年有不少燕子在江邊啣泥，祠堂築窩，確是奇觀呢！」

那花氏姐妹一再致謝，然後在一衆遊客的驚嘆中，三人徐徐又走回船上。

鎮江來了一對姐妹花，這消息早傳到了歸燕坡的林家莊。

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遠去錢塘江尚未歸來，兩個兒子林頂立與林維立兄弟，每日讀書習武，甚少往

鎮江走動，尤其父親出遠門以後，每日同護莊師父或總管林子大在莊上演練武功外，就是在書房讀書。

不料這日莊上友人自鎮江回來，言及發現花家一對雙生姐妹花如何的美艷，簡直成了西施再生飛燕轉世。

於是兄弟二人也想去鎮江，看看那花氏姐妹究竟有什麼令人驚爲絕世佳麗的地方。

要知那林氏兄弟，一個二十三，弟弟二十一，雖是世家子弟，但頗覺自愛，二人才情卓越，完全是一副姸皮不裹媸骨的模樣。

由於練武的關係，兄弟二人看來雖是文質彬彬，却也神定氣足，英氣勃發，蜂腰闊膀，雙目炯炯。

這天一大早，二人端正好穿戴，相偕往鎮江走來！

也算是湊巧，因爲林家兄弟二人在距離鎮江尚不過一里地時候，迎面來了三個人，前面兩個女的，可不正是花家姐妹，二人後面跟的却是個相公打扮的年輕人，從外表看，人才儀表並不比林家兄弟有差分毫。

這條官道，兩旁綠柳成蔭，向南望去，除了歸燕坡外，一片平疇綠野，水稻已是半人高了。

林家兄弟早發現花氏姐妹走來，二人急忙往道旁一閃，一臉迷惘與吃驚的樣子！

花巧巧心中一緊，面前這兩個倜儻風流年輕人，會不會就是自己要下手的對象？

眼看着雙方就要錯過，却見花巧巧對身後的年輕相公一施眼色。

哈哈一笑，那年輕相公衝着林家兄弟一抱拳，道：「請教二位兄台，歸燕坡如何走法？」

林頂立一怔，道：「三位要去歸燕坡？」

「正是。」

林維立抱拳道：「三位到歸燕坡是找人？」

那相公笑道：「我們家兩位小姐自揚州來，聞聽歸燕坡也是鎮江一景，所以前往一觀，晚上我們就要過江了呢！」

林頂立一聽，當即對花氏姐妹抱拳道：「不錯，那歸燕坡就在我們林家莊後面，三位如果要去，何妨由我兄弟帶路，午間也好在舍下便飯。」

花巧巧輕施一禮，道：「萍水相遇，怎好打擾，二位一定有事，我們自去便了，二位公子美意，我們謝了。」

這時候林維立早不知如何回答，只是目瞪口呆，癡癡的望着花氏姐妹。

林頂立早回道：「我兄弟也是出外閒走的，能爲三位帶路而盡地主之誼，也是三生有幸。」

花圓圓早對姐姐花巧巧笑道：「聽人說，有位林大俠也是住在這歸燕坡的，只不知……」

花圓圓話未說完，林維立早笑道：「姑娘說的是家父。」

花巧巧姐妹大喜道：「原來是林公子，我姐妹失敬了，不知林大俠何在？」

林維立搖搖頭道：「家父出門了，約莫着總還得幾天才回來。」

林頂立也道：「三位請吧！」

於是林家兄弟神采飛揚的陪着花家姐妹與提香籃的相公，五個人往林家莊走去。

不旋踵間，花巧巧「哎喲」一聲，雙手捂住肚子！

適時的，花圓圓立刻回身道：「周相公，我姐姐的藥快取出來！」

周相公先是一楞，但立刻會意過來，歉意十足的道：「回二位小姐的話，一早走得急，小的忘了帶，藥還在船上呢！」

花圓圓立刻急道：「怎麼辦？姐姐病又發作了呢！」

林氏兄弟一楞，不知如何開口……

於是，花巧巧喘息着道：「咱們快回船吧！我痛的很呢！」

花圓圓一旁對林家兄弟道：「我姐姐舊病犯了，看樣子歸燕坡也去不成了，不過我們很希望二位公子到船上一敍，路上也好幫我們一把！」

林頂立一聽，當即應道：「令姐有病，我兄弟自應把她送上船，看樣子病痛在加劇，還是快走吧！」

於是，一行五人立刻又調頭走向江邊來，大船上，早有人把花氏姐妹接上船，林氏兄弟也被力邀上船。

大艙裡有着一股沁人的香氣，那是江舟少有的氣味，大艙的矮桌面上放着冰涼的紅米蓮子稀飯，還有一盤冰糖，如果蓮子稀飯不夠甜，何妨自己再加些冰糖，大熱的天，這些全都消暑退火。

花圓圓招呼她姐姐，當着林家兄弟的面把藥吃下去。

當然，林家兄弟也把桌上的冰糖蓮子稀飯喝下肚！

於是，花巧巧因服藥而精神煥發，當然她根本「無病呻吟」，那只是她欲擒林家兄弟的一種手段！

於是，林家兄弟因吃了冰糖清涼的蓮子稀飯而倒了下去，他們如何會知道對面這兩個姐妹花，千里迢迢來到鎮江，謀的就是他兄弟二人呢？

大船就在林家兄弟被繩綑索綁中啓碇了，他們根本未過江，而是溯江而上，直往浦口。

當天夜裡，他們就在浦口靠

岸，連夜把林家兄弟裝上那輛大篷車，徐徐的往西而去。

歸燕坡林家莊走失了林家兄弟，總管林子大可急壞了，因為莊主林浩然在走的時候，一再的交代，凡事要格外小心，如今却把兩個小莊主丟失了，他豈有不急的道理！

不但他急，連後堂的林浩然的夫人與老母親，也急得茶飯不思，以淚洗臉，尤其是林浩然年已古稀的老母，平日把兩個孫子當成了寶貝，還等着孫子結婚呢！

就在這事發生的第二天，林浩然已自餘杭回到莊上，他是去錢塘搬請老友出山相助未遇，才急急趕回來的。

一進家門，就發覺一片慘雲愁霧，就在林子大的詳細報告下，林浩然黯然罵道：「這兩個畜牲，竟然為了兩個女子，私下裡走出莊去。」

於是，林浩然鞍不離馬，立刻策馬馳上甘露寺！

看到林浩然愁容滿面，智圓笑道：「七情六慾，不可過份認眞，那是會傷神的，凡事前生註定，施主何需心憂面愁，快坐下來吧！」

林浩然不及落座，早急急問道：「可見到我那兩個逆子？」

智圓也是一驚，急問：「二位公子怎麼了？」

林浩然就把林子大打聽的事，說了一遍……

不料智圓一聲長嘆，道：「這事可眞的麻煩了！」

林浩然更是吃驚，急問：「大師的意思……」

智圓立刻把兩天來花氏姐妹的招搖甘露寺，仔細的說了一遍……

林浩然這才大驚失色，道：「完了！完了！想不到人頭店的人竟如此卑鄙，使用出這種手段來對付我林某……」

智圓遂又把花氏姐妹的模樣，詳細的說了一遍……

林浩然突然把自己冷靜下來……

他絕不能在這時候亂了脚步，因為從現在起，他每一步都不能走錯，否則，連林家莊也要全毀在這次大劫難裡。

於是，林浩然走了，他是連夜過江的，從他的研判中，從鎭江往秦川，是那對姐妹花可能行走的方向。

因此，他希望自己能追趕上去，及時的救出自己兩個兒子！就算是屍體，甚至人頭，他也要找回歸燕坡！

＊　＊　＊

江南大俠林浩然自過了長江以後，連夜兼程，跨馬馳過徐蚌二埠，入豫而趕到汴梁城。

他曾在家中宴請過中原大俠方溫中，知道方溫中的家住在汴梁城的午朝門附近，人只要在午朝門附近一問，沒有人不知道的，不過他常到馬道街附近的大相國寺找一個大和尚廣仁下棋談心。

林浩然思子心切，為人父者，初聽兩個兒子出事，眞的是大為光火，但漸漸的，變得思念起來了，這不止是一種愛的關注，也算是人的天性。

這天烈陽高照，汴城起風，滿街灰濛濛的，林浩然先是到了相國寺，因為廣仁大師總會一定在的，只要找到廣仁，方溫中的去處應不難找到。

如今的武林才子林浩然，眞的是憂憤交加，因為從過江到汴梁，路程一千餘里，竟然沒有追上可疑的人物。

走入大相國寺，林浩然不但找到了廣仁大師，而且也遇上了方溫中。

於是三人就在廣仁大師的後殿禪房裡，林浩然把自己趕到龍門遇上「斷劍老人」以及伏牛山二狠溝見小叫天等，細說了一遍……直說到錢塘訪友未遇，家中兩個兒子出事，可能已落入秦川幫的事。

「中原大俠」方溫中一聽，不由也是愁眉打結，沉聲道：「想不到秦川幫那麼快的找上林大俠，看來他們的勢力眞的不可輕視！」

林浩然忿然的道：「如果秦川幫當眞找上我林某人，就算為了自身，也要同那屈仙姑週旋到底，何況林某已承諾出面與秦川幫決鬥呢。」

廣仁嘆道：「他們又是怎麼會找上鎭江的，這却是一項關鍵問題。」

林浩然道：「也許方大俠與毛幹幾人在浦口放倒了兩個相公，在連夜離去後，被人打聽出是往鎭江而來，秦川幫自然就會想到必然是到我林家莊而來了。」

方溫中道：「有此可能。」

廣仁又問道：「秦川幫的人在鎭江一住三天，可知他們落脚地方嗎？總會有人同他們談過話，也許可以問出這些人的模樣，是否是秦川幫的人。」

林浩然道：「是兩個女的，看來是雙生姐妹，而且長的模樣極美，領着一個相公模樣的年輕人，招搖過市，聽說那兩天甘露寺的遊客突然多起來，為的就是要一覩這兩個絕代美女，我那兩個不成材的東西，也是聞說這消息而離莊的。」

「中原大俠」方溫中道：「眞的有那麼美？」

林浩然點頭道：「能叫江南人視若天上仙女下凡的女子，那一定是長得迷人，聽智圓大師說，兩個女的確實美得少見，如果眞要挑出點滴缺陷，那也只能說其中一個女的左耳下邊有一粒米大黑痣，但那黑痣更增加了那女子的嫵媚感！」

廣仁伸左手，不自主的摸向自己左耳下，虎目怒睜，口中喃喃道：「天下有這麼巧的事？」

方溫中一怔，道：「大師在說什麼？」

廣仁拉椅靠近林浩然，道：「林大俠，你是說兩個女子中間，有一人左耳下方有顆米大黑痣？」

「不錯，是智圓大師親口所說。」

廣仁急又問道：「兩個又是雙生姐妹？」

林浩然點點頭，道：「智圓大師也相信她們是雙生姐妹！」

「有多大年紀？」

林浩然搖搖頭，道：「這一點智圓未曾說，想像中應該在二十上下吧！」

廣仁大師的紅光臉上有了濕意，繞腮鬍子微抖，頂上戒疤突然閃閃發光，好大的一雙手也在微抖，一面抖動着厚厚嘴唇，問道：「智圓大師可曾問這一對姐妹，她們姓什麼？」

林浩然道：「這倒是問了，她們姓花……」

廣仁「唬」的一下子站了起來，於是，他抖動得更加厲害了，光景好像是在打擺子一般，道：「那麼另一個的左手心必也有一顆米大黑痣！」

方溫中早發現廣仁大師異樣，聞言當即道：「難道她二人就是大師當年那……」

廣仁咬唇見血的道：「應該是她二人，妹妹左掌也有一粒黑痣，屈仙姑眞的已把她們養大了。」

林浩然道：「可惜我一路追來未曾發覺。」

要知這廣仁正是當年關洛道上甚負盛名的「大閃刀」花冲，二十年前提起虎牢關的大閃刀，眞的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就因為自己出頭攔事，準備對付當時秦川幫的屈大勇，才被一把火燒了個家破人亡，他那一對可愛的雙生女兒，也在那次火災中失去踪影，心灰意冷之下，這才在這大相國寺出家當和尚。

如今想也不敢想的聽到這麼一對姐妹花，身上特徵正是十分吻合，且又姓花，心中那有不激動的？

於是，方溫中與廣仁林浩然三人，就在這後禪房中好一陣研商，其結果擬定了一個追踪的方略……

於是，就在林浩然略加歇息以後，三匹快馬又出了汴城，馬上馱着林浩然等三人，他們過黃河而直奔南陽府……

眼看着就要到南陽了，却在距離南陽府尚有五六十里地方，一分為三，大俠方溫中轉而往北，繞向洛陽再往西追，廣仁大師催馬加鞭從西峽西平入陝，林浩然則直下襄樊，這三條路就是入陝的必經要道，大家約定，不論追上與否，十日後長安灞橋相會。

狡兎三窟，而三窟皆有追踪者，那是令秦川幫的人難以想到，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因為花氏姐妹自浦口登上篷車，一路押着林頂立林維立兄弟二人，夜行晝伏，且一路上又換了四次篷車，才不過到了蚌埠鎭，立刻又換乘大船，繞過洪澤湖，而經鎭江，然後又是那艘雙桅大船，溯江而上，而她們所乘的篷車，却仍然的朝着回去秦川的官道上行去……

她們設計的這種曲折迂迴路綫，不能說是不夠細密，然而人算不能準，天算才是眞！

＊　＊　＊

毛幹未曾找到林浩然，因為林浩然錢塘訪友尚未歸來，而秦川幫自也不會放過歸燕坡的林家莊，林浩然不在歸燕坡，林家莊就不會安全，於是毛幹當天就離開了鎭江，取道蘇州而入太湖，他要找他的眞正老友，橫山的蔡龍王，分別這一陣子，江湖上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七月十五日的八斗山推舉武林盟主之事，雖說是大家心裡有數，但小叫天的鎖龍嶺失利，對蔡龍王而言，也可以供給他參酌，如果蔡龍王也想領人馬攻上鎖龍嶺的話。

當神偷毛幹從蘇州僱船馳近太湖橫山的時候，遠遠的只見水天一線地方，橫山漸自水平升起，烟波浩渺，漸漸的，水色山光已在近前。

却不料那舟子突然間猛的一推手舵，就見小帆斜側一邊，刹那間船已調轉頭來。

於是，那舟子才沉聲對滿臉迷惑的毛幹道：「客官，橫山這邊有水寇，本來我是不來的，都是你老，一再說項，又加銀子，這下子可好，你站起來看看，十幾艘快船趕過來了，那些船我一眼都識得，全是水寇的船，看來咱們有得逃的了。」

毛幹手扶桅桿，踮起雙脚，手搭涼棚看去：「咦」，可不是水綫下面正有一排帆影與烟波互為映輝，光景可不正是朝這兒疾駛而來。

仰天哈哈一笑，毛幹對舟子道：「船老大，你別怕，他們這是歡迎我老人家來的，你回回手把船調個頭吧！」

那舟子一聽，臉一僵，急搖手，道：「好心大爺，你饒了我

吧！我一家六口，全指望我一個人在這水面上賺兩個零碎銀子過活呢，我完了，我那六口之家也完了，你老想，這種險我會冒嗎？」

毛幹杏仁鬥雞眼一瞇，冷笑道：「如果我老人家說，這太湖的蔡龍王是我老人家的好兄弟，你可相信？」

那舟子一聽，還眞的打了個哆嗦。

於是，毛幹的牛耳尖刀突然自腰間拔在手上，一邊敲着手中指甲，一邊又似自語的道：「如果我是你，一定會把船重新調頭迎上前去……」

於是，小舟眞的在毛幹的話聲中，極不情願的又調轉頭來，只聽那舟子咕嚕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也就在這時候，突見遠處一系列的帆檣變了方向，那是往北而去，舟子當即喜道：「謝天謝地，那幫水寇往無錫那個方向走去了。」

毛幹一驚，立刻高聲道：「快追！」

那舟子一聽，當即抗聲道：「水寇不來找咱們麻煩，已是托天之幸，那有把小命往虎口送的，客爺，咱們可是說好的，小人只把大爺送上橫山，已經是冒險前來的了。」

毛幹嘿嘿一笑，牛耳尖刀反而收了起來，懷裡摸出個金元寶，對那吃驚的舟子一揚，道：「看到沒有，像這種金元寶，大爺身上幾十個，大爺都不怕，你又怕個鳥！」

「噹」的一聲，那隻金元寶被毛幹擲在舟子脚邊，又道：「施力加勁，只要追上那些船，那個元寶就是你的了。」

有道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再說這行船走馬三分命，自己幹的就是冒險玩命行業，一隻金光閃閃的元寶，自己就算在這湖面上幹個一整年，怕也弄不了這麼多，操拉個娘的，只要祖上有德，這元寶就是自己的了。

舟子一念及此，心一橫，牙一咬，立刻對毛幹道：「好，大爺既然這般慷慨，小人就把這命豁上也認了，你老請過來，幫着把舵穩住！」

毛幹多少還知道一些把舵的技巧，立刻接過舵把，只見舟子在船板上抽出一支長櫓，一根短繩往船邊一拴，就見他擺腰晃臂的雙手一推一收，那櫓在水中左右撥動，小船如飛一般的衝去！

眞夠快的，不過半個時辰，小船已快追上那批大船了。

突然間，自那些大船中衝出一艘快船，船未到，早聽得那船的高翹船頭上，一人高聲喝問道：「那裡來的小鴨子，可是想找死！」

毛幹早高聲回道：「年輕人，別再咋唬了，快告訴蔡龍王，他的老友毛幹來找他了。」

他這裡話聲剛落，突然間水面上如打雷般的一聲狂笑，只聽笑聲裡，有人高聲道：「原來是神偷駕到，你可來得眞是時候啊！」

毛幹也失笑道：「原來蔡兄正在此間。」

不旋踵間，小船已靠在一艘雙桅大船邊。

只見蔡龍王金剛怒目，雙手叉腰，張着闔不攏的血盆大口直笑……

毛幹走在舟子前面，拍拍一臉煞白的舟子，笑道：「怎麼樣，大爺沒騙你吧！」

面對着一羣殺人不眨眼的水寇，舟子急忙作揖不迭道：「大爺，這時候小人突然也想通了，大爺的金元寶你還是收回去吧，指望着大爺能放小人回轉蘇州就好了。」

毛幹笑道：「這元寶是你的了，不過有兩件事，你得替我辦妥。」

那舟子道：「大爺你只管吩咐！」

毛幹人已跳上大船，這時候回頭對那舟子道：「岸上我的那匹馬，替我好生照顧着，另外，你可得口風緊一點。」

毛幹的話，不啻是這舟子的一顆定心丸，也等於是他的安全保證。

只聽那舟子連聲應「是」，奮力一頂巨舟，小舟已在數丈以外，只見小舟起帆歸去，毛幹才同蔡龍王哈哈笑中來到一間大艙中。

二人在艙中，彼此把這些天所遇，全傾吐出來……

原來蔡龍王自回到太湖橫山以後，立刻召集他的十二天將，商討對付秦川幫的方法，那方法也十分絕妙，也只有他們這些水寇才想得出來……

毛幹聽得大樂，對蔡龍王大加捧拍……

於是，二人就在這艘大船上，把酒論英雄，光景就等着迎接未來的勝利了。

蔡龍王還眞領了不少人馬，毛幹大約估計一下，除了他的十二天將，其餘的少說也有近百名。

當這些人從內河經無錫江陰而入長江的時候，想不到花氏姐妹押着林家兄弟二人已由北方洪澤湖轉道也進入長江，這眞是無巧不成書而巧得誰也想不到！

江面上漁舟點點，帆檣成行，而太湖來的蔡龍王，却只有五艘船進入長江，原因是從無錫到江陰的一段內河，有幾處不夠寬暢，但雖說只有五艘船，却也勉强把他那近百人安置得相當舒暢。

江面上涼風習習，夕陽斜照，毛幹與蔡龍王二人相對坐在大艙前面的帆布棚下，一張小方桌上，擺了幾樣小菜，一罈老酒，二人邊飲着酒，一邊瀏覽着江上風光……

蔡龍王手舉酒杯，遙指遠方，道：「約莫着今夜一過，咱們就可以趕到老河口，從那兒登岸，貼着豫陝邊界往北，不出個三五天，咱們就會同丁成濤的人會合了。」

毛幹呵呵一笑，道：「然後就等七月十五日大幹一場了！」

於是這天夜裡，從太湖來的五條船就靠在樊城岸邊。

於是，就在蔡龍王的船全部靠上以後，又出現了另一艘雙桅大船，也緩緩的靠上岸邊，看起來也不過是一艘普通船，但船上的人却相當神秘。

因爲這些人不苟言笑，表情木然，穿着一致，全都是青色短衫，頭纏青巾，赤着雙足，身材粗壯，光景全都是武功不俗的樣子。

而遠從太湖來的水寇，却是一色的灰布粗衣小草帽，一條粗腰帶，把個肚皮勒得凸出老高，一雙脚丫子與手背一樣，被太陽晒得烏黑發亮，却又粗糙無比。

蔡龍王心裡十分明白，這一趟是領着大夥去拚命的，只要能消滅了秦川幫，然後拉着大夥衝上鎖龍嶺，必然有不少賺頭，當然這是要先拚命的！

於是，從船入長江後，每靠一個埠頭，他都會放大夥上岸去尋找樂子，只是他也把狠話說在前頭，誰要是在外惹事，他就要砍下誰的腦袋。

如今船靠在樊城，不少人又溜上岸去，只是靠在五艘船前面的大船，却透着神秘，因爲除了四五個在艙面上來回巡視的壯漢以外，餘下的人，全都一吃過飯就進艙睡下，對於火樹銀花的街上，竟然是視若無覩。

本來這也引不起附近艙裡蔡龍王與毛幹的注意，直到二更將盡的時候，上岸的人也都回船睡下，突然間，附近有鐵鍊响聲，十分清脆刺耳，偶然還有悶哼聲音傳來。

毛幹當即對蔡龍王道：「蔡兄可曾聽到嗎？」

蔡龍王道：「早就聽到了，不過毛兄不要忘了，咱們還有大事要辦，在未同丁兄會合以前，還是少惹事爲妙！」

毛幹不置可否，於是這一夜似乎是平安的過去了。

也就在天尚未大亮，五更才過了一半的時候，毛幹伸頭艙外，正被他發現沿着岸邊有個騎馬人！

其實他也算是被岸上的馬蹄聲吵醒才伸頭出外面的。

於是，眞的令他大吃一驚，因爲他發現岸上的騎馬人，不正是前往錢塘訪友的「武林才子」林浩然嗎？

毛幹一躍而出，早躍登岸上攔住林浩然去路。

林浩然一見是神偷毛幹，也大吃一驚，翻身下馬道：「你不是去駱峪嗎，可有什麼發現？」

毛幹一打手勢，道：「林大俠，咱們船上說去。」

這時候蔡龍王也早迎出來，三個人又進入艙中。

先是，毛幹把所見各事，對林浩然說了一遍……

林浩然一嘆，道：「小叫天也是自找，他以爲鎖龍嶺與一般山裡小村鎮一樣，恁其掠奪，只不過一照面，就損失幾十人，這對他的野性不馴，算是小小教訓，指望着往後他能以大局爲重，只要破了秦川幫，少不了他的好處。」

天色大亮了，有人把早飯送進艙裡來。

毛幹一看林浩然，問道：「林大俠這是準備上那兒？」

林浩然一嘆，道：「事情變得令我也六神無主，我那兩個犬子……」

於是林浩然也詳細的把花氏姐妹擄走兩個兒子的事，也細說一遍，且把花氏姐妹可能就是汴城中大相國寺廣仁大師的兩個女兒也細加描述……

蔡龍王一驚，道：「原來當年關洛道上的大閃刀花冲，竟然還有兩個雙生女兒，眞是叫人難以相信。」

三人這裡正在邊吃邊說呢，突然間，不遠處的大船上，傳來了高聲喝叱，道：「二位姑娘，這是到了什麼地方了？」

另一個聲音也叫道：「姑娘，妳要把我兄弟押到那裡？」

聲音令毛幹大吃一驚，但林浩然却彈身而起，兩船相距三丈餘，他却如凌空飛渡一般，躍身而上了那條大船……

「是頂兒維兒嗎？」

林浩然話一出口，後艙裡早有回聲，道：「爹！快來救我們！」

也就在這時候，毛幹與蔡龍王二人也站在艙外望去！

毛幹幾乎驚呼出聲，原來這時候寶雞的花巧巧和許昌的花圓圓，二人竟從天南地北的擰到一起，而兩個人的出現，必然也有相公們隨行，他知道人頭店裡的相公，一個也不好惹，就算想過去幫一把，也得要把局勢摸清楚再行動。

這時候，那大船上的光景可熱鬧了！

原來花巧巧一大早走到後艙

口，低頭往裡面看，完全是在看她的兩個俘虜，只要平安的押上鎖龍嶺，交給屈大奶奶，那麼秦川幫就有法子控制林浩然，那麼江南武林，豈不垂手可得！

當然，花巧巧與花圓圓兩個姐妹，也可以將功折罪。

但萬萬想不到這麼周密安排，還是被林浩然追上，花氏姐妹二人早各自拔出隨身那尺半長的細柳刀，圍擊而上，船上的十多人，也都各抄鋼刀，圍在兩舷。

不旋踵間，自艙內走出一個相公，正是叫周相公的，早見他雙手各握着一個鋼丸，縱身躍了過來。

花巧巧高聲道：「周相公小心，這人就是林浩然。」

花圓圓也道：「姓林的鼻子好尖，一路竟追來了。」

花氏姐妹聲若銀鈴，但却令林浩然甚感刺耳。却又聽周相公冷若乾冰的道：「他就是林浩然？」

花巧巧立刻道：「兩個小的叫他爹，當然就是林浩然了。」

周相公木刻石雕般的臉無表情，道：「姓林的，你來得可眞是時候！」

林浩然早拔劍在手，聞言怒道：「應該說是不晚。」

突見周相公手一揚，右手鋼丸未出，却見一張字條一揚。

林浩然一揚眉，道：「那是什麼？」

「取你父子性命的手令，姓林的，你好狠，竟然一再出手同我們做對，先是龍門傷人，後又在二狠溝逞凶，兩地加起來，你已失去活命機會了。」

花巧巧也道：「本來我們是把你兩個兒子送回鎖龍嶺的，指望着你林大俠能幡然醒悟，轉而投靠我們，却因爲你這兩項大罪而失掉大好前程，絕佳機會。」說着一指周相公，道：「他手中的令諭，就是要馬上解決掉你的兩個寶貝兒子，然後再順流而下，合着另一股力量，燒了你的老窩去，這手令也才剛剛接到，我們這才要動手呢！」

林浩然這才恍然大悟，不覺一身冷汗，如果再晚來一步，兩個兒子全沒命了。

心念間，對於這種不幸中的大幸，額手稱慶之餘，所表現的本能，就是仰天哈哈大笑……

花圓圓冷哼道：「老頭子你笑什麼？你以爲已經十分成功的救走你那兩個寶貝兒子了？以我看你還是盡力保命吧！」

林浩然左手撫髯，雙目冷芒盡在花氏姐妹臉上身上不停的梭巡，輕點着頭道：「一個是沈魚落雁，一個是閉月羞花，稱得上是一對絕代雙嬌，只可惜你們的本性已失，連自己的老父也不認了，既可悲，又可嘆，世上悽慘事，莫此爲甚！」

周相公雙手一比，紙條往懷裡一塞，就要動手，不料花巧巧道：「姓林的，你在咕噥些什麼？」

林浩然道：「妳們老父在找妳們呢，而且已經找了快二十年，找得他心焦如焚，滿頭蒼白，好不淒涼……」

花圓圓道：「你胡說，我們是奶奶一手養大的，那來的父親！」

林浩然道：「妳們認賊作父，還不自知。」

花巧巧一驚，道：「你胡說八道，誰是我們父親？有什麼證明？」

「妳們的父親就是關洛道上的『大閃刀』花冲，這是絕對不假的。」

花圓圓姐妹對望一眼，彼此四目相對，靈犀相通，花巧巧道：「姓林的，謝謝你了，等我姐妹收拾你們父子三人以後，馬上回鎖龍嶺問奶奶去……」

林浩然哈哈一笑，道：「如果我是二位，就絕不去問。」

花圓圓道：「爲什麼？」

「因爲屈仙姑是妳們的大仇家，虎牢關花家莊被她的丈夫屈大勇殺了個鷄犬不留，妳姐妹正適合他們收留，才刀口餘生，如果妳們知道此事，試想她會饒了妳們？」

花巧巧一望周相公，跺着脚，道：「你爲什麼這時候告訴我們，我不信，一千一萬個不相信，你姓林的在胡說八道。」

語氣並不是決絕的，林浩然是什麼人，他被稱爲武林才子，當然對於花巧巧這種吼叫，他也十分清楚，因爲那是作給一旁那個相公聽的。

心念間，林浩然哈哈一笑，道：「妳二位姓花吧？」

花圓圓道：「你一定是從那兒聽來的。」

淡然的一哂，林浩然又道：「作妹妹的左手掌心有顆黑痣……」

花巧巧不自主的把手伸出來看，立刻臉色大變……

林浩然緊接道：「作姐姐的左耳墜上也有一顆米大的黑痣……」

花圓圓立刻大驚，高聲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林浩然點着頭道：「當然是妳們的父親告訴林某人的了。」

花圓圓急道：「不對，不對，明明我是妹妹，他却說我是姐姐，顯然他在欺騙我們！」

周相公也立刻道：「不錯，他是在胡說八道，挑撥是非，咱們不要同他囉嗦，先解決了他三人，以後再慢慢訪查也不遲！」他說殺就殺，「絲」的一聲，右手鋼丸已斜發出手，金綫破空，疾如閃電，在鋼

丸的拉力下，流星般的疾繞林浩然肩上。

弓背曲腰，林浩然猝然下挫，青霜劍芒上撩中，猛然斜竄，人已欺近周相公身前，暴伸左掌往周相公肩頭拍去。

周相公冷冷一笑，雙肩微晃，左手鋼丸抖然擲向林浩然面門，兩隻鋼丸一長一短，帶動周相公的身子有如陀螺般一連三個側翻，就在他身子刹住旋飛的刹那間，兩隻鋼丸已疾快無比的收回手中。

林浩然就在周相公的兩隻鋼丸飛繞下，青霜劍屠龍十八劈已用了一半，他在周相公站定的時候，有似泰山石敢當一般，自然流露出一種冷傲堅決的神態，那種氣吞河嶽的表現，一時間震懾住泰川幫一衆人等，而使得他們覺得他們所面對的不是人，而是一位戰神，甚至天神！

於是，林浩然又道：「妳們誰是姐姐，誰是妹妹，除了妳們的父母，誰還會知道，而妳們的母親，却千眞萬確死在屈大勇手中。」

花巧巧與花圓圓二人相顧愕然，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突然間，周相公厲聲喝道：「二位姑娘，艙裡面的兩個小子就交給妳們了，姓林的由我來收拾，可不要輕信挑撥，傷了奶奶的心！」

周相公的話就好像是當頭棒喝，花家姐妹立刻揮起手上尺半柳葉刀，轉頭就要往後艙門逼去，却不料附近蔡龍王的帆船，不知何時竟把泰川幫的這艘雙桅大船圍在岸邊，蔡龍王及時的高聲叫道：「林大俠你只管放心殺，誰要敢動一動兩位公子一根汗毛，蔡龍王就會把他剁成肉醬！」

這眞是再一次的突如其來，因爲在這艘雙桅大船上的十五六個藍衣持刀壯漢，突然發覺自己這方面已陷入包圍，五艘船上的近百名土布灰衣手持刀叉漢子，早虎視眈眈，準備衝上大船厮殺。

蔡龍王走在前面，毛幹隨後跟上，只見他晃動雙肩，一搖三晃，左手捋着小八字鬍，鬥雞眼瞪得大大的，登上了這艘雙桅大船！

花巧巧一見，立刻高聲叫道：「姓毛的老偷兒原來在這兒呢！」

哈哈一笑，毛幹道：「二位姑娘，我毛幹眞不懂，妳們可千眞萬確是『大閃刀』花冲的女兒，花大俠爲了找妳姐妹，可眞的是走遍大江南北，三山五嶽，甚至西北大漠，關外三省，如今心不甘情不願的出家當了和尚，但他花大俠在聽到我老偷兒的一路傳言中，陰錯陽差的打聽出妳們的下落，如今正在尋找妳們呢！」

他一頓之後，又道：「屈仙姑把你們養大，爲的是要妳們當成她野心獨霸武林的工具，否則她又爲何把妳們分別送到花街柳巷，秦樓楚舘中，過那迎新送舊，肉林日子……」

花圓圓怒道：「你不要胡說八道，我姐妹是有任務的，至今我們還是完璧無瑕的女兒身子。」

哈哈一笑，毛幹道：「就算妳們仍是完璧，那也是妳們花家祖上有德，但妳們如果心中明白，就該立時回頭，重投入妳們那傷心欲絕，受盡煎熬的老父懷裡，如果繼續認賊作父，那就難容於天地之間，濺血當場，只是瞬間的事。」

蔡龍王雙手舉着一根鐵槊，看上去有似長矛樣，但却有兒臂粗，稍見扁平，長約丈二，槊頭錚光閃亮，抓在他手中，有如門神般威武。

要知蔡龍王在黃河岸吃虧上當在那時候他手中兵器是一對鋼叉，爲了行走方便，才未拿這重兵器，他知道泰川幫鋼丸厲害，所以他也把慣用的鐵槊拿來了。

只聽他高聲道：「林大俠，今日一戰，也算是開場小戲，咱們先放倒這羣傢伙，討個來日吉利。」

他話一說完，又露出他的水寇本性，鐵槊一揮，又道：「孩子們，給我圍起來殺，殺完了這條大船就是咱們的了。」

周相公哈哈一笑，道：「原來自以爲胸懷磊落，拔山蓋世的江南武林才子，與一幫水寇，江湖偷兒混在一起，竟然也敢在我們面前表現出一副『匹夫不可奪志』的假仁假義姿態來，豈非可笑！」

林浩然嘿然冷笑，道：「你這位年輕人，如果林某人猜的不錯，你的身世應與她姐妹相同，也是個可憐的孤兒，也許你的身世比她姐妹的更淒慘，也許秦川幫就是你的血海仇家，也許……」

「你胡說，要知生我者父母，養我者大奶奶，我所知道的如此而已！」

搖搖頭，林浩然道：「秦川幫二十年前在屈大勇的野心作祟下，江湖上他製造了不少罪孽，如今你只是沒有她姐妹的幸運而已。」

周相公道：「你錯了，應該說我比她們要幸福得多，因爲在我的心中，除了我可敬愛的大奶奶以外，心中蕩然一片空白，我勸你少在本相公面前舌粲蓮花，巧耍嘴皮！」一面轉頭對花氏姐妹高聲道：「我希望兩位姑娘，千萬不要忘了大奶奶對咱們的一片苦心，就算是眞的老父找來，毅然決然的爲大奶奶而視死如歸才是。」

（未完・十四）



鬼谷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誤交惡少運坎坷　家法懲治險送命

雪，一朵朵，一片片地，漫天飛舞。

血，一點點，一滴滴地，遍地皆是。

此刻，豫中官道上，正有一對全身血迹斑斑的母子，在大風雪中踽踽而行。

母親年約三十六、七歲，乃武林重鎮——「飛雲堡」堡主「隆中俠隱」康世澤的掌上明珠康雪梅，生來國色天香，丰姿綽約，是當今武林中一位不折不扣的絕色佳人。

可是，不知爲何，如今卻落得衣衫襤褸，花容憔悴，一副乞食婆的模樣。

不過，儘管如此，眉宇之間仍流露出一股雍容華貴，明麗照人的氣質。

康雪梅的手上還牽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貌相俊逸清秀，出塵脫俗，仿若臨風玉樹一般，衣着則十分破舊，滿臉風塵，一臉菜色，顯然曾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凍餒跋涉之苦。

他，不是別個，是康雪梅的愛子康少峯，平常時候她喜歡叫他小峯，故又名康小峯。

小峯沒有爹，跟着母親姓康。

不！每個人都有父親，康少峯也不例外，可嘆打從他呱呱墮地起，便不知父親是誰，母親絕口不提，小峯也不敢問。

自他有記憶以來，就一直與母親相依爲命，浪跡江湖，不曾見過第二個親人，卻受盡了各色各樣人物的欺凌及羞辱。茫茫神州，悠悠歲月，十幾年來只交過一個朋友，那是一個私生女，一個備受衆人踐踏姦污，最後走上自殺之路，而被母親救得一命的小姑娘。

姑娘叫許心影，天生麗質，嬌媚可人，清澈的眸光中充滿了仇恨的火焰！

本來，他們可以在苦難中共同生活下去，偏偏，命運弄人，半路上跑出一個自稱「九州羅漢」的和尚來，硬說她殺孽太重，不可傳授武功，亦不可輕率收留，否則，必有大禍臨頭，話被許女聽到，痛哭流涕，傷痛欲絕，沒多久便悄然離去。

小峯記得很清楚，只有母親和許心影喊他的名字，別人不是呼他私生子，就是罵他小雜種，母親也常常被人指指點點的說是小寡婦，狐狸精。

年年月月，日日時時，母子二人就在別人的冷嘲、熱諷、咒罵、鄙視中討生活。

因而，在康少峯幼小的心靈中，早已深深地種下了仇恨的種子，恨不得快快長大，學得絕技，殺盡天下所有的冷眼人。

不幸，雖然從母親那裏學得不

少武功，但與一般武林人物相比，依然差了一大截，反抗的結果，換來了更多的凌辱，絲毫也無法改變他們母子悲慘的際遇。

母子二人在萬念俱灰的情況下，頓生隱跡遁世，遠離人羣之心。

孰料，事與願違，正當他們母子倆在深山絕谷之中搭好一座茅屋，準備定居之時，「白龍莊」莊主「神劍」衞道派來兩名黑衣大漢，不問青紅皂白，不費吹灰之力，便將茅屋搗毀，臨走還放了一把火，使小峯母子的心血盡付一炬。

一把烈火，燒光了康雪梅的所有一切，也撕碎了她的心，在極端傷痛絕望的情形下，這才決定率子投奔老父。

那想到，命途多舛，歸鄉的路同樣十分坎坷，途中又與「黑虎莊」、「白龍莊」兩派人馬狹路相逢，弄得滿身是血，差點送了性命。

母子二人一路行來，躲躲藏藏，跌跌撞撞，歷盡千辛萬苦，康少峯的臉蛋兒凍得紅紅的，宛若一隻爛柿子，一雙小手不停的搓呀揉的，腹中更是餓腸轆轆，狀至狼狽。

康雪梅望着身旁的愛子，好生不忍，探懷取出半塊高粱麵餅，感然言道：「峯兒，餓了吧？冷不冷？把這塊餅吃下去就會好一些。」

小峯正值饑寒交加之際，立即伸手接過，張嘴就咬了一大口，忽又把凍得冰硬的麵餅送至母親嘴邊，道：「娘，妳老人家也吃一點吧，好香好香啊。」

康雪梅本係豪門掌珠，自己的兒子理當享受錦衣玉食才對，見他將粗餅當作美食，心中好不酸楚，熱淚盈眶地道：「小峯，好吃就全部吃掉吧，娘不餓。」

母親爲何不吃，康少峯心知肚明，不依道：「娘，這幾天風雪交加，咱們走的又是荒山僻道，乞討不到東西，妳老人家已經有兩天多沒吃東西了，怎會不餓？快咬一口，娘不吃峯兒也不吃啦。」

他爲人至孝，康雪梅深知自己如果堅持不吃，愛子也一定不肯吃，當下心中暗自長嘆一聲，只好順從小峯的意思咬了一小塊。

半個高粱麵餅一個人吃尚且不足充饑，她本想意思意思就好了，豈知，康少峯卻不答應，非要與母親分而食之不可。

康雪梅見小峯這般孝順，既高興又難過，兩行熱淚不自覺地順腮滾滾而下。

半塊餅，不過五六口，只消剎那工夫便分別落在這一對可憐的母子腹中。

康少峯饑火正熾，眼看麵餅已罄，小小心靈內不禁泛上一縷恐怖的思緒，道：「娘，外公家離這裏還有多遠？要是天黑之前到不了，咱們娘兒倆八成會活活餓死凍死在大風雪中。」

展目望去，大地一片雪白，康雪梅手指着正南方天地相連之處，黯然神傷的道：「飛雲堡就在那裏，走得快點個把時辰就到了，可是，爲娘的很擔心你外公不肯收留咱們母子。」

說到這裏，一陣酸楚襲上心頭，珠淚又告泉湧而出。

小峯發現母親神色有異，話中有話，不免爲之一呆，愕然驚問道：「娘，妳老人家常說外婆家很富有，房子又大，騾馬成羣，還有許多好吃好玩的東西，外公外婆都很慈祥可親，怎會不肯收留我們呢？」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康雪梅聞言臉色大變，全身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搪塞道：「孩子，我可憐的孩子，你還小，別多問，有些事媽希望你最好不知道。」

康少峯善體人意，果然沒再追問下去，母子倆在風雪中放步疾行許久，小峯終於把弩在心裏的一個現實問題提了出來：「娘，如果外公眞的不肯收留，我們怎麼辦？」

這話宛若一把利箭，正中康雪梅的痛處，聞言報以一聲長嘆，沒開口，因爲她也無法確知答案爲何。

小峯又道：「娘，假如外公不要咱們，就去找爹吧，別人都說小峯沒有爹，我就不信……」

言猶未盡，康雪梅已花容驟變，喝斥道：「小峯，娘早就說過，不許你提這件事，怎麼又忘啦？你沒有爹，是個私生子……」

話至此處，康少峯早已「噗通」一聲！跪倒在母親腳前，泣道：「娘，求求妳！千萬別生氣，孩兒以後再也不提這些事就是。」

說至傷心之處，不禁悲從中來，放聲大哭起來。

康雪梅看在眼中，痛在心中，芳心大慟，痛如刀割，霍地將愛子擁入懷中，哭作一堆。

母子二人摟得緊緊地，相擁而泣。母親口中不停的喊着：「我可憐的孩子，我可憐的孩子！」兒子則一聲聲的叫着：「娘！娘！娘！」聲聲悲愴，字字血淚，令人不忍卒聞。

流淚眼對流淚眼。

斷腸人對斷腸人！

恨不得將所有的委屈，一下子全部哭乾，流盡！

嗚咽聲中，根本分不清是誰的聲音。

熱淚滾滾，也無法分辨是誰的淚水。

良久，良久……

母子倆的哭聲融合了！

母子倆的淚水融合了！

母子倆的心也融合了！

風，愈刮愈大！

雪，愈積愈厚！

天，愈來愈冷！

不大工夫，母子二人的身上便罩上一層厚厚的雪花，人已幾乎要凍僵了。

康雪梅瞪着一雙淒苦卻又泛射着希望的光芒的眸子，朝正南方眺望一下，道：「孩子，咱們該走了，再不走就眞的會凍死餓死在這裏。」

於是，這一對可憐的母子懷着一顆沉重、悲感、苦澀但又充滿希望的心，甩甩手，跺跺腳，抖去身上積雪，跌跌撞撞地向飛雲堡的方向行去。

天色將晚，歸鴉陣陣，飛雲堡漸行漸近，母子二人好不容易終於來到宏偉壯麗的堡門之前。

希望，點燃了生命之火，他們似乎不再感到寒冷、饑餓，精神爲之一振。

康少峯長長的喘了一口氣，瞧着眼前的黑漆大門，喜不自勝的道：「娘，就是這裏？好漂亮啊！」

家，就在眼前，可是，不知爲何，康雪梅的臉上卻沒有絲毫喜悅之色，苦笑道：「嗯，到啦，就是這裏。屈指算來，娘離開家已經整整十六年，今天要不是爲了我兒，爲娘的是說甚麼也沒有臉再重入此門！」

小峯錯愕一下，本待追問究竟，因見母親神色有異，站立門前發呆，久久沒有任何動靜，忙催促道：「外公他們可能已經睡啦，咱們敲門吧。」

不待母親應允，已拉起銅環，「噹！噹！噹！」的敲起來。

然而，說也邪門，敲了好一陣工夫，堡內居然一點反應也沒有。母子二人相顧黯然，心頭升起一股寒意。

康少峯以爲是自己用力太輕，裏面的人聽不見，暗將功力運集雙掌之上，緊握雙拳，一陣猛擂。

他自幼從母學藝，已具備相當功力，這一陣擂打，直如平地焦雷，聲震四野。

結果，還是白費，堡內依舊一片死寂，反應全無。

這一來，小峯可急了，憂心如焚道：「娘，叫不開堡門怎麼辦？又冷又餓，難道……」

康雪梅聞言酸楚欲泣，撫摸着兒子凍紅的小臉蛋，斷然決然道：「你外公一向早睡早起，可能業已入睡，爲今之計，只好翻牆而入。」

話完，母子倆手挽着手，雙雙騰身彈起，勉力翻落在飛雲堡內。

堡內房舍櫛比，富麗堂皇，好一片大好莊院，但卻靜悄悄地，死沉沉地，沒人走動，亦未聞任何聲響，沒見值夜之人攔阻，也看不見半點燈光，偌大的一座飛雲堡，好像跟主人一般進入夢鄉。

康雪梅乃是隆中俠隱康世澤的掌上明珠，這是她的家，對這兒的一切自然耳熟能詳，毋須他人指引，便直向老父寢居之處走去。

她，生長在武林世家，家境富裕，長得又美，從小養尊處優，享盡了人間的榮華富貴。不幸，爲了愛，爲了情，鑄成千古大恨，她奉獻了一切，犧牲了一切，到頭來，春夢一場，卻失去了一切，包括她的父母在內，今夕迫不得已，重入家門，可謂悔恨交加，痛徹心扉。

繞朱閣，轉翠樓，康雪梅領着愛子停在一棟格外精緻典雅的大樓之前。

康雪梅遲疑再三後，方始咬一咬牙，橫一橫心，下了最大的決心，提起最大的勇氣，舉起顫抖的手，正欲叩門，突聞樓側傳來一聲沉喝：「誰？」

聲音森冷渾厚，入耳嗡嗡作響，話未落，人已現，從樓側閃出一位身穿藍色皮袍，慈眉善目，肅穆莊重，年在五旬以上的老者來。

藉着濛濛月色，康雪梅一眼就認出來人正是康家的老總管，昔年曾追隨父親闖蕩江湖，顯赫一時的「追風劍俠」何三清，連忙緊走幾步，迎上去說道：「何叔叔，你老人家……」

話未完，喉已哽，鼻已酸，再也接不下去了。

「追風劍俠」何三清看得呆住了，茫然的望着她，疑雲滿臉道：「妳認得老朽？妳是誰？何某不記得曾在那裏見過妳。」

康雪梅强忍住滿腹淒楚，道：「何叔叔，我是雪梅，就是十六年前被老堡主趕出飛雲堡的那個不肖女。」

何三清聞言一楞，仔細的打量一下康雪梅，忽然驚「哦」一聲，喜笑顏開道：「哦，果然是小姐，十幾年來老奴無時無刻不在想念妳，想得好苦啊，盼啊盼的，今天總算盼回來了，回來就好，回來就好啦。」

話鋒一轉，忽又說道：「可是，小姐乃千金之體，怎麼會變成這個模樣？」

康雪梅花容憔悴，一身狼狽，自知逃不過何三清的法眼，見問，淚水盈盈欲滴，長嘆一聲，正欲將別後諸般不幸和盤托出，何三清朝樓內瞄了一眼，惶急萬狀的說：「小姐，有話咱們到別處去談，此地不宜久留，萬一被老堡主發現，此地麻

煩可就大啦！」

康雪梅心頭一震，悲聲道：「家父他老人家還在恨我？」

何三清點點頭，不會言語，領着二人疾行一陣，走進一間靜室，給他們母子倒了兩杯熱茶，然後才小心翼翼地道：「小姐，有甚麼話現在可以說啦，千萬不能驚動老堡主，否則，他老人家很可能又會大發雷霆。」

一杯熱茶下肚，康雪梅覺得身上暖和不少，强將內心的傷悲壓住，道：「我爹娘的身體還好吧？」

何三清想了想，道：「自從小姐一時失察，固執己見，堅持和那個惡棍交往，老堡主一怒之下將妳逐出家門後，他老人家一直鬱鬱寡歡，甚少行走江湖，尤其近來武林中突然冒出一個『鬼谷』，鬼谷谷主以太上皇的姿態君臨武林，同道中人每每動輒得咎，人人岌岌可危，老堡主遂歸隱林泉，閉門不出，以琴棋書畫自娛。」

「我娘她老人家呢？」

「唉，主母去世已久。」

這話好像晴天霹靂，康雪梅大吃一驚，滿臉惶急道：「甚麼？我娘已經……」

追風劍俠何三清仰天長嘆道：「屈指算來，她老人家在十年前便已與世長辭。」

喪母之痛，非同小可，康雪梅之所以敢於重返家門，就是認爲八成可以得到母親的呵護，如今老娘已去，她自己的心也跟着碎了，碎成片片斷斷，絲絲縷縷，嗚嗚咽咽的放聲大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何三清生怕驚動老堡主，急忙好言安撫，待康雪梅的情緒稍見緩和後，才又說道：「小姐被逐，主母肝腸寸斷，整天以淚洗臉，度日如年，老堡主用盡一切方法，都無法使她愁顏稍展，在妳走後的第三年便積鬱成疾，撒手西歸。」

往事不堪回味，何三清早已老淚縱橫，用衣袖拭去淚痕，繼道：「小姐，不是老奴有意編排妳的不是，妳也實在太糊塗了，明明知道那個惡棍已有妻室，爲甚麼還要和他暗通款曲？老堡主只有妳這麼一個寶貝女兒，小姐確實傷透了他的心。」

康雪梅愈聽愈難過，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泣不成聲道：「是的，我知道，這一切全是侄女一個人的錯，那個惡棍簡直不是人，根本沒有人性，我受騙了，恨他入骨，恨不能將他碎屍萬段，挫骨揚灰，抽他的筋，喝他的血，吃他的肉！」

言來捶胸跺腳，咬牙切齒，憤懣怨恨之情溢於言表。

康少峯耳聞目睹，對自己的身世已有了一個概略的認識，心中暗自嘆息道：「天哪，我眞的是個『孽障』、『雜種』、『私生子』，我的命好苦啊，更苦了娘！」

想到傷心之處，也跟着母親嚎啕大哭起來。

三人默對半晌，何三清指着小峯含淚道：「小姐，這位小少爺可是妳與那惡徒所生？」

康雪梅點點頭，未正面作答。

何三清想了想，道：「小姐夜返家門，不知爲了何事？如有甚麼需求，只要老奴能力所及，一定照辦。」

康雪梅不假思索，立道：「我被家父逐出家門後，那惡棍早已遠走高飛，另覓新歡去了，侄女自己卻已身懷六甲，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好以隨身携帶的一些衣物首飾典當度日，勉勉强强的維持了三年多。以後便不顧羞恥，開始沿門托缽，以乞討爲生。不料，上蒼不仁，老天無眼，對我們母子何其狠毒，茫茫神州，竟無立錐之地，處處吃人冷眼，受人欺凌，黑虎莊與白龍莊的人更時加戲謔、騷擾，必欲置我們於死地而後已，在萬般無奈之下，才厚顏重返家門，一來向老父請罪，二來求爹收留峯兒，孩子是無辜的，他一點罪也沒有，不該跟着我吃這麼多苦。」

「追風劍俠」何三清沉吟一下，道：「小姐如果需要錢用，老奴可以想辦法，但千萬別去見老堡主，他老人家的脾氣妳是知道的，當年如非妳娘跪下來求他，老堡主可能早就一掌把妳劈死了。這也難怪，老爺子膝下只有妳一個獨生女，對妳的期望極高，想不到妳卻……唉！一失足成千古恨，十幾年來老堡主脾氣變得更暴躁，常常大發雷霆，往日的慈顏已不復見。」

「這麼久了，他老人家還在記恨？」

「嗯，看情形老堡主今生今世也不會原諒小姐。」

康雪梅倒抽了一口冷氣，傷心欲絕道：「何大叔，侄女自知罪孽深重，原本就沒敢奢望他老人家能諒解收留，只求家父收留峯兒這孩子，好好調教，他日長大成人後好爲我報仇，我就心滿意足了，至於我自己，海角天涯，自有去處，不勞何叔叔牽掛。」

何三清是何等樣人，察言觀色，知她已萌死念，不由心中一顫，道：「小姐請別這樣想，據老奴所知，就算妳自盡在此，老堡主也不見得收留孫少爺，貽笑武林，須知他那個惡棍老子的名聲實在太壞，俠義道中人避之猶恐不及，不如拿點銀錢快走吧，若被老爺子發現，可能就很難再全身而退。」

康雪梅聞言不寒而慄，做夢也沒料到，事隔多年，老父對她仍記

恨在心，萬念俱灰之下，頓萌死念，揚掌劈向自己的「天靈」死穴。

康少峯睹狀大驚，喊了一聲：「娘！」哇的一聲放聲大哭起來。

這一聲娘，喊得康雪梅心膽俱裂，頭腦爲之一清，仰天喟嘆一聲，暗自責備道：「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死了小峯怎麼辦？爲了峯兒，活得再辛苦再屈辱十倍，也要咬緊牙關熬下去。」

死念一消，現實問題又擺在眼前，她早已一無所有，未來的日子如何過活？十六年前那一幕血淋淋的往事彷彿就在眼前，想起了父親氣得鬚髮倒豎，臉色鐵青，恨不得將自己劈成肉泥的模樣，也想起了母親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慈顏，暗忖：「何叔叔之言不差，父親餘恨未消，不可能收留小峯，不如聽何叔叔的話，拿點錢離開吧。」

心轉意決，隨即肅容說道：「好吧，侄女恭敬不如從命，有勞何叔叔費心啦。」

何三清一直怕她固執己見，使往事重演，見她回心轉意，心下大安，打開銀櫃，取出三錠銀子，道：「近年來老堡主很少過問堡中之事，大小事務悉由老奴全權處理。不過，話又說回來，也不能給妳太多，以免老爺子一旦發現有異，追根究底。」

掂一掂手中的三個小元寶，又道：「這裏一共是六十兩銀子，先拿去花用，以後老奴會再慢慢設法接濟。」

話完，將小元寶放在桌子上，端來一桌簡單但頗豐盛的菜飯，繼道：「小姐和小少爺將就吃一點，然後就趕快離開吧，萬一被老爺子得知你們母子曾夜入飛雲堡，老奴可擔當不起！」

飯香肉味直衝心窩，這一對可憐的母子垂涎欲滴，也顧不得收取銀子，忙不迭地狼吞虎嚥起來。

「追風劍俠」何三清見狀，回想起康雪梅當年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天天佳餚珍饈，頓頓山珍海味，嬌生慣養的生活，忍不住老淚縱橫，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母子二人久未飽餐，本欲大吃一頓，孰料，才吃了幾口，猛聽門外傳來一陣步履之聲，有一個蒼勁而又冰冷的聲音喝問道：「誰在這裏？」

何三清和康雪梅都聽出是老堡主的聲音，被嚇得六神無主，魂飛天外，何三清忙噤聲道：「小姐，快領着小少爺往裏面躲一躲，千萬不能被老堡主撞見。」

康雪梅對老父的脾氣知之甚詳，當下二話不說，拉着小峯急急忙忙的避向另一間房。

可惜，爲時已晚，飛雲堡主隆中俠隱康世澤已推門而入，而且，儘管康雪梅容顏大變，狠狽不堪，老堡主還是一眼就認了出來，喝了一聲：「站住！」

這一聲斷喝，充滿了威嚴與憤怒，母子倆那敢再動，緩緩轉過身來。

小峯鼓足勇氣望過去，見外祖父滿頭白髮，一臉怒容，雙目精光湛湛，狠狠的瞪着他們母子二人，臉上籠罩着一層濃濃的煞氣，甚至還含有殺機。

康世澤注目良久，方始扭頭對何三清吼道：「三清，你好大的膽子，這個忤逆不孝，敗壞家聲的孽女踏入本堡，你非但未及時稟告老夫，還給她飯吃，接濟銀兩，簡直膽大妄爲已極，心目中可還有本堡主？」

言來咬牙切齒，雙眼赤紅，那有半點父女之情。

聽得何三清大吃一驚，後退三步，驚惶萬狀的道：「老奴罪該萬死！」

康雪梅生怕老父爲難何三清，忙雙膝下跪，代爲求饒道：「爹，這事不能怪何大叔，是不孝女怕驚擾你老人家，請何叔叔不要告訴爹。」

小峯見母親跪下，也跟着噗通！一聲跪在母親身後，戰戰兢兢的叫了一聲：「外公！」

康雪梅多麼渴望老父能和自己說幾句話，那怕是罵她一頓，甚至出手打她。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康世澤根本不理不睬，連正眼也沒瞧她一下，仿若陌路之人一般，兀自審問起何三清來：「她是幾時來的？目的何在？快據實道來，如有半句謊言，小心老夫不念舊情，先將你劈死在此。」

何三清望着待罪的康雪梅母子，顫聲道：「老奴斗膽也不敢蒙騙，小姐來此僅半個時辰多一點，本欲去向老爺子請安，是老奴不好，擅作主張，把他們母子帶來此地，原想待明晨一早再稟告老堡主，想不到……」

言猶未盡，康世澤早已氣得火冒三丈，吼聲如雷道：「何三清，老夫曾有令在先，交代你一旦查明逆女的下落，便擒來問斬，以振家聲，竟敢充耳不聞，托詞袒護，若不殺你，叫本堡主何顏再見天下英雄？」

康世澤怒溢雙眉，恨滿心頭，殺機油然而生，暗將畢生功力運集雙掌之上，隨時都有出手殺人的可能。

何三清睹狀大駭，也「噗通」一聲跪倒在地，未敢再多言辯解。

康雪梅不忍何三清無辜受責，硬着頭皮泣訴道：「爹，千錯萬錯都是不孝女一個人的錯！並非何大叔不要孩兒去見你老人家，而是女兒自覺無顏，請何叔叔隱而不報的。」

眞難爲小峯小小年紀，居然通情達理，聽母親說得傷心，也幫腔哽咽道：「外公，娘也沒有錯，都怪外孫不好，害苦了娘，請外公把我打死，別再生我娘的氣啦！」

小峯不開口還好，一開口康世澤反而更氣更惱，暴喝一聲：「孽障住口！」接着又聲色俱厲的道：「老夫沒有妳這樣的女兒，更沒有你這樣的外孫，不要叫我爹，也不許叫我外公！」

愈說愈氣，猛地手起掌落，「劈」的一聲，將一張檀木桌子劈得四分五裂，桌上的三錠元寶滾落在地，杯盤狼藉，湯菜橫流。

小峯、康雪梅、何三清都嚇呆了，透體生寒，一動也不敢動。

隆中俠隱康世澤目賽寒星，罩定在康雪梅一人身上，一字一咬牙道：「妳還有臉回來，想幹甚麼？是不是還想再替康家丟人現眼？」

康雪梅誠惶誠恐的回說：「不孝女深知一錯再錯，罪孽深重，很後悔當年沒聽爹爹之言……」

一語未畢，已被康世澤的吼聲淹沒：「妳知道錯了？可惜爲時已晚，康家不承認妳這個不肖子孫，老夫爲妳聲名掃地，閉門思過！無顏見天下英雄，使飛雲堡的地位一落千丈！」

往事一一在腦中浮現，殺機益熾，乍然揚掌而上，左右開弓，打了女兒兩個耳光子。

他乃武林高手，功力深厚，盛怒之下出手又重，直打得康雪梅頭昏眼花，金星直冒，嘴角一片殷紅，張口吐出來兩顆牙齒，人也暈了過去。

嚇得小峯魂飛魄散，伏在母親身上暗暗啜泣，不敢哭出聲來。

何三清見此情狀，心驚肉跳不已，本待出手施救，康世澤及時喝阻道：「別動，你再多事可別怪老夫手下無情！」

追風劍俠何三清一向對他敬畏有加，百依百順，聞言一怔，那還敢再輕舉妄動。

康雪梅長途跋涉，又兼三日粒米未進，饑寒疲累交迫之下，如何能承受得起老父的重擊，足足昏迷了頓飯工夫，方始悠悠醒轉，上氣不接下氣的道：「爹，你老人家打我罵我，女兒沒有半句怨言，恨只恨罵得太少，打得太輕也太晚了，爹打我罵我甚至殺了我，也是罪有應得，誰叫孩兒不聽二老的教誨，上了那個惡棍的當，弄得身敗名裂！如今，女兒已面臨絕境，求你老人家千萬別把我們母子趕出去，孩兒但有一分奈何，就不會回來惹爹生氣的，求你老人家收留你可憐的女兒，收留你苦命的外孫吧……」

話至此處，早已哭得死去活來，泣不成聲，以下的話，但聞嗚嗚之聲，再也聽不清說些甚麼。

康雪梅句句血淚，卻絲毫感動不了老父的鐵石心腸，只見康世澤怒眉雙挑，語冷如冰道：「哼，敗德亂行之人，與禽獸何異？老夫寧願與江洋大盜爲伍，也不會收留妳這個不知羞恥的逆女。」

何三清向前跪行尺許，欲替康雪梅求情，康雪梅搶先說道：「爹，女兒來此之前，自知一身是罪，根本不敢奢望能重返家門，但孩子是無辜的，不該跟着我受此磨難，只要你老人家肯收留小峯，女兒情願以死謝罪！」

飛雲堡主康世澤不假思索，立道：「住嘴，妳要老夫收留那個惡霸的孽種？簡直是在做夢，康家世代清白，以你們母子爲恥，今天非要洗刷清楚不可。」

臉色一沉，轉對何三清道：「去，把康家的家法給我請來！」

請家法？何三清心知肚明，知道老堡主欲以家法來處置女兒、外孫，心中大驚，但又不敢出言爭辯，亦沒如言照辦，呆跪當場，不知如何是好。

康世澤見他久無動靜，不禁大怒，大發雷霆道：「何三清，你聽到沒有，再不去請家法來，就先把你斃在這裏！」

「是！是！老奴遵命就是！」

何三清見苗頭不對，只好依言行事，出門未久，便捧着一柄三尺來長，寸許寬的寶劍回來，雙手顫顫抖抖的遞給康世澤。

霍然！銀虹一閃，金光燦爛，康世澤拔劍在手，雙膝面北而跪，肅容滿臉道：「康家歷代列祖列宗，請聽不肖子孫世澤一言，不是我不念骨肉之情，狠心手刃親生女兒，實因逆女雪梅一意孤行，丟盡了咱們康家的顏面，如不以家法治罪，何顏見歷代祖先於九泉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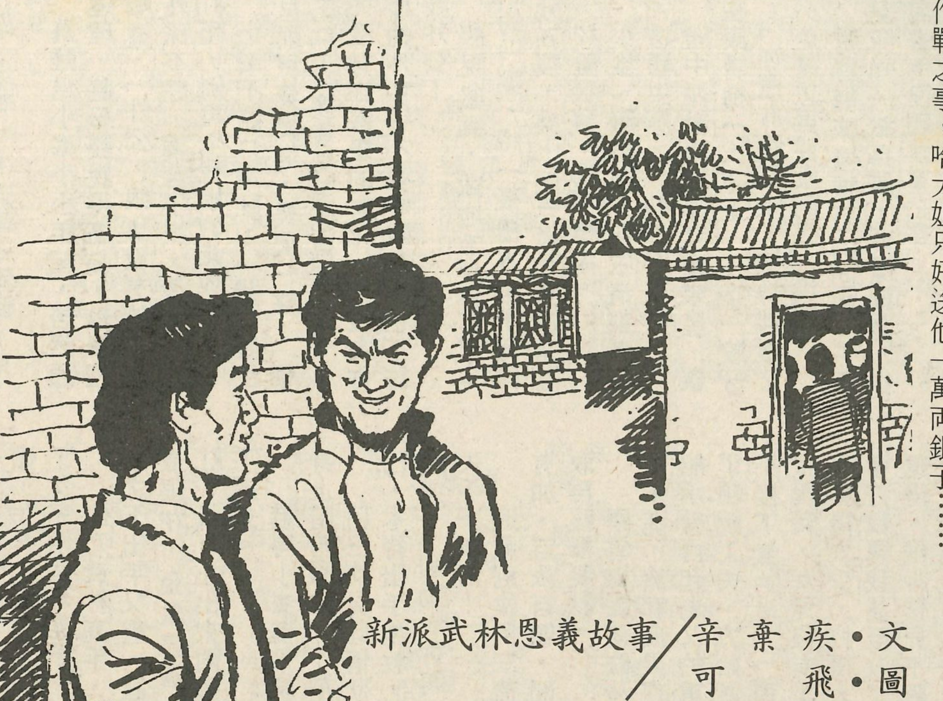
說來字字血淚，傷痛至極，猛可間，寒芒一閃，劍氣千條，康世澤拔劍而起，一步一步的逼向康雪梅。

康雪梅悔不當初，本來早存必死之心，然而，弱子年幼，乏人扶養，卻又死而難安，爲了小峯，她必須在苦難、羞辱、悔恨與悲痛的夾縫中，苟延殘喘的活下去。

但她深知老父的性情，一向言出如山，不可能收回成命，自己偷生無望，只好退而求其次，哭求老父殺了自己，放過小峯，結果，卻沒能打動老堡主的心，怒冲冲地吼道：「老夫心意已決，別再多言，逆女要殺，孽障更留他不得！」

（未完・一）

上文提要：哈大姐帶領七巧賭坊的人將荒島上的倭寇打敗，亦帶回十幾箱金銀珠寶，大海上碰到小川與田野，對方見哈大姐的人多不敢對敵。回到賭坊，才知倭寇乘她不在，殺了賭坊的人……水道生從李長春的口中得知哈大姐從倭寇處弄了十幾箱珠寶，貪婪之心頓起，不但不感謝哈大姐救了他的人之事，反提出併肩作戰之事，哈大姐只好送他一萬兩銀子……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小師叔武功高絕　哈大姐古井興波

哈大姐是有仇必報的人物，從荒島回來後，她就打算找小川、田野二人攤牌了，只因爲她已討回她的損失，再因爲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的傷未癒，這才先辦喪事再辦喜事。

哈大姐決心要找小川與田野，那是因爲這兩個東洋浪人太可惡了，趁她不在的時候搗毀了她的七巧賭坊還殺了人，雖然來人是蒙上面，只要看來人手上的刀，便知道是一羣倭寇了。

哈大姐決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哈大姐打算也叫她的人馬巧妙地改裝，改扮成蒙面客去殺人。

* * *

哈大姐走入房中，那東方亮也迎過來了。

哈大姐看着這二人，忍不住的唏噓，道：「關叔，東方叔，你們的傷如何了？」

關山河道：「已經沒事了。」

哈大姐道：「這幾天忙得很，我沒來看你們，如今你們好了，我也放心了。」

東方亮道：「大姐，咱們心裡都明白，小川與田野二人根本與荒島上的人是同一個組織的人，叫什麼黑龍會的，他們一旦回來，對咱們必定不利。」

哈大姐道：「我當然知道，只不過我有打算。」

她坐下來，看看二人的氣色，又道：「我要偷襲。」

關山河道：「偷襲？」

東方亮也吃一驚，道：「偷襲誰？」

哈大姐道：「官家拿他們沒辦法，爲什麼沒辦法，當然是他們送了銀子封住了官家的嘴巴，受害的都是咱們，所以我想去偷襲龍華那間東洋人的大別墅。」

她冷厲的哼了一聲，又道：「他們偷襲我賭坊，我就殺他們一個片甲不留，我要搜那別墅，找証據，到時候叫他們無法在上海立足。」

關山河道：「對，這一招我贊成。」

東方亮道：「大姐，何時下手？不能少了我們二人。」

哈大姐道：「我把時間安排在明夜二更天。」

她咬咬牙，又道：「算準了，小川與田野二人尚未回來，龍華別墅人丁單薄，這最是下手的好時機。」

關山河道：「人馬如何分派？」

哈大姐道：「我已暗中琢磨過，由佟叔的船上調派十人，這十人由佟叔親率，等咱們攻入別墅之後，先肅清裡面的黑衣武士，之後，由他們大力搜尋証物，這件事必須要做得乾乾淨淨才行。」

東方亮道：「賭坊中可用之人夠嗎？」

哈大姐道：「這一回我親自出手，我的身邊侍兒也全都出手，我要看一看是他們的武士功夫高，還是我的人馬強！」

關山河道：「杜老三的人馬呢？」

哈大姐道：「咱們不能都賭進去，總得留幾個夠翻本的人。」

東方亮道：「大姐擔心那些倭寇回來找上門了？」

「不錯，我總得預留後步。」

於是，她起身了，她對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道：「這一天多休息，二更天一到咱們聯手出擊。」

這就是分遣任務，對於七巧賭坊的兩朝元老，哈大姐總是十分客氣的。

* * *

有人來叩門，叩門已經是第七次了，爲什麼裏面的人不開門？

有人就在暗中笑，床事不能當飯吃，已經過午好一陣子了，爲什麼床上的人不起床？

此刻，夏荷的拳頭擂在窗子上，她大叫：「快起來呀，大姐來了！」

只這麼一聲叫，眞管用，房內傳來悉索穿衣聲，沒幾下便見房門拉開了，只見古照今與小雪伸頭往外看。

房外面，夏荷哈哈笑，道：「光出不進有虧身子的呀，我已來了不知多少趟了，就是叫不起你們。」

小雪跳出門，道：「大姐呢？」

夏荷道：「大姐雖然沒有來，但是大姐叫我來叫你們的，快過去吧，我還要去叫丘老弟吶。」

原來丘大元與翠竹二人也還沒起來吶。

本來小雪的粉拳已經揚起來了，聽說大姐派她來，也就收了拳，對古照今道：「快走，大姐叫咱們了。」

那夏荷往另一院中走，小雪拉着古照今，她一邊走一邊吻，古照今幾乎就是飄飄欲仙了。

* * *

哈大姐的事業心重，她忘了自己也是女人，是女人就需要男人，當然，男人更需要女人，這世上如果光是有男人，必然天天血腥，這世上如果盡是女人，個個變成瘋子了，這道理最單純，但往往最單純的事容易被忽略。

哈玉芳就忽略了她也需要找個男人了。

* * *

古照今與小雪二人端坐在大姐的精舍裡沒開口。古照今靦覥，小雪更靦覥，哈大姐哈哈笑。

哈大姐心中得意，臉上難掩快樂的笑着。

於是，丘大元與翠竹二人也來了，他倆到了房中才鬆開手，二人那股子熟絡，叫人看了心也酸酸的。

哈大姐看得一皺眉，她心想，男女做愛爲何那麼的叫人迷惑呀，實在想不通。

她如果想通，早就找男人了。

* * *

站在一邊的是夏荷，如今春蘭也傷癒了，守在一邊直發笑，她還半掩臉。

這裡大伙尚沒開口吶，忽的奔來一個人，一看就知道是賭坊伙計。

這人來得急匆匆，走上前就是打個大千，道：「老闆，外面來了個大傻蛋，他進了門要找人，問他又不說找誰，一間一間的看個沒完沒了，到後來他發火了，一口咬定咱們都不是什麼好人，兩個兄弟上前拉住，還沒碰到他就被他推翻在地。」

他說得快，也喘氣，又道：「這傢伙力氣大，咱們五個人上前抱住他，嚄，操那娘的，他雙臂一張，五個人都跌在地上了。」

哈大姐吃驚的道：「會是什麼人？」

古照今道：「這是來找碴的吧。」

丘大元道：「大姐，我去。」

哈大姐道：「先別衝動，可問出他要找什麼人。」

「他不肯說，他好像不善開口說話，可是功夫高極了。」

哈大姐道：「過去可曾見過這個人？」

那伙計回道：「從沒見過。」

哈大姐道：「長的是什麼樣子？」

伙計只稍想了一下，道：「同郊外稻田的粗漢差不多，一看模樣就知道他是大老粗，土包子。」

哈大姐皺皺眉，道：「口音也聽不出來嗎？」

伙計道：「他的口音硬梆梆，唔噥啊啦不會講。」

哈大姐道：「會是誰呢？」

古照今道：「你們別去，我去，我看看這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他說去就去，丘大元欲跟上，却被古照今攔住了。

* * *

古照今人尚未走入第三道大院裡，就聽到有人大聲吼叫：「我不信他們倆是猪，好歹不分的幹這事，我不信，我要找他們！」

有人叫道：「老兄，你到底找誰呀？」

「我不告訴你們，告訴你們，

你們對他們二人說了以後，他們二人必會溜跑，我就是不告訴你們。」

於是，古照今怔住了。

因爲這聲音太熟悉了，會不會是他呀？

也只是一怔間，古照今拔腿奔出來了，他往正廳台階上只一瞧，嚄，只見是個粗布衣褲的六尺大漢，雙手叉腰足蹬白布襪套芒鞋，大辮子盤在脖子上的大老粗。

雖是大老粗，古照今不敢大意，他大叫一聲：「小師叔！」

他這一聲吼叫，圍住這大漢子的七個賭坊中人齊轉身子看過來了。

那大漢也看過來了，只聽他一聲吼叫：「古照今吶，你可出來了，哈……」

他雙手一撥，兩個大漢被他撥出三丈外，栽在一排欄杆上，差一點岔了氣。

這大漢又撲到古照今面前，道：「古照今，還有那丘大元呢？你們豈有此理呀！」

他爲什麼罵古照今？而古照今却哈哈的笑。

古照今對伙計們揮揮手，道：「沒事，沒事，都是自己人，倒勞煩大家了。」

一聽見是自己人，賭坊的伙計們也笑了。

誰吃了他的苦頭誰倒楣，而古照今已拉着這大個子往偏院中走去。

* * *

對於賭坊中人而言，這只不過是一場虛驚，而哈大姐卻擔心會不會是來了東洋人。

古照今一到偏院中，立刻高聲呼叫：「丘師弟，快出來，咱們小師叔來了！」

「轟」的一聲，就聽到屋內翠竹「哎呀」一聲叫，原來她被丘大元猛一拋，拋在一張大椅子上，撞得哎呀叫，而丘大元已跳出屋外來了。

丘大元只一瞧，立刻嚇一跳，他怯怯的走過去，道：「小師叔，你不是前來抓我回去吧？」

大個子一掌拍在丘大元的肩頭上，粗聲笑道：「我不抓你，我也是來找工作的！」

他學目看屋內，又道：「有人送了一千兩銀子去惠州，我就心動了，人人說上海開埠，銀子淹脚脖，多得不得了，所以我這當小師叔的也想來碰碰運氣呀！」

古照今道：「那容易，小師叔，你安心啦。」

大個子想了一下，道：「前面開賭場，這兒不是幹什麼正經買賣呀！」

「你不必管賭場，你可以上船去工作，如果不習慣，也可以留在這兒，自有你的工作。」

這話是哈大姐說的。

哈大姐一聽這大個子是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的師叔，她當然歡迎，如今正是用人之際，尤其是會功夫的人她更是歡迎不過了。

哈大姐邊說，邊把手一揚，又道：「進來吧，大家一同喝酒呀。」

她很大方，幾個姑娘也大方，大個子雙目一亮，他好像見了女人不會說話似的，張口出不了聲。

古照今笑道：「小師叔，咱們進去，我爲你介紹一下，她是咱們大姐。」

「大姐？」

古照今道：「是呀，我們師兄弟二人全由大姐照顧。」

大個子走入屋子裡先是一楞，他還想打退堂鼓吶，却被後面的丘大元堵住了。

古照今指着哈玉芳，對大個子道：「小師叔，她就是哈大姐，咱們叫大姐，這兒的人都叫她做大姐，你也叫大姐吧！」

大個子怔了一下，道：「她當我大姐？」

古照今道：「叫老闆或當家的就顯得不親切了。」

古照今又對哈大姐道：「大姐，我的小師叔姓于，干鈞于，叫不悔，于不悔！」

哈大姐雙目直視于不悔，她早就直瞧不轉彎，如今經過古照今的介紹，立刻笑笑，道：「于……先生，快請坐。」

于不悔剛坐下，古照今對她身邊的小雪道：「這是小師叔。」

小雪忙上前施禮，道：「小師叔。」

于不悔一驚，道：「我不是妳的小師叔，我是他們二人的小師叔，妳姑娘……太……客氣了。」

古照今笑道：「小師叔，她是我妻子，叫小雪。」

「我的乖，你這小子結了婚呀！」于不悔幾乎跳起來。

古照今道：「都是大姐成全。」

他又指着丘大元道：「丘師弟也結婚了，吶，那位翠竹就是他老婆。」

于不悔更是吃一驚，他看看兩位姑娘，道：「你們二人是窮光蛋，人家姑娘是天仙，怎麼會愛上你們兩個臭小子，我實在不相信。」

哈大姐木然的看着于不悔，她好像變了一個人，她也不說話了。

小雪笑笑，道：「小師叔，我們是眞心相愛的呀。」

翠竹也笑道：「小師叔，你以後就會知道，我們彼此是相親相愛的。」

忽然，夏荷走過來，她對哈大

姐道：「大姐呀，開桌了，大家可以吃酒了。」

哈大姐猛一驚，她搖搖頭，似乎自夢境中醒過來似的，道：「上菜，上好菜，上酒，取洋酒。」

她今天好像反常了。

別管是不是反常，這一頓酒菜她吃得不自在，她那坦然的作風，嚴緊的氣度全變了。

哈大姐也不知道她爲什麼見了這于不悔會變得好不自在，也不輕鬆。

* * *

於是，她在桌上收拾乾淨之後，强壓着心中的衝動，笑笑問道：「于先生是古老弟與丘老弟的師叔，你們是同門學藝了。」

于不悔張口對不上話，因爲他比哈大姐更緊張。

古照今笑笑道：「大姐，妳見諒，我這位小師叔見了女人是說不出什麼話的。」

于不悔還點頭吶。

哈大姐一笑，道：「貴庚呀？」

古照今低聲問于不悔道：「小師叔，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于不悔道：「三十剛冒頭。」

古照今對哈大姐道：「小師叔三十一了。」

其實哈大姐早已聽到了，她哈哈一笑，道：「于先生來上海作事，怎麼不帶家眷來？」

于不悔又是瞪眼難開口，古照今開口了：「大姐，我們的小師叔見了女人就臉紅，所以他至今未成家，十多年同我們在一起混，除了練功夫……」

哈大姐哈哈的一笑，道：「原來是這樣呀，也難怪了。」

她再細瞧于不悔，又道：「上海是個龍蛇混雜之地，太老實的人是會吃虧的。」

丘大元道：「大姐，我小師叔會學呀。」

哈大姐道：「那你就留在我們偏院住，跟在我身邊辦事吧，我不會虧待你的。」

于不悔忙點頭，連個謝字也沒有說，他眞土。

哈大姐又道：「叫他們先替于先生換換衣服，先做三套新衣穿，于先生要用銀子，只管開口就是了。」

于不悔這才開了口，道：「銀子呀，用不到，我口袋裏還有七個大銅錢。」

他這麼一說，大伙全笑了。

古照今道：「小師叔，你那幾個大銅錢呀，便是付小費也不夠。」

「小費？什麼小費？」

「小費呀，就是你下酒館吃過了酒，除應付的帳外，另外再送幾個小費給小二。」

于不悔道：「我爲什麼送小二小費？我燒包呀！」

於是大伙又笑了。

哈大姐就認爲于不悔土得可愛。

其實，哈大姐還眞的心動了，她對男女感情一向是古井不波的，但見了于不悔，她動心了。

于不悔的長相嘛……

他是有些憨，但他的五官端正，鼻大嘴大眼也大，烏溜溜的黑髮帶點鬈，虎背熊腰巴掌大，男人長得像他一樣的，叫人看了就好像撞見門神爺似的吃一驚。

哈大姐微微一笑，道：「古兄弟，你這位小師叔的功夫不知怎麼樣？比你們師兄弟二人……」

于不悔哈哈笑，他好像還得意的樣子。

古照今已豎起大拇指，道：「提起咱們小師叔的功夫呀，我們兩個也難近他的身。」

哈大姐的興趣來了，她笑笑道：「眞有那麼大的本事？」

丘大元笑道：「萬夫莫敵呀！」

哈大姐道：「咱們吃喝夠了，那就請你們的小師叔表演，讓我看看他的絕活！」

古照今道：「除了柳家刀法，小師叔自創一套地堂棍法，就是因爲這套棍法，咱們很難近他的身子。」

哈大姐道：「沒聽過這麼厲害的棍法，倒要瞧瞧如何的了得。」

于不悔這時候才迸出一句話：「妳別聽他們唬人了。」

* * *

精舍前面的花徑邊有個三丈方圓的草坪，哈大姐常在這兒溜躂，此刻，于不悔在兩個伙計抱來的十幾根粗杖中挑撿了一根特大號的抓在手上，因爲地方太小的關係，沒有人上前去餵招，古照今不幹，丘大元也不幹。

哈大姐一笑，道：「把屋子裡的幾張太師椅子般出來擺在四個角上，喂招有活喂招與死餵招，人出手叫活眼招，擺上櫈子叫死餵招。」

只不過于不悔不幹了，他對哈大姐道：「這椅子要多少銀子才買得到呀，吃我棍子必就會報銷了吧。」

哈大姐笑道：「你只管打來，我的椅子比你手上的棍子結實多了。」

于不悔道：「會被我打碎的。」

哈大姐道：「你若打碎我的四張椅子，每打碎一張椅子我賞你一百兩銀子。」

于不悔楞了，他走近古照今面前，低聲道：「我的乖乖，上海人眞有錢，開口就是一百兩吔。」

古照今道：「也得小師叔打碎

椅子才算數呀！」

于不悔又轉頭對哈大姐道：「老闆，這話可是妳說的。」

哈大姐道：「我沒忘。」

于不悔「刷」的一聲抖開雙臂，眞威風，他這個大敞門拉得叫人無話可說。

大伙圍在四週瞧，就見這于不悔一個半蹲檔，大吼一聲：「打！」

立刻間，就見那六尺長兒臂粗的棗木大棍引來一陣「颼颼」風聲起，半個旋身間，于不悔的大半個身子已被無數杖影捲得半隱半現，人們但覺地面上棍影重重，想插上一脚？那會斷腿的。

地上開始滾動着棍影，就聽又是連聲雷吼：「打……」

嚄，霹靂啪勒響處，四角的太師椅紛紛碎落在兩丈外，有兩張碎椅差一點沒砸中人。

於是，四週響起拍掌聲，有人叫起好來了。

「颼」的一聲收了棍，于不悔道：「我已打爛四張椅子了。」

他想了一下，又道：「原是只點到爲止的，誰叫妳亂講話，一張碎椅一百兩呀。」

哈大姐走上前，她仍然在拍掌，道：「太好了，你賺了四百兩銀子。」

于不悔張大了眼睛發楞十三章，哈大姐在吩咐夏荷道：「快去，立刻取四百兩銀票，要小張的。」

爲什麼要小張的？大張她怕于不悔不會花用。

大伙又在屋子裡坐好，重新把酒再斟上，不旋踵間，那夏荷已把四百兩銀票送來了。

嗨，這位于不悔接過銀票一下子塞入懷中了。

他哈哈一笑，道：「太好了！」

古照今急問：「小師叔，什麼太好了？」

于不悔道：「來時我曾對師哥說，我只要賺上一百兩銀子就滿足了，回去討一個老婆，在山坡開荒過日子，如今有四百兩銀子，哈哈哈，我吃過酒就回家鄉了！」

他此言一出，屋子裡的人全楞住了。

丘大元急問：「小師叔，你回家鄉呀，你不是來上海碰運氣的嗎？回去幹什麼？」

于不悔道：「人要滿足，我只要有一百兩銀子就滿足了，如今我已有四百兩銀子，我更滿足了，我不回家鄉呀，幹什麼？」

哈大姐道：「于先生，你如果留下來，我每月付你四百兩銀子的工錢，你幹不幹？」

「不幹。」

大伙聽得齊瞪眼，哈大姐也怔住了，她以爲這于不悔眞是二百五，還有不要銀子的。

「你不是嫌銀子多吧？」

于不悔道：「銀子多了也麻煩，我這個人有自知之明，銀子多了我會睡不着的。」

哈大姐却對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道：「替我勸勸你們的小師叔，我需要他。」

哈玉芳這是一語雙關，是的，她此刻正需要人用，尤其是武功高的人。

當然，她自己知道，她很難得遇上個令她嚮往的人，于不悔令她動心，她是不會叫于不悔自她眼前溜走的，那會令她不自在。

古照今與丘大元點頭了。

古照今道：「大姐，便是用繩子拴也得把我們的小師叔拴牢，他走不了的。」

哈大姐道：「把咱們招待上賓的客房好生的打掃乾淨，不許怠慢了于先生。」

於是哈大姐派夏荷與冬梅二人去招呼于不悔了。

她爲什麼派兩個姑娘招待于不悔？那是有原因的，兩個就不會令姑娘想入非非了。

＊　＊　＊

于不悔原打算立刻走的，他懷中的四百兩銀子可是個大數目。

古照今怕于不悔走掉，他在于不悔的這間客房中不走了，他天南地北的閒聊着。

「小師叔，你眞的打算回惠州？」

「是呀！」

「爲什麼？」

于不悔道：「有了銀子回去成個家呀，小師叔我都三十出頭了，那像你們二人，才不過二十出頭……」

古照今道：「哦，原來小師叔想老婆呀！」

于不悔道：「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我也是大男人呀。」

古照今道：「我理解，如果你想成家，那太簡單了。」

于不悔道：「怎麼說？」

古照今道：「小事一樁啦，大姐立刻爲你介紹一個。」

于不悔立刻擺手道：「不，不，上海灘的女人我養不起，我有自知之明。」

他似是對自己嘲笑似的，又道：「我回家鄉，找個山裡的女人，馬馬虎虎的過日子，只要能替我生幾個娃兒就叫我高興了，何況山裡的女人能過苦日子呀！」

在一邊未開口的丘大元搖頭了：「小師叔，你怎麼小看自己呀，人往高處爬，水向低處流，你呀，太容易滿足了，眞土！」

于不悔叱道：「你來上海幾天呀，說我土呀！」

古照今道：「別說了，小師叔剛到，咱們這兩天陪着小師叔到處玩玩，過幾天，小師叔要走，咱們也留不得了，咱們盡了力就算了。」

于不悔道：「玩兩天就可以，小師叔我賺來四百兩銀子，我拿出十兩請你們大吃一頓。」

古照今與丘大元哈哈笑了。

＊　＊　＊

上海有條最熱鬧的街道叫靜安寺路，上海開埠不久，不少走江湖的人便聚集在那裡討生活，於是宛如北京天橋似的，甚麼雜耍也有。

古照今與丘大元這師兄弟二人陪着他們的小師叔，正在看那位賣英雄大力丸的老頭兒表演氣功。

這老頭兒躺在兩條木櫈上，老頭兒的頭與雙脚平直的放在上面，兩個大漢把一塊幾十斤重的大石板放在老頭兒的肚皮上，就見一個大漢舉錘砸石板。

這是功夫，于不悔看得也點頭，不料就在這時候，小雪跑來了。

小雪知道古照今三人來這靜安寺路，因爲古照今曾對她說過。

小雪奔上來，一把拉住古照今，喘着道：「快，快跟我回去！」

「怎麼了？」

「不好了，來了一批殺手呀。」

古照今一驚，道：「什麼殺手！」

「東洋倭寇呀，快走！」

一聽是東洋倭寇，古照今急對于不悔與丘大元二人道：「糟，咱們出來行逛，惡人找上門，快走！」

于不悔怔了一下，他原打算今天玩過以後，也算到過大地方，見過世面了，這三天遊玩得叫他一輩子也忘不了，不料賭坊出事了。

于不悔見古照今與丘大元走得快，急忙大叫：「等着我呀，你們倆！」

他爲什麼叫他們等他？因爲沒有古照今帶路，他會迷路的。

＊　＊　＊

由小雪帶着，四人拚命在大街上跑，引起不少人的好奇，以爲三男抓一個女子必是這女子有問題。

四個人就快奔到七巧賭坊了，只見賭坊的門關得緊，裡面傳來打鬥聲。

古照今當先躍上十一層高台階，他雙手推門沒推開，於是，他鼓起勁一腿踢過去。

「轟」的一聲，兩扇門被他踢開了，嚄，兩把長刀已砍到了他的面門。

古照今早有準備，他不退反進，兩袖猛一抖，就見兩個舉刀的黑衣人翻白眼，刀子再也砍不下來。

古照今抬頭看，天爺，地上躺的全是賭坊的伙計們，一大堆賭客嚇得擠在一邊直哆嗦。

丘大元撲進來，他對于不悔道：「小師叔，小心吶，東洋倭寇的刀法辛辣呀！」

于不悔冷笑道：「你這小子少唬我，咱們到後面去瞧瞧。」

後面傳來叱吼聲，也傳來哈大姐的尖嗥。

古照今可急了，他對丘大元道：「咱們快到偏院去，大姐有麻煩了！」

于不悔一聽就火來了，他隨手抓住門後的頂門槓，大吼一聲：「衝！」

只見他舉起木槓掄起來，也不分是敵是我的一律照打，立刻打出一條血路。

四個人奔得快，利時奔到偏院來，只見十幾個黑衣蒙面武士正與哈大姐以及翠竹、夏荷、春蘭、冬梅幾人打得難分難解。

哈大姐已是一身鮮血，有一條刀口子在哈大姐的臉龐上開了口，剛才的那一聲厲嗥大概就是來自這一刀。

有四個大漢圍砍哈大姐，另外均是兩對一的把幾個姑娘打得閃避不迭。

於是丘大元第一個火大了。

丘大元發現翠竹被人殺得披頭散髮手背流血，他目眥欲裂的暴吼如虎：「殺！」

兩個黑衣人想不到還有人在此刻趕來。

他們當然更想不到來人出手更快、更狠，人未到吶，兩點寒星已扎中兩個黑衣人的額頭上，就聽「哎唷」一聲，兩個人拋刀倒在地上了。

頭上中了飛梭當然是活不成了。

翠竹發現丘大元到了，她流血也流淚。

那面，古照今就要去救哈大姐，嚄，于不悔衝上去了，他雙手抓的是頂門槓，掄起來雖能硬擋？

四個黑衣人立刻放過哈大姐，圍住于不悔了。

哈大姐幾乎虛脫，她被奔來的小雪扶住了。

哈大姐滿身鮮血，她對古照今道：「你們回來眞好，這些倭寇又來了，他們關上門要血洗，你……殺……」

古照今咬牙「咯咯」響，這幾天如果不是陪着小師叔，他們也許早已殺到龍華別墅了。

「殺！」古照今發動了。

于不悔沒吼叫，他矮下雙肩就地滾，便也滾出一地的棍影來，立刻，兩個向他撲殺的倭寇被他打斷雙腿跌坐在地上了。

人的腿當然比不過哈大姐的太師椅結實。

于不悔展開他自創的地堂棍，小院中他舞出了滿地棍影，倭寇急忙四下閃避，誰也無法對他下刀。

他們不下刀他仍然打，忽的一團棍影騰空飛起，就聽「梆梆」之聲起處，兩個倭賊頭也爛了，叫也沒叫出聲便死在地上不動了。

那小雪火大了，她忽然抖手出刀，立刻把兩個斷腿的倭賊刺死在哈大姐附近。

丘大元大叫：「幹得好，我的嫂！」

丘大元早就稱小雪爲嫂子了。

古照今厲叱：「今天休叫他們逃走，殺光他們！」

只這氣勢就唬人，這些倭寇們是有任務的，他們的任務是關上賭坊門殺人，然後留下哈大姐一個人，再逼她交出弄來的十多箱寶物。

他們怎知這兒住了三個要命客，只照上面就被弄死六個人，他們也吃驚了。

古照今與丘大元圍緊了五個黑衣人狠幹，古照今反手正手便是四隻飛梭打出手。

他在敵人的閃避間，立刻撲上去，雙袖伸出短刀便刺入敵人的肚皮裡。

惠州柳逢春的三絕刀還眞値銀子，不是浪得虛名的。

兩個黑衣漢鬥上了于不悔，他們二人一個閃一個攻，不疾不徐的找機會。

這二人一心要殺了于不悔，他們以爲于不悔只不過力氣大而已。

豈料幾個照面，于不悔火光起來了，他在罵：「你娘的，乾耗呀！」

只見他的雙手舉槓對準二人猛一抛，砸向一個黑衣漢，可叫另一黑個衣漢高興了。

于不悔兩手空空的，他非挨刀不可，這黑衣人舉刀奔殺上來了。

「殺……」

這聲音不是黑衣人發出的，這聲音乃是于不悔吼叫的，只見他出手眞快，左手已抓住黑衣人的一手，另一手已頂在這黑衣人的肚皮上了。

黑衣人的雙目睜大了，他肚子的鮮血流過于不悔的大手而往地上滴。

另一黑衣人閃過槓子舉刀殺來，于不悔看也沒看的回手便是一隻飛梭。

「啊！」

于不悔好像長了後眼，那一梭扎在黑衣人的咽喉，扎得黑衣人慢慢的丟下手中刀。

于不悔當然沒長後眼，但他却看得見，因爲他是自那個被他一刀刺入肚子裡的大漢雙目中發現有人殺到——挨刀的黑衣人雙目睜得大，也反射出有人影在于不悔的身後面了。

兩個黑衣人想逃走，在圓門下被丘大元追上去，抖手發刀也幹掉了。

＊　＊　＊

現在，于不悔走到哈大姐面前，他歉然的道：「哈大姐，對不起，都是因爲他們師兄弟二人陪我去逛街，才會叫妳受傷，對不起。」

哈大姐的身上在流血，于不悔見哈大姐衝着他笑，也忘了所以的又道：「來，我抱妳回屋去，快治傷！」

他果然抱起哈大姐，大步走入房。

哈大姐好安慰，她忘了一身傷，伸臂勾住于不悔的粗脖子，就在二人剛進屋時，嚄，哈大姐大方的吻了于不悔的臉，低聲道：「謝謝。」

于不悔全身一緊，我的乖，這是什麼表示呀！

＊　＊　＊

偏院中的戰事剛結束，從前面又奔來幾個黑衣倭寇，他們舉刀剛到門口，只見院子裡死的盡是他們的人，原來這些人打算來搬回他們的十多箱寶物。

古照今與丘大元大吼一聲，衝殺過去，在哈大姐的屋子裡，于不悔聽了後就要再衝出來，却被躺着的哈大姐拉住了，哈大姐伸手摸着于不悔的臉頰，道：「不要走，你留在我身邊，好嗎？」

于不悔幾乎醉了。

于不悔從來不敢有此奢想，如今哈大姐這麼說，他巴巴的怔住了。

只是一頓間，于不悔道：「妳快歇着，叫幾位姑娘爲妳上藥，我去前面看看！」

他已走到門口了，忽又轉過頭來，道：「妳叫我留下，我想想再說。」

他說完立刻拔腿就走，等到他到了賭坊的三大院，看見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併肩站在那兒發了呆。

原來賭坊中有七八人被人砍了，也不知是重傷還是死了。

于不悔走過去，道：「幹掉幾個？」

古照今道：「跑了三個。」

稍後，米太郎與方浩提着鳥籠也趕來了。

佟大川與杜老三也率人來了，大伙兒看見這場面無不開口大罵。

＊　＊　＊

七巧賭坊掛出牌子，「整修內部，暫停營業」。

丁管帳帶着再度受傷的關山河

與東方亮二人，奉了哈大姐的命去報案。

上海灘是有王法地方，東洋倭寇大膽前來殺了人，官家當然要負責。

於是，丁管帳三人坐在閘北有司衙門裏，只不過三人進去沒多久，便由杜捕頭送出衙門了。

杜捕頭在衙門門口對丁管帳道：「官家管定這件事了，回去向哈大姐說，就這一天半天，咱們率人去辦案。」

丁管帳把話帶回來，哈大姐的心中不自在。

對於官家的回應，哈大姐不抱希望，她也不希望官家插手管這件事，只因爲這是在上海，她不得不報案。

哈大姐要自己了斷此事，報官只是手續。

＊　＊　＊

杜捕頭率了大批人來到了七巧賭坊，看上去還眞夠威風，只不過當幾輛大車停在賭坊門口的時候，從大車上跳下十個人，每兩人一組，很快的把死在賭坊中的黑衣武士屍體運走了。

於是，杜捕頭對哈大姐低聲道：「哈老闆，一切要忍耐，東洋人有他娘的治外法權呀！」

哈大姐幾乎氣炸肚皮。

這是什麼世界，比明末海上的倭寇還囂張，明末倭寇也不敢明目張膽的上門來殺人呀！

如今可好，弄了個什麼治外法權，他們就可以明目張膽的殺人呀。

七巧賭坊關上了門。

關門並非是歇業，哈大姐是不容易被人打倒的。

＊　＊　＊

上一回自海上歸來，七巧賭坊先辦喪事再辦喜事，辦的是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的喜事。

現在，七巧賭坊又要辦喪事了，辦的是被蒙面倭寇所殺死的八個賭坊伙計之喪事。

同樣的請來十二名道士與十二名和尚，而且夜來還到城隍廟報個到，這也叫做報廟的。

哈大姐把這些人的喪事辦得十分隆重，別管死人知不知道，至少叫活的人看得感動。

＊　＊　＊

喪事辦完辦喜事了。

這好像歷史重演般，要不然怎會那麼巧？

原來哈大姐本是個大美人，她是目空一切的，但自從來了個于不悔，她的心兒開了竅，她愛上這個土豆了。

哈大姐的臉上挨了一刀，一道疤痕留在她的左臉頰，只不過哈大姐有銀子，她買洋人化妝品遮瑕。

她也請米太郎與方浩二人做媒，非嫁給于不悔不可。

古照今與丘大元喜壞了。

古照今私下對于不悔道：「小師叔，咱們惠州柳家三絕刀，來了三個人，每人一絕招，妙呀！」

于不悔道：「唉，你們說，這女人會同我過日子？我不敢叫她給我做飯吃！」

丘大元道：「小師叔呀，你眞死心眼，大姐的銀子你五輩子也花不完，她與你有好日子過了！」

于不悔哈哈的笑了。

他當然也不打算走了。

＊　＊　＊

在這兒七巧賭坊中，男女總是「先上車後補票」，那年頭沒有試婚這一說，但這是在黃浦灘，這兒已充滿了西洋風氣，愛的表現便是男女住在一起，至於舉行婚禮，有空再辦也不遲。

人家古照今同小雪、丘大元與翠竹四個人不就是在惡鬥之後找個空檔才辦結婚這碼子的事呀！

這兩對新人過的日子眞快樂。

哈大姐也一樣，她躺在床上養刀傷，臉上的刀疤漸漸的顯出來了。

她那麼美的一張臉叫倭寇們在她臉上開了花，那眞叫她深惡痛絕。

哈大姐在這養傷期間只叫于不悔陪着她，無他，培養雙方的感情是也！

于不悔眞的有些飄飄然了，看，哈大姐那麼一隻嫩手在他的臉頰上摸呀摸的，摸得他吃吃笑。

聽，哈大姐把于不悔的耳朵放在她的嘴巴上的，也柔柔的小聲吹氣，吹得于不悔全身也緊繃了，當然不是吹氣，那是在小聲細語吶。

至於他們說的是什麼話，只看于不悔瞪直了眼就明白了。

于不悔總是聽得直點頭，只差口中叫「好好好」了！

哈大姐不要她的侍女來侍候，于不悔用他袖中的尖刀爲哈大姐削蘋果切脆梨批仙桃，還一口口的送到哈大姐的口中吶。

天下什麼事情都得學，過去，于不悔絕對想不到他會如此的侍候一個女人，他總是以爲他的女人要做飯菜給他吃，爲他洗衣生孩子，然而，此刻他不想這些了。

于不悔能陪着哈大姐坐在屋中到三更天。

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是不會前來打擾的，他們不當蠟燭，那是猪幹的事。

他們的心中明白，等小師叔當了哈大姐的丈夫，他們便是一個家的人了。

＊　＊　＊

哈大姐身上的傷結痂了，她在

心情愉快時傷就好得特別快，只可惜她的那張臉要破相了。

破相沒關係，她已抓住于不悔的心了。

「去，把燈弄暗。」

于不悔照做不誤的立刻伸手把桌上煤油燈捻暗。

「來，把我的衣服脫下。」

于不悔照做，他坐在床邊爲哈大姐脫衣，一直脫到內衣他才住手。

哈大姐道：「你只做了一半，爲什麼不做下去？」

于不悔道：「做什麼？」眞是多此一問。

他也不想想，捻燈脫衣會幹什麼？便武大郎也知道此刻應搬櫈子墊着爬上床呐。

哈大姐「噗嗤」一笑，道：「當然是把我身上所有衣衫褪下呀，快嘛！」

哈大姐一聲嗲，于不悔動手啦，他是粗手幹細活，戰戰兢兢的剝衣裳，哈大姐在小褲被脫時閉上眼睛了。

令人噴飯的事情發生了。

女人閉上雙目，這表示她等着陽台雨露了，也是茅草坡下火戰了，可是于不悔目瞪口呆的楞住了。

他楞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了。

哈大姐心中着急，他怎麼是個圍頭青呀，忍了半天微微睜開眼睛看，嗨，豆大的汗珠子在于不悔的額上就快滾下來了，可憐的土包子呀！

哈大姐只好閉上眼睛低聲道：「快脫衣服呀。」

于不悔二百五，他回答：「已經脫光了吔，大姐。」

這話眞氣人，哈大姐當然知道他把她的衣服脫光了，她問的是于不悔自己呀。

哈大姐只好「忍辱負重」的道：「脫你的衣服呀，你怎麼光是脫我的？」

于不悔道：「大姐呀，妳是……今夜叫我……」

「睡我這裡吧，別回你房了。」

「可是……可是妳的傷……」

「差不多好了，你……脫衣呀。」

于不悔開始脫衣了，他一邊脫一邊還不停的說：「脫，脫，脫。」

他只說了三個脫，一身衣褲也剝光了。

哈大姐一眼看過去，嚄，于不悔一身肌肉栗子壯，兩臂粗又長，他肘下也是兩把尖尖的刀兜在一個皮套上，腰帶上也是四把飛梭，被他連腰帶拋在椅子上。

于不悔脫了個光臀，「颯」的鑽進錦被中了。

「噢！」哈大姐一聲低呼，誰知道她爲何要叫出聲呀！

「你好壯！」

于不悔道：「妳好光。」

他隨之又改口，道：「妳的傷……」

哈大姐道：「說過，已經好了。」

於是，那錦被在波動了，於是，人的鼻息聲由溫和變得濃濁了，於是，哈大姐變成一頭野性的貓似的，對于不悔又抓又咬，可也令于不悔愉快極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聽哈大姐咬住于不悔的耳朵，道：「你……是頭一回，我也是第一次，難怪咱們二人那麼的曲折。」

于不悔答非所問的道：「到現在我才確實妳是眞的喜歡我，妳是我的女人，哈……」

他這麼一高興，整個身子又壓上去，哈大姐一聲叫：「哎唷！」

「怎麼了？」

「我的傷！」

「對不起，對不起。」

是的，女人頭一夜也是傷，再加上刀傷，哈大姐這一夜是痛極樂極了，什麼樣的滋味她自知。

* * *

「起來，起來！」

哈大姐把于不悔叫醒，愉快的對于不悔道：「爲我穿衣。」

「好，我替妳穿衣。」

于不悔匆匆的爲哈大姐穿好衣衫褲子，然後，這一回不用哈大姐吩咐，他便自動的把衣服穿妥。

於是，哈大姐起床了。

于不悔道：「大姐，天還未亮呀，妳要去那裡？」

哈大姐帶着神秘的一笑，道：「帶你去一個地方。」

于不悔不知道哈大姐帶他去什麼地方，他是個老實人，老實人是不多問的，老實人只聽命行事。

于不悔對哈大姐已是千依百順了。

哈大姐起床來，她對于不悔道：「出去，看看四週有什麼人沒有，看了以後快回來。」

于不悔立刻照辦，他帶着刀也帶着梭，拉開門便走出房門外，先是騰身上了房，眞靜，四下裡什麼也看不見。

他看了一會便翻身下來了，走入房中，于不悔道：「我站屋頂最高處，看見什麼也沒有。」

哈大姐很高興，對于不悔道：「跟我來。」

先是哈大姐繞到大床一邊，她才把燈交在于不悔的手中，然後雙手在一堵牆下面平直了身子用力的推，她幾乎用盡了力氣，才聽得「卡卡」之聲響起，於是，床後的一堵牆上露出個小洞門，哈大姐已當先走進去了。

「快進來呀！」

于不悔當然會進去，頭一低便進去了。

隨之，哈大姐又是用力推，那牆合上了，于不悔抬頭看，只見這兒只是個小小地室，也只是中間放了一張石桌，別的什麼也沒有。

於是，哈大姐在牆角摸了一陣子，她又開始用力的推，又見一個牆洞在一邊露出來了。

那是條地道，于不悔只有跟着哈大姐往地道中下去，那地道令人昏頭，因爲左轉右轉的轉了四次之多。

沒多久，又是一間地室，同上一回的差不多，也是有一張桌子放在中央。

哈大姐只在桌面上瞄一眼，立刻又去推牆角，然後又是一道石洞開了門，哈大姐回眸一笑，道：「走，快到了！」

于不悔還不知道去看什麼，只覺得哈大姐變得神秘了。

至少走出三十多丈外，在這地下的第三層深處，豁然出現一間石室，哈大姐已自懷中取出一柄小刀，她在那石門上撥弄着，只一看便知她在撥暗碼。

果然，石門外發出「卡」的一聲響，隨之石門開了。

哈大姐當先擧燈走了進去，她站在一個大箱子的一邊，得意的看着進來的于不悔，笑笑。

人在得意的時候，總是忍不住會發笑的。

于不悔抬頭看，嚄，石室中堆的盡是包銅木箱子，有兩個靠牆的大木架，上面擺的盡是各種寶物，少說也有上百件之多。

前面是賭坊，不少人會弄些寶物押在賭桌上，這一押就押到賭光爲止。

哈大姐眞弄了不少這樣的寶物，如今再加上十多箱來自荒島的寶物，哈大姐笑了。

她不但得意，而且還把包銅箱子一隻隻的掀開看，對于不悔道：「看，這些你見過嗎？這些也是咱們二人的了！」

一驚，于不悔道：「咱們？」

「是呀，我們已是夫妻了，這不是咱們的還會是那一個的呀！」

于不悔怔住了，他忍不住的手按口袋，道：「我身邊有四百兩銀票呀！」

哈大姐哈哈笑了。

她拉過于不悔，道：「叫你看個夠。」

於是，她拉過于不悔站在一個長櫃前面，手一掀，只見這大櫃中堆了金磚銀錠之外，還有好一堆大小銀票，也不知有多少張。

于不悔驚道：「天爺，眞多呀！」

他看着木櫃，又道：「有了這麼多寶物，妳還在外拚命，爲什麼？」

哈大姐道：「你不懂，人是不嫌財多的，再說我要養活上百人呀，他們要吃要喝要用的，那一天少得了百多兩銀子開銷，我收了場子怎對得起他們？」

于不悔是想不到這些的，江湖銀子養着江湖人，也有說一樣米養百樣人，江湖上是不合獨享的，自己活別人一樣要活。

哈大姐當然想收攤子，但她老爹臨終有句話，叫她好些照顧爲哈家出力的兄弟叔伯們，她能收攤子嗎？

哈大姐道：「不悔，我們已有周公之禮了，你要助我看牢這些財物，我帶你下來，就是認定你老實可靠，你……不會叫我失望吧！」

于不悔道：「就算肝腦塗地也不變。」

一笑，哈大姐道：「誰要你死呀，你死了我怎麼辦？」

于不悔忍不住的抱起哈大姐吻起來，他吻得很實在，哈大姐立刻陶醉在他的懷裡了。

如果這地方有張床，那就有好戲上演了。

* * *

哈玉芳是不會叫歡樂充昏頭腦的，她是個有頭腦的女人，她相信她已抓牢于不悔的心。

哈玉芳能把她的藏寶之地叫于不悔看個仔細，就認定于不悔已死心塌地的被她的情網網牢了。

哈玉芳還眞的對了，此刻，便是惠州的柳逢春趕來拉于不悔回去，于不悔也不會再回惠州了。

于不悔跟定了哈大姐，便是哈大姐臉頰上的一道疤痕，他也當成了是「美人刀疤」，要不然他爲什麼每夜在床上總是先抱住哈大姐吻她臉上的刀疤。

于不悔原是老實人，黃浦灘他才住了不足一個月，他已學了不少場面話，黃埔灘眞的是個大染缸。

* * *

現在，七巧賭坊仍然未開門，哈大姐把她的人馬集中在第三進大院的正廳上，那兒原是有麻將桌三張，如今圍坐着她的重要下屬。

哈大姐召來她的人不爲別的，就是爲了決心要找小川與田野二人正面幹上了。

大廳上除了米太郎與方浩二人坐上首席之外，坐在哈大姐身邊的只有個于不悔。

于不悔坐上席，賭坊中人不但不吃味，而且內心中還叫好，因爲于不悔的功夫太好了，比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還高明。

他有那麼高的武功，也難怪老闆以身相許了。（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金毛聖母」翁玉琴的狗被哈巴狗撒上「七天之癢」，她亦奇癢難當，二小又攀在車底混進莊，被他們發現蒙面「貴客」，但身份不清楚。小郭與梁人傑懷疑關山月與崔心蓮沒死，挖棺驗看，果然是空棺，此時忽來了一高一矮蒙面人，兩人戰蒙面人不敵，幸蕭露出現解危。小郭與哈巴狗因尋找毛小珠，又碰到三個蒙面人中的兩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為伊人死不足惜　蘊神秘難窺全貌

「遇上了兩個蒙面人，動手之下，差點被打倒，幸虧一位年輕蒙面人臨危出手相助！」小郭道。

「是不是那三個蒙面人之二？」

「好像不是。頗似在關、崔二人墓地遇上的二人。」

「關山月和崔心蓮？」

「十之八九是他們。」

「這……」梁人傑駭然道：「你接了他們幾招？」

「捕頭，你別抬舉我成不成？憑我，能接下關心月和崔心蓮的聯手一擊嗎？又是那個蒙面人少女代我接了一招的。」

「勝敗如何？」

「不分高下。當然，那少女能一人獨接二人合擊，也等於是勝的一方，所以他們知難而退。」

梁人傑道：「我要是遇上，八成沒命！」

小郭道：「但上天不會那麼安排的。」

「那位蒙面姑娘到底是誰？」

「我也不知道。」小郭道：「葛四海和花帶雨被會主二護法殺死後，一般的反應如何？」

梁人傑道：「人心大快！」

小郭道：「會主身邊還有些甚麼人？」

梁人傑道：「還有『座前五密使』。」

小郭道：「這『座前五密使』是幹甚麼的？身手如何？」

梁人傑道：「武林中派別有分歧，糾紛仇恨特多，一旦發生了仇殺糾紛，會主要調解調停，就必須把雙方的糾紛原因弄清，所以必須暗中調查……」

「五密使是專門查案的？」

「對，他們和我的職位差不多，只不過我可以抓人，他們卻不能逮捕人犯，只能把調查結果報告會主。」

「原來如此，他們的身手呢？」

「和座前二護法差不多。」

「會主身邊只有這七個人？」

「那當然是不夠的，還有十二護衛，只不過這十二個人的身手略差些，卻也不能算是庸手……」

小郭道：「捕頭見過那『座前五密使』嗎？」

梁人傑道：「只見過一個，此人四十左右，用鍊子槍，所以綽號就叫『鍊子槍』胡大年。」

小郭道：「五密使比較不易見到是不是？」

「也許是的，不常被人見到，查案才能事半功倍。」

「捕頭，我希望你能和我一道到『金毛聖母』的城堡附近去看一個人，也許你能認出他是誰。」

「你是指和翁玉琴有一手的蒙面人？」

「是的，我總以為，那個人的

身份很高。」

「當然，但我看過也未必能認出來的。」

找到了哈巴狗和林小玲後，要他們回去等候，小郭和梁人傑要到「金毛聖母」處守株待兔。

因為他們不知道那蒙面人多久到她那兒一次，只有死等。

他們枯等了兩天兩夜，並沒有等到。

二人分手之後，小郭在附近一個大鎮上的一家大賭坊賭，他愛賭，也希望有所斬獲，周濟血案的苦主。

有人認識小郭，暗中稱他為「風流小皇帝」。

為甚麼會如此稱呼他？有人說他在賭場中幾乎是萬人之上，所向無敵，所以才如此稱呼他的。

另外也有人說，他人雖小，身手卻不賴，而且身邊總有幾個小妞，予取予求，像小皇帝在脂粉陣中逍遙自在一樣。

既然有人認識他，當然會有人邀他豪賭。

任何一個賭場之中都有不怕賭注大的賭客。

在任何一個行業中，你只要被稱之為皇帝或者霸主之類的綽號，麻煩一定會隨之而來，因為一定有很多人不服氣。

現在就有這麼一個人，三十五六歲，相貌平平，衣着平平，身上也沒帶兵刃，但目光炯炯有神。

「郭老弟，久仰大名，不免技癢，今天可要向你好好討教討教了！你要賭甚麼？即管說出來。」

小郭道：「隨便。」

「牌九如何？」

「隨便！」

「怎麼可以隨便？」

「因為看老兄的派頭，似乎賭甚麼都難不倒你！」

「這怎麼敢當？那就先賭牌九吧！」

「隨便。」

「兩扇還是單扇的？」

「隨便！」

中年漢子道：「一揭兩瞪眼，既乾脆又痛快！」

「就這麼辦。」

那漢子叫取來新牌九，讓二人仔細看過，然後把全副牌扣在桌上，而且還洗了一會，叫他們面向一邊，伸手摸一張牌。

誰的牌點子大，誰就作莊。

小郭的牌和這人同點，猜拳之下他勝了，由他作莊。

四周是有五六十人圍觀，圍得水泄不通，因為這是一場豪賭。

小郭洗好了牌，抓起了骰子。

他的枱面有十萬兩銀票。

此刻，小郭才問此人的姓名。

「在下巫春！」

小郭似乎沒有聽過武林有這麼一號人物在賭國，那人藉藉無名。

只不過小郭絕對不信，一個藉藉無名的人會以十萬兩銀子向他挑戰。

此人把十萬兩銀票攤在桌上，小郭正要打骰子，巫春道：「郭少俠且慢，在下還有一注。」

他自袋內取出一個小紙包，放在桌上。

看這小紙包的包法，像是藥舖包藥的包法。

小郭道：「巫兄，這是甚麼？」

「這是一包毒藥！」

此言一出，圍觀者不由嘩然騷動。

巫春兩臂一張，道：「各位務請安靜下來，因為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奇賭，請勿干擾我們。」

小郭道：「這包毒藥也是賭注？」

「是的。」巫春道：「雖然除了莊家、出門、天門及末門，零星下注的朋友還有多人，但主要對手是你我二人。」

小郭道：「不錯。」

巫春道：「我不論誰贏誰輸，都要負責其他各門的枱面，輸了要賠，不論多寡。」

「這是當然。」

「然後是我們二人的豪賭，贏者收銀票，輸者除了輸銀子之外，還要吞下這包毒藥。」

瞬間又是一片嘩然。

小郭忽然覺得自己可能被人家套上了。

此人敢以毒藥來賭，沒有八九成的把握是不成的。

「怎麼樣？」巫春道：「要是郭少俠不敢賭這包毒藥，當然也可以不賭，這是不能強人所難的。」

小郭笑笑道：「在下還沒有不敢賭的東西。」

「那太好了！」巫春大聲道：「各位同好大概都聽清楚了吧！輸者非但輸了錢，也要輸上一命。」

有人大聲道：「這位『風流皇帝』一定不含糊的。」

小郭很感激這個人，至少此人對他很有信心。

於是小郭打出了骰子。

「五在手」，他拿了第一把牌，也正是他希望拿的牌。

這使他安心了很多。

分牌已畢，他不馬上揭牌，先看三家揭牌。

因為玩花梢弄鬼都是在這一刻，這是關鍵的一刻。

一直等到三家都放下了牌，但都沒揭開。

這是驚心動魄的一刻，因為對方牌子的大小，直接影响他自己的牌，也就決定他要不要吞下毒藥了。

要是哈巴狗在，也許他身上有解藥。

這都是多餘的了，於是他慢慢地攤開了牌。

他的心一段一段地涼下來，他完全攤開牌，竟是個「癟十」。

也許一二點還都有贏的希望，只有「癟十」不成。

除非巫春也是「癟十」，同樣的牌，是莊家贏。

怎麼辦？姓巫的會是「閉十」嗎？

如果他是「癟十」，會如此篤定？老實說，以小郭的身手，大可不必吞毒藥，找個理由揍他一頓就成了。

但是，他不是那種人。

如果不能以賭技平反這局面，他就不能賴皮。

「亮牌吧！」小郭「叭」地一聲把牌翻在桌上。

千百隻眼睛盯在他的牌上，發出一陣驚呼，且有人大叫：「是八點！不能算小了。」

巫春淡然一笑，那表情自然知道小郭本是「癟十」而又變成八點，「叭」地一聲，把牌翻在桌上。

四周的人擠着看巫春的牌，因爲這牌可以決定誰吞毒藥。

有很多人以爲看別人吞毒藥也是一件樂事。

有人大叫：「是九點！」

一點之差，勝負之判，不但輸銀十萬兩，還要吞下毒藥。

當然，小郭也知道，巫春的牌本來也不是九點。

他的牌本來是「癟十」的。

這証明巫春的賭技比小郭高明了一些，也許僅僅高明了一點點，輸家就要賠上大好的生命。

巫春取過所有的銀票，因爲另外的兩家也都沒超過九點。

然後，他把那包毒藥推到小郭面前。

小郭可以動手，拒絕吞下這包毒藥，但是，如果他那樣做，如何對得起剛才還十分支持他的朋友？

巫春道：「請弄一杯水來讓他把藥送下去。」

「來了！」有個人端了一杯水來。

小郭本沒注意這個人，當這個年輕秀逸的人把一杯水放在他的桌上時，他忽然心頭一動。

她不是蕭露嗎？是的，她是蕭露。

只不過也只有他能認出來，她的易容術十分高明，穿的是男裝。

他似乎看出，蕭露不反對他吞下這包毒藥。

爲什麼她也不阻止他吞這毒藥呢？

會不會這包毒藥已被掉包，它不是毒藥了？

如果仍是一包毒藥，她爲什麼不反對他吞下？

小郭覺得蕭露的眼神給他無比的勇氣。

即使那確是一包毒藥，而且她就是要他吞下去毒死的，他也不會拒絕，所以他拿起藥包。

所有的人都在注意他手中的藥。

藥包打開來，那是三粒暗紅色的藥丸，大約有豆粒大小。

小郭發現蕭露已退到「天門」背後。

他們四目相接，他感覺到她還是對他含情脈脈。

吞下的毒藥如果是「掌機」，他會七孔流血，立斃當場。

她會在這情況之下還含情脈脈嗎？

基於對她的堅定信心，也可以說是一種深愛，他不再猶豫，一下子把三粒毒藥納入口中，以水送下。

吞下藥之後，觀衆嘩然議論。

有人說賭場中人跟着要打人命官司。

爲什麼賭場中人不出面阻止？吞下之後，他望着蕭露，她微笑着向他點頭。

多麼迷人的笑靨，即使眞的死了他也不後悔。

突然，他的眼前一花，身子一搖，抓住了桌子。

就在這時才有人在門外大聲道：「是什麼人在本賭坊上賭命？本賭坊嚴禁玩命，果眞如此，請馬上離開。」

「噗」一聲，小郭倒在桌上。

僅這一會工夫，他的臉上一片烏黑。

有人大叫：「出了人命哩！毒死人了！」

賭場主人一看不由大怒，道：「是什麼人幹的？」

哈巴狗道：「是我！坊主不必擔憂，由在下負責！」

這工夫一個老人分開衆人，道：「這是我家少主人，他與人賭命而已，老奴也不想打官司，只想弄走他的遺體。」

他不打官司，也不和任何人算帳，只想把死人弄走安葬，似乎正合乎賭場主人及巫春的心意。

老人含淚托起小郭的身體，人牆分開讓出一條路。

沒有人攔阻，巫春自然感到滿意。

有人稍後跟出來觀看，老人早已不見了。

＊　＊　＊

小郭躺在幽香陣陣的床上，蕭露爲他灌下一碗湯藥，不久他的四肢開始能動彈。

再過半盞茶工夫，小郭睜開眼來。

「阿露……我沒有死？」

「阿犟，你怎會死？不過你肯爲我而死，我很感激。」

「阿露，當時妳一點也沒有阻止我吞毒藥的意思，所以我一點也不怕死，因爲爲妳死我不會退縮。」

「謝謝你！阿犟。」

小郭猜出，蕭露有試他之意。以蕭露的身手，要把他弄走是很容易的吧？他道：「阿露，妳爲什麼要我吞那毒藥？只是試我嗎？」

「阿犟，試你是原因之一，另外，當時你非吞不可，因爲巫春不是等閒之輩。」

「阿露，這我就不太明白了，以妳的高絕身手，會怕一個巫春？」的確，小郭是不會相信的。

「阿犟，你不知道，論武功我當然不怕他，但是，他是施毒能手，也是個賭場中的頂尖高手。」

小郭茫然道：「可是我從沒聽過巫春這個人。」

蕭露道：「越是藉藉無名越是可怕，這道理你會懂。」

「是的，他到底是什麼人，難道比『毒郎君』還厲害？」

蕭露道：「『毒郎君』比他矮一輩有餘。」

「莫非他是『毒郎君』李澍的長輩？」

「不是，他是金駝子的師兄……」

小郭茫然道：「阿露，妳弄錯了吧，此人才三十多歲啊！」

「錯，阿犟，此人的確是金駝子的師兄，已經六十多歲了。」

「六十多歲看來只有三十五六歲？」

「世上確有這種看來特別年輕的人，由於他是當今施毒的第一高手，所以我不想招惹他。」

小郭道：「阿露，他爲甚麼要我死？」

「這要問你自己，你們有過節嗎？」

「我根本不認識他，怎麼會有過節？」

「這就不好猜了！可能又和凶案有關。」

「和凶案有關，也就等於和選會主之事有關，對不？」

「對！」

小郭忽然抱住她，而且要吻她，但她立刻大力掙開，道：「阿犟，現在不可以，你要尊重我，對不對？」

小郭道：「妳不是說過隨時可以給我？」

「我是說過，但我也說過別的話。」

「我只是喜歡嗅妳身上的肉香。」

「那很簡單，我們又相距七八尺，以竹管相通。」

小郭大笑道：「這算甚麼？這眞是『管中窺豹』啊！」

蕭露道：「阿犟，這樣你才會對我永遠有神秘感。」

小郭道：「我們成親以後還來這一手？」

「那當然不會。」

「阿犟。」蕭露又道：「你的師門是……」

小郭道：「我……」忽然打住，就算蕭露和他的關係與別不同，形同未婚夫婦，但這關係誰又能作証？

也就是說，除了他們二人，誰知道他們有此關係。

小郭道：「阿露，妳保密了自己的身世和師承，我也暫時保密一段時間，妳不會怪我吧？」

「不會的，阿犟……」

他們之間有一塊布幕，管子由幕上穿過。

這根管子有雙重用途，可以嗅她的體香，也可以窺視她的胴體，儘管管子不粗，視野很有限。

她的胴體一絲不掛，移動管子可以看到她身上的任何一部份。她也不加迴避，他以爲她這辦法很妙。

這樣的確另有一番情趣，但小郭却以爲她矯枉過正了些。

「阿露，甚麼時候我才可以抱妳？」

「當管子縮到一尺的時候。」

「那要多久？」

「半年光景。」

小郭道：「阿露，妳對即將卸任的會主有甚麼看法？」

「沒有印象，只能說他不是塊當會主的料子。」

「這是不是對會主不敬了？」

「不是，聽說他在最初就連連推辭，近來又急急卸任。這樣一個人只配作個田舍翁，不能當會主。」

小郭道：「這看法也沒有甚麼不對，這位會主的確沒有甚麼作爲。阿露，我是不是該走？估計妳也該下逐客令了吧？」

「阿犟，我不留你了！你大概也能猜到，那杯水中有解藥，但另有一種能使你昏迷的藥。」

小郭行出了她的住處，這才發現這地方和上次去過的不同。

似乎蕭露有好幾個住處，也就是說她有很多的不動產。

他當然能體會到蕭露的身份很神秘。

＊　＊　＊

巫春是金駝子的師兄，所以是施毒高手，他的賭技爲何如此之精，可能和毛老爹多少有點關連

吧？

至少可以確定，金駝子的師兄弟並不是站在白道這邊。

天將黎明，曉風殘月，野外一片清新。

這時一個人轉出山坳小徑，小郭立刻隱入草叢中。

這是因爲這個人雖然蒙了面，他的走路姿態似曾相識。

至少在不久之前在甚麼地方見過。

大約雙方相距只有三十步時，小郭敢確定，此人正是關山月。

關山月是葛四海的師父，用一柄特別的大刀。

上次他遇上故意用劍而不用刀，似想掩人耳目。只不過慣用刀的人乍用劍，是很不方便和不順手的。

關山月和崔心蓮一向是焦不離孟，所以被稱爲「情聖」。

今夜是怎麼回事？除非是崔心蓮受了傷，否則是絕不會如此的。

小郭一躍而出，在小路中央一攔，道：「關山月，你終於落了單。」

此人也不想隱瞞了，嘿嘿冷笑道：「你要找死！」

小郭道：「也許，看看咱們二人誰長了一副死相！」

關山月撤下大刀，「刷刷刷」連砍三刀。

小郭避過三刀，立刻撤劍，雖然關、崔二人是以聯手合擊蜚聲武林，但單刀獨鬥也凌厲無匹。

成名人物的確不可輕侮。

但是，小郭曾經接過他們二人聯手的一擊，關山月一個人再厲害，總是勢孤，五十招後關山月就守多攻少了。

大多數武林成名高手不能服貼小郭，正是同一心態——他太年輕了。

越是不服他，似乎情況越是不濟。

關山月成名四十年的刀法已開始凌亂。

小郭道：「你們必須付出血的代價，關山月，你們太狠毒了！我相信你們還會繼續作案殺人的。」

關山月已無暇說話，他不久前說過這小子很可怕。

十六七歲的一個少年人，能使一些成名數十年的高手覺得棘手、可怕，這是很不容易作到的事。

七十招時，關山月的髮髻被掃開，十分狼狽。

就在這時，又出現了兩個蒙面人。

其中一人揚手射出三塊飛蝗石，呈品字形疾奔小郭。

小郭不能不閃，這工夫關山月已退了下去。

小郭打量這兩人，相信年紀都在四旬以上了。

其中一人居然有點駝背。

就在這一會工夫，三人已聯袂而去。

小郭心中一動，立刻去追，可惜遲了一步，沒有追上。

他以爲這兩個很可能是金駝子和毛老爹。

他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第一，不久前他遇上了金駝子的師兄巫春，現在他遇上一個駝子，自然會立刻產生聯想，其次，那射出飛蝗石的方法有點像擲骰子的手法。

好此道的人自然一看便知。

人類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中做出一些職業上的習慣動作。

例如：剃頭匠常常會在不知不覺中做出磨剃刀的動作；廚師也會作出切菜或炒菜的一些動作等等。

小郭悵然望了很久才趕回與衆小滙合。

毛小珠還沒有找到。

小玲道：「小郭，你八成又遇上了大敵？」

小郭道：「不錯，哈兄，你是不是還有位師伯？」

「是……是的．少俠怎麼會知道？」

小郭道：「令師伯的大名是……」

「他沒有綽號，名叫巫春。」

小郭心頭一緊，道：「他是施毒名家？」

哈巴狗道：「是的，比『毒郎君』還精於此道。」

小郭道：「哈兄以爲，令師和毛老爹的感情如何？」

「他們的私交很好。」

「哈兄知不知道他們素日的交遊如何？」

哈巴狗道：「這箇我也不大清楚，只記得家師和本屆會主座前的二護法有點私交，不過那時左右二護法當然還不是護法，因爲那時蕭松樵還未當會主。」

小郭道：「還有嗎？」

「家師和已死的大俠商鴻有過往還，也和『金雞獨立』潘大春有點交情，我知道的只有這些了。」

「是不是最親近的還是毛老爹？」

「是的，他們二位可算是莫逆之交了。」

小郭道：「對於毛老爹，你知道多少？」

本來哈巴狗以爲是閑聊，他忽然警覺這似乎不是閑聊，道：「郭少俠問這些話，是不是因爲發現了甚麼？」

小郭道：「哈兄如不願回答，我也不怪你！」

哈巴狗道：「在下出身微賤，而少俠却能紆尊降貴折節下交，所以哈某十分感激佩服，只要是我知道的絕不隱瞞。」

小郭道：「若非如此，我也不會問的。」

哈巴狗道：「由家師的言談中片片斷斷地聽說，毛老爹以前和『金毛聖母』交往。另外，像已被殺的雲中豪、朱濤、冷芳、單于高以及關山月和崔心蓮似都有過來往。」當中包括了黑、白兩道。

小郭道：「他的交際廣闊，似和他的職業有關。」

「對對！因爲任何人的刀劍、兵刃，三兩年總要磨一次。」哈巴狗道：「少俠可以見告，詢問此事的原因嗎？」

小郭想了一下，道：「要不是在下非常信任哈兄，就不會說出此事，因爲弄不好會有挑撥離間之嫌！」

哈巴狗道：「在下不會以爲少俠是那種人。」

林小玲不耐地道：「快別賣關子哩！再不說就彆死人了！」

小郭說了不久前之所見。

哈巴狗不由一震，想了好一會才搖搖頭道：「少俠，在下不信。」

小郭道：「這早在意料之中……」

哈巴狗正色道：「在下是眞的不信。」

「如果哈兄立刻就信了，在下會對哈兄的人格打個折扣的，徒弟對師父自然應有其堅定的信心！但是……」

「少俠，我還是不信！」

小郭道：「哈兄，你不信也好，不過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由於我對毛老爹也很敬重，所以我也不希望這件事是眞的。」

哈巴狗躬身道：「因此，在下更加敬重郭少俠！」

「不敢當！凡是沒有確實印証的事，都應該存疑。」

哈巴狗雖不信師父幫助關山月這個兇手，但他却不能不懷疑，因爲小郭絕不會說謊，他的看法值得重視。

＊　＊　＊

毛小珠失踪，小郭自然十分焦急。

三小每天外出尋找，爲了安全，三人一起絕不分開。

這天找了大半天，在一個前不夠村後不夠店的野舖子中用膳，這種舖子，食物粗劣簡單，而且不乾淨。

罩在紗網下的一些滷菜上有一層很厚的泥塵。

但小玲和哈巴狗都餓了，小郭只好在此打尖。

哈巴狗過慣了北方的飲食生活，他叫了一海碗的燴火燒。

林小玲要了大滷麵。

小郭只要了稀飯和醬菜。

這工夫又來了三人，二男一女，兩個男的都在四十左右。

女的三十五六歲，身上沒有長兵刃，腰上有板帶，帶上有十二柄飛刀。

小郭立刻猜出這女人的身份了。

因爲在武林中以飛刀作主要兵刃的，只有「素手飛刀」朱四姐一人。

兩個男人雖然不識，但可以猜到。

不久之前小郭和哈巴狗在「金毛聖母」的城堡中聽丫頭小蘭提過三個人的姓名，一是「拳掌指三絕」古浩，一是「素手飛刀」朱四姐以及「毒郎君」李澍。

李澍還被請進內院爲翁玉琴搔癢。

如今一看二人就猜個八九不離十。

凡是善使毒，而且有十年以上經驗的老手，不論他如何小心，焙製加上不斷地使用，日積月累都會中毒的。

儘管他們自己有解藥，那只能使他們不會大量中毒而已。

身上有毒藥，手上經常沾上毒藥，體內累積的毒日漸增多，只是以解藥控制是不成的，自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出。

他們臉上總是青青暗暗的，那就是輕微中毒現象。

就像吸毒已久的老槍，臉上也會青青的一樣。

另一個是古浩也就可以猜到了。

三人也叫了大滷麵，而且邊吃邊談。

古浩道：「李兄對她有意思，爲甚麼不留下？」

「是啊！」朱四姐道：「翁玉琴雖了得，她身邊却需要一位善使毒的高手保駕，你應該留下的。」

李澍哂然道：「我算甚麼？」

古浩道：「這是甚麼話？李兄是武林中使毒的頂尖人物。」

李澍道：「我是頂尖，那麼把巫春擺在哪裡？」

的確，提起巫春，他們都不能昧着良心說他不夠份量。

古浩立刻改了話題，道：「翁玉琴生擒的女娃姓毛，武林中姓毛的不多，諒必是毛子水的女兒！翁玉琴居然故作不識，把她關了起來！」

李澍道：「因爲小丫頭罵她是長毛的洋妖精！」

朱四姐道：「翁玉琴就怕人罵她妖精。」

三小不由大驚，原來毛小珠落入「金毛聖母」的手中了。

古浩道：「似乎翁玉琴也認識

毛子水。」

李澍道：「當然認識，可是翁玉琴不會賣毛子水的帳。」

他們的談話到此爲止，不久付帳離去了。

三小付了帳，却去了相反方向。

小郭道：「二位聽到了沒有？」

哈巴狗道：「無怪總是找不到她，原來已作了那女人的俘虜。」

林小玲道：「『金毛聖母』住在甚麼地方？」

小郭道：「就在是我們目前所去的方向。」

林小玲道：「到『金毛聖母』的巢穴中去搶人？」

小郭道：「難道要等她把人送給咱們？」

哈巴狗道：「郭少俠，咱們可以去要人。」

小郭道：「咱們的面子夠大嗎？」

哈巴狗道：「我知道，但毛老爹的確認識翁玉琴。」

小郭道：「這女人很跋扈任性，她要是來個裝糊塗不認識，咱們就沒有辦法，只有動武了……」

林小玲道：「那女人很厲害？」

哈巴狗道：「當然。」

林小玲道：「能不能舉例說明一下？」

小郭道：「也許關山月和崔心蓮聯手，也未必是她的敵手。」

林小玲不由咋舌，道：「這麼厲害，我們這不是去送死？」

小郭道：「如果妳怕死可以不去。」

林小玲道：「爲毛小珠的事，我當然怕死，爲你就不怕。」

哈巴狗道：「我們去向她要人，不行再研究。」

林小玲道：「我看是白要，因爲她要是放了人，豈不是表示她在乎毛老爹，甚至乎賣我們的帳？」

哈巴狗道：「這也不無可能，但又不能不去，但林姑娘還是不要去爲妙，必要時在下和郭少俠可以玩花梢呢！」

林小玲道：「怎麼？你們有點子我就沒有？」

小郭道：「哈兄是一份好意，不願讓你去涉險。」

林小玲道：「我是非去不可，但可不是爲那個小潑婦去的。」

* * *

三小站在城堡大門外的護城河外邊，也就是橋的外端。

牆上的人喝問，他們站在那兒有何企圖？

小郭朗聲道：「我等三人要見翁堡主。」

城上的頭目道：「堡主不可能認識三個毛孩子。」

小郭道：「老兄，年齡並不能代表什麼！甘羅十二歲作宰相，曹植七步成詩，至於寫『滕王閣序』的王勃，作水軍都督的周瑜等等，也都不過是十來歲而已。」

頭目道：「小子少逞口舌之利，快點走開，別自找倒楣。」

哈巴狗道：「我看你才是一臉霉氣，八成要倒楣。」

這小頭目怒極，大叫：「打開城門，我要收拾這小子！」

在盲人之國，獨眼者稱王，這城牆上的人以小頭目最大。

城門打開後走出二人，就是較矮的小頭目和一個高大的漢子。

小頭目實在瞧不起三人，指着哈巴狗道：「我看你這個小王八蛋長了一副狗相，眞是欠揍！」

哈巴狗道：「我的綽號就叫『哈巴狗』，只不過我看你也是狗裡狗氣的，活像一隻癩皮狗。」

小頭目大喝一聲，一拳搗去。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本事，在此守城的小頭目也非泛泛之輩。

小郭道：「哈兄小心！」

哈巴狗手底下有限，全力一閃，這一拳仍自他的肩頭蹭過，跟蹌退了兩步，這矮子的膂力十分驚人。

此人一拳佔了便宜，往上一滑，就要去拍哈巴狗的背部，小郭凌空下擊，一脚踩向此人的後腦。

此不由一驚。

因爲他好像沒有聽到衣袂破空聲，對方已到了頭頂。

似乎到目前他還不信，一個毛孩子有此身手。

此人的確不是泛泛之輩，他就是武林中頗有狠名的「陰剝皮」陰泰，此刻他忽然發現閃不過這一脚了。

「蓬」地一聲，陰泰翻了個觔斗，在地上一滾又站了起來。

哈巴狗道：「我剛才不是說過嗎？今天你要倒個血楣。」

陰泰氣得顫抖。

只不過他也有自知之明，他和這小子差得太遠，道：「你們要見本堡堡主所爲何事，我可以傳達！」

哈巴狗道：「早就這樣說有多好？你是不是對挨揍上了癮？」

陰泰狠狠地瞪了哈巴狗一眼。

哈巴狗道：「這件事要見了貴堡主才能說。」

如果說出是要毛小珠，翁玉琴可以根本不理。

陰泰和那高的漢子轉身入內，又閉上了城門。

大約半個時辰光景，又出來兩個人，却不是翁玉琴。

想不到這二人竟是「隻手擎天」桌榮和他的老婆黃秋。

也就是野渡頭的那一對夫婦。

哈巴狗揚聲道：「莫笑君容滿臉花，老天相愛把圈加，眉添黛翠尤增嫵，額頭梅粧顏更佳……」

黃秋臉色一變，她自知這是諷痲子的打油詩。

接着，哈巴狗道：「郭少俠，我出個謎語給你們二位來猜好不好？你們一定猜不中的。」

林小玲道：「好！你快說，我一定能猜到。」

哈巴狗道：「雨打濕沙地，胖臀坐簸箕，北方的長生菓，南方的菠蘿米。」

「是好吃的東西還是好看的東西？」小玲問。

哈巴狗道：「既不好吃也不好看。」

「我懂了，是痲子。」

簸箕是北方的一種家庭用具，用以篩米及豆子等，可以把米豆中的小石及壳篩出去，菠蘿就是鳳梨。

由於簸箕由柳條編製而成，凹凸不平，暗示痲子。

黃秋暴喝一聲撲向林小玲，卓榮撲向哈巴狗。

小郭並沒立刻援手。

這是因爲卓榮夫婦不是武功很高明的人物，以哈巴狗和小玲二人的身手，應該可以應付幾十招而不會受傷。

哈巴狗邊打邊嚷嚷，當然都是些諷刺的話。

卓榮暗暗加勁，三十招後哈巴狗就已不支。

小郭道：「哈兄請退下來！」

哈巴狗要退，卓榮不讓他退，想在三五掌內砸倒他。

小郭往前一滑道：「姓卓的，接我一掌……」

卓榮忽感對方的話沒完掌勁已到，雄渾無比。

這是一種內在罡氣形之於外的現象。

卓榮大驚，急切中放棄了哈巴狗，斜跨一步。他才剛剛扭轉身子，小郭的一掌已在耳旁呼嘯而過。

卓榮眞是開了眼界。

他以前不以爲變招會有這麼迅捷。

他今天才知道，高手和庸手的差距就在這裡。

絕技的特點就在於攻擊人或防守時出手快捷。

才不過七八招，卓榮被小郭掃了一腿。

這一腿不太重，却掃在小腹這重要部位上，卓榮捂着肚子一直在退，而且還彎下了腰，痛苦不堪。

小郭打住沒上，哈巴狗道：「老兄，捂着肚子幹什麼？是不是要肚瀉？」

此刻林小玲獨戰黃秋，打了近六十招，未見顯著的敗象。

素日小玲肯虛心求教，又肯下功夫，得益不少。

當然，她要想勝黃秋，甚至拖過百招，還是不成。

哈巴狗一上，黃秋就挨了小玲一掌。

就在這時，「金毛聖母」站在城牆上，有人大喝一聲道：「都住手，甚麼人敢到此搗亂？」

小郭道：「翁女俠，吾友毛小珠姑娘可在貴堡之中？」

剛才說話的人竟然是「狂劍」韋天寶。

這等人物居然也跟在翁玉琴的身後，就像跟屁蟲一樣。

韋天寶道：「這兒沒有一個叫毛小豬的人。」

哈巴狗道：「你他媽的不說話，別人會不會把你當作啞巴？」

韋天寶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在此叫囂？」

哈巴狗道：「我不是什麼東西，你是『東西』麼？」

韋天寶厲聲道：「你可知剛才的話會有什麼後果？」

哈巴狗道：「韋天寶，閉上你的臭嘴，我們要和翁女俠交談，請她答話，你到一邊涼快去。」

韋天寶道：「翁堡主是何等身份？你們也配和她說話？」

哈巴狗道：「什麼人配和她說話呀？」

韋天寶道：「你們三個小崽子跪下向堡主磕三個响頭，盡快去吧！堡主不會和你們一般見識的。」

小郭道：「翁女俠，妳眞的以爲我們不配和妳說話嗎？」

翁玉琴冷冷地道：「難道你以爲你有資格？」

小郭道：「妳憑什麼把自己估得那麼高？」

翁玉琴冷峻地道：「就憑這三個字。」

「我看不是。」小郭負手仰望天際，一副不屑。

「不是？你以爲是什麼？」

小郭道：「完全是憑這個不中不外，一身怪毛和與衆不同的胴體，以及胴體上一些特別的……」

下面故意打住，吊她的胃口。

翁玉琴勃然變色，韋天寶則躍躍欲跳出牆頭。

翁玉琴一字字地道：「小雜種，馬上道歉，收回剛才的話！」

小郭道：「妳簡直是在作夢。」

韋天寶爲了討好美人，大吼一聲躍下城頭。他凌空以腿攻擊，含怒出手，加上在美人前邀功，勢道非同小可。

小郭連退五步，閃過他二十一腿。

但在第二十二腿，韋天寶被小



郭一撥他的右腿，人在半空，重心不穩，歪歪斜斜地下落，足尖才落地，小郭的一脚正好攻到。韋天寶攻出二十餘腿，居然接不到小郭的一脚。

如不擋住這一脚，他的胸骨會斷裂三五根。

他力貫雙手，一下子抓住小郭的脚。

哈巴狗和小玲大吃一驚。

一般來說，抓住敵人的一足只要大力一扭，通常會把他的脚踝甚而腿骨扭斷，因為腿骨負荷了全身的力量。

哈巴狗和小玲幾乎同時撲上。

但二人都在七八步以外，在時間上絕對不及援手。

小玲以為，小郭剛才有足夠的時間收脚，他為何不收？

而韋天寶此刻狂叫一聲，也正是用力一扭。

大力扭動對方一隻脚，使之負擔自己全身的重量，可以想像對方會有甚麼慘烈的後果？但如今却是事出意外。

小郭的身子隨着一扭，另一隻脚忽然比那一扭之勁道快了一步，「啪」地一聲，砸在韋天寶的左頰上。

這一脚之重像被一隻牛撞上一樣。

韋天寶立刻天旋地轉，本能地鬆了手。

小郭的身子在空中一轉，另一脚又掃了回來，「啪」地一聲，又在韋天寶的另一面頰上砸了一脚。

這一脚足足把韋天寶砸出五步以外，因為上一脚已把他砸得暈頭轉向了。

翁玉琴似乎現在才知道這小子很不單純。

韋天寶和呂永基這號人物，目前在武林中已算是佼佼者，居然沒能搪過小郭十招，儘管這是輕敵之故。

即使是不輕敵，也不大可能搪過三十招。

韋天寶幾乎想一頭撞死，因為城牆上有很多人看到。

哈巴狗道：「翁堡主放不放人？」

翁玉琴道：「我不是說過這兒沒有甚麼毛小猪毛小羊的？」

小郭道：「我以為她在貴堡之中。」

「有甚麼證據？」

「是『毒郎君』李澍告訴我的。」

「他會告訴你？瞎扯！」

「不是瞎扯，他和朱四姐、古浩在一起。」

「你和他們有甚麼交情？」

哈巴狗道：「李澍是郭少俠的表孫……」

翁玉琴知道他在佔李澍的便宜，道：「胡說八道！」

哈巴狗道：「妳不信？」

翁玉琴道：「我當然不信，人的確不在這兒！」

小郭道：「在下自幼得異人傳授風角鳥占、八卦陰陽，乃至於淵海子平、紫薇斗數、滴天髓以及瓊璣三盤賦等。」

翁玉琴道：「你豈不是半仙之體了？是不是善知過去未來？」

小郭道：「略知一二。」

翁玉琴道：「你可知你能不能逃脫出我的掌握？」

小郭道：「只怕是相反的，堡主能不能逃脫出我的掌握？」

「放肆！」

哈巴狗道：「堡主不信，郭少俠可以稍露一點，由於不便洩露太多的天機，所以只能露一點點而已。」

翁玉琴道：「又要胡扯甚麼？」

哈巴狗道：「就談談翁堡主好了！」

「談我？你們這些小崽子知道我多少？」

哈巴狗道：「我知道的不多，但郭少俠自幼受異人傳授，已經具備了佛家的六道，如：『天眼』、『神足』、『漏盡』、『他心』及『宿命』等等神通，要知道妳的事眞是太容易了。」

（未完·八）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